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一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51/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3.8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四一八冊目次

集部·詩文評類

詩數內編六卷外編六卷雜編六卷續編二卷(二)

〔明〕胡應麟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一

夷白齋詩話一卷

〔明〕顧元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顧氏大石山房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 六三

詩譚十卷續錄一卷

〔明〕葉廷秀輯評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胡正言十竹齋刻本

..... 七一

佘山詩話三卷

〔明〕陳繼儒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二七五

藕居士詩話二卷

〔明〕陳懋仁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二九七

文通三十一卷首一卷

〔明〕朱荃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六年刻本

..... 三二六

詩數內編六卷外編六卷雜

編六卷續編二卷(二)

〔明〕胡應麟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數十八卷》提要

詩數

雜編一 遠逸上 篇目

東越胡應麟著

楚詞自屈原外宋王唐勒景差並著名字今屈原存者雜騷詞二十五篇宋王九辯招魂諸賦一十二篇景差大招一篇而勒賦絕無傳者據漢文志原賦二十五篇與今傳合王賦一十六篇似缺其四按九歌例析九辯爲九則反溢其四篇外仍列勒賦四篇而差著作不錄東漢初去戰國近勒賦宜有存者不應至王逸世並沒不傳差賦既不列文又不應大招一篇至逸始出朱元晦常定大招差作亦以絕無左驗爲疑余以大招屬差誠無證據勒賦四篇志於文此其左驗之大者蓋大招卽此四篇中之一篇况逸所注楚詞本劉向校定而班固文志一倣劉氏七畧舊文使大招果差作詎容並置弗錄兼固敘詩賦但舉宋王唐勒絕不及差大招出勒審矣或謂古文苑六賦除大小言外餘四篇不類于當是文所志勒賦四篇而大招自爲差作則文之數旣合而王逸之說亦全併識此第其說終有可疑宋王賦高唐神女登徒及風皆妙絕今古文苑于選外更出六篇小言也大言也笛也諷也釣也舞也

以爲皆王賦昭明所逸者余始以或唐景之徒爲之細讀多有可疑笛賦稱宋意送荆卿易水之上按王事楚襄王去始皇年代尚遠而荆軻刺秦在六國垂亡際不應王及見其事賦即登徒好色篇易以唐勒唐景與王同以詞臣侍從顧謂勒讒而所賦美人亡一佳語亂云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殊鄙野不雅馴鈞賦全放國策射鳥者對舞賦王長公固以傳毅爲疑及讀宋人章樵注云舞賦文選已載全文唐人歐陽詢簡節其詞編之秬文類聚此篇是也好事者以前有宋王問答之詞遂指

詩數種編卷一

雜論

二

王作正與厄言意合然則古文苑所載六篇惟大小言辭氣滑稽或當是一時戲筆餘悉可疑而舞賦非王明甚昭明裁鑒詎可忽哉諸篇皆當是漢魏間淺陋者擬作唐人誤收今據漢志一十六篇之數定之九辯九篇并神女高唐登徒招魂大小言風七篇正合原數屈賦二十五篇俱完勒賦四篇大招其一亡其三篇景氏未有也宋玉賦昭明選外古文苑所收六篇已大半可疑陳氏文選補遺乃有徵詠賦一篇題宋玉撰余驟觀其目驚喜亟閱之惟其詞迥不類又徵咏名義殊不通細考乃知宋玉微所作詠賦微有傳見宋書及南史

不載此賦蓋見於他選中首題宋玉徵詠賦陳氏不熟其人遂以意加點作玉而以徵字下屬于咏謂爲宋玉所撰可笑也弘正間編廣文選亦以此賦爲王楊用修大譏之不知其誤自是承籍前文噫一賦耳作者選者考覈者註誤糾紛乃爾可不慎哉

文木賦漢中山王作見西京雜記及古文苑等書明甚文選補遺亦作中山王近廣文選乃作木賦而題中山王文撰似以中山爲地而王文姓名者其誤又甚於宋之玉微信天下未嘗無對也中山王名勝見文苑注中按咏賦賦中絕無徵字而文木賦序文本字甚明編選者果不有大疎畧矣

詩數種編卷一

雜論

三

自屈原九歌九辯後續爲其體者九懷九歎九思九愍並載諸選然古文苑有蔡邕九惟僅存第八章亦匪全篇也今中郎集又併此不收世罕知者識其名以備考

世率稱楚騷漢賦昭明文選分騷賦爲二歷代因之名義既殊體裁亦別然屈原諸作當時皆謂之賦漢藝文志所列詩賦一種凡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而無所謂騷者首冠屈原賦二十五篇序稱楚臣屈原離讒憂國作賦以風則二十五篇之目卽今九歌九章天問遠遊等作明矣所謂離騷自是諸賦一篇

之名太史傳原末舉離騷而與哀郢等篇並列其義可見自荀卿宋玉指事咏物別爲賦體楊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諸作遂俱係離騷爲名實皆賦一也

易未濟高宗伐鬼方說者以鬼方楚地而絕無明証惟竹書紀年載高宗伐鬼方其下有次荆之文則鬼方屬楚可據及讀離騷天問九歌招魂大招等篇荆楚風俗宛然在目益信鬼方之爲是域昭昭矣世多以楚辭解山海淮南紫陽獨謂二書悉放楚詞而作真千古卓識第屈子問意自寬二書曰特恣爲曼衍無稽之說遂致後世紛紛舛其端于屈氏不知靈均本以悵鬱無聊之念筆之于詞他說則皆無病而呻吟者嗟乎千古風人之義惟靈均子美爲得其正也哉

王伯厚云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卽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愚按大戴禮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可以証集傳之說按伯厚引陸終之娶爲証尤明切第竹書高宗世自有伐鬼方及次荆之文王季

伐西落鬼戎又一事也後漢書誤引王季事爲高宗故以入西羌傳云

伯厚又云三閭楚昭屈景三族也屈原爲三閭大夫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于長陵則三姓至漢猶盛也麟謂三氏皆楚最著族故稱三閭蓋卽秦閭右之意景差亦三閭之景楚將有景翠景鯉昭昭陽昭常等皆其人也

朱子語類云楚紫沈存中以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般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于雅而不求之于俗故下一半都曉不

得按楚般率用兮字獨招魂用些故謂巫呪極得楊子雲反離騷蓋深悼三閭之淪沒非愛原極切不至有斯文長沙龍門先已並有此意班孟堅獨載此雄傳其義可知第子雲命名太過又莽世不能遠引故爲後人所持藉如賈生賦吊屈原子雲但以此命名亦何不可本其情出于慕說傷痛豈重嶠岐趣者紫陽之抨擊似亦未悉其由今隨班逐例學明經語言三尺童子盡解辦此豪傑士要自當有獨覺若前人已悉則不必過求也

班氏刊落今皆不傳當時子雲第目反離騷爲廣騷則後人決不攻之如彼惟其好立異名故紛紛人口不已昔人謂子雲老不解事信然然昌穀反反騷亦贅也

楊子雲反離騷似反原而實愛原與女嬃之罵同莊子休敘道術似尊孔而實外孔與楚僕之箠異何也子雲賦家子休道家也知義玄文偃之呵佛與小白重耳之尊王迺得之

劇秦美新或以爲谷子雲者近之焦氏筆乘載其辯甚詳不備錄當附杜子夏有論賦易後世遂說爲子夏安知劇秦美新非此類耶

詩數雜編卷三

雜編一

六

十九首之目漢世無之第以名氏不詳總曰古詩梁鍾嶸詩品稱陸機舊擬十四首外四十五首頗爲總雜今士衡集擬古止十二章昭明又去其一益以他作爲十九首如去者日以疎客從遠方來皆鍾氏所稱則涼涼歲云暮孟冬寒氣至生年不滿百迴車駕言邁等六首亦當在四十五首之內外陸所擬蘭若生朝陽與橘柚垂華實等九篇別爲章次較鍾所稱原數今世僅存十五大半失亡然冉冉孤生竹驅車上東門又載樂府則飲馬長城窟之類舊亦鍾氏數中未可知也

鍾氏謂古詩士衡擬外四十五首頗爲總雜疑出建安諸子而取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二首爲優今讀去者日以疎生年不滿百等篇已列十九首者詞皆絕到非行行重行行下外九首上山採蘼蕪一篇章旨渾成特爲神妙第稍與古詩不同是當時樂府體四坐且莫誼中四語極工惟悲與親友別蘭若生朝陽七篇奇警畧遜疑鍾氏所謂總雜者足觀昭明鑑裁然詞氣溫厚非建安所及謂出曹王非也

蘇李錄別逸詩十餘章皆東漢魏人擬作者昭明所選少卿三章和平清遠一唱三嘆今所錄諸篇矯峻

詩數雜編卷三

雜編二

七

參錯體殊不倫昭明裁鑒洞精乃爾然亦非建安後所辦也

鍾嶸詩品云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至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按蘇李同見文選詩品標李爲五言宗而蘇絕不入品又古詩或謂枚乘而嶸以枚馬之徒吟咏靡聞蓋嶸與昭明同世文選未盛行而王臺爲後出故也古詩十九首並逸姓名獨王臺新咏取西北有高樓八首題枚乘差可據以諸篇氣法例之槩當爲乘作然鍾嶸詩品已謂王楊枚馬吟咏靡聞文選文心亦

無明指不知王臺何從得之至兩宮雙闕語誠類東京而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冉冉孤生竹王臺皆別錄則他篇非乘作明甚宜昭明通係之千古也劉彥和云孤竹一篇傳毅之辭而王臺了無作者飲馬長城窟王臺題蔡邕而文選無復撰人咸似未有定說云王臺枚乘九首幽若生春陽非文選中者漢人賦冠絕古今今所共稱司馬楊班十餘曹而已余讀漢志西京以賦傳者六十餘家而東漢不與焉總之當不下百家范史不志枕文東漢諸人制作遂槩湮沒無稽志之所係如此然班氏本七畧而芟之者也志之於畧僅三之一則西漢諸詞賦家亦僅半存而已如司馬相如友盛覽梁孝王客路喬如公孫詭乘鄒陽羊勝韓安國又慶虬之有清思賦中山王文木賦並載惟川雜記志皆不收則知西京之賦已不啻百家不必東漢也然無可參考姑按志盡錄之莊夫子賦二十四篇賈誼賦七篇枚乘賦九篇趙幽王賦一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陽丘侯劉脛賦十九篇吾丘壽王賦十五篇蔡申賦一篇

兒寬賦二篇光祿大夫張子儵賦三篇陽成侯劉德賦九篇劉向賦三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陸賈賦三篇枚臯賦百二十篇朱建賦二篇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朱買臣賦三篇宗正劉辟疆賦八篇司馬遷賦八篇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蕭望之賦四篇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楊雄賦十二篇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待詔馮商賦九篇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車郎張豐賦三篇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衛士令李忠賦二篇李步昌賦二篇侍郎謝多賦十篇平陽舍人周長孺賦五篇雒陽華錡賦九篇別栩陽賦五篇睦弘賦一篇王商賦十三篇侍中徐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漢武帝賦二篇張偃賦二篇張仁賦六篇臣詭賦九篇臣吾賦十八篇

臣嬰齊賦一篇

魏內史賦二篇

淮南王羣臣賦四篇

長沙王羣臣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秦充賦二篇

淮陽王賦二篇

魏內史賦二篇

臣延年賦七篇

長沙王羣臣賦二篇

右漢文志其賦四十六家四百十篇外又有無名氏雜賦一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蓋當時類輯者後

世總集所自始也并錄于後

雜出行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客王賦十八篇

詩歌雜編卷一

雜編一

十

雜思慕及悲哀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電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詞十二篇

隱書十八篇

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今考漢諸賦存者賈誼三篇旱雲鵬鳥虛賦是也校

乘二篇菟園志憂館柳是也司馬相如賦六篇長門

大人美人子虛上林二世是也淮南王一篇屏風賦

是也孔臧賦四篇諫格虎楊柳蓼蟲鴉賦是也劉向

賦一篇請雨是也司馬遷賦一篇悲士不遇是也楊

雄賦七篇甘泉河東長楊羽獵逐貧太玄蜀都是也

漢武帝賦一篇李夫人是也凡存者七家三十篇而

已

又按漢志無離騷楚詞類而屈原宋玉皆列賦中則

今載離騷中者皆賦也考之得莊夫子哀時命一篇

王褒九懷九篇趙幽王拘幽詞一篇幽王賦無可考蓋即史記所載

淮南小山一篇即淮南王賦又賈誼惜誓吊屈原劉向九

嘆九篇楊雄反離騷一篇漢書本傳三家已見前合之得

七家二十四篇然東方七諫七篇亦騷詞當入賦中

而漢志不列未詳又冊錄錄載劉向離賦中四篇蓋得之類書自全篇不傳

又董仲舒有士不遇賦直致惻念殊不類江都平日

語且漢志無仲舒賦偽無疑太史亦有此賦尤可笑

遷雖將畧非長不應至是二賦蓋六朝人擬作因陶序引之誤

枕苑卮言云兔園或謂乘子臯作據未婦人先歌而

無和者亦似未完之篇余考此賦亂云春陽生兮妻

妾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不能歸桑落蠶饑中人

望奈何味其詞意絕與長卿美人賦末女子歌類蓋其後必有和歌無遂訖于此者謝希逸月賦亦此類也古文苑兔園賦注云乘有二書諫吳王濞通亮正直非詞人比是時梁王宮室踰制出入警蹕使乘果爲此賦必有以規警之詳觀其辭始言苑囿之廣中言林木禽鳥之富繼以士女游觀之樂而終之以郊上採桑之婦人畧無一語及王氣象蕭索蓋王薨乘死後其子皇所爲隨所睹而筆之史言臯詠笑類俳倡爲賦疾而不工後人傳寫誤爲乘耳

西京雜記云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今考漢詩數種編卷一

雜編一

十二

志臯賦之多爲兩京冠至百二十篇長卿蕩思一生賦不滿三十首蓋遲速之故然臯賦今遂以一存者長卿六賦古今以聖歸之後之作可以鑒矣

東京班張雖富碩王延壽靈光特高古延壽夢賦用斯批擣扼等字選之李臯碑全祖之

諸賦漢志外尚有遺者今據昭明文選古文苑文苑

英華文選補遺廣文選考列姓名東京諸作并續焉

中山王賦一篇文木 鄒陽賦二篇又代作凡

羊勝賦一篇屏風 公孫詭賦一篇又代作凡

路喬如賦一篇文鹿以上皆西京賦

劉歆賦二篇遂初 班彪賦二篇北征

班婕妤賦二篇白侍侍素自北以上並西京賦外慶

馮衍賦一篇顯志 傅毅賦二篇舞賦又琴賦

班固賦五篇兩都幽通 班昭賦二篇針縷

張衡賦九篇溫京東 崔篆賦一篇觀舞體家

梁竦賦一篇悼騷 崔寔賦一篇大赦

馬融賦二篇長笛 楊又賦一篇雲

黃香賦一篇九宮 邊讓賦一篇章華

李尤賦一篇幽谷關

蔡邕賦八篇述行漢津彈琴短人筆賦又古文苑末

趙壹賦二篇窮鳥 杜篤賦二篇論都又首陽

張超賦一篇青禾按超見後漢文苑傳雖東京末

王延壽賦三篇靈光王孫夢賦

詩數

雜編二 遺逸中 武備

東越胡應麟著

宋晁公武曰昔屈原作離騷雖詭譎不繫諸聖而英辯藻思閎麗演迤發於忠正蔚然爲百代詞章之祖衆士慕嚮波屬雲委自時厥後綴文者接踵於道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學者欲矜式焉故別而聚之命之爲集蓋其原起于東京而極於唐至七百餘家當晉之時摯虞已患其凌雜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彙分之曰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爲總集蕭統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嗚呼盛矣

詩數雜編卷一

雜編二

一

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具傳不能廣值水火兵寇之厄因散失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而屬目者幾希此無它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爲觀美而已無益於用故也今錄漢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數亦甚衆其間格言偉論可以扶持世教者爲益周多至於虛辭濫說如上所陳知其終當泯沒無聞猶可以自警則其無用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銓擇焉右見文獻通考談藝之士有不可不知者因錄之

古今別集當自離騷爲首荀卿宋玉以及漢世董賈馬揚諸集存于宋世者僅僅數卷諸藏書家率謂後

世好事鈔合類書成帙非其本書然班史枕文原不著錄隋史始見篇名其卷帙已與後世無異則其亡逸固不始于宋唐矣

西漢前無集名文人或爲史或爲子或爲經經解如董毛類或詩賦各專所業終身至東漢而銘頌疏記之類文章流派漸廣四者不足槩之故集之名始著今漢人集傳于世者惟蔡中郎當是本書其集十卷亦獨富于諸家卽漢人集不始中郎今世所傳故應以蔡爲首然隋志蔡集本二十卷又外文一卷而獨斷不與今合獨斷僅十卷雜文不滿百篇與通考數目正同

詩數雜編卷一

雜編二

二

則今所傳迺宋時本視隋唐又逸其半矣

漢文集自中郎外無過十卷獨孟堅集十七卷而通考已絕無其目班外司空李固集十二卷長岑長崔駰集十卷南邵太守馬融集九卷少府孔融集十卷河間相張衡集十二卷自餘隋志所列百餘家皆數卷而已

蘇欽陳琳王粲皆有集十卷通志以列漢末實皆魏作也

自漢而下文章之富無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蘇富當首于此陳思集

亦五十卷魏文二十三卷明帝十卷呼曹氏一門何盛也今惟陳思十卷傳武文二主集僅二三易以者不可勝計矣魏又有曹義集三卷見隋志又曹志見六卷陳思子也

高貴卿公最聰穎有文隋志集四卷今亡久矣凡鄭氏通志所錄第據隋唐舊文非宋世所存書也

隋志漢有車騎司馬傳毅集二卷即與孟堅同時伯仲者也而晉又有鎮東從事中郎傳毅集五卷蓋名姓偶同非一人也

管幼安龍臥一代似不以文章著者而隋志有集三卷有德必有言也惜世亡一傳六朝處士有集者呂

詩藏雜編卷一

雜編

安二皇甫謐二楊泉二閔鴻二江淳三范宣十許詢

殷叔獻四戴逵十薄蕭之十周元之一宗炳二

雷次宗三陶潛集十陶弘景集四魏道微三

謝敷五劉訐一今若閔薄周魏數子世罕知姓名

諸葛武侯集隋志二十五卷宋世祗文志文獻通考

俱無其目蓋武侯遺文存上隋世者尚富至宋悉不

傳矣余家藏二刻本蓋國朝人鈔錄諸史類書為之

者又有武侯心書二卷乃近世偽為不足識也今遺

言往事揭如日星固不以是輕重而殘珠刺玉淪沒

淵海能亡三嘆因識其目于茲云

蜀文人有集存于隋者僅司徒許靖二卷而譙周輩俱無之征北將軍夏侯霸集二卷霸玄之子固宜有文又魏有新城太守孟達集三卷三國志稱達容止才觀甚為魏人所重然叛臣不足道也晉有巴西太守卻正集一卷正本蜀人終于晉豈晉嘗以為巴西守與

吳有丞相陸凱集一卷非折梅之陸凱也然有集傳于隋則詩文固非所短矣晉有著作郎胡濟集五卷蜀將胡濟嘗與姜維期會而不至者或其人或否未可知也吳又有陸景集一卷即水軍都督為晉人所

詩藏雜編卷一

雜編

四

殺者二陸之前固已有其人晉又有光祿大夫劉毅集一卷非滅桓玄者然滅玄者亦有文也

劉穆之謂宋武帝云戰勝攻取劉毅固以此服公至

招合浮華吟咏風月此不為公下也據此毅之有文

可見隋志光祿大夫毅乃論九品者晉史別有傳非

以功名著者也六朝以功名著而文有集者杜預劉

琨世所共知外錄其僻者于左古率文武相資非若

後世判而為二也

太傅羊祜集二卷

輔國將軍王濬集二卷

侍中王峻集二卷

大司馬陶侃集二卷

酒泉太守謝艾集七卷 大司馬桓溫集四十三卷

秦丞相王猛集九卷 中書郎郗超集十卷

征虜將軍沈林子集卷七 大將軍王敦集十卷

驃騎將軍卞壺集二卷 車騎將軍庾翼集二十卷二

太傅謝安集十卷 僕射王坦之集七卷

臨川王劉道規集四卷 揚州刺史殷景仁集九卷

武陵太守袁粲集八卷

漢有魏相集卷二 陳湯集卷二 張敞集卷二 師丹集卷五 皇甫

規集卷五 張奐集卷二 士孫瑞集卷二 其人皆顯著而不以

文名者今惟奏疏啓劄間見漢書云

詩數雜編

卷二

五

漢以下婦人能文甚衆而有集行世則六朝爲多惜

皆不傳今自三數知名之外無論篇什并姓氏不得

而詳矣乃唐宋以來女子往往以隻字之工紀於簡

冊遇不遇豈特士哉因據諸家書目所存者類而錄之

晉武帝左貴嬪集四卷 太宰賈充妻李扶集卷一

司徒王渾妻鍾氏集卷五 都尉陶融妻陳窈集卷一

都水使者妻陳玠集卷五 海西令劉麟妻陳珍集卷一

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 常侍傅伉妻辛蕭集卷一

成公道賢妻龐馥集卷一 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卷二

太守何殷妻徐氏集卷一 王凝之妻謝道韞集卷二

宋婦人牽氏集一卷 后宮司儀韓蘭英集卷一

梁武帝臨安公主集卷三 記室范靖妻沈氏集卷二

洗馬徐悱妻劉氏集卷二 陳後主沈后集十卷

隋劉子政母祖氏集卷九 漢班婕妤詩大家二集

右俱六朝間婦人集晉最盛至十餘家唐能詩者雖

衆而集自上官魚李外不多見帝女有集古今惟臨

安主一人世但知梁武諸子不知更有此女也陳主

沈后能文詞而不聞張孔同事將限於色耶徐悱妻唐世同

唐詩之盛無慮千家流傳至宋半已亡逸度南而後

諸家所畜僅三百餘蓋五百之中又逸其半矣今世

詩數雜編

卷二

六

傳百家唐詩十二大家二十六名家蓋以單行別刻

纔百數十而已余夙嗜枕文至于拮据唐業頗極苦

心購募殘編鈔謄秘錄之外凡散見諸書附載羣集

稍堪卷軸靡不窮蒐摠之不盈三百之數間閱宋人

書目有製作至繁而字里行藏邈無可考者嗟夫昔

之文人學士平生精力咸萃茲途當其馳驟名場飛

揚枕苑隻辭之懿半簡之工咸以紙貴鷄林價傾洛

下孰不懸精結念宇宙自期詎意零落異時遽同草

木鴻函鉅積散若晨星充棟盈車鞠爲黃壤此太史

所以躑躅於名山元凱所以歛歔于片石者也夫一

綫尚延千秋如在義存後死忍沒前規因據三史執
文五家經藉以及列傳野記之中凡遇編名輒加摺
拾芟除復襍融會有無具列兼收以貽同好夫載籍
云亾姓氏昭灼後之君子披覽斯文興言曩哲倘可
以慰作者于九京邇遺風于百代如曰躋駁淆亂速
朽爲宜則杜李以還例應焚擲余固亡所容余喙
按唐宋執文志及遂初堂尤氏通考晁陳二氏書目
凡詩文集俱以世相承不爲疆限而宋執文志顛倒
錯亂次序難憑尤氏素稱博洽類例亦頗混淆惟馬
鄭二家紀律森然燁如指掌而通志整齊時代綜核

詩數雜編卷二

雜編二

七

篇帙尤爲詳明計鄭與諸家後先相望不應紀載特
繇蓋但據新舊唐書一槩纂集非如尤晁陳氏但錄
宋世存者以故多寡懸殊然以逸書名往往具在亦
達士之博觀也鄭畧唐人摠集三百四十六部別集
一百六十九部合於嚴氏所謂五百家之數宋史所
錄則又缺三之一而他集鄭畧未收者亦闕載焉馬
氏通考大畧不出二書而亾者幾又半之蓋史官所
據崇文摠目當宋盛時而通考所據晁陳二氏丁宋
末造戎馬動勦之際宜其散軼命衆也遂初載說郭
中第記書名而無卷袞今竝鳩集參會異全仍酌取

近例以初盛中晚分列左方
按唐執文志鄭經籍略並不分詩文中間容有單行
文字不錄詩歌者唐世以茲取士即間有之不過千
百之一今集既亾從考証姑從前例備載篇中

初唐睿宗卷一陳叔達卷十五賈威卷十褚亮卷十薛收卷十蕭

瑀卷一庾抱卷一孔穎達卷五王勣卷五包融卷一劉希夷卷四郎

楚之卷十任敬臣卷十崔融卷十于志寧卷四上官儀卷三

劉孝孫卷二十李義府卷四十顏師古卷六十溫彥博卷二十

孔紹安卷五十岑文本卷六十蕭德言卷二十崔君實卷一劉

子翼卷二十武平一卷殷聞禮卷一崔湜卷陸士季卷一高

詩數雜編卷二

雜編二

八

季輔卷二十謝偃卷一沈叔安卷一陸楷卷一曹憲卷三

潘求仁卷三殷芊卷一徐鴻卷一表朗卷十四楊績卷十王約卷一

任希古卷十凌敬卷十四王德倫卷一徐孝德卷十杜之松卷十

宋令文卷一陳子良卷十顏顥卷十蕭鈞卷一劉穎卷十司馬

僉卷一鄭秀卷一耿義褒卷一楊元亨卷一劉綱卷一馬周卷十王

歸一卷薛元超卷一鄭世翼卷一唐覲卷一劉禕卷一

郝處俊卷十崔知悌卷五李安期卷一張太素卷五劉允濟

光容卷二十薛耀卷二十李懷遠卷八盧受采卷一王適卷一盧

希嚴卷十徐彥伯卷十閻鏡機卷一郎餘慶卷一喬備卷一

希嚴卷十徐彥伯卷十谷倚卷一張東之卷一桓彥範卷一

嘉謨	吳少微	魏知古	閻朝隱	韋承慶
六十	間丘鈞	蘇瓌	員半千	劉子玄
李义	姚崇	丘悅	上官昭容	盧藏用
劉洎	來濟	杜正倫	李敬玄	許彥伯
裴行儉	崔行功	張文琮	麴崇裕	
宋璟	劉憲	許子儒	蔣儼	趙寵智
德仁	張昌齡	杜易簡	濮王泰	賀
允恭	令狐德芳	顏元孫	姚璿	杜元
志	楊仲昌	崔液	徐堅	元海
權若訥	白履忠	鮮于向	康玄辨	康希銑
康國安	狄仁傑	王助		
右初唐一百三十餘家	宋史文僅存	任敬臣	崔融	徐
鴻劉希夷	趙彥昭	崔湜	武平一	十餘家
續東臯子	餘竝缺	蓋宋末無一存矣		
盛唐李適	郭元振	孫逖	李翰	梁肅
張均	嚴從	蘇源明	張孝嵩	樊澤
盧象	崔國輔	基母潛	裴倩	蕭穎士
楊賁	李華	元載	蘇渙	邵說
休烈	武就	劉迥	張鷟	王季友
筠	丘爲	毛欽一	崔良佐	陶翰

右盛唐三十餘家	宋史尚存	其半	通考僅	少一而
間溢小集	數家	豈後人從類書錄出	前此未行耶	
中唐崔祐甫	常袞	楊炎	歸崇敬	羊士
譔	樊宗師	劉太真	韋渠牟	賈叔向
寶鞏	李峴	吉中孚	暢當	鄭常
劉方平	麴信陵	于邵	柳潭	鮑溶
章八元	劉商	賈常	鄭絅	鄭餘慶
崔元翰	楊凝	李觀	呂溫	穆員
符載	張登	郊純	陸迅	姚南仲
李吉甫	韋貫之	令狐楚	孫元晏	
韋武	武儒衡	李道古	董徒	白行
簡	張仲方	鄭澣	李絳	馮宿
劉伯芻	段文昌	崔處厚	劉栖楚	
沈亞之	王起	崔咸	王涯	張南史
羅讓	柳仲郢	歐陽袞	張仲素	李紳
顧況	李冶	溫造	牛僧孺	魏謩
靈徹	靈一	玄覺	法琳	惠贍
右中唐七十餘家	宋史所缺	過半	通考僅	十數家
晚唐張碧	劉言史	施肩吾	汪遵	薛能

廓卷一陳羽卷一陸暢卷一盧肇卷二陸鷺卷一裴皓卷一裴說卷一
 許經邦卷一雍裕之卷一趙搏卷一李敬方卷一裴夷直卷一孟
 遲卷一崔珣卷一公乘億卷一王貞白卷一吳仁璧卷一陸希聲
 唐彥謙卷一聶夷中卷一翁承贊卷一朱景玄卷一崔道融
 王德輿卷一羅浩源卷一鄭良史卷一譚藏用卷一鄭雲叟
 陸元皓卷一楊復恭卷一譚正夫卷一薛逢卷一司空圖
 韓琮卷一郁潭卷一朱朴卷一王駕卷一褚載卷一周曇卷一
 王穀卷一陳光卷一湯緒卷一韋肅卷一薛瑩卷一謝蟠卷一嚴郾
 任翻卷一喬舜卷一沈彬卷一劉蛻卷一楊夔卷一顧雲卷一陸
 辰卷一陳陶卷一鄭賓卷一齊夔卷一羅衮卷一鄭準卷一黃滔卷一
 詩數卷一雜編卷一
 陳黯卷一李嵩卷一黃璞卷一來鵬卷一林藻卷一王乘卷一林蘊
 韋說卷一丁稜卷一陳訓卷一李郢卷一朱鄴卷一楊弁卷一王
 振卷一李碣卷一韋鼎卷一鄭畋卷一林嵩卷一劉昭禹卷一段成
 式卷一李羣玉卷一費冠卿卷一袁不約卷一劉綺莊卷一劉得
 仁卷一陳商卷一盧延讓卷一倪明基卷一杜荀霍卷一王父
 果卷一高駢卷一馮涓卷一蔡融卷一謝壁卷一劉鄴卷一吳融卷一
 趙賜卷一韓偓卷一孫勔卷一江為卷一崔順卷一尚顏卷一自牧
 無愿卷一處默卷一虛中卷一智遠卷一子蘭卷一齊己卷一
 右晚唐百二十餘家宋史缺三之一而外溢二十餘
 家通考僅半而已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上列唐文宗李杜以下但無新史之備載

通計七家書目世所不傳者近四百部當南渡末已
 亡十之七八今卽一二間存率好事鈔集類書非其
 舊也余以余所藏板行及傳錄諸本大都六百餘家
 蓋唐人詩集姓名可見僅此或耳目之外尚有所遺
 然決不能過三百則截長補短七百極矣餘遂并其
 姓名失之良可慨也唐詩品彙不及七百之數紀事雖千餘家中多詩話
 今世傳大家惟李杜韓柳元白諸集差全王楊燕許
 集動數十餘卷至高岑盧賈卷亦不下十餘今皆寥
 寥染指益全集已亡好事者從諸類書中鈔錄以備
 一家爾惟晚唐人才委瑣大半當是本書
 詩數卷一雜編卷一
 唐集篇帙多者無若令狐楚一百三十卷王起一百
 二十卷元稹一百卷至樊宗師幾三百卷而古今獨
 盛矣考王元三氏歷踐華要著作之富地位致然獨
 怪樊創造艱深險絕之文而浩繁若此殆有不可曉
 馬卷一白居易卷一李賀卷一李商隱卷一李益卷一李賀卷一李賀卷一
 唐人自選詩集者多矣而外孫李賀有唐正聲三
 卷王正簡有續唐詩聲五卷韋毅有才調集十卷劉
 明素有麗文集五卷李戡有唐選三卷柳玄有同題
 集十卷崔融有珠英集五卷曹思有起予集五卷殷
 璠有丹陽集一卷劉吉有續文玄集十卷陳康圖有

擬玄集十卷詩纂三卷鍾安禮有資吟集五卷王仁裕有國風摠類五十卷王承範有備遺綴英二十卷劉松有宜陽集六卷藋王集五卷韋莊有采玄集一卷陳正範有洞天集五卷又有前輩咏題二卷連璧集三十二卷正風集十卷垂風集十卷名賢絕句一卷不題名氏要皆唐末五代人所集當宋盛時相去未遠存者應衆第尤延之書最富全唐詩話已無一見采計敏夫撫拾甚詳唐詩紀事亦俱不收至陳晁二氏書目繁靡譚及者則諸選自南渡後湮沒久矣姑識此以資博洽宋蘇易簡晏同叔俱有選今惟

詩數雜編卷二
雜編二
十四

洪景廬趙昌父等十餘家傳云鄒道志宋人詩選並不載景廬書亦不載即亦在但據唐杜文志耳李氏花萼集韋氏兄弟集竇氏聯珠集廖氏家藏集皆父子伯仲一門之作後世不易得也花萼集是李入集唐人詩話入宋可見者李嗣真詩品一卷王昌齡詩格一卷皎然詩式一卷詩評一卷王起詩格一卷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王獻詩格一卷元兢詩格一卷倪容龜鑑一卷徐兢詩格一卷騷雅式一卷點化秘術一卷詩林句範五卷杜氏詩格一卷徐氏律詩洪範一卷徐衍風騷要式一卷吟體類例一卷歷代吟譜二十卷金針詩格三卷今惟金針皎然吟

譜傳餘絕不覩自宋末已亡矣近人見宋世詩評最盛以爲唐無詩話者非也金針集題白樂天宋人皆以爲僞想當然耳宋梅聖俞又有金針集亦僞作唐人好集詩句爲圖今惟張爲主客散見類書中自餘悉不傳漫記其目古今詩人秀句二十卷元兢編泉山秀句二十卷黃滔編文塲秀句一卷王起編賈島句圖一卷李洞編詩圖一卷倪有編寡和圖三卷僧定雅編風雅拾翠圖一卷惟鳳編宋則呂居仁有宗派圖高似孫有選詩句圖尚存唐咏題二卷是省試詩觀光集三卷是先輩行卷又

詩數雜編卷二
雜編二
十四

瑤池新咏三卷俱唐婦人詩唐人倡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絕少以未經刊落故尤難遠姑記其目于左令狐楚斷金集一卷元白倡和集一卷三州倡和集一卷許昌詩一卷洛陽集七卷彭陽倡和集三卷裴均壽陽倡和集一卷渚宮倡和集二十卷峴山倡和集八卷荆潭倡和集一卷荆楚倡和集一卷盛山倡和集一卷劉白倡和集三卷名公倡和集二十一卷漢上題傳集十卷松陵集十卷靈澈倡和集十卷靈和集一卷五僧詩一卷僧中十哲集一卷贈毛仙翁詩一卷賀監

歸鄉集一卷浙東酬倡集一卷白監東都詩一卷右
據諸家書目備錄宋稂文志所存僅十之四五至通
考則僅存漢上題襟松陵三數種今惟松陵行世餘
悉不存毛仙翁詩一卷載唐詩紀事中

唐人詩話今傳者絕少孟堅本事詩小說家流也惟
殷璠高武頗有論斷張爲主客圖義例迂僻良堪噴
飯然其所詮亦自有意特創爲主客之說與鍾嶸謂
源出某某者同一謬悠耳無名氏有續本事詩今不
傳盧瓌有杼情集亦本事詩類也會昌族氏一詩云
載杼情集可見
五代諸人率與唐末亂今據志別錄傳者尤罕觀矣

詩數雜編卷一

雜編一

五

杜光庭集三十卷見通志韋莊浣花集二十卷

王超洋源集二卷見宋文志楊九齡要錄十卷

馮洎龍吟集三卷又長樂集十卷

游恭集一卷又小東里集三卷

又廣東里集四卷湯文圭登龍集十卷

又宜搜集一十卷周延禧百一集二十卷

沈顏聲書十卷又解聲書十五卷以上同

李後主集十卷又集李昊集二十卷以上同

宋齊丘集六卷郭昭慶雲閣集十卷以上同

李爲先裴然集五十卷成文幹梅嶺集五卷以上同

馮延巳集一卷孟拱辰集三卷見宋史

孫晟集五卷徐鉉集十卷見本傳

潘舍人集二十卷僧彙征集七卷

章震詩十卷孫魴詩三卷以上並同

廖光凝詩七卷見通考李建勳詩一卷

又鍾山公集二十卷李叔文詩一卷通考李九齡恐卽此

李存詩四卷郭鵬詩一卷以上並見宋史

江爲集一卷李明集五卷

羅紹威政餘集五卷高輦丹臺集三卷

羅隱集二十卷江東後集三卷又見宋史

詩數雜編卷二

雜編二

十六

吳越掌記集三卷李琪金門集十卷

崔拙集二卷賈緯集二十卷以上雜見諸史

又續草堂集一卷梁震集一卷以下並見通志

公乘億珠林集一卷張況一飛集一卷

王仁裕紫閣集十一卷乘輅集一卷

熊暎屠龍集五卷李愚白沙集十卷

孫光憲荆臺集四十卷王仁裕西江集一百卷見宋史

韓熙載集五卷以下並見宋史李氏應歷集十卷又見宋史

和凝演編集五十卷又游藝集五十卷

鄺炎集一卷孫光憲輦湖編玩三卷

薛廷珪集一卷

孫開物集十六卷

王朴集三卷

馮道詩十卷

丘光榮詩一卷

劉昭禹詩一卷

按右諸人集今存者惟常君羅隱李建勳諸家僅百中一二而南唐伍喬孟蜀毛諷各傳集則志所列缺焉

詩數雜編卷二

雜編二

十七

詩數雜編二卷終

詩數

雜編二 遺逸下 三國

東越胡應麟著

晉陳壽以魏吳蜀爲三國唐丘悅以江南鄴下關中爲三國咸總南北名之余所稱三國則皆北朝也蓋拓拔魏高齊宇文周氏云或曰昌黎氏謂齊梁陳隋作等蟬噪六代諸人且爾矧三氏區區乎然芙蓉楊柳宋人舉以難韓者實高齊詩彼謂溫子昇吐任合沈鍊謝淩顏誠匪篤論徐孝穆寒山片石亦寧免于迂譚余既詳訖六代諸人篇什以三氏詩家者流率存而弗論者因稍差次其品流品題其撰述而馮氏所收間有遺逸亦附見焉

詩數雜編卷三

遺逸

李延壽云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同異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

右北史文苑傳序

又云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昔之士則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聲實俱茂有永嘉之遺

列馬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
明皇御曆文雅大盛陳郡表翻泰曜河東裴敬憲莊
伯伯茂范陽盧觀仲宣頓丘李諧渤海高肅河間邢
臧趙國李騫樂安孫彥祖濟陰溫子昇咸能博綜
縉興屬清華比于建安齊氏云啟廣延髦俊邢子才
魏伯起盧元明魏景李崔長孺邢子明祖孝徵杜輔
玄暢子烈盧洪勳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並
在中書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思道以文章著又
王晞杜基卿劉逖魏騫蕭慤顏之推等並稱述于時
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于既喪聘奇士如弗及

詩數雜編卷三

遺文

二

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
自致青紫云云

右北史所錄三朝名士今篇什傳者無幾因備存姓
氏用闡遺遐大抵元魏之才子昇獨步高齊之譽邢
魏齊肩周雖寥落而王庾二子實冠前流序弗列者
豈以本皆南產耶

六朝前人主謚文者凡四漢宋二魏也子桓無論漢
文稱其仁魏文稱其孝然二帝實皆有文漢文不見
賈生自擬過之胸中蘊籍槩可想見惜製作不甚傳
魏文史稱其雅好讀書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

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等太和
十年已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著述百有餘篇蓋元
魏文人無能及者宋文景陽樓一首宏壯麗密時亦
寡儔然則四君謚文皆無忝而孝文在夷狄則尤難
也

孝文竹堂饗侍臣聯句云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
一隅獨未照羣臣和無及者非推避故自是當時咸
出其下惟邢巒皇風一鼓今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
合差稱巒起經生爲大將稱文武全才而不云能詩
觀此謂戎狄無人可乎

詩數雜編卷三

雜編三

三

周明帝過舊宮詩云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
過白水更似入新豐秋潭清晚菊寒井落疎桐舉杯
延故老今聞歌大風整齊工密儼似唐初諸人五言
詩

北朝諸王絕無習文事者惟彭城王勰差見翹楚所
賦銅鞮松詩時以方曹子建謂幾于七步而成也今
詩存云問松林松林知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
同先是孝文賦此詩亦僅十許步今不傳

陳思煮豆雖七步而成第小詩耳不足盡所長也唐
人有日賦萬言者二皆用吏十餘口授亭午而成七

千其事甚類余已別錄然二人雖平生製作亦無一傳得非以拙而速耶果爾卽日課萬篇曾不若賈島三年而得十字也詩話總龜載開元初有史青者零陵人上表以陳思七步成詩尚爲遲澁請五步成之明皇試以除夜應聲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裡催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此篇甚佳宜其言之誇大迺唐詩人中紀事品彙諸書絕無史青名姓因以類附志于左此詩諸選多載或以爲明皇英華又作他名志于左氏俱不言史青作恐五步之內未易辦斯也

詩教雜編卷三

人

雜編三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存詩一首二王與庾信王褒酬答頗有梁孝魏文之風北人中不多見也

企喻歌四首六代時北人歌謠僅此及瑯琊王鉅鹿公主數題見郭氏樂府此則元魏先世風謠也其詞剛猛激烈如云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鷄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等語真奈風小戎之遺其後卒雄據中華幾壹寓內卽數歌詞可徵舉六代江左之音率子夜前溪之類了無一語丈夫風骨惡能衡抗北人陵夷至陳卒併隋世隋文稍知上質而取不以道故煬復爲春江玉樹等曲蓋至是南風漸漬于此而六

代淫靡之音極矣于是唐文挺出一掃而汎空之而三百年之詩遂駸駸上埒漢魏文章關係氣運昭灼如此今人率以一歌之微忽而不省余故詳著其說俟審音者評焉

瑯琊王歌八曲其音較企喻稍嬋緩蓋在南北之間第五首云長安十二門光門最妍雅渭水從陸來浮游渭橋下蓋是時姚興都關中頗饒樂寡兵爭此歌必其時作長安雖詞家通用至渭水渭橋則斷爲關中無疑或又以爲姚萇時歌按萇都關中事屬專創旋即病殂非也

詩教雜編卷三

雜編三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瑯琊王歌諸家咸無解考姚氏貴戚大臣惟姚緒封晉王姚碩德封隴西王皆與叔父且勛望優崇故自餘雖親子弟率封公如廣平東平之類殊無所謂瑯琊王者而是時晉有瑯琊王司馬德文見興傳然不云入秦也晉書瑯琊王司馬德文見興傳然不云入秦也惟此歌本章二憎馬高纒繫遙知身是尤誰能騎此馬惟有廣平公按晉史載記廣平公弼姚興子泓弟也有武幹赫連勃勃難起秦諸將咸敗亡獨弼率衆與戰尤尾堡大破之據歌足可想見其人然貪殘好亂欲殺泓而篡之興病革聞變因力疾臨殿前賜弼自

盡此歌正猶鄭人之歌叔段第亦可見其非姚萇及
泓時作矣

慕容垂歌三首其一云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岍我
身自分當枉殺城外漢後二首語意略全諸家但注
垂履歷而此歌出處惛然按垂與晉桓溫戰于枋頭
大破之又從符堅破晉將桓冲堅潰垂衆獨全俱未
嘗少衄惟垂攻符不爲劉牢之所敗秦人蓋因此作
歌嘲之則此歌亦出于符秦也楊用修謂垂自作尤誤

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足爲北朝第一類之
推賞之可稱具眼而盧思道不以爲然又臨高臺云

詩苑雜編卷三

雜編三

六

崇臺高百尺迥出望仙宮畫棋浮朝氣飛梁照晚虹
小衫飄霧縠艷粉拂輕紅管吹汶陽篠琴奏嶧山桐
舞逐飛龍引花隨少女風臨春今若此極宴豈無窮
此篇整峭特甚惟第二聯失粘且與下聯句法相犯
余欲爲除去此十字則上下粘帶音節格調云不完
美足與陰鏗安樂宮競爽入唐初皆爲第一書侯識
者評之

又上之回云發軔城西時回輿事北遊山寒石道東
葉下故宮秋朔路傳清警邊風卷畫旒歲餘巡省畢
擁杖返皇州此篇亦全合唐律者楊用修律祖取愨

芙蓉露下落一首而反遺此并錄之

顏之推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玄宗馬色分朝景
雞聲逐曉風本此朝曉稍犯不若顏句穩健云

馮淑妃入周賜代王達達甚嬖之馮彈琵琶絃斷作
感琵琶云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
看膝上絃王維莫以今時寵難忘舊日恩本此

宋劉昶入魏作斷句詩云云按此卽今絕句也絕句
之名當始此以倉卒信口而成止于四句而篇足意
完取斷絕之義因相沿爲絕句耳或謂漢魏已有絕
句者不然蓋漢魏自有小詩四句者後人集詩以其

詩苑雜編卷三

雜編三

七

體相類故以此名之非本名絕句也

韓延之宋義士也司馬休之起兵劉裕以延之有幹
用密招之延之復書斥裕詞絕壯憤司馬氏通鑑采
之入魏有贈李處詩惜南史不列之忠義而置北史
雜傳中因表而出之宋及韓延之見詩紀

劉孝標本名法武年八歲爲魏兵所掠轉徙入代都
貧不自立寄人廬下讀書後歸南朝居金華洞中有
山棲志今傳龍城錄云金華山北有隱洞俗呼爲劉
先生隱身處以松炬照之石刻云劉敬字仲卿漢室
射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誅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

莫知所終卽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王篆
牌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按此說吳正傳
謂王性之僞撰所謂劉仲卿蓋卽孝標也世知孝標
爲梁人而不知入北故識此

又出破法
見下條

劉孝標晚居吾郡遂爲發人今紫微若其讀書處孝
標本以文學烜赫齊梁間篇什殊寡知者今所傳二古
詩宏麗緻密遠薄宣城卽同時任沉不無慙色惜他作
不甚傳因詳錄于後俾不以文學沒其實焉自江州還
入石頭云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
雲霄半前望若龍門斜瞻白鶴館槐垂御溝道柳綴金

詩收雜編卷三

雜編三

八

隄岸迅馬晨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梁塵下絙瑟經禽
亂我思江海遊會無朝市玩忽寄靈臺宿空軫及關嘆
仲子入南楚伯鸞出東漢何能棲樹枝取斃王孫彈始
營山居云自管厭諠囂執志好棲息嘯歌棄城市歸來
事耕織際戶窺雉堞開軒望嶺岫激水簷前溜脩竹堂
陰植杳風鳴紫鷁高梧巢綠翼泉脉動杳杳流波下不
極髮歸玉山隈想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
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又出塞一首云薊門秋氣清飛將出長城絕漠衝風
急交河夜月明陷敵縱金鼓摧鋒揚旆旌去去無終

極日暮動邊聲右梁詩而響元嚴整王楊極意無以
加也

北朝人五言合唐律者惟王劭冬晚對雪云寒更傳
唱晚清鏡覽衰顏隔牖風驚竹開簾雪滿山洒空深
巷靜積素廣庭閒借問表安舍條然尚閉關此詩不
但體格合唐其興象標韻無非唐人者楊用修五言
律祖乃不列馬汝言詩紀亦遺之近閱文苑英華雪
類得此因亟錄云

詩收雜編卷三

雜編三

八

不能得呼劭問之劭具陳出處取書驗之一無舛謬
時人咸稱其博物齊滅入周後遂爲隋文帝知遇在
著作二十年未擢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世推
精覈云據史則劭不特能詩其嗜學洽聞皆北士所
罕覩以修隋書多蕪雜故聲譽不甚振然此詩風華
奕奕非劉晝等比也

勸雖何

世故

北史

王劭詩

魏收尺書招建業及臨風想玄度二聯詩紀不錄意皆無全篇也

李騫崔劼使梁席上作蕭蕭風簾舉燈花寒不結見酉陽雜俎語資類二子他作湮沒此亦可推

崔光答李彪百三郡國詩一卷見唐藝文志蓋二子皆能詩今它什亦不傳矣

楊用修記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遂乎楊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

詩數雜編卷三

雜編三

十

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因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酉陽雜俎云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

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

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碑爲麒麟函韓麒麟北史

雜俎記庾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

溫子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

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按子山推魏若

此正與孝穆相左然收碑頌今亦罕見云溫齊陵亦不見傳

古今文人險惡如郊鵠豫息夫躬邪佞如許敬宗宋

之問皆詞場諱言者然未有如北齊祖珽之甚也珽

傳載其履歷蓋市井負販小人無賴之尤薄行不足

以言之然自昔類書劉孝標何承天等悉不傳惟珽

修文御覽特傳丁宋詩載文苑英華凡三百亦綽約

有南朝風珽雖屢嘗奇辱竟死牖下而其子君彥復

以文知名隋末小人有天幸如此要之實古今冷氣

所獨鍾也

北齊文士著者三人邢劼魏收祖珽珽凶惡汗賤爲

古今詞人之冠收亦亞焉然其才實有可觀挾瑟歌

云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

未返銀裝玉筍下成行無論格調爲唐七言絕開山

詩數雜編卷三

雜編三

十一

祖其風致亦不減太白龍標但音節未盡諧蓋時代

然也

邢子才差爲長厚亦不能無疵其詩乃稍事冲淡與

梁陳諸家不類如夜直史館冬日傷志等篇輪寫情

懷往往可觀至風音響北牖月影度南端折花步淇

水撫瑟望叢臺等句標致亦不乏也北朝文士節行

必以溫子昇爲最楊遵彥塞謫匪躬和景亮之

詩紀有盧詢中婦織流黃詩一齊書尋山黃雀行

一首二人絕無可考蓋詢叩詢謝朓謝朓也古今

同姓名者最衆然北朝詞客素寡安得一時人偶同

如此又絕不見於他書耶馮慎於闕疑故並存之

北周文士王褒庾信爲冠然皆南人也西漢王褒同姓名同以才學顯世所共知以余考之古今有五王褒一唐人字士元亦能文卽補傳充倉子者一見漢郊祀志一見神仙通鑑餘文士同姓名者甚衆詳見別編因子淵漫發於此若蕭轍之訛盧詢之脫則余灼見其然非鹵莽也

漢王褒字子淵周王褒傳云字子深非也必褒以名同漢人故遂襲稱其字傳作于唐人淵高祖諱也如陶淵明改稱深明而蕭淵明但稱蕭明云

詩數雜編卷三

雜編三

十二

詩紀隋陳子良後又有陳良亦脫子字文苑英華誤

字甚衆見周必大表蓋宋已然子良集三十卷乃載唐志五隋末人

詩紀有魏人袁躍馮氏疑爲躍字誤按躍繇弟字景

騰以字義及兄名律之決當爲躍無疑且北史文苑

傳及序皆止有躍而無所謂躍者此類直改正之也

北朝人亦多有集今錄其存于唐者惟觀其目可也

後魏孝文帝集四十卷 司空高允集二十卷

司農卿李諧集十卷 太常卿盧元明集十七卷

司空祭酒袁躍集十三卷 著作佐郎韓顯宗集十卷

散騎常侍溫子昇集三十卷 太常卿陽固集三卷

薛孝通集六卷

宗欽集二卷

魏孝景集一卷

少傅蕭瑒集十卷

北齊特進邢子才集

三十卷

尚書僕射魏收集七十卷

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

陽休之集三十卷

後周明帝集五十卷

趙平王集十卷

滕簡王集十二卷

儀同宗懔集十二卷

沙門釋亡名集十卷

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

開府儀同庾信集

二十一卷

又衡集三卷畧集三卷

今考諸人詩存馮氏紀者魏文韓顯宗宗欽盧文明

袁躍趙王招滕王適各一陽固二周明帝三高允宗

詩數雜編卷三

雜編三

十三

懔劉逖陽休之各四蕭瑒五釋亾名六邢邵八溫子

昇十一魏收十三王褒十四庾信特居北朝之半而

李諧薛孝通無詩蕭懋顏之推無集記此以俟續

北朝集存于宋者惟庾開府二十卷此外盡亾余近

所收庾集外乃有王褒一二家蓋後人錄書中錄出

者非本書也

諸人著集者攷北史高允溫子昇蕭瑒邢子才魏收

王褒庾信各有傳李諧見崇傳下盧元明見玄傳下

袁躍見翻傳下韓顯宗見麒麟傳下陽固及子休之

俱見尼傳下魏孝景當作季景與收同族亦有傳相

聯薛孝通見辯傳下劉逖見芳傳下大率皆名下士也

詩紀有韓延之贈中尉李彪詩云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迹忽尋兩賢踪追昔渠閣遊策弩厠羣龍如何情愿奪飄然事遠從痛哭去舊國啣泪屈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馮注延之字顯宗事晉司馬休之休之敗入魏作此詩誤也按北史韓麒麟子顯宗字茂親以才學節槩傾動一昔晚遭張勳奏免謫白衣領諮議以展後效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丞李彪以申憤結所撰

詩教雜編卷三

雜編三

十四

馮氏燕志及孝友傳十卷北史洎魏書載其履歷甚詳緣附父麒麟傳後故覽者不遑精究此詩正其被謫時作載傳中甚明者也詩紀注末亦謂一云韓顯宗字茂親而不復定爲其作蓋偶未讀此傳也第以爲韓延之亦有由延之既謝絕劉裕以裕父名超宗顯宗曰以顯宗爲已字而名子曰翹示不爲裕臣也二人節槩剛挺頗類而延之見采通鑑稍稍有聞又詩中有去舊國屈新邦及無援失侶等詞意亦恍惚相近故詩紀斷以爲延之而不審起句賈生董儒語迥不類且傳明言向洛贈彪去舊國二言乃爲向洛

發也富延之入魏在魏太武時而顯宗及李彪俱顯孝文時其世迥不相及彪傳載彪疏稱漁陽傳毗吐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以文才見舉註述是同而享年弗永弗終茂績云云則彪與顯宗交契可見考延之及彪傳絕無游往之迹詩紀之誤無疑余舊亦以爲延之及讀麒麟傳乃知因字而誤析然自快不帝獲一真珠船此卷前則尚仍詩紀之文今不復追改以志余讀書之未至且兩存以俟精史學者

詩教雜編卷三

雜編三

十五

詩教雜編三卷終

詩數

閨餘上 五代

東越胡應麟著

古風兩漢近體三唐能事畢矣宋元以降世謂無詩
迺其盛時巨擘旁午簡編詩家者流稍各涉獵咸指
掌上獨自梁迄周五朝戎馬動勦文章否極韋莊羅
隱諸人既繫藉于唐末徐鉉陶穀等輩又接輒於宋
初自餘三二雋流或以詞見或以學稱歷數百年
中遂若茲道中絕無復一綫之存者近楊用脩詩話
旁蒐僻隱不遺餘力此特未遑余暇讀五代小說雜
談覺其間人雖微尚有足衍句雖陋時時或可觀悼

詩數編卷四

雅編四

彼生之不辰將泥泥偕腐草木因悉采彙為一編
論雲門大呂即方回阿段例撥弗遺庶異時博雅君
子上下千秋於斯無憾於戲詩至五季洩勃之用
當詞壇迺風雅大明之日猶有若余之藻飾而品題
之者士誠志於不朽奚以後立為患哉

大率五代詞人與南北朝絕類中原最寥落竟江淮
為盛楚蜀次之自歐陽氏不立文苑傳世率以馮瀛
王輩俚語為五代詩不知亦頗有工細者聊撮
南唐中王後主皆有文後主一目重瞳子樂府為宋
人一代開山祖蓋溫韋雖藻麗而氣頗傷促意不勝

辭至此君方是當行作家清便宛轉詞家王孟其詩

今存者四首附鼓吹未與晚唐七言律不類大槩是

其詞耳凡詞人以所長入詩者其七言律非平韻玉

樓春即襯字鷓鴣天也後主兄弘茂弟從謙各能詩

宋人小說記燈題扇詩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又

髻從今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率無全篇嘗著

雜說百篇時以方典論云見江南別錄又后山詩論

孟後主昶世以荒淫不道然實留心文藝嘗與花叢

夫人納涼作詞云冰肌玉骨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

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髮雲亂起來瓊戶

啟無聲時見疎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

年暗中換按昶詞蘇長公洞仙歌全穩括之元人琵琶

記新篁池閣亦出此而花間集不載近吳興補刻

復遺之因錄此昶又嘗書石刻五經當唐末海內名

畫士咸入益州昶子玄寶甫齒誦萬言七歲卒先是

王蜀主衍亦能文詞見蜀詩話昶等書吳越後主亦能

錢忠懿王傲亦能詩汝帖載其七言一律云廊廡

翠幙遮禁林深處絕喧譁界開日影憐窓帟穿破苔

痕惡笋芽西第晚宜供露茗小池寒欲結水花謝公

本是深沉量徙把輸贏局上誇詩不能大佳然五代

皆李重光最有文詩律亦僅爾爾此載石刻中又將湮沒故錄又後山詩話記其金鳳欲飛遭製搦一詞是傲不但能詩並解長短句也至宋而錢惟演董子孫咸以文鳴矣

五代諸後主南唐孟蜀各以詞翰聞吳越雖不甚表著即帖中可窺一畝皆遠勝創業者又王蜀後主衍亦能詩詞所輯有烟花集又李後主弟從謹兄弘茂並知名見南唐書蜀檣杌等錄

後唐莊宗世知其勇略及俳優戲劇而已然實于文畧留心者史稱其幼好學通春秋大義又嘗手抄春

詩數種編卷四

雜編四

三

秋曰我于十指上得天下只高李興傳中五代優伶傳云莊宗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間往往能歌其聲樂府所傳如夢令一詞殊不在李王父子下第以沙陀能此尤不易云

王仁裕孟蜀學士嘗夢人以刀剖腹引西江水洗其腸胃因各集曰西江詩平生殆萬首今不傳宋稗文志有仁裕他集而無所謂西江者惟玉堂閒話尚行世中載七言律數首皆清雅特格卑弱耳登麥積山絕頂云踏遍懸空萬仞梯等閑身共白雲齊窓中下見羣山盡堂上平分落日低絕頂路危人少到古岩

松健鶴長棲天邊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題仁裕又有賀王溥一律載總龜世所傳開元遺事非其撰也

五代史獨仁裕和凝有傳仁裕字德華天水人仕蜀歷唐晉漢至少保與凝集各至百卷

和凝字成績生平撰述共分為六種香奩集其一也今獨此傳其句多浮艷如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髮墜香頸雲遮藕粉着蘭胸雪壓梅靜中樓閣春深雨遠處簾櫳半夜燈皆見瀛奎律髓方氏以為韓渥葉少蘊以為韓熙載大槩晚唐五代調率相似第渥當亂離際以忠鯁幾殺身其詩氣骨有足取者與香奩殊不類謂凝及熙載則意頗近之詩話

詩數種編卷四

雜編四

四

總龜又載凝桃花臉薄難成醉柳葉眉長易覺愁之句可証云

凝仕唐晉漢封魯公

劉昭禹諱人少師林寬後為湖南宰終桂府幕官蓋當在陳陶羅隱輩後又有經費冠卿舊居詩紀事乃列之嚴維李泌前大誤紀事最精詳而亦有譌甚當改正者如呂溫呂恭皆呂渭子今乃溫恭列前而渭在五卷後此類是也

紀事云昭曾為睦州刺史

昭禹題經費冠卿舊居云節高終不起死戀九華山聖主情何切孤雲性本閑名傳中國外墳在亂松間依約曾棲處斜陽鳥自還懷隱者云先生入太華杳

香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神清峰頂立衣
冷瀑邊吟應嘆千名者六街塵土深又有句云句向
夜深得心從天外歸

品彙有劉昭屬送休上人之衡岳詩一絕此必昭禹

作禹與屬文相亂耳休上人即貫休事楚圓嘗居衡

岳間詩云草履初登岳岳紅鶴觀猶貯北山泉衡陽
舊寺春風晚門鎖寒潭幾樹碑

曹松衡陽人贈陳先生云讀太玄經秋蘿罷汪參全

契夜燈微羅大夫故居云鹿眠荒園寒蕪白鷗噪殘

陽敗葉飛見詩話總龜按唐有曹松卽一將功成萬

骨枯者非此也

詩數雜編卷四

雜編四

五

孫光憲竹枝詞云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

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柳枝詞云閨

門風暖落花乾飛遍江城雪不寒獨有晚來臨水驛

遊人多凭赤欄杆二詩見郭氏樂府品彙已收之按

三楚新錄云光憲蜀人高氏辟爲書記表章文檄皆

出其手最好聚書以兵革難致每發使諸道必重價

募得之書至萬餘卷然自負史才以藩服恒鬱鬱

每吟昔人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

品彙取其詩入唐亦未當如曰凡五代悉係之唐則

王仁裕等皆不得遺必仕宦唐世或撰述聲名已著

唐時者乃可光憲北夢瑣言尚傳

韓熙載相南唐有文名詩之傳者獨寡惟它年蓬島

音塵絕一絕見詩話熙載亦謚文江南人呼爲韓文

公世所傳昌黎像皆熙載也見筆談又江南別錄云

韓熙載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

名顯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觀元和之風按潘佑

文今尚存送人一篇見晁文元道院集要江南別錄

陳彭年撰彭年以博洽聞于宋初南唐人也

李建勳父德誠已爲楊行密將後尚王入相至江南

垂亡始沒於唐世亡毫髮干與計氏紀事不錄良是

詩數雜編卷四

雜編四

六

近以其集存乃列百家詩中人大可笑品彙因之亦誤

今五代詩集傳者僅建勳一家而已集中佳句頗多

雖晚唐卑下格然模寫情事殊工漫摘數聯于後

歐伎云當時心已悔徹夜手猶香夏日云池映春篁

老蒼垂夏果新奇僧云杉松新夏後雨電夜禪中闕

下云鳳翔雙閣曉蟬噪六街秋宮詞云簾垂粉閣春

將盡門掩梨花日漸長故壇云舊碑經亂沈荒潤靈

篆因畊出故基殘牡丹云失意婕妤粧漸薄背身西

子病難扶望廬山云雲暗半空藏萬仞雪迷雙瀑在

中峰皆有思致聽笛及批牒二絕句元南唐近事今

集中所遺者并識之

伍喬詩一卷類刻唐百家僅七言律二十首蓋類書
抄合者有詩上杜牧疑唐末人然唐餘錄江南垂亾
命喬放進士榜又集有寄史虛白詩南唐人無疑也
其句如登閣共看彭蠡浪圍爐同憶杜陵秋石樓待
月橫琴久漁浦驚風下釣遲亦有風韻蓋全律隨取
喬二首今存
廖凝字熙績隱居南岳江南後仕爲彭澤令遷連州
刺史與李建勳爲詩有集行立咏中秋月與聞蟬爲
絕唱中秋月云九十九日秋色今宵已平分孤光吞列
宿四面絕微雲衆木排疎影寒流疊細紋遙遙望卅

詩數雜編卷四

雜編四

七

桂心緒正紛紛聞蟬云一聲初應候萬木已西風偏感
異鄉客先於離塞鴻日斜金谷靜雨過石城空此處
不堪聽蕭條千古同初宰彭澤有句云風清竹閣留
僧話雨濕莎庭放吏衙江左學詩者競造其門

廖融字元素隱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己凌蟾王元
游贈天台逸人云移檜託禪子攜家上赤城拂琴天
籟寂欹枕海濤生雪白寒峰晚鳥歌春谷晴又聞求
任機載月十洲行題檜云何人見植初老對梵王居
聲高秋漢迥影倒月潭虛夢仙云翠鳳引遊三島路
赤龍飛駕五雲車退宮奴云神仙風格本難儔曾從

前皇翠輦遊紅躑躅繁金殿暖碧芙蓉笑水宮秋寶

車鈿剌陰塵覆錦帳香銷盡燭愁一旦色衰歸故里

月明猶夢按梁州右見郡閣雅談二廖並居南岳當

是兄弟調亦相類皆晚唐之幽緻者又句雲穿摘藥
屋雪壓釣魚冊

翁宏字大舉桂嶺人寓居韶賀間中秋月云寒侵萬

國土冷浸四維根送人云萬木殘秋裡孤舟半夜猿

曉月云漏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塞上云風高弓力

滿霜重角聲枯又宮詞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最

佳二句或以爲晏叔原作見郡閣雅談

張子明攸縣人居鳳巢山孤鴈詩云雖逢夜雨迷深

詩數雜編卷四

雜編四

八

浦終向晴天着舊行

伍彬邛陽人初仕馬氏後入宋喜雨云稚子出看莎

徑沒漁翁來報竹橋流解官云蹤迹未辭鴛鴦侶夢

魂先到鷓鴣村又劉章亦事馬氏有蒲鞋詩見冊錄

路振唐相岩玄孫贈彬云庭樹烏頻啄山房人未眠

寒岩落桂子野水過茶烟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登祝融峰云勢疑撞翼軫翠欲

滴瀟湘贈廖融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悼李韶

云雅句僧抄遍孤墳客吊稀答史虛白云飯僧春嶺

蕨醒酒雪潭魚後終于長沙虛白見唐餘隱逸傳奇
人也

下震蜀人卽事云兩壁長秋茵風枝落病蟬又茶香
解睡磨鐺煮山色牽懷著屐登

裴諸說弟說見唐詩紀事諸終干桂嶺湘江吟云風
回山火斷潮落岸水高杜甫墳云名終埋不得骨任
朽何妨

馮延巳相南唐以詞顯今傳見花間集嘗有句云鴛
瓦數行曉日龍旂百尺春風

陸蟾居攸縣題子規云花殘班竹廟雨歇峴山亭樹
鐔月欲落窓間酒正醒並詩話拾龜

夏寶松廬陵人與劉洞唱和李德誠贈詩曰建水舊

詩數雜編卷四

雜編四

九

傳劉夜坐

洞有夜坐詩

螺川新有夏江城寶松江城詩云

鴈飛南浦鍾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曉來羸駟依然
去雨後遙山數點青江南野錄

蜀王義方春日詩海邊紅日半離水天外煖風輕到
花又蜀王廷珪詩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

臺潘天錫南唐入仕至員外與沈彬分題云風便磬
聲遠日斜樓影長彬詩云松欹晚影離壇草鍾撼秋

聲入殿廊

彬入唐人中然仕南唐甚顯

九華山人熊駿早行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山
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並郡閣雅談

李範關中人題王山人故居云鶴歸秋漢遠人去草
堂空秋日云清猿啼遠木白鳥下前灘

楊鳬字鳥之山中云背日流泉生東蚤逆風歸鳥赴
巢遲又皮光業句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啣泥帶落花

陳誼吉州人題螺江廟云廟裏杉松蕭颯颯廟前江
水碧溶溶凭闌不見當時事落日遠山千萬重

孟賁于蟠溪云松根盤蘚石花影卧沙鷗
徐休雅長沙人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
看牡丹一把柳絲鈎不住和風搭在玉闌干

任鵠送王正已云五峰青柱在天直下挂飛泉琴鶴同

詩數雜編卷四

雜編四

十

歸去煙霞到處眠鼯跳霜葉逕虎嘯夕陽川獨酌應

懷我排空樹影連又邵拙詩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
陸蟾居攸縣題石頭城云兼葭侵壞壘煙霧接滄洲

孟畧贈史虛白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
陳甫字惟岳吉水人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

涼村居云暮鳥歸巢急寒牛下隴遲
高元矩宣城人贈徐學士云燕掠琴絃穿靜院吏收

詩草下間庭並郡閣雅談

歙州問政山聶道士所居嘗有人陟險攀蘿至絕壁
於巖下嵌空處見題詩一首雖苔蘚昏蝕而文尚可

韓末云黃台作其詞云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
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溪童乞
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撼爆草暗碧潭思句曲松昏
紫氣度函關龜成淺甲毛猶綠鶴化幽翎頂更殷阮
洞神仙分藥去茅家兄弟寄書還黃精苗倒眠青塵
紅杏枝低掛白鵬容易煮茶供客用辛勤栽果與猿
攀常尋靈穴通三島換過流沙化百蠻新隱漸開侵
月窟舊林猶稅枕沙變手疎俗禮慵非傲肘護靈方
秘不慳海上使頻青鳥點篋中藏久白驢頑節枝健
杖育蒲節笋櫛高簪玳瑁班花氣薰心香馥馥澗聲
聆耳冷海濤高墳自掩浮生骨短畧難窮不死顏早
晚重逢蕭塢客願隨芝蓋出塵寰右載青細雜記末
云台國初任屯田員外蓋五代人仕宋者此篇整練
宏富非大才力不易到押險韻尤工密因稍節略錄
左方余考宋七言排律遂一佳唐惟女子魚玄机
酬倡二篇可取諸選亦不及云唐有五百韻在二作
陳希夷生唐德宗世歷五代至宋初嘗與毛女遊贈
詩云有時問着秦宮事笑然仙花望太虛詩音名談
羽流舒道紀題赤松宮云松老赤松原松間廟宛然
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鶴冲天去羣羊化石眠

至今丹井水香蒲北山田雖晚唐體而句語渾成足
爲佳什與李頎四皓東西南北人一首絕類又題浩
然觀云澄心坐清境虛白生林端夜靜嘯聲出月明
松影寒絳霞封藥竈碧寶濺齋壇海樹幾回老先生
棋未殘舒五代人名見貫休集浩然觀在吾邑今不
存見吳正傳詩話
許堅題幽栖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
天台湖光昭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棲鶴我欲掣
青蛇它時中唐餘紀傳
伊用昌留題皂閣觀云雨吹山脚毒龍起月照松梢
孤鶴回以下並郡閣雅談
沈廷瑞彬子南唐人有句云金鼎銷紅日丹田老雲白
李夢符梁開平初人漁父詞云村寺鍾聲度遠灘半
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明霞錦詞坊
李昇受禪初忽夜半有僧撞鍾執至將殺之僧口適
吟得中秋月詩命誦之曰徐徐出東海漸漸上雲衢
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昇喜遂釋之右見江南海
錄然或以爲貫休
西山與滕閣對峙留題遍寺中有僧至言詩總不佳
何不撤去守問僧能乎卽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

蒼蒼萬古碍新月半江無夕陽按未聯或以爲陳希
東今讀此前兩句氣勢相應信僧作也宋人以爲切
西山故盛傳第以此意繹之反覺纖巧只泛然着自
渾成此又見劉貢父詩話曰宋初僧所題

湖南僧文喜失鶴詩一向亂雲尋不得幾臨流水待
歸來見雅談

苑山老僧詩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
被傷人相問詢老僧今日又移居見據遺元人易未
二句作隱者詩

蜀僧遠國感懷云卅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亂
唐末僧齊已虛中皆居楚貫休後入蜀滿堂花醉三

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鴈宕經行雲漠漠龍湫燕坐
雨濛濛皆無全篇又蜀僧有蒸豚詩見總龜又湖南
乾康有

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
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

以女黃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
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南

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蜀天速

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尊之傳奇有女狀元

春桃記云云按右詩不類嘗爲狀頭一說謂黃爲郡

祿郡守欲以女妻之黃上詩自述守大驚詢之知本
黃使君女所居惟一老嫗遂嫁之蓋后人因此演繹
爲傳奇而以狀元附會用修據爲事實恐未然見太
平廣記

花蕊夫人費姓或云徐氏按郎瑛類彙以蜀有兩花
蕊皆能詩皆亡國皆徐氏也王蜀徐妃二人亦各知

爲詩見蜀檣杭一號花蕊孟蜀花蕊宮詞一卷今傳
又君王城上樹降旗絕句載後山詩話嘗供事故主

像宋主問之以張仙對信慧顏女子也
盧絳字晉卿夢一婦人贈詩曰清風明月夜深時箕

帚盧郎恨已遲宅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
江南伶人李家明王感化亦各能詩蓋唐所無云

唐詩人仕宦五代及流寓隱遯諸藩人與事可考見
者漫記其略徐鉉張洎陶穀梁周翰孫光憲陳誦伍
喬皆入宋李九齡五代人今列唐非也

沈彬唐末舉進士不第晚仕南唐貴顯次子亦能詩
宋初尚存見南唐近事

孫魴與沈彬李建勳友善亦終于南唐

陳陶晚居江南本楚中人嚴尚書宇鎮豫章遣小妓
號蓮花者往西山待陶陶殊不顧妓爲詩曰蓮花爲

號王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

神女下陽臺陶答之云云今作陳旼南誤

羅隱嘗爲錢鏐判官晚終魏博羅紹威師事之稱叔父紹威亦能詩有樓前灩澦雲頭日簾外蕭蕭雨脚風之句以隱集名江東自名其集偷江東紹威父弘信有題柳七言律今傳唐武臣父子能詩僅此

杜荀鶴嘗上詩朱全忠溫賊以秀才呼之見太平廣記品彙列陸龜蒙輩前恐誤杜後爲田頔答

李山甫爲樂彥禎從事公乘億同今詩集列五代

皮日休晚終南粵一說謂造誠文黃巢殺之非也辯見兩山墨談又通考載陸放翁引皮光業辨光業當是美後人俟考

詩數雜編卷四

雜編

十五

張蠙晚仕蜀中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蠙句也唐

詩之壯渾者終于此又水向昆明湖山通大夏深見蠙奎律論亦壯而今集不收

韋莊爲蜀相晚唐詩人之顯者莊其最也

江爲居南唐以讒死宋文鑑有爲詩疑品彙所考未確然宋人有哭江處士詩意與品彙合蓋文鑑之誤也

牛嶠仕王蜀柳枝詞二首見樂府頗工

路德延作孩兒詩五十韻爲樂彥禎所殺宋張師錫

步其韻作老兒詩五十韻尤可咲二作今皆傳總龜

馮涓仕王蜀爲翰林學上見紀事張泌宋初尚存

歐陽氏史不立文苑傳以五代無文也雜傳以詞學

稱者李琪李愚馬胤孫馬綰崔居儉李憺盧質薛融李崧王延裴皞諸人而獨稱王仁裕和凝爲文章宗匠以饒著作故第五代兼長詩文者實僅僅二子考凝詩詞槩多僂襲仁裕叙述亦萎蕸無大過人自餘可見劉昫賈緯並以史稱緯書不傳而昫舊唐書近頗行世或以勝新史余不敢知然唐事以徵者賴以參考云又胡嶠陷虜記今附載五代史契丹末嶠石晉人

詩數雜編卷四

雜編

十六

詩數

雜編五

閨餘中

南史

東越胡應麟著

宋人詩最善入人而最善誤人故習詩之士目中
得容易着宋人一字此不易之論也然博物君子一
物不知以爲已窺矧二百年間聲名文物其人才往
往有瑰瑋絕特者錯列其中今以習詩故槩捐高閣
則詩又學之大病也矧諸人製作亦往往有可參六
代三唐者博觀而慎取之合者足以法而悖者足以
懲卽習詩之士不容盡廢乎今蒐諸詩話考列姓名
并銓擇其篇句之可觀者于後度南而後世所厭薄

詩數雜編卷五

雜編五

此特詳焉要以爲考見古今助而不顯備詩家也

楊文公談苑云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聞士
大夫多矣能詩者甚鮮如楊徽之徐鉉梁周翰范宗
黃夷簡皆前輩鄭文寶薛映王禹偁吳俶劉師道李
宗諤李建中李維姚寶臣陳堯佐悉儕流後來著聲
者如路振錢熙丁謂錢易梅詢李拱辰爲朱嚴陳越
王曾李堪陳詒呂夷簡宋綬邵煥晏殊江任焦宗古
錢惟演昭度楊牧之林逋周啓明劉筠並工詩也
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粵禹州之楊徽三朝恩澤
馮唐老萬里江山賀監歸宿雨一番疏甲拆春山

幾焙茗旗香

宋周

失意慣中遷客酒多年不見侍臣

花

鄭文

黃雀晨霞傍樓起頭陀青艸繞碑荒晨瞻

北斗天何遠夢斷南柯日漸沉道師山程授館聞鴻

夜水國還家欲雪天中李建謫去買生身健否秋來潘

岳髯班無維李崔歸已改新城郭牛臥重尋舊墓田熙

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怨王孫取次生簡奇材劍客

當前隊麗賦騷人託後車緩宋南陽客自稱龍卧東魯

人應歎鳳衰古焦宗東北風吹大庾嶺西南日映小寒

天錢昭青鳥不傳王母信白鵝曾換右軍書鄭楊南雪

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雁連天錢惟梨園法部兼

胡部玉輦長亭復短亭劉子金鑾後記人爭寫玉署

新碑帝自書李宗部吏百函通爵里從軍千騎屬縈

韃陳堯九萬里鵬重出海一千年崔再歸巢丁

右楊大年所紀慶曆以前人才略備內李西臺以書

顯宋宣獻以學稱呂許公以業者皆不名能詩今摘

其句誠有過人處徐鼎臣鄭文寶本南唐人王元之

林君復非西昆體亦與列者蓋通一代詩之不專同

調同事也朝臣而不及李文正後不及楊文舉處士

劉綜學士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餞因進呈章

聖深究風雅時方競尚西昆體親以御筆選其平淡

者得八聯鳳駕都門曉涼風苑樹秋通秋聲和暮角

膏雨逐行軒李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情錢惟塞垣

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吳汾水冷光搖畫戟

蒙山秋色鎖層樓孫極目關河高倚漢順風鷗鷺遠

凌秋劉按談苑外又有諸人其盛如此

晏同叔自以梨花柳絮取稱然實西昆之一也冰從

太液池邊動柳向靈和殿裏看靈和字面稍僻又于

柳不切遂落西昆余為易作長楊便了無痕迹蓋太

液切冰長楊切柳本天生的對彼嫌其熟稍進釐毫

頃成千里此西昆與老杜分界處初不在用事間學

者當細酌也

熙豐以還亦有作昆調者歐陽公組甲光寒圍夜帳

彩旗風暖看春畊介甫初學水仙騎赤鯉竟尋山鬼

從文狸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是

也

古今詩人窮者莫過于唐而達者上甚于宋漢蘇李

魏劉王晉阮左北溫邢輩皆阨窮摧折顧宋至飢寒

也唐世則飢寒半之宋諸名公健梅聖俞陳無已以

窮者自餘雖處士亦泰然終身漫錄烜赫于左

李文正張忠定呂文穆晏元獻陳文惠錢文僖宋宣

獻宋元獻呂許公冠萊公陳恭公王沂公龐穎公韓

魏公范蜀公司馬公范文正歐文忠王岐公王文公

韓持國胡文恭呂忠穆趙忠簡陳去非葉少蘊趙忠

定周益公文信公皆執政能詩者也

按右宋諸鉅公李明遠晏同叔陳希元錢思公宋公

序冠平仲韓稚圭歐文忠王禹玉胡武平王介父陳

去非世多悉其能詩者呂文穆末第時人稱其詩于

胡秘監陳執中題柳一絕見詩話甚佳張乖崖高廟

二絕頗豪呂文靖夷簡王沂公曾在西昆派見文公

談苑司馬范二文正並大儒然涑水有詩話而希文

詩數雜編卷五

雜編五

四

篇釋時為好事播傳龐穎公范蜀公並見溫公詩話

呂忠穆葉少蘊詩見方氏律髓忠定忠簡二聯雜見

諸說持國平園咸負聲稱信公雖氣誼赫赫詩律工

盧多遜丁公言夏英國蔡持正元厚之皆執政能詩

然品格邪詭不得入前流就中若丁晉國謂其才情

足上下寇忠愍當時不入相居然宋初一雅士惟食

冒富貴遂至不敢望魏楚林逋惜哉二陳禹王

亦似未能盡免夏文莊最稱才美今傳者寥寥云

次則王元之楊大年梁周翰楊仲猷趙師民李建中

宋景文余希古晁文元劉子儀錢希白曾子固子開

梅昌言劉原父蔡君謨鄭毅夫蘇文忠文定曾公襄

張芸叟王安中曾吉父呂居仁汪彥章尤延之范至

能洪景盧等皆侍從清顯大抵熙豐前詞人多達景

德前達者彌眾紹述後執士多窮淳熙後窮者愈繁

仕不甚達并名不甚傳者陳亞權審黃庶黃台滕白

李絢楊諤王琪司馬池才仲才叔冠國寶周知微俞

汝尚杜默鮑當陳克王鑑杜常耿仙芝張子厚蔡天

任天啓楊備億盧載崔鷗魯交等別見者不備錄

南度前隱居不仕則郭震楊朴魏埜林逋李樵种放

徐積邵雍曹汝弼黃知命王昂王初等諸人南度後

詩數雜編卷五 雅編五 五

江湖流派斗重管計風軌蕩然矣古皆有句釋遺事散見羣書者

宋世人才之盛出慶曆熙寧間大都盡入歐蘇王

三氏門下今略記其灼然者曾直自爲江西初祖

韓維圭宋子京范希文石曼卿梅聖俞蔡君謨蘇明

允余希古劉原父丁元珍謝伯初孫巨源鄭毅夫江

鄰幾蘇才翁子美等皆永叔友也歐于錢文傳爲僚屬要元惠爲門人

王岐公王文公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王深父客李子

直李清臣方子通等皆六一徒也

王平甫王晉卿米元章張子野滕元發劉季孫文與

可陳述古徐仲車張安道劉道原李公擇李端叔蘇

子容晁君成孔毅夫楊次公蔣穎叔等皆與子瞻善者

黃魯直秦少游陳無已晁無咎張文潛唐子西李方

叔趙德麟秦少章毛澤民蘇養直邢惇夫晁以道晁

之道李文叔晁伯宇馬子才廖明略王定國王子立

潘大觀潘邠老姜君弼皆從東坡游者

荆國所交則劉貢父王中父俞清老秀老楊公濟袁

世弼王仲至宋次道方子通門士則郭功父王逢原

蔡天啓賀方回龍太初劉巨濟葉致遠二弟一子俱

才雋知名妻吳國及妹諸女悉能詩古未有也

詩數雜編卷五 雅編五 六

呂居仁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

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德操徐俯洪

朋林教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

楊符謝邁夏颺林敏功潘大觀何顒王直方僧善權

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本其源流皆出豫章也

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煥燿一

世後之言詩皆莫能及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

多依放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

揚及覆盡兼眾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

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胡元任云

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眾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卓然成立者甚眾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者止數人而已餘無聞焉

右呂氏所列皆江西涪老派也陳師道足配享外潘徐韓謝洪高晁李江饒權可差見詩話餘罕稱者然當時率有集今者列左方元祐後靖康前詩流亦大槩盡此遺者無幾云

文獻通考江西詩派至一百三十七卷又續十三卷富矣世所傳何寥寥也劉潛夫云何人表顯潘仲達

詩數雜編卷五

雅編五

七

大觀有姓名而無詩王直方無可采陳后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不皆江西產也同時曾文清贛人又與紫微詩往還而不入派惜當時無人叩之

今考派中諸人有集見馬氏通考者謝無逸溪堂集

五卷謝幼槃竹友集七卷李彭日涉園集洪朋清

非集洪芻老圃集卷一洪炎西度集高荷蓮集卷二

徐俯東湖集晁冲之具茨集卷三汪革青溪集林

敏功高隱集林敏修無思集卷四潘大臨柯山集卷二

韓子蒼陵陽集三夏閱遠遊堂集卷二祖可饒節善權

各有集皆浮屠云諸人集無一傳獨王直方詩話在說易行集難久蓋古今然也

又居仁詩話載晁詠之西池詩旌旗太乙三山外車

馬長楊五柝中柳外雕鞍公子醉花邊紈扇麗人行

精鍊宏整足稱宋人佳句第一惜全篇不可見并識

此晁氏最多才說之詠之冲之補之皆兄弟也

唐中葉後詩文異驅宋文人乃無弗工詩者王元之

楊大年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黃魯直陳無已張

文潛等輩烜赫上論王禹玉宋子京蘇子美晏同叔

唐子西楊廷秀陸務觀輩皆其人也明允子由子固

詩數雜編卷五

雅編五

八

亦俱有篇釋非漠然者

晁補之在大君子中獨不以詩名而詩特工詞亦可

喜又世絕不名其書今褚枯樹賦有其跋字畫雄放

信名下士也秦少游當時自以詩文重今被樂府家

推作渠帥世遂寡稱

宋諸人詩掩于文者宋景文蘇明允曾子固晁無咎

掩于詞者秦太虛張子野賀方回康與之掩于書者

石延年蔡君謨掩于畫者王晉卿文與可掩于儒者

朱仲晦呂伯恭掩于佛者晁文元饒德操掩于學者

徐鼎臣劉原父掩于行徐仲車魏仲先掩于勲者

寇平仲韓稚圭掩于節者胡邦衡文信國掩于奸者
丁朱厓蔡持正掩于佞者夏文莊曾子宣掩于兄者
王平甫掩于弟者蘇才翁掩于詠者陳亞掩于諱者
劉攽掩于誕者惠洪掩于顛者米芾諸人皆實有篇章非漫拈者
惠洪詩話譏蘇明允曾子固皆不能詩然明允晚歲
登門最不才一篇典實豪宕實佳作也子固如方氏
律隨所收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眾星高足爲
佳句方氏舍之而取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
東風及風吹玉漏穿花急人倚朱闌送目勞二聯此
皆詞耳然則謂二君不能詩豈公論哉

詩數雜編卷五

雜編五

九

子由亦有篇什然不甚當行如前所稱明允一律絕
未覩而宋人有以爲勝子瞻者方氏律隨取其說大
謬也

甲秀堂坡一帖云邁往宜興迨過隨行迨論古今事
廢興成敗稍有可觀過作詩楚辭亦不凡也陳無已
送迨詩眞字飄揚今有種清談絕倒古無傳過颶風
賦鼠鬚筆詩各奇偉可謂過得坡筆迨得坡舌不知
邁何所得也續考坡集有與邁聯句自擬杜氏父子云

黃門長子遲建炎中知婺因家吾郡二子籀簡皆能
詞籀有雙溪集簡有山堂集見吳正傳詩話餘多仕

顯至明蘇伯衡遂以文著一代而詩亦工蘇氏之盛
易世猶昌如此

李定舒亶世知其爲凶狡且賴而不知其留意文學
者置有賦載呂伯恭文鑑又梅花二律見方萬里律
隨如短笛樓頭三弄夜前村雪裏一枝香頗自成調
李定宋有四人其一晏元獻甥字仲求洪州人文亦
奇蘇子美爲賽神會李欲與蘇以其任子也却之李
慚憤致興大獄梅聖俞所謂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
實是也然則二豎非憐然筆墨不識一字之流徒以
伎害名流姓滅字毀鄰慮路粹蓋亦同然可不戒哉

詩數雜編卷五

雜編五

十

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卽興大獄害蘇子瞻
者與劾蘇子美李定相望後先數十年中事二人同
名姓同爲朝士同誣陷文章士所陷同蘇姓同兄弟
齊名者蘇欽與兄才翁亦稱二蘇又同以書名一代同置獄同貶
竄古今奇特有此然嘉祐中又有李定濟南人嘗巡
歷天下諸路老子正卿見詩話補遺又神宗時有吏
將李定見沈氏筆談百年內同姓名四人古今奇特更若
此又漢書李通傳蜀先主紀各有李定是古今有六
李定也世人第熟其一二三則駭庸知宇宙間大自
糾紛余閱諸史傳茲類彌衆于同姓名考詳之

楊廷秀云自隆興以來詩名世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鑑趙蕃劉翰黃景說徐仰道項安世輩豐美夔徐賀汪經方翦云云右楊氏所叙南度詩人後惟列尤楊范陸爲四大家蕭東夫似不稱林謙之絕無傳今四家詩存覺延之亦非三君敵也餘子趙昌父黃景說差著他率卑卑然南度作者殊不止此今博考于下方已見顯達中者不備錄陳去非胡邦衡李泰發朱少章喬年逢年仲晦王民瞻劉彥冲歐陽鈇康伯可劉改之姜特立周尹潛姜光彥游伯莊康伯可張孝祥馬莊父韓元吉張澤民戴復古劉潛夫王武臣高九萬黃子厚喻汝楫李大方曾景建王從周葉清逸孫季蕃武允蹈于去非徐思叔危逢吉甄龍友杜小山路德章敖陶孫蕭彥毓游寒岩嚴坦叔黃孔暘方巨山路周公謹伯弼方萬里胡元任嚴羽卿劉會孟謝臯羽永嘉四靈杜氏高五大抵南宋古體當推朱元晦近體無出陳去非此外略有三等尤楊四子元和體也徐趙四靈大中體也劉戴諸人自爲晚宋而謝翱七言古時有可采者馬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劔南

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右見涑水詩話余前考九僧不能盡得其地今并列于北諸人蓋皆與冠平仲楊大年同時其詩律精工瑩潔一掃唐末五代鄙俗之態幾于升賈島之堂入周賀之室佳句甚多溫公蓋未深考第自五言律外諸體一無可觀而五言律句亦絕不能出草木蟲魚之外故不免爲輕薄所困而見咲大方然詩固不當泥此歐蘇禁體元白唱酬疲竭才力何與風雅迺束縛小乘者又不可不知許洞公案漫兩發之許爲近體諸僧咸閣筆云慶厯間與歐石交者秘演熙寧間與蘇黃交者道潜及仲殊契嵩而善權祖可列江西派惠詮詩見和子瞻惠洪詩見賞曾直志南詩受知元晦宋初則潘逍遙元豐則饒如璧皆士人也又懷璉景淳清順圓悟遵式善珍可士等各散見詩話中宋詩四大家集此詩勝集南渡之末忠憤見於文詞者閩謝臯羽臨林德賜皆有集行世然當時義士甚衆不僅僅二子也余嘗於里中吳正傳遺裔家得手錄谷音二卷乃杜本伯原輯宋遺民之作凡二十二人詩百首杜皆紀其行略

率豪俠節介有大志而不遂者當元并海內日或上書或伏劔或浮海或自沉其不平之鳴往往洩於翰墨所傳諸古選歌行近體太平學杜時逼近之以詩道否於宋世而國亡之日乃有才志若諸子亦一時之異也余恐遂湮沒不傳因節錄大槩于此其詩之合作者若程自修痛哭行冉琇宿金口元吉夜坐王翦秋漲嚴道立酬蘭五張琰出塞丁開歲暮虞天章宿峽口等篇氣骨咸自錚錚不能備錄

陸放翁一絕老去元知世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

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忠憤之氣落落二

詩數 雜編卷五

十三

十八字間林景熙收宋二帝遺骨樹以冬青爲詩紀之復有歌題放翁卷後云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却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每讀此未嘗不爲滴淚也

程克勤所編宋遺民錄凡十一人王鼎翁謝阜羽方韶卿唐玉潛林景熙汪大有龔聖予張毅夫吳子善梁隆吉鄭所南鼎翁嘗爲文生祭文信國毅夫即函致信國首者聖予爲文陸二公作傳而汪嘗以琴訪信國獄中梁鄭皆義不仕元方吳二子並吾婺人與謝翱善翱慟哭西臺實相倡和景熙玉潛收故主遺

骨世所共知諸人率工文詞不但氣節之美今林謝

詩集尚傳汪鄭二子詩附見集中咸足諷咏然同時

劉會孟黃東發亦以宋遺民不仕元學行尤卓

甚矣南度義士之衆也吳正傳詩話載史蒙卿一律

云宮花攢曉日仙雀下雲端自是傷心極那能着眼

看風沙兩宮恨煙草入陵寒一樹孤臣淚秋霖對不

乾絕與谷音諸作相類又孫應時一聯云秋聲搖落

日野色蕩寒雲

龔開聖予善畫馬吳正傳記其數詩末一絕云一從

雲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瘦骨夕

陽沙岸影如山皆宋遺民錄所不載又李珣贈汪大

有云淚傾東海盡愁壓北邙低

方鳳吳思齊詩亦散見禮詩話皆發人

林景熙字德暘東甌人宋亡入元不仕遺集二卷今

傳其戀戀宗國之意蓋未嘗頃刻舍也五言律如老

淚遺陵水鄉山出海雲烟深凝碧樹草沒景陽鐘七

言如衣冠洛社浮雲散弓劔橋山落照移宦歸尚覺

逢城是鵲老空聞蜀道難雖不甚脫晚宋亦自精警

集中大半此類忠義氣槩落落簡編有足多者

林收二帝遺骨或謂唐珏王潛紀載紛紛頗難懸斷

第以冬青詩唐作則未然此詩在林集與他歌行絕

詩數 雜編卷五

十四

類蓋二家同創此舉遂以林作附會于唐耳

吾邑唐詩人惟舒元興釋貫休二家當南渡則杜氏五人煥伯高旒仲高旂叔高旒季高旒幼高才氣烜赫一時歌行近體雖沿溯宋習而奇思湧疊非劉改之輩下惜時方崇尚議論莫能自拔才則不可掩也

伯高白頭吟云長安春風萬楊柳新人妖妍舊人醜貧賤相從富貴移舊時憤鼻今存否長門作賦價千金不知家有白頭吟仲高金谷行云君因妾死莫嗔怨妾死君前君眼見高樓直下如海深白玉一碎沙中沉平時感君愛妾貌今日令君知妾心語意皆

詩數雜編卷五

雜編五

十五

宋人詩話歐陳雖名世然率記事間及詆諆得數名言耳劉貢父自是滑稽渠帥其博洽可觀一班司馬君實大儒是事別論王直方拾人唾涕然蘇黃遺風餘韻賴此足徵葉夢得非知詩者億或中焉呂本中自謂江西衣鉢所記甚寥寥唐子西錄不多其中頗有致語亦不可盡憑葛常之二十卷獨全頭巾疊疊每思讀之難竭尚似孫小兒強作解事面目可憎許彥周迂腐老生朱少章湮沒無考洪覺範浮屠談詩而誕妄全出在彼法當墮無間獄中陳子象掇拾遺碎時廣見聞張表臣獨評自作詩大堪抵掌自餘竹

坡西清等種種胜無惟楊大年談苑紀載差博覈可

采

南度人才遠非前宋之比乃談詩獨冠古今嚴羽卿崛起燼餘條除榛棘如西來一韋大暢玄風昭代聲詩上追唐漢實有賴焉惟自運不稱故諸賢略之劉辰翁雖道越中庸其玄見遂覽往往絕人自是教外別傳騷場巨目劉坦之雖識非高邈風雅一編大本卓爾初學入手所當亟知三家皆唐世未有胡元任議論時佳若阮氏總龜黃氏玉屑但類次前聞而已

詩數雜編卷五

雜編五

十六

劉辰翁評詩有妙理如杜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劉云此語投贈中有氣若登高覽勝則俗矣按杜登覽詩如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類何嘗不佳第彼是本色分內語惟投贈中錯此則句調尤覺超然此當通之意外未可以蹊逕論也

早朝詩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劉云帖子語頗不痴重秋興詩雕闌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樯起白鷗劉云對偶耳不足為麗皆有深致余每謂千家註杜猶五臣註選辰翁解杜猶郭象註莊即與作者語意不盡符而玄言玄理往往角出盡拔驪黃批

壯之外昔人苦杜詩難讀辰翁註尤不易省也

杜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劉云金波綺席如此破碎謂之不謬不可至王禹玉用其格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頃覺新奇後來述者益衆實杜爲開山祖第劉評尤不可不知

張文潛以杜洵洵戲蝶過閑慢爲開慢曾閃朱旂北斗閑爲殷皆非是論詩最忌穿鑿當觀古人通篇語意文勢庶得之惟恐濕漢旌旗劉從失字爲近

老杜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螢劉註云謂鳳飛于高何物小兒政是人名戲筆如李白桃紅類余以高鳳

詩數難編卷五

雜編五

十七

不作人名亦自可第杜本意用聚螢故引高鳳作對不然則聚螢全不相關此惟深於詩又深於杜者得之諸家何解會此然以爲警句則非也蓋聚螢本趣韻高鳳又趣聚螢總之非出經意必欲對聚螢何患無佳事佳語耶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本自眼前語劉嘆其誇註云破字猶言近萬非也下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言自料雄敵植親耳劉以爲他人不能敵者惟有子建近之皆求取太深失其本意

杜課伐木語多難解而令宗武誦又作詩催宗文樹

雞柵劉云宗武誦前詩宗文樹此柵皆苦事殊可發一笑也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劉註此甫謙詞以答柳侯尊已本涉用意而今爲名言由世之談道者借甫自文不可不辨每閱劉註必含蓄遠致與杜詩互相映發令人意消

南渡時天彗少章者吾郡人嘗評唐百家詩多切中語而詩流罕見稱述今節錄於左方高常侍詩有雄氣雖乏小巧終是大才岑嘉州與工部遊皆唐人巨擘也王昌齡尤所寶玩李頎於諸人中尤有古意沈

詩數難編卷五

雜編五

十八

千運王季友尤老成自儲光義而下常建崔顥陶翰崔國輔皆開元天寶間人元和而後雖波瀾闊遠動成奇偉而求如此邃遠清深不可得也

楊巨源清新明麗有元白所不能至者武元衡令狐楚皆以將相之重聲蓋一時其詩宏毅闊遠與瀾橋

驢子上者異矣錢起屢擅場盧綸李益中表酬倡大厝十才中號爲魁楚司空文明結思尤精二皇甫亦

鐵中錚錚戎昱多軍旅離別之思語益工意亦

盧仝奇怪賈島寒澁自成一家張祐趙嘏集多律詩蓋小才也于鵠曹唐侯蟲自鳴耳許用晦工七言然

原缺

詩數

雜編六 閨餘

中州

東越胡應麟著

語詩于宋元卑卑甚矣即以詩夫孰曰不然完顏氏國宋元間夷而閨者也謂完顏氏有詩以論詩流大駭通古之士且重疑之雖然語其極十五國風外皆駢拇也要以全舉宇宙之詩則言兩漢不得舍六朝言三唐不得舍五代言宋元不得置遼金大河清洛之都四帝所培植良厚完顏入而有其氓黎而重之大定之治衣冠之度南而未盡薦紳之留北而思歸豪雋之崛起而靡賴者正史所傳雜談所錄蓋班

詩數雜編六

雜編六

一

班馬格調則中州一集恍忽大都雖殘膏絕響而篇什具在必以無詩弗可也余束髮治詩上距成周下迄蒙古備矣則金百年內不得獨遺以世所尤略也因特詳其人頗采其語而耶律氏有可掇拾亦附姓名焉

王長公云元好問有中州集皆金人詩也如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松年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周常山昂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大旨不若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宇文虛中字叔通蜀人高士談字季默俱有集見金

史以下並節畧金史原文及宋元雜說諸人集無傳者故不復評其得失云

蔡松年字伯堅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號

吳蔡體有集行世子珪字正甫亦能詩有南北史志等書十餘種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米元章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尤精樂府造語清婉有東山集十卷通考又有詞一卷

馬定國字子卿在平人初學詩夢其父與方寸白筆

遂大進有集行世

任詢字君謨易州人書為當時第一畫亦妙品評者

謂畫高于書書高于詩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詩歌樂府尤工號玉峰散人有

詩數雜編六

雜編六

二

集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有昆侖集

王兢字無兢彰德人博學能文善草隸工大字兩都

宮殿榜題皆兢手書士林推為第一楊氏丹鉛錄嘗

稱之

鄭子晦字景純英俊有直氣詩文亦然所著二千餘

篇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弟有天倪集

党懷英字世傑宋太尉進十一代孫能屬文工篆籀

當時稱為第一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能詩尤工書覺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罕及時人以渢配之號党趙有黃山集行于世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

楊用修升鉛錄以庭筠爲暮到宋人誤也金史傳其明

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子曼慶亦能詩并書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尤工絕句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襲前人

詩數雜編卷六

雜編六

三

人李純甫見之曰今世太白也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博學強記長于詩五言尤工有蓬門集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人張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詩名中孚有清漳集

龐鑄字才卿遼東人工詩奇健不凡

李純甫字之純弘州人幼穎悟異常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所著老莊中庸鳴道集解數十萬言今鳴道集解尚散見釋氏書宋太史景濂云金李純甫亦能言士也

王爵字飛伯大興人文法柳宗元歌詩俊逸效李白同時詩鳴者雷瑄侯冊王元粹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

伯仲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作詩有志風雅文刻意樂章與趙秉文李純父游

王若虛字從之有懶夫集

王元節字子元有遜齋集

麻九疇字知幾博通五經尤長易春秋文精密奇健詩亦工明昌以還稱神童者五太原常添壽四歲能

詩數雜編卷六

雜編六

四

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立晚尤邃于醫

元德明好問之父太原人有東岩集三卷

德明女爲女冠亦能詩見元人小說

以上諸人見金史文苑傳中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人幼穎悟自壯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所著淦水集三十卷七言長歌筆勢放縱近體

壯麗小詩精絕五言沉鬱頓挫字畫遒勁與楊雲翼

代掌文柄人號楊趙爲金士巨擘焉

元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奇崛而絕雕鏤巧縛而謝

綺靡五言高古沉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

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蔚為一代宗工所著詩若干

卷杜詩學東坡詩雅十餘種所撰金源實錄百餘萬

言好問金史不仕其品格特高金史二十卷已詳論於元世此但據金史三以上並金史列傳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博極群書流離顛踣一假詩以

鳴以下五八見宋景濂哀辭雷淵字汾金史亦有傳元祐之學又有薄叔款李馬知皆云能詩

雷淵字希顏為文章詩喜新奇飲酒數斗不亂與友

人高廷玉李純父號中州三傑

劉昂霄字景玄聰敏絕人學無不窺細瘦不勝衣幅

巾奮袖詞鋒如雲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博學能詩文與李汾同在史館

詩數雜編卷六 雜編六 五

汾得罪琯送之信陵以酒酬公子無忌填痛飲大呼

汾字長源太原人工詩雄健有法皆翫驕士也

中州集五言律句可讀者蔡荒前日雨菊老異鄉秋

煙塵偷塞迥風雨麥秋寒喬木蒼烟外孤

亭落照間綠漲他山雨青浮近市煙德退飛嗟宋

鷓鴣畏暑甚吳牛少時過桂嶺壯歲出榆關向人

如惜別入戶更低飛李致美高臺平竹紗幽逕入花

陰喬君蜃樓春作市鼉鼓暮催衙乾坤雙髻老

風雪數聲來趙周暗蛩侵壞壁低雁落寒郊設燎彤

庭敞懸燈玉殿深白首留他郡歸心繞故山

滹沱春水渡瀛海夕陽樓雪照潘郎鬢塵侵季子裘

曉烟明遠爨暮雪暗歸樵子夜風喧馬櫪秋

露冷雞棲史高風梧墮砌久雨竹侵廊長風

催雁北衆水避潮西地傾維水北山斷穆陵東

排律如吳彥高雞林書事李之純贈高仲常亦頗有

格大抵金人詩纖碎淺弱無沉逸偉麗之觀間采一

二欲以備當時之體而已或以諸子趙宋遺黎漠然

于宗國之感而從事詩歌者然中原淪沒已久而勃

興戎馬間俾腥膻之氣一洗而驟空之其功有足紀

也

詩數雜編卷六 雜編六 六

七言律如春風碧水雙鷗靜落日青山萬馬來元好

地形西控三秦險河勢南吞二華秋繡被斲同

巫峽夢銀鞍多負景陽鐘連昌庭檻惟栽竹卷盡

溪山半是梅萬里山川悲故國十年風雪老窮

邊劉無山色過秋渾作雨海聲迎暮欲吞潮積玉

未平鳩鵲瓦飛花先滿鳳凰城征雁久疎河朔

信小梅重見汝南花木落高城初過雁霜飛幽

館乍聞砧大槩七言律全篇過無能省遺山集

亦然諸句猶却方回今槩亦有意耳然其持故不易

也

李汾長源在諸人中稍有氣格如紫禁衣冠朝玉馬
青樓阡陌瞰銅駝汴水波光搖落日太行山色照中
原日晚豺狼橫路出天寒鵲鴉傍人飛昆侖劫火驚
人代瀛海風濤撼客查皆頗矯情年未四十而卒不
爾當出元裕之上

劉無黨差有老成意如客裏簿書慚老子詩中旗鼓
避元戎一首全不粘景物而格蒼語古即宋世二陳
不能過蓋金人雖學蘇黃率限離整惟此作近之

金人七言絕亦頗有篇什苦不落勝國後在諸體中

詩數雜卷六

雜編六

七

差爲佼佼今錄數篇餘可例推

李公度楚宮云離宮樓閣與天通暮雨朝雲入夢中
回首舊時歌舞地女蘿山鬼泣秋風呂唐卿李白醉
歸圖云春風醉袖玉山頽落魄長安酒肆迴怱殺中
官尋不得沉香亭北牡丹開馬子卿村居云籬落牽
牛作晚花西風吹葉滿貧家閉門久雨青苔滑時見
雙鳬下白沙李長源下第云學劍攻書漫自音回頭
二十六年非春風萬里衡門下依舊并州一布衣呂
信臣春月云柳塘漠漠暗啼鴉天鏡高懸玉有華好
是夜關人不寐一簾疎影上梨花高子文對雪寄友

人云簌簌天花落未休寒梅疎竹共風流江山一色

三千里酒力消時正倚樓劉鵬南宮詞云暖入金溝
細浪添津頭楊柳綠纖纖賣花聲動天街曉十二珠
樓盡卷簾周德卿卽事云楊花顛倒入簾櫳睡鴨香

消碧霧空盡日尋詩尋不得鴉鵲聲在夢魂中吳彥
高秋興云後園雜樹入雲高萬里長風夜怒號憶向

錢塘江上寺松窓竹閣瞰秋濤皆薄有唐人遺響

金人五言古如党世傑王仲澤吳彥高諸人大抵陶
杜蘇黃影響耳王元粹一篇頗似曾讀文選者

七言歌行時有佳什蔡正甫賢無間任君謨觀潮趙

詩數雜卷六

雜編六

八

德明秋山平遠圖王飛伯折楊柳雷希顏昆陽元夜

高獻臣飛將軍皆具節奏合者不甚出宋元下

侯丹君澤在金不知名短歌二章其醉中一首宛有

大人之作

党懷英趙飛燕寫真一首甚工又金山一章亦宋體
之佳者

大抵金諸人才具無出元好問者第格調亦不能高

金諸家詩集僅此尚傳趙秉文楊雲翼金巨擘製

作殊寡人穀李之純深研佛學王無兢精于題署王

庭筠妙于丹青博雅之士間染指焉党世傑才力英

英覺在諸子右吳彥高劉無黨趙文瑞李長源

次

金人一代制作不過爾爾固宋氏餘分閨位然戲曲

實為古今正始所謂董解元者迄不知其州里名字

嘗怪元裕之蒐獵雋髦殆盡此獨棄遺豈當時未崇

此道或董視元稍後出未之覩耶

金世諸主章宗于興起學士最有功然不聞製作惟

海陵數篇見程史今錄以資談柄題軟屏云萬里車

書合混同江南那有別提封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

吳山第一峰又有題岩桂驛竹述懷三絕過汝陰一

律亦奸人之雄也

亮又有詩驛竹述懷三絕過汝陰一
律亦奸人之雄也
范石烈子仁詞一篇見齊東野語

詩數雜編卷六

雜編六

九

翟欽甫者金人也眾飲清菴賦詩翟故拙起云為問

清菴何以清眾大笑續曰霜天明月照蓬瀛眾駭然

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角一聲

云眾遂

延之上坐

見說郭後四句亦清雅迥不類中州諸作
以稍寬舒不錄

元裕之妹亦能詩為女冠朝貴有欲娶之者元曰可

問吾妹其人即訪之方刺繡明吟曰補天手段豈施

張不許纖埃落畫堂傳語新來雙燕子移巢他處覓

雕梁其人自失而去

見說郭并下則俱同

靖康之變中原為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

紹興間關陝斃復有子驛舍得二絕云鼙鼓轟轟聲

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裝點春光

似去年

又一絕
不錄

又陳郁話映錄梁仲卿遼東一篇史

舜元昆陽一篇皆歌行史作尤悲憤可觀也

史舜元
亦見中

集

朱弁少章世知其節行而不知其能詩詩亦罕傳惟

元好問所選諸體略備蓋弁羈虜中歷歲詩皆中州

所作元取以鄭重其集耳五言律多整峭忠義之氣

勃鬱篇章匪直中州諸子即南渡不數見其句如已

負秦庭哭終期漢節回霜清穫稻日風急授衣天朔

晦中原隔風煙上已疑山藏千壘秀雲結四垂陰黃

詩數雜編卷六

雜編六

十

雲縈晚塞白露下秋空輪又初經漢光分半隱城不

知垂老眼何日覩龍顏誰知渡江夢日夜繞行宮皆

可取惜諸體非所長也

嘆馬角之不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

弁祭徽宗文也用修誤為洪忠宣忠宣松漠紀聞所

載韓昉諸制詞頗皆典厚可觀昉南人金史文苑傳

昉首列詩似非所長至夏國高麗等表文亦各成語

者蓋紀聞出洪适手錄記憶之間不無潤色也

滕茂實字秀穎吾婺人使金割三鎮不酬留雁門臨

歿作哀詩遺命刻石墓上書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元

以為吳人非是詩絕酸楚以宋調不錄然其人可重

也中州集又有滕七言律三首吳正傳謂是滕元發後元發本東陽人葬姑蘇

楊用修詩話載施宜生含咲花詩云百步清香透玉

肌滿堂皓齒轉明眉塞帷跛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

意時讀者多不知宜生何人按程史宜生福州人少

遊鄉校不利有僧鑑其相當大貴然毛皆逆生法必

合此乃驗因從范汝為范敗亡命入金金主亮校獵

國中一日獲熊三十六宜生獻賦有雲屯八百萬騎

日射三十六熊之語亮大喜擢第一驟拔至禮部尚

書來使宋漏亮南侵策歸而被烹其為人蹤跡奇甚

且于宋世事有闕而史逸之故節錄于左此詩亦頗

萬甲擊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

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

非烟古來國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此毛座過

龍德故宮詩也座字叔達平陽府人有平水人詩

集十卷行于虜境推商或携至者余偶得一紙可觀

者頗多序稱其父當宋大觀三年上舍及第後中宏

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

安節者蓋其父也右見趙與時賓退錄詩不能佳然

黍離之感具焉錄之

庚溪詩話載陳相之使虜於燕山驛壁間得一詞云

書劍憶遊梁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楫嫩漪何吳

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牆禁城外燕隨青步障絲惹

紫游韁曲水古今禁煙前後綠楊樓閣芳草池塘回

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霜欲遣當年遺恨頻

近清商聽出塞琵琶風沙淅瀝寄書鴻雁烟月微茫

不似海門潮信猶到潯陽右詞乃風流子必中原士

大夫淪異域者所作惜其後不題名氏其寓意有足

悲者

洪景盧云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出侍兒

佐酒中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

姬也坐客翰林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抨涕

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

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

州司馬青衫泪濕同在天涯此詞載容齋隨筆佳作

也玉林詞選亦采之激為米元章壻能書及詩文金

史有傳按帝有壻段拂字去塵米喜其名字與已合

以子妻之激字彥高米之壻激不知亦有取義否

遼太祖阿保機二子長曰突欲遼史名倍次曰堯骨後改名德

光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遼主滅渤海

渤海北海之地今哈爾濱

餘九中國之滄州景州名改爲東丹國以倍爲東丹

王其後述律后立次子德光東丹王曰我其危哉不

如適他國以成泰伯之名遂立石海上刻詩曰小山

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越

海歸中國唐明宗長興六年也明宗賜予甚厚賜姓

李名贊華以莊宗妃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東

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泛海歸華載書數千卷尤好

畫世傳東丹王千角鹿圖李伯時臨之董北苑有跋

宣和畫譜列其目焉

東丹王事見遼志及宣和畫譜重道畫跋陳雅通鑑續編等書

詩數雜

卷六

三

丹鉛錄又云契丹太祖初立卽祀孔子從其太子倍

之請也祀孔子而黜佛尤爲高識又繪古直臣象爲

招諫亦可嘉也右俱見楊用修集夷中有人若此在

中國不多見者然余讀遼史倍知太后意乃率群臣

讓位于德光德光反疑之遂因唐明宗招浮海至中

國常思其母問安不絕其器識高遠而行誼純至迺

兩用修未能盡述并志之

楊用修北史有說此說北

史又載倍居國日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

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延熾之術嘗譯陰符

經善畫本國人物俱入秘府其才執多方又如此足

爲五代人物第一世但知保機德光輩惜哉

平王隆先聰明博學有閨苑集行于世

以下並據遼史原文

耶律屋質博學知天文

耶律良讀書醫巫閭山進秋游賦又進捕魚賦上嘉

之

耶律資忠博學工辭章著兔賦寤寐歌爲世所稱

耶律八哥幼聰慧書一覽輒成誦

耶律學古穎悟好學工譯鞬及詩

耶律庶成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于詩尤

工有詩文行于世進四時逸樂賦遼主嘉之

詩數雜

卷六

四

耶律庶箴庶成弟亦善屬文

耶律瀟魯庶箴子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

字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父庶箴嘗寄戒諭詩蒲

魯答以賦衆稱其典雅

耶律韓留工爲詩應詔進述懷詩上嘉歎之

耶律唐古廉謹善屬文

耶律儼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經籍一覽成誦修遼

實錄七十卷

耶律官奴沉厚多學于本朝世系尤詳不仕以觴咏

自娛與蕭哇稱二逸見卓行傳

道宗后蕭氏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

天祚文妃蕭氏字瑟瑟善歌詩女直難作歌諷天

祚云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

塞奸邪之路兮選賢臣直須卧薪嘗膽今激壯士之

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云

鐸盧幹幼警悟沉毅好學善屬文作雉鳴古詩三章

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

劉仲少穎悟長以詞翰聞

劉輝好學善屬文對策遇時病能直言

楊佶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舉進士第一任學

詩數雜編卷六

雜編六

十五

士文章得體與宋使梅詢輩唱酬咸稱賞之有登瀛

集

張孝傑侍遼主秋獵賦雲上于天詩遼主甚寵之

楊皙幼通五經大義聖宗聞其穎悟詔試詩授秘書

郎

劉景資端厚好學能文孫六符有志操世其家

遼史文學傳四人製作不可得聞也錄其姓名于後

耶律韓家奴字休堅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幹仕晉爲中書舍人晉亡入遼遼主欲建太宗功

德碑曰非李幹無可秉筆者文成以進上悅加禮部

尚書按通志略有李氏應歷集十卷卽幹作傳中國

者晉張礪亦入遼見五代史應曆遼年號又胡礪有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時馬唐俊有文名適上已被襖

水濱鼎偶造席唐俊置下坐欲以詩困之鼎援筆立

成唐俊訝其敏妙遂定交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

耶律孟簡字復易六歲父出獵命賦曉天星月詩應

聲而就父大奇之

耶律谷欲字休堅冲澹有禮法工文章

耶律氏小字常哥幼秀爽有成人風長操行修潔自

詩數雜編卷六

雜編六

十五

誓不嫁能詩嘗作文以述時政樞密使耶律乙辛愛

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風之

楊文公談苑載契丹通事舍人劉經一聯云野韭寒

猶長沙泉晚更清又談苑載遼人一聯父子並從蛇

神沒弟兄空望塵門悲見總龜

詩數

詩數

續編一

國朝上

洪承

成弘

東越胡應麟著

自三百篇以迄於今詩歌之道無慮三變一盛於漢再盛於唐又再盛於明典午創變至於梁陳極矣唐人出而聲律大宏大曆積衰至於元宋極矣明風啓而制作大備

國初稱高楊張徐李迪風華穎邁特過諸人同時若劉誠意之清新汪忠勤之開爽袁海叟之峭拔皆自成一家足相羽翼劉崧貝瓊林鴻孫養抑其次也

國初聞人率由越產如宋景濂王子充劉伯溫方希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上

一

古蘇平仲張孟兼唐處敬輩諸方無抗衡者而詩人則出吳中高楊張徐貝瓊袁凱亦皆雄視海內至弘正間中原關右始盛嘉隆後復自北而南矣

徐氏詩評曰金華胡仲申之雄壯蘇平仲之豐腴宋景濂王子充之純雅太牢之味藜藿自別弁州筆記

曰宋王二氏雖以文名而詩亦嚴整妥切則婺中諸君子冠冕國初不獨其文也他如方希古張孟兼唐

處敬皆篇什不乏劉伯溫又文掩於詩矣

大槩藝諸君子沿襲勝國二三遺老後故體裁純正詞氣充碩與小家尖巧全別惟其意不欲以詩人自

命以故丰神意態小減當行而吳中獨擅今海內第知其文矣

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溫閩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於孫養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

高太史諸集格調體裁不甚逾勝國而才具瀾翻風骨穎利則遠過元人昭代初雅堪禘禘而弘正諸賢楊權殊不及之用修詩鈔始加蒐輯至兩瑯琊咸極表章衆論遂定然高下便應及楊徐張二子遠矣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上

二

楊孟載結客少年行用沈君攸體如豪名獨擅千秋社俠氣平欺蹴鞠場白璧一雙酬劍客明珠千斛買胡娘金丸挾彈章臺左寶騎聞筆太液旁梅子隔牆羞擲果桃花深院笑求漿等語視沈作遠過之又岳陽一首壯麗欲亞孟浩然其末句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尤爲膾炙然元調未除正坐此音節迫促故也

季迪下劉青田才情不若楊之孟載氣骨稍減汪忠勤以較張徐諸子不妨上座絕句小詩特多妙詣但未脫元習耳旅興等作有魏晉風足爲國朝選體驅

仲默於國初特推袁海叟其詩氣骨出高楊上才情
大弗如也閩林員外子羽諸體皆工五言律尤勝合
處置唐錢劉不復辨別甘瑾浦源藍智皆有可觀
高廷禮擬早朝大明宮及送王李二少府詩如旌旗
半捲天河落閭闔平分曙色來清川雨散巴山出大
澤天寒楚樹微殊有唐風國初襲元此調罕覩

子羽七言律如珠林積雪明山殿玉澗飛流帶苑牆
諸天日月環龍袞九域山河拱象筵納經雁宕千峰
雪定入蛾眉半夜鐘雲邊夜火懸沙驛海上寒山出
郡樓皆氣色高華風骨適爽而諸選詩家例取其堤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上

三

柳欲眠鶯喚起官花乍落鳥啣來等句迺其下

者耳

國初三張以寧光弼仲簡以寧氣骨豪上國初寡儔
藻繪略讓耳光弼仲簡亦有佳處然率與元人唱酬
故明風當斷自高楊作始若廉夫大樸輩俱鼎盛前
朝無聞當代掠其餘剩尤匪所宜

吾邑與諸公同時者吳正傳禮部子大士沉最爲
太祖眷遇然初不以詩名余往甚忽之近得其遺集
雖儒生本色時露而高華整肅體格天成合處詎出
常時名家下惜全篇完善差寡輒句摘之以俟賞音
其讀史十咏如黃石履云躡劉舒國步蹴項立炎基

中郎節云窖中同卧雪海上共驅羊子陵裘云大澤
垂綸夜東都繪象時諸葛扇云白旄麾牧野赤幟指
咸陽太白靴云遠遊觀宇宙高舉躡星辰中散琴云
新聲鳴廣厦雅曲奏閒房皆用事精切神州十咏北
闕雲云縈風細作千行紫捧日高騰一朵黃居庸翠
云春雲映處屏如畫御輦來時色欲流內苑花云萬
年枝上紅雲擁五色屏前繡幙開都門柳云萬樹連
營春細細千條夾岸雨絲絲禁城鐘起句華鯨飛舞
出滄溟直上中天望闕鳴上林鶯結句飛飛更向高
枝語三十六宮春畫長尤爲俊爽他若風清霧捲明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上

四

東壁野迥天垂出太行星環太乙尊黃道日麗層霄
映翠華九成殿上飛金雀萬歲山中舞碧鸞視草玉
堂蓮炬絳絢細書金匱竹編青國初殊自錚錚而諸選
絕不及之

宋承旨不喜作六朝語而思春曲十韻如南浦沉書
傳素鯉東風將恨與新鶯物華半老胭脂苑春霧輕
籠翡翠城因彈別崔心如剪爲妬文鴛繡幙成陽臺
樹密朝霞迥巫峽潮回暮渚平等句特精工流麗與
孟載詩皆七言排律妙倡第稍異唐調耳

仲舒春夜
詞采桑曲

國初婦人僅金華宋氏一篇自云太史同宗其詩甚長瞻雖格不能高頗真朴濃至脫元習至處境之逆殉夫之誠奉姑之孝咸備厥躬蓋前代未覩者

孫仲衍驪山老妓行濃麗繁富殆過千言而中多猥冗蓋歌行雖極長瞻而精嚴不失逸宕之內而紀律森然乃爲可貴不然卽萬言易與耳孫同時嶺南黃哲亦長七言古才情少劣氣骨勝之

自方正學死事海內諱言其文近始大行褒顯而祠廟尚缺萬曆中侍御蕭公廩督學滕公伯輪郡守吳公自新合筴創宇臨安四方忠義大快當時死事諸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上

五

臣若練子寧周是修程本立茅大方黃叔英顏伯瑋黃觀卓敬姚善胡閏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永樂中姚恭靖楊文貞文敏胡文穆金文靖皆大臣有篇什者頗以位遇掩之詩體實平正可觀

宣廟好文海內和豫雖大手希聞而名流錯出若曾子啓劉孟熙張靜之李昌祺及閩中諸王輩皆浸潤明風解脫元習然才俱不甚宏鉅非國初比

成化以還詩道旁落唐人風致幾於盡隳獨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嚴整高步一時興起李何厥功甚偉

是時中晚宋元諸調襍興此老砥柱其間故不也易國朝詩流顯達無若孝廟以還李文正東陽楊文襄一清石文隱瑤謝文肅鐸吳文定寬程學士敏政凡所製作務爲和平暢達演繹有餘覃研不足自時厥後李何並作宇宙一新矣

觀察開創草昧舍人繼之迪功以獨造驟乘其間考功以通方繼躅其後一時雲合景從名家不下數十故明詩首稱弘正然崔康但以文名敬夫獨長樂府自餘邊顧朱鄭之流遺集具在余備讀之總之派流甚正聲調未舒歌行絕句時得佳篇古風律體殊少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上

六

合作與嘉隆諸羽翼大槩互有短長也

李獻吉詩文山斗一代其手闢秦漢盛唐之派可謂達磨西來獨闡禪教又如曹溪卓錫萬衆皈依至品藻人倫則尚有不愜人意者如序徐昌穀集云大而未化故蹊徑存焉何元朗謂獻吉詩比之昌穀蹊徑尤甚王長公謂昌穀所未至者大也非化也世以何王爲篤論則獻吉非至言駁何仲默書云若詩如風螭巨鯨步驟雖奇不足爲訓然仲默詩溫雅和平動合規矩與李評殊不類又謂何百年萬里層見疊出今李集比類尚多於何所極稱張光世詩讀茱陵集

亦殊未見超遠非何徐比

獻吉送徐昌穀詩金華數子真絕倫謂宋王諸公也
偉哉東里廊廟珍楊文貞也我師崛起楊與李京口
長沙二相也弘正以前巨擘大槩盡之但送昌穀而
不及其本郡高楊輩豈謂尚存元調耶

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蚤慧兼斯
二者獨魏陳思次則唐王子安明何仲默二子風華
神秀絕自相當然子安尚沿六代綺靡仲默一掃千
秋茅塞其識與功不可同日語也

自昔文人厄運位遇通顯百不二三至以勲業自見

詩數續卷一

國朝上

七

者千古寥寥劉元海恥絳灌無文隨陸無武歐陽氏
慨元劉事業姚宋篇章蓋造物乘除大數應爾惟國
朝勲業才名兼者頗不乏人惟惺則劉文成密勿則
楊文貞靖難則于肅愍出塞則王威寧勘亂則王新
建平盜則林司寇行邊則楊太保禦虜則唐文襄治
水則朱司空定變則張司馬皆文武兼該聲實咸備
前代所罕覩者

弘正間宗工巨擘若李獻吉何仲默羅景鳴皆文人
兼氣節者崔子鍾王子衡薛君采皆文人兼學術者
弘正並推邊何徐李每怪邊品第懸遠胡得此稱及

讀獻吉送昌穀詩是時少年誰最文太常邊丞何舍

人仲默贈君采亦有十年流落失邊李之句則李何
於邊正自不淺余細閱當時諸家若仲昂德涵敬夫
子衡詩皆非長華玉繼之升之士選輩或調正格卑
或格高調僻獨邊視諸人差爲諸合不得不爾若君
采子業年宦稍後元非同列今總挈群集篤而論之
李何徐外偏工獨造必先觀察具體中行當屬功
國朝詩僧無出來復見心者宗泐有盛名而詩遠不
逮弘正以後緇流遂絕響若羽流則全未覩他旁流
亦俱不兢也

詩數續卷一

國朝上

八

楊用修格不能高而清新綺縟獨極六朝之秀合作
者殊自斐然如題柳七言律云垂楊垂柳挽芳年飛
絮飛花媚遠天金距鬪雞寒食後玉蛾翻雪煖風前
別離江上還河上拋擲橋邊與路邊遊子魂銷青塞
月美人腸斷翠樓煙風流蘊藉字字天成如初發芙
蓉鮮華莫比第此等殊不多得大槩錯絲縷金雕績
滿眼耳滇中作如春興八首語亦多工
楊五言律高柳分斜月長榆合遠天新水催飛鷁微
霜度早鴻等句置齊梁不復可辨庖言盛稱王稚欽
花月可憐春一首亦六朝語非盛唐也

用脩才情問學在弘正後嘉隆前挺然崛起無復依傍自是一時之傑第詩文則鉅釘多而鎔鍊乏著述則剽襲勝而考究疎大槩議論太高者力常不副涉獵太廣者業苦不精此古今通病匪獨用脩也

楊滇中最善張愈光張才與學遠非楊比特以

合調

自信陽有後論後生秀敏喜慕名高信心縱筆動欲自開堂與自立門戶詰之輒大言三百篇出自何典此殊爲風雅累余請得備論之夫燧人遐邇聲詩饒聞尼父刪修制作斯備夷考國風雅頌非聖臣名世之筆則田畯紅女之詞大以紀其功德微以寫厥性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

九

情曷嘗刻意章句步趨繩墨而質合神明體符造化猶夫上棟下宇理出自然此道既開後之作者卽離朱墨翟奚容措手東西二京人文勃鬱韋孟諸篇無非二雅枚乘衆作亦本國風迨夫建安黃初雲蒸龍奮陳思藻麗絕世無雙攬其四言實三百之遺參其樂府皆漢氏之韻盛唐李杜氣吞一代月無二然太白古風步驟建安少陵出塞規模魏晉惟行律絕前人未備始自名家是數子者自開堂與自立門戶庸詎弗能迺其流派根株灼然具在良以前規畫善無事旁搜不踐茲途便爲外道故四言未興則三

百啓其源五言首創則十九詣其極歌行甫道則李杜爲之冠近體大暢則開寶擅其宗使枚李生於六代必不能舍兩漢而別構五言李杜出於五季必不能舍開元而別爲近體盛唐而後樂選律絕種種具備無復堂與可開門戶可立是以獻吉崛起成弘追師百代仲默勃興河洛合軌一時古惟獨造我則兼工集其大成何忝名世上下千餘年間豈乏索隱甲詭之徒趨異厭常之輩大要源流既乏蹊徑多紆或南面而陟冥山或褰裳而涉大海徒能鼓聲譽於時流焉足爲有亡於來世其僅存者若唐李長吉之歌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

十

樊紹述之序記堂奧門戶竟何如哉

今人因獻吉祖襲杜詩輒假仲默舍筏之說動以牛後雞口爲辭此未覩何集者就仲默言古詩全法漢魏歌行短篇法杜長篇王楊四子五七言律法杜之宏麗而兼取王岑高李之神秀卒於自成一家冠冕當代所謂門戶堂奧不過如此古人影子之說以獻吉多用杜成語故有此規自是藥石非欲其盡棄根源別安面目也今未嘗熟讀其詩熟參其語徒執斯言師心信手前人棄去拾以自珍一時流輩互相標鵠將來有識渠可盡誣譬操一壺以涉溟渤何岸之

能登

馬軾者不知名而詩鈔載其送岳季方詩如五合瘴高煙蔽日兩孤雲濕雨鳴秋豐城劍氣東南起合浦珠光晝夜浮格特高華雄峻足爲嘉隆前驅不可以名取也

陳約之高子業集序云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內蘇豫縉紳之聲喜爲流易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詩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爲初唐之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上

十一

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縉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闐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笑也論國初及弘正而下格調之變無如此序之精當者

詩數續編卷一

終

詩數

續編二

國朝下

嘉靖

東越胡應麟著

洪永以至嘉隆國朝製作又四變矣吳郡青田織機綺縠一變也長沙京口典暢和平一變也北地信陽雄深鉅麗一變也婁江歷下博大高華一變也

永樂以後諸子變高楊者也見謂汰尖纖而就平實其流也庸冗厭觀嘉靖以前諸子變何李者也見謂略粗重而掇精華其弊也弱靡不振

初唐詞藻豐饒而氣象宏遠中唐格調流宛而意趣悠長嘉靖之爲初唐者豐饒差類宏遠未聞爲中唐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下

一

者流宛頗親悠長殊之藉使學之酷肖不過沈宋錢劉能與開元天寶競乎故取法不可不上也自此地宗師老杜信陽和之海岱名流馳赴雲合而諸公質力高下強弱不齊或強才以就格或因格而附才故弘正自二三名世外五七言律往往剽襲陳言規模變調粗疎澁拘殊寡成章嘉靖諸子見謂不情改創初唐斐然溢目而矜持太甚雕績滿前氣象既殊風神咸乏既復自相厭棄變而大厝又變而元和風會所趨建安開寶之調不絕如綫王李再興攢而大之一時諸子天才競爽近體之工欲無前古盛

矣

高子業視李何後出而其五言古律之工不欲作今人一字在唐不減張曲江韋蘇州矣孫山人五言律晚唐之卑弱者七言律晚宋之疎慢者僅歌行一二王稚欽才高一時而制作遂無入彀五言律稍成篇亦非上乘中年潦倒不能盡其才耶

嘉隆並稱七子要以一時制作聲氣傳合耳然其才殊有逕庭于鱗七言律絕高華傑起一代宗風明卿五七言律整密沈維足可方駕然于鱗則用字多同明卿則用句多同故十篇而外不耐多讀皆尺有所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下

短也子相爽朗以才高子與森嚴以法勝公實纘麗茂秦融和第所長俱近體耳

長興商也廣陵師也迪功夷也歷下尹也信陽顏也北地武也

弘正之後嘉隆之前之爲律詩者吾得二人曰皇甫子循之五言清空瀟灑酒色相盡空雖格本中唐而神韻過之曰嚴唯中之七言鍊鍛精工鑪錘盡泯雖格本中唐而氣骨過之

弘正五言律自李何外如薛君采之端麗溫淳高子業之精深華妙置之唐人毫無愧色然二君俱不能

七言律高蓋氣局所限薛由工力未加

于鱗七言律所以能奔走一代者實源流早朝秋興李頎祖詠等詩大率句法得之老杜篇法得之李頎屬對多偏枯屬詞多重犯是其小疵未妨大雅

紫氣關臨天地濶黃金臺貯俊賢多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少陵句也九天閭闔開官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王維句也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南州抗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李頎句也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下

三

空島嶼微青蓮句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祖咏句也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花迎劔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岑參句也凡于鱗七言律大率本此數聯今人但見黃金紫氣青山萬里則以于鱗體不熟唐詩故耳中間李頎四首尤是濟南篇法所自

弁州四部稿古詩枚李曹劉阮謝鮑庾以及青蓮工部靡所不有亦鮮所不合歌行自青蓮工部以至高岑王李王川長吉近獻吉仲默諸體畢備每效一體

宛出其人時或過之樂府隨代遺詞隨題命意詞與
代變意逐題新從心不踰當世獨步五言律宏麗之
內錯綜變化不可端倪排律百韻以上滔滔莽莽杳
無涯際五七言絕句本青蓮右丞少伯而多自出結
構奇逸瀟灑種種絕塵七言律高華整栗沉着雄深
伸縮排蕩如黃河溟渤宇宙偉觀又如龍宮海藏萬
怪惶惑王太常云詩家集大成千古惟子美今則吾
兄汪司馬云上下千載縱衡萬里其斯一人而已
美王公特拔新標異於四家七子之外古詩歌行勁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下

四

逸道爽宗吳李謝方之蔑如以配哲昆誠無愧色五
言律氣骨雖自老杜肯趣時屬右丞至七言律即右
丞不能脫穠麗而獨以清空簡遠出之詞直而意婉
語淡而致濃此格古未覩也唐人稱樂天廣大教化
主李益清奇雅正主二子不足當謂兩瑯琊可耳
余與友人拈二王律詩長公有花裏鳴絃千嶂色月
明飛鳥萬家春次公則飛鳥夜懸天姥夢栽花春映
赤城標長公有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咸陽日動搖
次公則星近長安多聚散雲深碣石易浮沉真勍敵
也

盧次梗詩華藻不如謝而氣勝之世但知其賦耳
七言律大篇于鱗華山四首元美咏物六十首皆古
今絕唱然于鱗四首之內軌轍已窘元美百篇之外
變幻未窮

獻吉仲默各有秋興八章李專主子美何兼取盛唐
故李以骨力勝何以神韻超學何不至不失雕龍學
李不成終類畫虎

李以氣骨勝微近龐何以丰神勝微近弱濟南可謂
兼之而古詩歌行不競

宗子相以歌行自負雖超忽飛動而嚙決相半人多

詩數續編卷一

國朝下

五

惜宗早夭未成余謂不然昌穀三十三仲默三十九
年才與宗上下皆卓然名家何得以未成論

徐子與七言律閎大雄整卓然名家惜少沉深之致
耳品格在明卿左子相右公實於諸子最早成律尤
溫厚縝密但氣格微弱秦雖流暢然自是中唐與
諸公大不同

少嘗見雜刻中子與七言律數篇工甚過晚年今集
皆不載

仲默昌穀外集殊不佳仲默是後人集其幼時未成
之作昌穀是後人集其初年未變之作于鱗遺集不

多却有絕佳者

中原自李何輩先達高子業以冲遠繼之嗣是作者雖偏什間存終非炳赫嘉靖中張助父最爲傑出諸公後當首稱

宋文憲子璉王忠文子紳並工詩發中一時之盛

國初如宋潛溪文章學問宋仲珩書名不直發中三絕皆可爲海內第一王司寇稱承旨雲蒸龍變天下共歸豐人翁謂舍人威鳳冲霄當代獨步卽異時定論可知而自其父子得之尤前代罕見也

高自標致前無古人論學問無如鄭漁仲論書畫無

詩數

國朝

六

如米元章而後人卒莫之許也二子氣質傲誕相近觀其著述無論是非可爲絕倒本朝楊用修論詩論學亦然而疎漏尤甚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杜之和賈大減王岑李之岳陽遠慚孟杜信陽比地並賦無題而獻吉偏工歷下琅琊俱咏雙塔而于鱗特勝皆一日之短長非終身之優劣

國朝學杜者獻吉歌行如龍跳天門明卿近體如虎卧鳳閣獻吉得杜之神明卿得杜之氣皆未嘗用其一語允可爲後學法

使事自老杜開山作祖晚唐若李商隱深僻可笑宋

人一代坐困此道後之作者鑒戒前規遂爲大忌國朝諸公間有用者束而未暢惟弇州信手匠心天然奏泊千秋妙解獨擅斯人觀察系興尤得三昧極盛之後殆難繼矣

皇甫子循以六朝語入中唐調而清空無迹楊用脩以六朝語作初唐調而雕績滿前故知詩有別才學貴善用

嘉隆一振七言律大暢邇來稍稍厭棄下沉着而上輕浮出宏麗而入膚淺巧媚則托之清新纖細則借名工雅不知七言非五言比格少貶則卑氣少嫺則

詩數

國朝

七

弱詞少淡則單薄句稍緩則沓拖國朝惟仲默于鱗明卿元美妙得其法皆取材盛唐極變老杜近以百年萬里等語大而無當誠然彼白雲芳草非錢劉劉言乎紅粉翠眉非溫李餘響乎去此取彼何異百步笑五十步哉

信陽之俊比地之雄濟南之高琅琊之大足可雄視千古然仲默爲大家不足于鱗爲家有餘

獻吉章法多縱橫才大不欲受篇縛也于鱗對屬多偏倚才高不欲受句縛也其故于鱗以易獻吉以避故二君詩格高絕而無卑弱之病然以是言律終非

本色當行遍讀杜集卽排律百韻未有不整儷者近
唯仲默元美伯玉明卿體既方嚴而格復雄峻學者
熟讀當無此病

李饒幻化而乏莊嚴何極整秀而寡飛動鳳質龍變
弇州其自謂耶

汪司馬伯玉以文章名天下中歲尤刻意詩歌五七
言近體盡刷鉛華獨存天骨雄深渾朴壁立嘉隆諸
子間自爲一家非俗眼所易識也其格調精嚴句律
整峭斲削鍛鍊之工幾于毫髮上遺恨深于少陵者
當自得之弟仲淹仲嘉並工詩競爽世稱二仲云

詩數編卷一

國朝

八

自北地濟南以峭峻遇物古人握沐之風幾于永絕
嘉隆間吳郡新都相繼崛起兩公德望位遇震曜一
世而皆下士急才後生一善必獎掖陶鎔孜孜若弗
及當代知名之士靡不出其門者司冠起任南都賓
客走白下歲數千人司馬奉太公家居車騎填委洪
中幾滿余于兩公俱通家子以踪跡迥絕又嬾慢不
能自通兩公曲加推引遂並辱國士之遇他可槩見
云司馬嘗借余金與余同遊中書余一言律同章極爲
長公所推余別有紀
中州李何一盛邇後浸微張中丞特起新蔡周旋琅
琊歷下間其天才絕出如龍泉太阿鋒不可犯王次

公絕推重之謂出宗徐上然不妄交游一日邂逅來
山人館讀余詩大擊節見賞余亦極意應酬遂爲愛
觀側目至徵色發聲追思頃成往事可一慨也

穆廟時寓內承平薦紳韋布操觚命簡家驥人璧雲
集都下余所獲游處者嶺南則黎惟敬歐楨伯梁思
伯吳下則文壽承周公瑕曹子念殷無美吳文仲信
陽則何啓圖燕市則劉仲修江右則楊懋功楚中則
陳玉叔劉子大丘謙之就李則戚希仲沈純父東越
則童子鳴康裕卿晉陵則朱在明安茂卿濠梁則朱
汝修吾里則祝鳴臯每花朝月夕文酒雍容窮極勝

詩數編卷一

國朝

九

事今半化異物矣

國朝武臣希習文事獨李臨淮惟寅崛起動曹中
折節海內人士宗附如歸王次公序其詩郭定襄後
一人咸謂實錄余以惟寅文雅尚當過之

近日詞場自吳楚嶺南外江右獨爲彬蔚與余交最
久者喻邦相胡孟弼朱可大喻如浙江觀潮雁宕天
台等作胡如天津望海匡廬彭蠡諸篇朱如泰岱嵩
高兩岳游稿皆高華雄邁與嘉隆相表裏

明宗室攻古文詞者嘉隆間惟灌父最博洽饒著述
余髫歲卽與交豫章用晦先鳴諸子勃起貞吉宗良

與余酬復特久一時競爽名家未易屈指盡也

陳京兆玉叔溫良樂易海內稱其長者尤喜汲引後學卽問巷岩穴有片善必孜孜稱述不容口所至戶屢恒滿詩文清婉典飭居然漢唐間名家所著二酉園集製作甚富兩司馬咸有序盛行于時

康裕卿山人與余最善余髫歲從家君寓都下裕卿自李臨淮處見余詩輒擊節矜賞因盡徵夙昔所撰讀之每疵病必爲指摘自是定交歷二十載如一日裕卿詩尤長近體七言律閱壯豪麗翩翩布衣之雄爲人爽朗俠烈片諾可寄死生兩瑯琊皆酷重之今尤不易得也

詩教續編卷二

國朝下

十

周公瑕以書名一代詩五言律沉婉有致七言律尤工合作處高華整麗足上下嘉隆諸子而世率以書名掩之如游燕諸作昆盧閣觀象臺等篇皆必傳于後世者異時自當有定論也朱司空汪司馬王長公次公咸亟稱其詩以公瑕不近名故其語罕傳云

延陵鄧欽文詩素不知名戊辰春余同黎惟敬諸子游西山歸各賦詩鄧所作八首特精工冠一時今其人已歿并識此

其難可知唐老杜外作者絕少惟近王次公壽長公十五韻豐勻整密字字精工足爲此體作祖且盡刷鉛華獨存風骨尤排律所難也

凡詩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則意態橫放故惟中歲工力並到神情俱茂興象諧合之際極可嘉賞如老杜之入蜀仲默于鱗之在燕元美之伏闕三郡明卿藏甲西征敬美檐帷蘭省皆篇篇合作語語當行初學所當法也

老杜夔峽以後過於奔放獻吉江西以後漸失支離仲默秦中之作略無神彩于鱗移疾之後大涉刻深

詩教續編卷二

國朝下

士

元美卽臺之後務趨平淡視其中年精華雄傑往往如出二手蓋或視之太易或求之太深或情隨事遷或力因年減雖大家不免世返以是爲工者非余所敢知也

詩之晚年彌工者惟張肖父汪伯玉二司馬黎惟敬歐楨伯亦不失故步皆嶺南巨擘也

獻吉學杜趨步形骸登善之模蘭亭也于鱗擬古割裂鉅釘懷仁之集聖教也必如獻吉歌行于鱗七言律斯爲雙鵬並運各極摩天之勢

張助甫五七言律高華雄爽類示子相而精密過之

黎惟敬五七言律深靚莊嚴類梁公實而老健

之過

重臣分省出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由關月落聽雞度華岳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右季迪送沈左司入關作壯麗和平句句大體可爲國初七言律第一

吾婺景濂文仲珩書皆國初第一而七言律亦盛有佳篇如承旨送張仲藻畢姻紅錦裁雲朝莫雁紫簫吹月夜乘鸞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舍人題水簾洞雲屋潤含珠網密月鈎涼沁玉繩低鮫人夜織啼痕濕湘女晨粧望眼迷皆精工華整國初似此有幾

弘正前七言律數篇外惟危素送人之嶺右有中唐風王直西湖高棟早朝得初唐調此外或句聯工而全篇不稱或首尾稱而氣格太卑不足多論

七言律唐人名家不過十數篇杜至多不滿二百弁州乃至千數誠謂前無古人然亦最不易讀其總萃諸家則有初唐調有中唐調有宋調有元調有獻吉調于鱗調其游戲三昧則有巧語有諷語有俗語有經語有史語有幻語此正弁州大處然律以開元

軌轍不無泛濫讀者務尋其安身立命之所乃爲善學不然是效羅什吞針踵夸父逐日也

李于鱗以詩自任若微吾竟長夜等語誠有過者至今爲輕俊指摘然亦出於古人如杜子美獻書自謂楊雄枚臯臣可企及又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又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九齡書大字七歲詠鳳凰之類不可勝道太白九自高如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女媧弄黃土搏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茫茫若埃塵退之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亦是此意至如

杜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李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韓世無孔子則已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言尤大意尤遠初學目不覩往藉輕於持論何損作者退之我願身爲雲東野身作龍蓋戲語耳獻吉因之云子昔爲雲我作龍抑又甚矣

仲默氣質絕溫雅亦有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止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止於謝之語遂開一代作者門戶彼身繫百千年運數豈容默默以沽長厚至與獻吉書評駁不少恕詎有毫忽勝心所謂古之益友而李答書喑鳴叱咤形於楮

墨雖言皆藥石彼此用意瞭然至再書以激之而何直受不答有以見其量也

桑民懌高自稱許今觀其集體格卑弱之甚可謂大言無當吳中昌穀同時祝希唐伯虎沈啓南王履吉才皆高出一代而皆以書畫掩之亦以偏工書畫不能致力耳履吉諸作特高朗非三君比使稍加以年可亞昌穀嘉隆間周公瑕近體殊精詰亦書掩

當弘正時李何王號海內三才外如崔仲晃康德涵

王子衡薛君采高子業邊廷實孫太初皆北人也南

中惟昌穀繼之華玉升之士選輩不能得三之一嘉

詩數續編卷二

國朝下

十五

隆則惟李千鱗謝茂秦張助父北人而南自王

吳徐宗梁不下十數家亦再倍於北矣

嘉靖初爲初唐者唐應德表永之屠文升王汝化任

少海陳約之田叔禾等爲中唐者皇甫子安華子潛

吳純叔陳鳴野施子羽蔡子木等俱有集行世就中

古詩冲淡當首子潛律體精華必推應德

同時爲杜者王允寧孫仲可爲六朝者黃勉之張愈

光允寧千文矯健勉之於學博洽皆勝其詩

咏物七言律唐自花宮仙梵外絕少佳者國初季迪

梅花孟載芳草海叟白燕皆膾炙人口而格調卑卑

僅可主盟元宋獻吉題竹仲默鱗魚于鱗雙塔始爲絕到元美至六十餘篇則前古所無也

弘正間詩流特衆然皆追逐李何士選繼之升之近夫獻吉派也華玉君采望之仲鵠仲默派也昌穀雖服膺獻吉然絕自名家遂成鼎足

隆萬咏物之妙者若黎惟敬賦月掖中青桂隱團團歐楨伯賦雪禪堂邀客酒如霞極爲精工宏麗而二結句尤出人意表皆傑作也

以唐人與明並論唐有王楊盧駱明則高楊張徐唐有工部青蓮明則弇州北郡唐有摩詰浩然少伯李

詩數續編卷二

國朝下

十五

頊岑參明則仲默昌穀千鱗明卿敬美才力悉敵惟

宣成際無陳杜沈宋比而弘正嘉隆羽翼特廣亦盛

唐所無也

唐歌行如青蓮工部五言律排律如子美摩詰七言

律如杜甫王維李頊五言絕如右丞供奉七言絕如

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明則北郡弇州之歌行仲默

明卿之五言律信陽歷下吳郡武昌之七言律元美

之五言排律五言絕于鱗之七言絕可謂異代同工

至騷不如楚賦不及漢古詩不逮東西二京則唐與

明一也

詩數續編卷二

詩數十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胡應麟撰應麟有筆叢已著錄是書凡內編六卷分古今體各三卷外編六卷自周至元以時代爲次雜編六卷分遺逸閭餘各三卷皆其評詩之語明史文苑傳曰胡應麟幼能詩萬曆四年舉於鄉久不第築室山中購書四萬餘卷手自編次多所撰著摛詩謁王世貞世貞喜而激賞之歸益自負所著詩數十八卷大抵奉世貞卮言爲律令而敷衍其說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貢諛如此云云是應麟著此書時世貞固尚在乃內編又自紀其作吳王長公詩二百四十韻事豈應麟又續有所增益歟

夷白齋詩話一卷

〔明〕顧元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至二十
年顧氏大石山房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
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夷白齋詩
話一卷》提要

夷白齋詩話

吳郡顧元慶

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烹烹鯉魚
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
密也魚沉潛之物故云

古樂府云金銅作蓮花蓮子何其貴攤門不安
鎖無復相關意石闢生口中含悲不得語有
潤古漢時碑名故云

元釋溥光字玄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賜號立悟大師有二絕句云蠅

詩話

螟殺敵政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人
觀下界一微塵裡鬪英雄 荳苗鹿嚼解烏
毒艾葉雀囓奪燕巢鳥獸不曾看本草誰知
藥性是誰教詩亦奇拔恨不多見

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自子胥魂天排雲陣
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朝望
信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激
歌過遠村米元章咏潮詩書既遒勁詩亦雄
壯所謂邁往凌雲之氣蓋可見矣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遠城落日動

寒墟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鴈書集
所不載

李賀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誰澆趙州土得
非黃金鑄范蠡之意耶

江西宸濠謀逆 武宗親征既得凱旋駐蹕金
陵復渡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賜絕句
十二首公又有應制律詩四首應制賀聖武
詩絕句十二首編爲二卷名車駕幸第錄公
自叙謂虞廷賡歌之後古帝王有以詩章寵
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章累牘

詩話

若是其盛者至於屈萬乘之尊在位者或有
之然亦鮮矣若罷政歸休者爲尤鮮或有之
豈有至載至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鏊有
四絕句云相國移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
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迴鑾一顧之 趙
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
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 北固山前駐翠
華慇懃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慙多幸也得
相隨載後車 賡歌千載盛明良宸翰如金
更煒煌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西涯先生在内閣時詩云六年書詔掌泥封紫
閣春深近九重堦日暖思吟芍藥水風涼憶
種芙蓉登臺未買黃金駿補袞難成五色龍
多病益愁愁轉病老來歸興十分濃首節渾
厚雄壯不待雕琢隱然有臺閣氣象此其所
以難及也至於樂府尤妙其題與句篇篇自
有新意古人所未道者

詩話

皮日休有文藪載詩數首陸龜蒙有笠澤叢書
詩亦不多其詩俱在松陵唱和集内三集共
覽方爲二公全書今刻甫里集併之豈前著
之本旨乎

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
知住處又移茆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余見
黃叔明畫此詩意并篆此詩畫上隱者庶潔
之風宛然可掬恨不載見臨之耳

王文恪公鏊自内閣歸時石田先生病亟遣人
問之荅詩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
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
墨慘淡難識遂爲絕筆後二日而卒今集中

不載

大司徒邵二泉寶翁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
乞歸未許柰親何帝里風光夢裡過三月春
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絳猶
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
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激發最爲海內
傳誦

祭酒莊渠魏公校榜倦謝時臣將盡莊渠同奉
公公曰此小景不足煩大筆天下有大四景
不識肯留意否乎願先包羅於胸中而後運

詩話

四

於筆端人仰而望太陽豈能睹其具體惟泰
山之上有一日觀峯者夜半可以眺而見浴日
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掣電
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
中如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
台之顛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
列外乃爲大海文公嘗同南軒登衡山絕頂
晨起遙見霧氣在下若大瀛海遠山高者僅
露其頂有飛動之勢自謂天下奇觀吾嘗以
同顏石屋荅曰我以爲混沌也泰山有日觀

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於已沒也
長安觀者西望秦關諸山也越觀也者南望
會稽諸山也衡山有七十二峯亦有日觀月
觀不及泰山者當卯位也長江萬里人言出
於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壑中來山亘三
千餘里特起三峯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曜
之遠望晃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當其勝其
詩曰窓含西嶺千秋雪是也余謂公稟天地
之正氣融而爲江河結而爲山岳言而爲有
聲之絕景矣丹青之士安能措筆哉

詩話

五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無不就寧藩
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
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
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
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
輟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卧病斷經過自
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如命在古來賢達
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
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空落
版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

可及也

李南所

高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

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

室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爲洞

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

山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

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握手曰數盡矣

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日也

唐人詩有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惣輸僧

有人易數字云莫惟爲僧心不了爲僧不了

詩話

六

也輸僧出家舍去愛緣惣未能超悟上乘視

塵中造業者已霄壤矣

唐人秦韜玉有詩云地衣鎮角香獅子

鈎繡辟邪後山有壞墻得雨蝸成字古上無

人燕作家韜玉可謂狀富貴之象於目前後

山可謂含寂寞之景於言外也

閩陳侍御琳典南畿學政甚得士子心正德間

以諫去國諸生中獨朱良育送詩最爲傳誦

其詩云春風露冕出郊原落日停驂望國門

抗疏要談天下事謫官應過海南村湯湯江

漢羈臣淚納納乾坤聖主恩歷試古來名節

士爲言身屈道尤尊識者以爲不下李師中

送唐御史也

越僧某索畫於石田翁嘗寄一絕云寄將一幅

剡溪藤江面青山盡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

石邊添箇看雲僧石田欣然盡其詩意答之

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爲

陳可與讀書虎丘嘗作歌招余其略云山人早

掛席訪我山中客清夜焚妙香蘿月灑石壁

詩話

七

寒泉煮石鐫細酌話疇昔又云山人山人招

不來白日下界多塵埃牛毛世事幾時開一

物於我何有哉余嘗乘月泛舟訪可與虎丘

精舍又贈余詩有山中正思爾良夜喜相過

之句戊子五月可與病亟屬皇甫子浚誌銘

屬金懋仁葬事屬余刻其詩今墓木以拱矣

負此重托言之於邑

吳僧月舟索米口號去歲河橋冰凍有米無人

相送今日月舟上門莫作一場春夢可謂以

文滑稽者也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

高於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葉

村詩也先生生於洪武間家於江村橋故有

是作其詩多警句此尤可喜云

孫一元 歸雲菴詩沙清竹碧鷗出飛野老候余

開石扉古之人但言柴扉荆扉並無石扉之

理如漢人發哀公冢云初至一戶無倚給石

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

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鎖鑰一元好

奇初不知石扉乃墓中石門耳故詩貴乎觀

不詩語

天順間癸未禮部災時御史焦顯為監臨官後

人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醜可為災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

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

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

可以知其養矣

南方諺語有長老種芝麻未見得余不解其意

偶閱唐詩始悟斯言其來遠矣詩云蓬髮荆

棘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

種合是歸時底不歸胡麻即今芝麻也種時

必得夫婦兩手同種其麻倍收長老言僧也

若獨種必無可得之理故云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胷中造化吐露於

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

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為玩物適情無所

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

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後山詩云晚知詩

畫真有得却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虎丘石壁舊有景仁自中朝持劔南東州節道

出姑蘇飲餞於虎丘其題名云遠峯沐雨幽

詩語

軒進風古木晝陰野禽春聲尊鱸食本鷹之

高劔譚吊闔閭之古基酣而世慮忘酒竟而

別愁起促駕言歸援毫以識紹定五年四月

二十日余少時尚及見之今蘇苔漫滅竟不

知在何處姑識之

吳興王雨舟 濟人物高遠奉養雅潔刻意詩詞

其所著有官詞一卷有水南詞一卷有谷應

集有鐵老吟餘其官詞尤蘊藉可喜姑舉其

一二染指可知鼎中之味矣其詞云駕幸長

春二鼓時提燈馳報疾如飛上房供奉忙多

少才拭龍床布地衣 昨日閩中進荔枝
王親受幸龍池先將並蒂承金盒密賜脩儀
盡不知 錦標奪得有誰爭跪向君王自報
名宣索宮花親自挿連呼萬歲兩三聲餘皆
類此

唐羅邲詩云人間若筭無榮辱却是扁舟一釣
翁頃見王仲深詩云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
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隱近來漁課又
難饒由此觀之我朝之釣翁不及唐遠甚矣
唐之漁翁可以置榮辱於度外今之釣翁則

詩話

十

爲多事人矣

沈醉茶卿隱居許市其詩攻研澄潔有出塵之
格嘗寄余山居雜興詩如云鶴病晚山碧僧
來落葉黃如云隔花水亂響中酒人高眠如
云花好不出戶雨來還舉觴如云酒醒芳草
遠病起落花多如云隱几亂山晚閉門流水
來惜乎天不假年人無知者

余少時嘗聞常熟一暴富者與鄉人方交易買
田有一道人來乞食主人怒其擾聒呵出之
道人書一絕於其壁云多買莊田笑汝痴

頭粮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
賣與誰近來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糧長州
取剥賠償終則筆楚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
至傾家蕩產不止也是以人懲其累有知者
皆不售田吳人所以畏役如畏死道人之言
切中時禍不獨爲常熟發也

山居集者岳漳河隱山居而作也詩凡三十
八首體裁不一其警策如伐竹云萬竿同蔽
日數畝不分烟如淨明寺云方丈留鶯語山
門待馬蹄題余水亭云竹深雲日細江蒲

詩話

十

荷高山居云豆熟藏山兔荷高宿雨蟬七言
如暮秋遊眺村居繚繞寒原外人鳥縱橫夕
照前如山夜喜晴云疎雲落木明星動雨過
空庭暗水鳴如姜憲副過訪云石門落葉鳴
鷓鴣澗道芙蓉響蟋蟀皆清健可喜山居在
陽山西之白龍塢其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
竹尤爲幽絕余嘗題其壁云山中少隣並來
往即君家逕上自生竹墻隅亦種花脫巾漉
沽酒敲火試新茶幾度長松下論文意自嘉
又絕句云竹裡蒨堂帶激湍清風日日韻

安主人風雅輕文組只恐君王盡去看

拯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人能行之者如山陽

儉亡抵孔褒不過其弟融時年十六儉少之

而不告見儉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

能爲君主耶後事泄融一門爭死竟坐寢近

世親戚故舊略有毫髮利害依附惟恐累已

不一引手援反擠之又下石者皆是也有寄

周岐鳳詩云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

孔融

西湖飛來峯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通判琢也

詩話

上

下天竺堂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近世

孫宰子補之也方棠陵豪自秋官慮因江

省過杭憇西湖之天竺迺索筆而題之曰飛

來峯天奇也自楊揔統疎之則天奇損矣叔

明畫人奇也自孫宰子補之則人奇索矣知

一者廼山中千古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

翻是案何以服人余嘗寓西湖之上每棹舟

觀天竺畫壁未嘗不窮日而返今爲回祿取

去不可得見矣惜哉

廬山陳氏有甲秀堂帖宋淳熙年所刻有李大

白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一章在內宋人

品爲馬子才僞作今見其筆迹非僞矣字畫

豪放書畢後題曰吾頭懵懵醉後書此賀生

爲我辯之汝年少眼明

高廟詠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

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一統鴻

基兆於此矣

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石

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

詩話

上

對其詩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

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

石田曰爾不讀禮經經云寡婦夜不哭何不

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悅服

江夏吳偉韶年收養湖省布政錢昕家侍其子

於書齋中便取筆畫地作人物山水之狀弱

冠居金陵其畫遂入神品未嘗究以吟咏達

所欲言若有超悟嘗題自畫騎驢圖詩云白

髮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

對畫惜不之見

陸子元大本洞庭涵村世家晚歲業書浮沉吳
市中嘗刻漫稿中有寄余詩其聯云屋裡陽
山應在席門前春水欲平橋結云常記尋君
過澣墅竹青塘上喚輕橈道其實也後寓丹
陽孫曲水館疾亟抵家卒元大性極疎懶好
遠遊如在世外亦不多見也

詩話

古

夷白齋詩話終

夷白齋詩話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顧元慶撰元慶有雲林遺事已著錄是編論詩
多隔膜之語如秦韜玉詩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
侵鈎繡辟邪可謂寒酸窮眼元慶乃稱其狀富貴
之象於目前品題殊誤所錄明詩多猥瑣至議蔡
邕飲馬長城窟行謂魚腹中安得有書尤高叟之
爲詩矣

詩譚十卷續錄一卷

〔明〕葉廷秀輯評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胡正言十竹齋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譚十卷》

提要

詩譚自序

濮上鄙人幸聞郡先達李伯承之風弱冠學爲詩坐以天性嬾慢不克刻畫唐人比壯歲因親老乞閒菽水之暇齋心習靜稍知薄世味而饜道情向之所爲詩頓欲棄去矣然而夫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以及于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博物洽聞舉必繇之詩之關切于學若此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此夫子刪詩之旨也近思錄曰興于詩者吟

詩譚序

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
之有吾與點之氣象又云與于
詩是興起善意汪洋浩大皆是
此意此真說詩之善者也夫古
今之人不同而此心同古今之
詩不同而此理同逆其心而端

詩譚序

上

之以理取彼短吟暢我滿懷取
彼快談印我至性明道先生曰
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
長一格價詩之益人信如是而
後益人也愚盲人也見地不靈
問津滋遠輒敢橫襟于作者之

室憑臆所至妄侵世務豈不自
立一罪案哉雖然我用我法可
也常怪依傍之內必無真品文
章事業須從至誠做起而後可
自信以信之百世詩家有聲噪
海內而于自己性靈上不曾道

詩譚序

三

著一語猶之功名場中往往有
捷致大位而于本等職分上不
曾盡得一事總之世法日重則
道法日輕世教沉淪誰任其咎
與抑世之談道者吾惑焉世間
好事惟忠孝便是宇宙間大道

理舍大道理而高談性命類剖	腹以藏珠也至剽竊釋老之蒿	矢爲發明心性之筌蹄猶之以	巴人下里而奏響于陽春白雪	之側不顧識者之掩口也可勝	惜哉愚之于詩譚也凡關於忠	詩譚序	孝大道理未始不三致意焉	國家多事爲人臣子者正宜提	出真精神力量以畢效之	君父請以是集而告之海內君	子其以爲譚詩也可譚道也可	卽以爲譚天下事也亦可
--------------	--------------	--------------	--------------	--------------	--------------	-----	-------------	--------------	------------	--------------	--------------	------------

明崇禎乙亥孟夏東魯葉廷秀	謹序	華	廷秀	五	詩譚序							
--------------	----	---	----	---	-----	--	--	--	--	--	--	--

詩譚白

一讀邵子詩至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竊疑之已而思詩不關身心世教卽擅場何益爰采詩之有關係者雖近俚必錄否則如楓落吳江等句猶之白紙黑字而無益于事茲集中竊倣三百篇之遺意令人可興可觀庶于詩教有令云

一學者開卷有益山林朝市總從自己體貼

詩譚白

去自件件開發性靈茲于松風竹韻前偶披偶得偶當偶書可揖談于王公大人可閒話于村夫野老可抵掌古今世事可款語現前風花而總之取醫俗疾原本既忘情事錯出間而暢言不妨狂肆時而引言有關係世教處不妨累連而總之于天理人情外不溢一語

一寓內事類書已汗牛充棟故不必分門取

次展開有得正在冷然入人

一集中古今事不妨錯見一人不妨重出如入太行之巋花鳥各別其趣卽片石數樹在遊人之自領畧耳

一有因人而錄其詩者詩卽不甚關係而人已穆乎自遠有因詩而想見其人者未尚論其人而詩已脩然不朽然而詩之不如其人久矣孔子云聽言觀行方爲百不失

詩譚白

一之法誠不敢以詩槩人也

一標題間用詩中要語以便讀者急流著眼

一詩中事中有關切世教者方用○○次用

∴∴平常或加、或并不加、所以別于

選詩之林

一凡屬愚見評論其點批皆出自胡氏昆仲間續渠意則低一字附于後

一蛙產井觀妄思鼓吹風雅卽古今名公大

儒之詩多未采入。他可知也。然天下無盡者。書終身誦讀。不及千百之毫釐。亦到手不放可耳。請正于海內高人志士。或增錄。或增評。大家式詩教之靡。而補世教之衰。有厚望云。

一千里寄刻字句間。舛邊旁多訛。前者爲甚。後出稍正。觀者原之。

詩譚目

三

十竹齋

詩譚用

書目

近思錄

孝經集註

正學編

道一編

小學內外篇

太平御覽

詩譚月

原放錄

韓文公集

唐詩紀事

吳草廬集

許魯齋集

越陰齋語

尚論篇

蘇子瞻集

一

十竹齋

歐文忠公集	大學衍義	包孝肅奏議	范文正公奏議	源流至論	唐語林	捫虱新話	鶴林玉露	詩諱用	柳子厚集	於碩注筆	涑水迂書	齊東野語	平江紀事	南溪詩話	全唐詩話	省心錄
								二								
								十竹齋								

吳禮部詩話	一閒集	世說新語	自警篇	玄敬詩話	韻語陽秋	綠雪亭襟言	西湖塵談錄	詩諱用	皇明通紀從信錄	誠意伯集	交泰錄	近代名臣錄	皇明理學名臣錄	潛溪集	大學衍義補	羅一峯集
								三								
								十竹齋								

國朝名臣言行錄	羅整庵語錄	慎言集訓	羅念庵集	呂涇野語錄	白沙詩教	薛文清公集	蓬窗日錄	詩傳用	灼艾集	王塘南語錄	呂心吾呻吟語	萬以忠約言	歸子慕語錄	薛君采語錄	陽明先生集	閒情小品
								四								
								十竹全								

見一筆談	可齋襟記	閑古隨筆	西湖志	近峰聞略	順義縣志	濮州志	懷柔縣志	詩傳用	耳談	續耳談	詩歸	明雋	明詩正聲	詩壇合璧	明詩選	李少保詩
								五								
								十竹全								

草木子	古今彤史	古今名媛類編	紺珠集	風雅廣選	敎家要略	顏光衷迪吉錄	喻子兵法	詩經月	啓牘故事	唐詩助道	烏衣佳話	湘煙錄	古今藥石	呂涇野文集	楊啓昧山居功課	楊椒山集
								六								
								十竹齋								

青蘊集	畫永篇	東坡密語	晉書纂	陶靖節集	邵康節集	韓詩外傳	黃石公素書	詩經月	周濂溪集	廣輿記	呂文選抄	趙夢白尺牘	李少卿伯承詩	百可漫志	聽雨紀談	蓬軒類記
								六								
								十竹齋								

客座新聞	枝山前聞	駒陰穴記	簷曝偶談	庚巳編	紀善錄	西樵野記	閒中今古錄	詩譚用	蘇談	畜德錄	莘野纂聞	綠雪亭言	仰山脞錄	歲抄	正楊陳文耀集	名世類苑
								八								
								十竹齋								

梓吳	古今人物紀畧	水東日記	藝薮談宗	書窗紀愚	快書	中州野記	黃山谷集	詩譚用	李延平集	談苑	初學記	林和靖集	聖學宗傳	來瞿塘集	詩譚用終
								九							
								十竹齋							

詩譚題

卷之一

心學

行得始爲難

舟中自如

方鬼子詩

五星詩

咏破錢詩

詩譚題

鐸白髮詩

題北風

詩罷點燈

題韓溪

鄴中贈王大

子房智勇

分賢愚

兒曹鞭笞

高適贈盧明府

古君子行

寄生槐

韓公閱古堂

新安吏

食糟民

送張道士

草廬自警

詩譚題

榮陽公閒居詩

決策復隱

詩止供魚

石壕吏

歐陽文忠論治詩

南獠詩

弭盜愚議

卷之二

魏鶴山詩

不讀非聖書

普儉草

孤山誤爲姑

樂意相關

李涉遇盜詩

聽讒詩

善戰服刑之案

詩譚題

三

十竹齋

紅女詩

誤傳寇至

挽海忠介

行樂及時

孤兒寡婦船

詩悉農苦

這番難

憶昔詩

三年損道心

空門意味長

題真妃塚

題焚書坑

守庚申詩

二十八字致上科

典却春衫

文正淮上遇風

詩譚題

四

十竹齋

真率會詩

勇退爲難

借書沽酒

僧掛草鞋

養鶴遺譏

區區活數魚

咏雲遮天

世態炎涼

詩人言志不同

輓舟夫咏

胡廣同名

師生並高

勸孝偈

同氣偈

題畫梅圖

織婦詞

詩譚題

五

十竹堂

過順義詩

卷之三

人心不如石

董生行

許魯齋思親詩

薛文清公孝思

白沙上疏歸養

雲霄忤貴人

忘身總論

任事議

嫉賢報詩

鳴珂遊帝都

相廉夫詩

彭澤說淵明

修書闢幾場

狗監薦才

詩譚題

六

十竹堂

題清風嶺詩

送詩勵夫

甄節婦歌

卷之四

憶魏鄭公

詩記講席

題劉龍廟

贈葛蘭賓

聞巧詩

鬻盧詩

羅倫已復官

賣子嘆

踏災行

況太守

尹鳳岐諷時

附讀書論

詩經題

題倚樹人

李西涯謚

樵夫圖詩

陸文量却私奔

鄒庶常詩

不作盲聾啞官

率性堂書像

賦雪憂國

一度遷移一度閒

道人書壁

衡山峻節

枚點太平

詩伎守義

却黃金詩

題牧牛圖詩

丈田投詩

詩經題

清風兩袖

文公祠詩

愛蓮堂詩

蘇李泣別

四知臺詩

爲官徹底清

勸廉直詩

心不可有一事

傷時詩

從仕詩

寄劉逸士

聞規啼

呂溫偶然作

詩有道氣

卷之五

心和政平

詩題

九

十竹全

崔膺感興

扣人難得心

上崔諫議詩

衛準句

何忍便休官

杜荀鶴詩

結交黃金

春陵行

爭比堯階三尺高

辛苦吟

行不由徑詩

贈米嘉榮

弔麴信陵

蘇渙變律

黃冠卿孝隱

皇家結網疎

詩題

十

十竹全

楊賁時興

講筵賦詩

鶴傍牡丹圖

釣者口號

夜安晝閒

分甘念母慈

抄經頭陀

晦翁警世詩

登臨覺險

詩喜同道

臨危莫愛身

文公追詩

散作十分春

上賈似道詩

重內輕外

騎驢歸里

詩題

十二

十竹全

問池臺主

腰下幾時黃

戒躁進詩

太白晝見詩

朱陳村詩

詩賀三諫官

古人以學爲詩

詩存龜山祠

過昭陵詩

時清未忍辭官

夫婦雅操

覓睡方

賦牧童詩

狂得我情

呂與叔詩

野色天光

詩題

十二

十竹全

來瞿塘詩

節婦吟

閒處坐

洞庭老人詩

卷之六

李嶠才子

蘭溪幽居

乞食詩

武侯入寇誰家

黃花晚節

共醉竹根

詩賦家山

志堅詩送妻

退之剝啄行

弔岳武穆

續詩遇
主

非謂所題

十三

上竹山

雙硯明廉

應制悟主

宋尚書治河

陳士哲樂隱

胡馬圖

宣德六年敕

王文成避難遺詩

驛丞詩

題畫菊詩

刺貪詩

題梅花詩

官閒好讀書

夏忠靖大度

詩止飛稅

老牛詩

富翁知幾

詩題

十四

十竹齋

蘭節婦詩

詩規太守

念親不逮

詩亦召讒

苦役譚

淘金行

詩勸戒酒

養生詩訣

楊忠愍詩	咏懷雜詩	南陔孝子	木客吟詩	長安貧兒鑲背文	依樣葫蘆	王文康公詩	水心句	詩題	蘇氏原敬周程	憂國淚	飲壘	九月書事	買臣圖	咏猫絕句	酌食泉詩	江梅一味酸
								十五								
								十竹								

隱兄弟	贈內詩	勸孝勉廉	履霜操	匡時第一篇	羌村詩	不遇咏	獨有知時鶴	詩題	王摩詰送別	王心齋樂學歌	卷之七	咏桃	英雄每欺人	貧士輕富貴	謝信官	羅一峰詩
								十六								
								十竹								

心定萬事定	胡康叅詩	送鄒汝愚	一峰挽詩	我道固當然	忼慷歌	包孝肅詩	醒心亭	詩譚題	贈隱士	銀豆謠	咏蓑衣詩	咏傀儡詩	陳剛中詩	題爛柯山	題詩御史臺	巫頂飛雲詩
								十七								
								十竹齋								

僧規詩	送見素致政詩	咏召伯湖女	警惕詩	董蘿石	得詩銘基	跋眉亭詩	德顯卻求輓詩	詩譚題	涂副使詩夢	子畏改字	胡文德	詩免伐木	野人疎禮	渡楊子江	題秋胡詩	未嫁從死
								十八								
								十竹齋								

嫁女賦詩

去寺遺詩

雲中詩

修書寄嶺南

戒仕宦子弟

卷之八

朱子感興詩

王魯齋迷道詩

詩評題

北山先生隱操

仁山金先生輓詩

題願軒詩

四休居士詩

送鄭產能知福昌縣

洗心詩

譏巧宦詩

次藍關詩

十九

十竹齋

饒張建封

韋澳吟

李景遜勇退

讀李斯傳

口箴

芙蓉花

張九齡清約

賦詩規誡

詩評題

迴波辭諫

樊公觀潮詩

龜放長江

琵琶亭詩

送王平甫下第

求仙詩

誤疑仙題

誦詩被遣

二十

十竹齋

夜半日出	詩譚安石	杜詩論	樂道詩	情竭爲知音	論政詩	齷齪詩	廉州歌	詩譚題	野老歌	富貴曲	王維漆園詩	詩辭方伯	史不足信	日射窗屋	餘事不挂眼	地理警人
								二千一								
								十竹堂								

淵明醒石	忠臣二女	東野讓一步	春在枝頭	投詩渡舟	勉淮南守將	卷之九	狄梁公祠	詩譚題	詩止和戎	傍水閒行	以詩辭官	孫海諷刺	耿偉名言	元稹放言	贈藥山高僧	憂旱詩
								二千一								
								十竹堂								

雪望詩	山居詩	挂瓢歌	唐棗詩瓢	方三拜詩	上柳相公	漁父歌	司空圖高節	詩譚題	送丘爲詩	張彪襍詩	試院詩	享清閒福	書聯自警	畢竟思未有	李义餞詩	咏石季倫
								三								
								十竹								

守睢陽詩	負薪老翁	孟門行	越謠歌	燕子樓詩	舊桃賦詩	木蘭辭句	咏昭君詩	詩譚題	館考佳句	功成歸田	裴潛挂胡床	詩戒好色	新嫁娘	歸信吟	梁石門詩	千里詩同
								六								
								十竹								

我愛仙居好

司天臺

瘦馬行

林和靖詩

勉學者

挽李延平

春日憂亂

除書滿紙

詩諱題

八

三五

十竹

公道白髮

賈生

避俗

布衣

卷之十

源頭活水

依舊青山

省力事多

譏張思叔

勸學

笑報常處士

睡德

論文

我亦有丹

論詩

羨里操句

詩諱題

八

三六

十竹

咏留侯句

人間不信事難易

逢時

歐公好詩

知孔明詩

華林書堂

致政相公

送唐介詩

黃陳聯句

包中丞稱職

示學者詩

出守桐廬

寒草含綠

寄傅逸人

仁義浸生民

虛心得賢

詩譚題

夜深吟

不忘君

林居

服除送兄弟還都

古人重非道

自警

大葉軒

張牧之竹溪

毛

十竹齋

保生在無欲

賣餅兒

墨染絲

獄多重囚

讀邵康節詩

一等吟

物理吟

詐者吟

詩譚題

憂喜吟

不願吟

爲善吟

待物吟

天事吟

君子吟

善惡吟

天人吟

三八

十竹齋

求鑑吟	中原吟	時事吟	名實吟	治心吟	人情吟	知人吟	民情吟	詩譚題	見義吟	責已吟	恩怨吟	長憶乍能言	悟人一言	答人書意	緣飾吟	知人吟
								三十								
								十竹齋								

自古吟	答王宣微	傷心行	代書寄友	感事吟	試筆	寬猛吟	龍門道中	詩譚題	閒行吟	首尾吟八首	陳白沙詩					詩譚題終
								三十								
								十竹齋								

詩譚卷一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心學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詩也。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此明道之詩也。

詩譚

卷一

一

十竹齋

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耳目口鼻之不相亂者。此心也。喜怒哀樂之不失節者。此心也。大學言正心。孟子言盡心。求放心而心學之旨盡矣。關洛諸公。絢繹心學之扁鑰。發明性學之淵源。惟以敬爲傳心之要。明道之論心曰敬以直內。伊川之論心曰閑邪存誠。橫渠之論正心曰當以已心爲嚴師。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規。伯敏曰紛紛枝葉。

費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呂與叔曰終日聖門

無一事。只輪顏子得心齋。朱子曰聖賢千言萬

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又云靜觀靈臺妙。萬化

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然則先賢之

川心爲後學之楷模。外此果無餘蘊矣。羅一峰

曰凡治已必先治心。不治其心。則一病去一病

生矣。持守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見大

賓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

詩譚

卷一

二

十竹齋

除而病證不作矣。此乃敬以存心之微論也。安得有志心學者而共證之。

心學難言矣。未問操心。先問識心。不識心之

爲心而遽言操心。心斯病矣。善乎程伯子之

言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

仁者識心也。又曰識得後。不須窮索。不用防

簡。惟誠敬以存之。存之云者。猶獲一物。惟存

之無失而已。非時時拘執之爲存也。况心乃

神明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而亦無可拘執。無可操持者。故聖賢工夫有次第之不同。先曰察識。後曰存養。曰擴充。至於存養之功。亦惟曰戒懼。曰顧諟。曰克明。曰緝熙。曰敬以直內。曰直養無害。皆隨時隨處因其自然而惺存。保任之耳。大都明善之功原難。而誠身之功較易。陽明子謂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卽本體。二語可法。儒者未先識心。每專事操

詩譚

卷一

三

十竹堂

心未有不方所執持而拘學把捉之者。又卽釋氏譬言煮砂作飯。盲修瞎鍊是也。就詩而論。則如朱子詩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又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又昨夜江邊春水生。朦朧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又若悟本來非木石。保君弘毅不能休。又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一日洞然無別體。

詩譚

卷一

四

十竹堂

方知不枉費功夫。又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及爲有源頭活水來。數點梅花天地心。等詩。不可枚舉。要皆善言心。亦善言操心之句。且程子言敬亦精。曰居敬則心中無物。苟非識心體虛明。何能以無物之敬爲居。若執一敬以居心。則心中已多一敬之物。爲障礙。如鑑體先滯影光。而以之照物。安得纖毫畢察邪。識此庶可言心。亦庶可言操心矣。

行得始爲難

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呂涇野先生極服此論。先生嘗與某先生至一寺。甚幽僻。某曰。行到此寺。方知此寺模樣。可見行在知前。先生曰。若非知有此寺。何由行到此寺。知非在行前乎。推其論。亦

曰行必由知而入知。至方能行耳。伊川易傳曰。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知之在先。守之在後。聖賢見道分明。自是如此。

前賢詩云。知未能行。知未真。真知未有不能行。然則欲求能行。亦惟求知之真耳。真知亦難言矣。程明道曰。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

詩評

卷一

五

十竹齋

不知之然。未嘗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又朱子與趙恭父書云。只是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亞晚有膏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是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觀程朱二夫子之論。則知至方能行。愈了然矣。

舟中自如

宋唐介爲御史時。言事遭貶。英州介南行渡淮。至中流。大風波浪洶湧。舟人怖之。介兀坐。舟中自如。吟以詩曰。聖宋非狂楚。清淮并汨羅。平生仗節義。今日任風波。夕躋南岸。又繼韻云。舟楫顛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且高歌。大氣節人果處困而亨也。此與伊川謫涪渡江。遇風浪大作。舟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事同。皆從見大心。泰中來。非臨時可勉強也。

詩評

卷一

六

十竹齋

方鬼子詩

方惟深字子通。能詩。所居陋巷。蕭然終日閉門。或吟詩獨步。引手瞑目。如與人語。或靜中搏拏跳躍。故人謂之方鬼子。方嘗徑造一園亭。不遇主人。竟盤礴終日。因題詩云。何年兀突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閒來就榻眠。一枕清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來

影近自
尋爲素
關過客
方來賢
達忠名
多
人間不
信事難
爲

去何須問主人。主人自是心中客。又嘗詠古柏。

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

時成大厦也。應隨例作埃塵。行舟詩云湍流怪

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

古來何事不繇人。釋仲殊訪方留詩云多年不

見玉門翁。今日相逢小樹東。依舊青瑣無長物。

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方之清簡云。

五星詩

詩譚

卷一

七

十竹

謝疊山作五星詩五緯煌煌聚在泰。項王稱霸

沛。公臣誰知四百年天下。已屬寬仁大度人。乃

實錄也。

咏破錢詩

毘陵有一女李娃。年十三歲能詩破錢詩云半

輪殘月掩塵埃。依依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

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夫世界自公平。惟錢神

能顛倒之。可勝嘆哉。

鑷白髮詩

將復軒鑷白髮詩。勸君休鑷鬚毛。班鬚到班時

已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子。業風吹上北邙山。觀

此可破老年之憂。

題北風

嚴滄浪題北風云。夜來雨雪北風顛。吹得波濤

欲暗天。世上如今少知己。煩君牢繫釣魚船。世

無真隱。在江湖而管廊廟者多矣。一雁風波却

憶山林。身名胥溺。悔何及哉。嚴之題北風真不

減北風之什也。

詩罷點燈

詩罷點燈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

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其上曰富家一盞燈。

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

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

燈。亦可謂勇於受善矣。昔明道先生作縣。皆書

視民如傷四字。豈安民苦不遑。忍無益而又害之乎。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在初爲吏者。尤宜知之。

題韓溪

蜀峽路間有溪曰韓溪。乃蕭相國追淮陰侯處也。劉涇題一絕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嗚呼士貴士賤。固自有時。抑或求人與求于人者。

詩諱

卷一

九

十竹齋

有不同耶。近俗一至大位。僉以不見客爲高。四方利病。杳不相聞。無怪用人行政。多有不合衆心者矣。乃謝客之意。惟恐人干之以私也。苟平生秉公。從不以私干人。人誰敢干之以私者。昔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綠飾。將以贈廙。如。是。向。處。有。私。情。至門不敢發言而去。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止。

子爲南京國子博士。考績在部。久選郎中。議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道出江陵縣。獨不爲天台范公理所。禮文定深器之。卽擢爲德安太守。再擢貴州方伯。或勸范當致書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吁。有三公之清。公當不徒以謝客爲高矣。

鄴中贈王大

詩諱

卷一

十

十竹齋

李太白鄴中贈王大詩。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并。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君王制六合。海塞無交兵。壯士伏草間。沈憂亂縱橫。飄飄不得意。昨發南都城。紫騮慙下嘶。青萍匣中鳴。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耻學邪人龍。蟠事躬耕富貴吾自取。建勛及春榮。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相知同一已。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雲。

正論

案解
在此
二句

詩評

卷一

十一

十竹全

琴歌發清聲。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此詩始敘相遇之情。而終勉之以存令名。可謂古人交道矣。因思有士如此。忍令其彈鋏行邁。當日司推轂者何人與。因憶歐陽永叔送任處士歸太原詩。一虜動遼陸。用兵三十萬。天威豈不嚴。賊首猶未獻。自古王者師。有征而不戰。勝敗係人謀。得失繇廟筭。是以天子明。咨詢務周遍。直欲採奇謀。不爲人品限。公車百千輩。下不遺僕賤。況于儒學者。延納宜無間。如何任生來。三月不得見。方茲急士時。論策豈宜慢。任生居太原。白首勤著撰。閉戶不求聞。忽來誰所薦。人賢固當用。舉謬不加譴。賞罰兩無文。是非奚以辨。遂令拂衣歸。安使來者勸。嗟吾筆與舌。非職不敢諫。按永叔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已任。此詩之作。想在野時乎。故末句有激乎其言之也。萬曆末年。有喻子龍德。以其所學于本兵。不合拂衣而

壯士應如此

詩評

卷一

十二

十竹全

去今讀其著喻子兵法。似胸中有甲兵者。乃知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包孝肅應制畧曰。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何如耳。若得其人不次進用。則必有成效。荀子曰。大賢不待次。而舉。大惡不待次。而誅。然則進賢退不肖。寧須歲月哉。

子房智勇

李太白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詩。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此詩中智勇二字。足該留侯一生。天地皆振動一語。尤足令留侯千古不死也。如此詩議論。豈非有用文章。

分賢愚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亦各有

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瘁且
欲分賢愚韓退之贈孟郊詩也分賢愚一語近
于玩世然足使貧士吐氣矣

兒曹鞭答

坡公古意云兒曹鞭答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
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于羣兒能幾何兒曹鞭
人以爲戲公怒鞭人血流地等爲戲劇誰復先
我笑爲翁兒更賢嗟嗟蒲鞭政微且有以刑罰
詩諱
卷一
十三
十竹堂

高適贈盧明府

良吏不易得古人今可傳靜然本諸已以此知
共賢我行挹高風美爾兼少年胸懷豁清夜史
漢如流泉明日復行春逶迤出郊墮登高見百
里桑野鬱芊芊時平俯鵲巢歲熟多人烟奸猾
唯閉戶逃亡歸種田迴軒自郭南老勿滿馬前

皆賀蠶農至而無徭役牽君觀黎庶心撫之誠
萬全何幸逢大道願言烹小鮮能奏明廷主一
試武城絃此詩當與春陵行並傳以爲良吏之
幟

古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
光其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
髮後世稱聖賢夫自禮教不明學者惡檢柙而
趣踴躍且有禮法不爲我輩設之說矣夫不學
禮無以立聖訓甚明明薛文清曰不以禮制
心其欲無涯吁其嚴乎

寄生槐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奈何柔脆質累此孤
高餘龍鱗老蒼蒼鼠耳光燦燦因緣初莫原感
吒徒自歎偷生由附託得勢爭葱蒨方其榮盛

此詩在
天下
本有
始于
而以下
著者

時曾莫見真贗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萌芽
起微蘖辨別垂先見剪除初非難長養遂成患
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惟應植者深幸不習
而變合容固有善勦絕須明斷惟當審斤斧去
惡無傷善玩此詩永叔其有深慮乎毛詩曰蒼
兮蔚兮南山朝隰言小人在位而氣焰衆盛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貴防之于早則可矣

韓公閱古堂

詩譚

卷一

十五

十竹堂

兵閒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里民流誰
聖開公初來視之嘻此乃予責將法多益辦萬
千由十百整齊談笑間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爲
耳在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
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茲將奈何敢不竭吾力
水牛尚可運玉輅猶走糴因難乃見材不止將
有得公言初未信終歲考成績驕情識恩威誨
吟起羸瘠獷狝著行伍舍廩飽堆積文章娛閒

暇傳記尋往昔英雄文與武粲粲圖四壁酒令
列諸將談鋒摧辦客周旋顧視間是不爲無益
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業本
夔稷富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當歸廟堂上有
位久虛席大匠不揮斧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羣
材文武各以職此歐公詩足爲韓公道出吏治
苦心不止先憂後樂之云也

新安吏

詩譚

卷一

十六

十竹堂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
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
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
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
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夜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
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
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愚議國

凡事實
敘須先
得人

八

家徵募動點鄉兵所謂驅市人而之戰也府帖
下之州縣州縣下之鄉村轉報而上竟成紙上
畫虎耳歐陽文忠置兵禦賊議曰去年所置鄉
兵弓手等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
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鄉兵弓手皆不堪使用
所以張皇騷擾空有爲備之名而無爲備之用
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
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令之兵空
詩譚 卷一 十七 十竹齋

有其名終不濟事天下盜賊日甚豈可不憂如
必行州縣置兵之法先須澄汰官吏免致虛爲
騷擾反更害民有是哉文忠之論爲至也愚嘗
謂察吏安民爲弭盜良策不知于時務何如

食糟民

田家種糯官釀酒權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
糟棄物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澆潯如沸湯東
風來吹酒瓮香纍纍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

未親斯
民樂之
何憐然
于公

州自漸
居處崇

念業蘇

察院每
曰于居

薛文清

味釀村酒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糯
人釜無糜粥度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
糟以爲德嗟彼官吏者其職稱長民求食不蠶
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義適宜言可聞達力
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民之饑我飲
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責何繇逃今夫一命
之吏歲月之祿皆萬姓之脂膏也再以居處供
應吏卒廩役詳陳悉筭則宜凜然若履冰岌然
詩譚 卷一 十八 十竹齋

若臨淵有惕于素餐負乘者多矣不肖者且祝
爲一方討債逞虐肆食罔所顧畏何也獨怪上
人激揚不明卽有彈劾吞舟多漏吏治何肅焉
甚且明知其貪虐不堪而故徵色發聲以示其
意及暮夜之金進竟轉而推薦之者幾何不播
其惡于衆哉

送張道士

韓文公敘送張道士詩言張道士嵩高之隱者

差者所
以事君
安敢不
謹

是杜上
許

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奇迹老子法中爲道士
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
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
詩以贈文公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
當管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山來而有熊豹
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人捶爲國
管夷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
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着道
詩譚
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
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
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寧當不俟報歸袖
風披披荅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
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
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
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
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

學者通
德修業
難勇
字不得

非公誰

草廬自警

吳草廬先生十八歲卽奮志正學其自警詩云
氣昏嗜臥害非輕纔到更初困倦生必有事焉
常恐恐只教心要強惺惺縱當意思沉如醉打
起精神坐到明着此一鞭能勇猛做何事業不
能成此克己之旨也橫渠曰爲學須矯輕警惰
凡耳目役于外體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
治只言長短不及及躬者也明呂涇野先生
語錄問意所便安處如何去得先生曰不止一
端如于飲食居處衣服處俱是只是受病處不
同須是于意所便安處一刀兩斷方能爲
榮陽公閒居詩
榮陽公謫居閑門却掃不交人物有詩云老讀
文書與易闢須知養性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
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

詩云斷霞孤鶩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
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是神仙上蔡先生云透
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亦是此意

決策復隱

泉州守臣滿壽庚拒宋益廣二王殺諸宗室帝
移潮州納款于元壽庚武人其計皆出于兄壽
歲所畫決策既定乃佯着黃冠野服隱山中自
稱處士不臣二姓之意忽二書生來謁索紙筆

詩評

卷一

五

十竹全

寫詩其一曰梅花落地點蒼苔天意商量要入
梅映蝶不知春去也雙雙飛過粉牆來其一曰
劍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
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書畢拂袖而去壽庚
惶汗失措而已

詩止供魚

錢武肅時西湖苦供使宅魚羅隱題潘溪釣岡
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鈞釣國更誰如若教生

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聞詩咲燭其
征

石壕吏

愚嘗謂詩生于情情至自能動人稽古征役之
苦載在變雅如有保玄草漸漸之類洵足爲窮
民揮涕偶讀杜子美之石壕吏描情寫景悽楚
不堪有意民瘼者宜何如動念也詩云暮投石
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

詩評

卷一

五

十竹全

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
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
良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
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
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
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夫吏呼及老嫗誠爲異
事然在征役煩苦之日實有此景後世差役之
出驅民如赴湯火往往公費一而私費百不魚

肉盡不止間以情免者則傷其財以身免者則去其鄉猶未已也一人役而振累數人一家逃而移禍數家貪酷之吏且利其遺產擅行計賣致民流離無所生還無路如之何民不窮而盜不起也

歐陽文忠論治詩

讀歐陽文忠荅子華學士安撫江南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畧司二詩指畫時弊吐陳治畧寫山心上痼瘵不可以詩論矣然非文忠誠不能有此詩也其荅子華學士云

詩諱

卷一

三

十竹集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盡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為高寬縱以為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乃云力難振旁窺各陰拱常職自逡巡歲月寢墮頽紀綱遂紛紜坦坦萬里疆出蚩九州民昔而富且安今也迫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將

天下事
樂子推
讀者大
所期前
人後之
後人後
入又錄
之後人
竟何濟

四語正
是川城
先之以
為政不
在多言
如何耳

因時度
勢以求
至當須
從虛公
探詢中

偏身湯藥乃常劑未能去深根鍼艾有奇功暫痛勿呻吟痛定肢體胖乃知鍼艾神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蠹弊革僥倖濫官絕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為不仁人俊又沉下位惡去善乃仲賢愚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說乃其要易知行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間舍此欲有為吾知力徒煩家至與戶到飽饑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所難我昔忝諫官日常趨紫宸聖君

詩諱

卷一

三

十竹集

堯舜心閔閔極憂勤子華當來時玉音耳常親上副明主意下寬斯人屯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論以上恩德當冬反陽春吾言乃其槩豈止一方云

送張洞推官云自古天下士及時難必成為謀于未然聰者或莫聽忠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為來者銘熙熙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抵一朝叛烽火四面驚用兵五六年首

惡竟逃刑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包并稱藩效臣

職冠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新生敢問

前孰失待安而弛兵酒餽為善將循嘿乃名卿

慮患謂生事高談咲難行一方兵遽起愚智俱

營營上煩天子仁肝食憂吾氓謀議及臺阜幽

棲訪巖柯小刊不足為涓流助滄溟大功難速

就舍卒始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繇集功名乃知

深遠盡施設在安平今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

詩譚

卷

王

十竹

嚴嚴經畧府樽俎集豪英千管飽而嬉萬馬牧

在垌相公黃閣老與國為長城張子美而秀文

章博羣經從軍古云樂知已士所榮感激報恩

義當來請長纓愚按歐公二詩即奏議無如此

貼切乃知熱腸報國者一矢口不忘當世之慮

可謂有用文章矣公詩有曰文章無用等畫虎

豈非有所重哉韓子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

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士君子固無

時無地而得忘世也

南徐詩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令

泰熙者惟適所尚游泳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

獠掠邊陲予因叩村叟此事胡如斯初似懼入

問未語先涕垂收涕謝客問為客陳始基撫水

有上源水淺山嶮巖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

狼勇復輕脫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

詩譚

卷

王

十竹

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其貲因斯久久來此

冠宜為羈鼠竊及蟻聚近裏焉敢窺勢亦不久

住官軍來相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

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

龍江一牧拙羅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

力欺智畧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卸甲嶺部

陣自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

灰明知國挫威自茲賊聲震直冠融州涓縣宇

寫出笑
結據掠
情形惡

水對敵
時偏勇
何用

都離子
日百萬
之師統
于一條

則勝者
千萬人
千處其
心其以
卒于敵
必矢近
遠將
不相謀
一遇對
聖商後
不承何
以制勝

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鏃淬諸毒中宵無藥醫
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野遶婦人及孳產驅負足
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奏疏一
一聞宸闕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

餘猛毅如虎龍劍戟凜秋霜族族閃朝曦八營
與七萃豈得多于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為
前驅已歷境後軍猶未知荷戈莫言苦負糧深
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遭屠糜曉昨計不出還

詩譚
卷一
三七
十竹齋

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綰錦
贈但心詐為甲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領
老叟言不覺顰雙眉吮毫兼疊簡占作南僚詩

願值采詩官一敷于彤墀愚按此歐公詩慨盜
賊之釁端起于養癰憤將帥之縱寇不啻放虎

始終以招安為名以軍事為戲耳近時事不敢
盡談願以此告之當事附弭盜愚議于後

弭盜愚議

謹議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在

昔黃巢不過一鹽徒張角不過一妖師耳方其
伏莽鼠息擒之一隸卒之能而此輩厚結軍民

上下蒙蔽不難畜虎養癰迨其召號羽翼噴目
語難以至調軍遣帥糜費金錢糜爛黎赤儼然

為中原一勁敵卒難翦滅則初縱者之過也而
已不可問矣夫當盜賊蜂起之日而議保甲互

詰猶驚蛇打草議僉富為兵猶撥本治標即議
詩譚
卷一
三八
十竹齋

編鄉民為兵驟行之則見戲畫虎而安得緩急
之恃哉請言治盜之弊則莫若以縱盜之實而

行擒盜之名盜未獲而兵先驕兵先貪而盜且
餌逗留悖恠將與卒同心擄掠妄殺兵與盜同

害此皆撫盜之說誤之也先臣劉誠意曰教天
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遂使天下之義士

喪氣勇士裂背貪夫悍客攘臂效尤曰不幸落
魄猶以亡命邀利祿盜何畏而不長哉故曰教

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宋臣歐陽修言于其君曰。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遂上禦盜四事。中選捕盜之官。與明賞罰之法。誠爲今日切務。惟在

聖明嚴勅撫鎮。一意剿滅。懸賞在前。軍法在後。勿以鄰國爲壑。而暫報蕩平。勿以觀望爲智。而微幸解散。務期渠魁盡翦。而後稍寬脅從。風聲震迅。一方斂靖。卽四方之戒。數世之創可矣。抑

詩譚

卷一

三九

十竹全

盜賊生發必有其故。則察吏不可以不嚴也。州縣守令果賢。而子弟視民。催科不擾。且屬民而讀。抑五申而三令。何至青天白日。忍見赤子之弄兵潢池也。然渤海朝歌。古今難之。但察吏之官。動色告誡。遇縱盜殃民者。不時白簡。如包孝肅言。應有盜賊。不以多少遠近。須捕捉淨盡。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竝乞重行。朝典是亦防川于未潰。防火于未燃之急着也。

此類奏議已屬常談。但期得人以實行之。乃于時事有濟云。

詩譚

卷一

三十

十竹全

詩譚卷一終

詩譚卷二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魏鶴山句

結又正
同先大
下之憂
而憂後
天下之
樂而樂

魏鶴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乃出處一致之言。豈易當之。

詩譚

卷二

十竹齋

不讀非聖書

邵子詩曰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學者修用于博。至撫釋典道書及他異書涉獵如驚。豈知六經已具聖賢之精神。就中討味。知至篤行。終身不盡。凡不正之書。徒亂人心思。不可讀也。真西山先生嘗過東山楊伯子見案上有近時詩文一篇。西山擲之曰何用看此。此人有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出。所謂木心不正。

木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楊服其言再三謝之。

誓儉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官詞十數首。其一云黑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恩創業難。却望闌干獲青草。丹墀留。

詩譚

卷二

十竹齋

與子孫看。書稱大禹。不過勤儉二字。人主之儉。尤易。藏富于民。漢文帝之世可知也。范文正云。為今之計。莫若省國用。國用足。當先寬賦役。此言非救時之良籌乎。國用省。毫釐。即閭里之鉅萬。即運輸上納之間。稍一調停得當。何至民間用一而費百也。愚讀懷柔縣志。載周仲士議賦役一事。切中時弊。云天下有名為節省。而其實有大不便于民者。則今之清減條鞭是已。里甲。

近世已成通弊矣
遠底之論

之累民易知也。以故改而爲條鞭立法者貴其可繼。故改鞭之始尚寬有餘地。以俟有司之酌處。乃一倡爲節省之說。各款盡爲裁減。減之又減。以至必不能行矣。而各款將終焉已乎。必不能已。則私役里甲以濟之者也。是止一里甲之累。而今兩累之。大家爲掩耳盜鈴之計。其害更甚于加賦。竊謂今日之裁減太甚。徒掣賢者之肘。而益以恣不肖者之無忌憚。當事者宜何如。

詩諫

卷二

三

十竹齋

從長計議也。按此乃萬曆年間議也。迄今不啻十倍之矣。里戶之私貼僉報之偏累。千瘡百孔。莫施補救。其如民何哉。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憂國者于此必不能已矣。三

孤山誤爲姑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獨字也有廟江孺乃爲婦人蓋誤以孤爲姑龍圖陳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須知誤行人但乞靈愚

根本切實之談

謂天下大誤者無如廟祀遍天下。一呼羣施托散海內之物力。生起愚民之邪教。已至極重難返。長人者止之。反似尼其義舉矣。曷以明白易曉之理論之。曰內不敬父母而外敬神佛一惑也。明不懼憲典而幽懼違佛法二惑也。近不修現前而遠思修將來于不可問之處三惑也。較刀錐于父子兄弟而施什百于衲子緇流四惑也。彼愚夫愚婦豈無一二本心不昧誘其明而歸之正者乎。此孟子所謂反經而昌黎氏稱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也。呂心吾有言世界畢竟是吾儒世界。雖二氏之教襍出而紀綱法度教化風俗都是二帝三王一派家數。卽百家並出亦要主僕分明。所謂元氣充實卽風寒終非危症也。此言其有見歟。

詩諫

卷二

四

十竹齋

樂意相關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香生不斷樹交

花禽樹且然。吾人自同族。以及百靈。情心一思。未有不嘿嘿。嘿。嘿。嘿。情者。如陶淵明歸去來辭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嘆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此等胸襟。實有萬物一體之意。非止對景興情。如拈花弄柳意也。其古詩云。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俱此意。

李涉遇盜詩

唐李涉遇盜問以秀才能詩。盡爲賦之。李遂占

詩

卷二

五

十竹

日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嘗論盜之生也。固繇于民窮氣數。至此滋蔓難圖。推其養癰之故。無非平日之姑息。與臨時之招安。遂致其日新而月盛耳。昔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繇衡以稱之。猶懼其平也。而況敢

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

所自來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索而力遏其

流。至于不能制。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

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瘳乎。

荀子之不欲雖貪之不竊。子欲吾而民其矣。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

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

之。是貳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

賊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悟。起再拜受教。盡散

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

者。于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聽說詩

世傳聽說詩。說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

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

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其聽三寸

舌。可思舌上刀。殺人不見血。嗚呼說之千人甚

矣。善說者必巧心巧舌。揣人眉睫。摘人心事。或

乘所懼而脅之、或窺所歎而剔之、或抽所恨而
聞之、或中所獲而發之、或覩所私而拂之、或攻
所揚翊而磨滅之、或探所傾吐而慙慙之、令人
自猜自怒、入耳且以爲愛已、不知正受其譏嘲、
受其戲弄、而我反爲所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
哉。第一化愛憎根。善惡邪正。閒時明白。第二背
後言語一切銷盡。以不聽爲主。則讒言自然歇
矣。昔黨進在許昌有說話客求見問說何事曰

詩譚

卷二

七

十竹齋

說韓信卽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
信又說我矣。進武人闇不曉事然此言實偶中
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勘得破時。
方不爲其所用。

下位聽讒爲禍已重若居權貴而一中其毒則
仁賢不保矣。語云木腐蟲生自家心腸愛憎不
能乾淨我有毀譽根則毀譽人者至矣。王文正
云旦處安有毀人者。唐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

爲留守或有上書譖其謀反者太宗按奏問所
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立斬之如此君相
譖人何自而入

善戰服刑之案

唐曹植詩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劉貢父云不如直與封侯印勝取沙場萬髑髏
讀之知善戰者服上刑之案。或曰用兵之法殺
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夫軍無賞士不往軍無

詩譚

卷二

八

十竹齋

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殺人如殺草是
何言哉。軍士固以嚴飭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
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
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
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果如所言則趙充國王
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聖祖遣將每戒以勿殺當時諸帥盡能安輯士卒
不獨徐中山也卒成大功與國同祚然則後

之爲將若冒殺飾功不惟犯惡殺之條且犯祖宗之譴矣。

紅女詩

戴石屏紅女詩春蠶成絲復成絹養得春蠶重
剝繭絹未脫軸擬輸官繭未脫籠圖贖典一春
一夏爲蠶忙織婦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猶自
可今年無麻愁殺我此詩可與聶夷中詩並傳
誤傳寇至

詩諱

卷二

九

十竹齋

羅一峯詩間里亂縱橫秋原暝色生爭傳負芻
至并作泣岐行道遠多亾子風驚似驟兵荒村
獨醒處空切救焚情近世賊盜蜂起人無固志
寇未至而鄉曲風鶴皆驚奔竄不遑安望其家
自爲衛人自爲戰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可爲三嘆。

挽海忠介

海忠介初起卽與當道書曰

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
盡天下稱賦差煩苦官吏貪殘此習弊未易爲
未知能如願否耳遂以爲南吏部侍郎公具疏
辭甫上而有南京右都之命公曰欲正百官當
自御史始飭法燭奸一時牛首雨花燕磯等處
冠蓋寂然卒之日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簾
有寒士所不堪者後士民泣送兩岸簞食壺漿
之祭數百里未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
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
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長物冷落靈
前有萊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行樂及時

詩諱

卷二

十

十竹齋

古詩云晝短夜苦長何不秉燭遊教人行樂及
時也樂天詩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
歸司空曙詩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
年唐詩白頭縱作花園主醉折花枝是別人讀

之令人悽然、每見入名利場中終身擺脫不得、
且曰幾年平尚平之婚嫁、幾年築晉公之綠野、
嗟嗟此志果遂、必須與閻王羅先講定也、可發一
笑

孤兒寡婦船

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助
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較送歸作詩一絕
戒過關津但以吾詩示則式過其行矣詩曰十
口相携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悽然、關津若要知
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惟公仁心、故有是惻怛
之語。

詩悉農苦

李約觀祈雨詩云桑條無葉上生煙、簫管迎龍
水廟前、朱門幾處耽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此
輩豈知民隱者耶、聶夷中公子行云種花滿西
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亦此

意也、又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
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使爲民牧者、讀此可惕
然于民瘼矣、李紳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
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呂溫誦
之曰此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這番難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于趙清臣史檄每左
右之遂畱于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行邊
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饌適有呈緣竿技者曹
西山賦詩曰又被鑼聲催上竿、這番難比舊時
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
果不競推詩之意蓋言居高者之危也、履盛持
盈、固用小心、還須大手、一覆公餗如王良往來
不憚煩之誚、甚于北山移文矣、

憶昔詩

正是此處
方見其
處

元杜宗元憶昔云憶昔功名健自期何曾皺着
世情眉每艱難事只輕看到老成年方得知借
屋暫尋人靜處愛山多在晚晴時剩收破紙羊
毫筆定自閒中更有詩全學放翁中多有理

三年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蓋爲世人身
寄山林而意係朝市者言也道心果存豈看除
目所能損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華百萬之衆

詩

卷二

十三

十竹

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
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是止于
動不獲其身是無與于已不見其人是不知有
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于如此
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誘之
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
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
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

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盡此卽所謂不獲其身不
見其人也心定如是又豈除日之損道心云乎
哉

空門意味長

杜牧之弱冠登科名震京邑嘗與同年遊文殊
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語出人意表問杜姓字
具以對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
曰皆不知也杜因訝嘆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

詩

卷二

十四

十竹

旁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
門意味長竊以士大夫貴顯須帶幾分禪氣不
可將假認真卽人品事業定不遠大明楊文
貞指官帽謂人曰看得此物重一分則人品輕
一分看得此物輕一分則人品重一分卓哉此
語足破貴顯之恃

題真妃塚

真妃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于蘇小小死葬

吳官之側行客競爲詩題有舉子譚銖過書絕
句後來題者稍息筆矣詩曰虎丘山下塚累累
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妃墓上
蜀題詩此言雖爲真妃而發其實看透世人天
下忠臣義士幾許生死湮沒其誰過而問之可
勝浩嘆

題焚書坑

唐章碣題焚書坑云竹帛烟消帝業虛關河空

詩譚

卷二

十五

十竹齋

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足爲士子吐氣又見一詩焚書只是要人愚人
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
兵書意亦相類

守庚申詩

道家言人身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
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過是日
輒不寐許郢州詩夜寒初共守庚申杜子美云

孤燈照夜守庚申是也柳子厚有罵尸蟲文元
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信有是物矣避暑
錄話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
心嘗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
是非此亦彷彿丘之禱久矣之意也須自信得
過談何容易

二十八字致上科

章敘標好詩元和中下第作燕詩以獻主司庾

詩譚

卷二

十六

十竹齋

侍郎云舊壘窠巢今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
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頗憐之會
再秉文衡遂擢第時謂二十八字致上科爲萬
世笑矣昔人有遇舅氏故洩題目遂不赴塲屋
棘剝夫見棘園待士不以禮遂棄去舉子業嗚
呼高矣

典却春衫

元吳思誠先生未第時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質

水于入室氏有吝色先生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此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按傳曰士窮見節義孟曰窮則獨善其身孔曰君子固窮然則士奚必諱言窮也明塘南王子縛茅爲屋室僅容一席卑陋甚而稍隔市塵每以旬之一日偕同志輩啜茗清對講磨切偲戒不得治一觴以恣俗動又羅一峯留客及午尚未舉火亦曠然不以爲意家居山中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有寒士所不及者二公清風卓哉遠矣

文正淮上遇風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于葉旁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夫世風不古如谷風詩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者多矣求可與共患難者誠不易得也

真率會詩

司馬溫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即貧范和之云盍簪旣屢宜從簡供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可自樂爲具雖微誰笑貧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

詩諱

卷二

十八

十竹齋

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諸君子于崇儉救奢之念何殷殷也大抵留款從簡固以率真亦求可繼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若近日一召客便勞數日營聚几案充盈徒飽童僕之腹而已夫東客者情一而辭十多也甚者皆不中情觴客者嚙一而品十

多也。甚者皆不中嚙。維風去太甚。請告之崇儉君子。

張莊簡公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餽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盞。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而可久。亦將免勞煩以安生。且也可汰浮費以養廉。可全物命以惜福。可杜淫侈以示後。可敦朴實以維風。凡百君子。相與遵行之。高忠憲家訓有云。但以方便存心。

詩譚

卷二

十九

十竹齋

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饑。酒筵省得一二品。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又云。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人心乎。肉以養老。外供客。勿多餽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况當民窮盜

起相戕相賊之時。尤非飲酒食肉之日也。

勇退爲難

趙嘏詩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夫待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期歸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史忘情。軒冕者耶。張垂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垂崖所禮。遂上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言。豈誠心哉。夫急流勇退。自古難之。只此處見不定。行不決。罹禍無及矣。丈夫寧爲玉碎。亦所甘心。蒙污莫辨。剖心難洗。尤可浩嘆之甚。

借書沽酒

榮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風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

詩譚

卷二

二十

十竹齋

傳家如此

僧掛草鞋

有僧主山寺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公之輕去就如詩譚

卷二

三

十竹堂

養鵠遺譏

宋末宮中好養鵠太學諸生題之曰萬鵠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聖書其譏刺甚矣其與衛公養鶴遺謂何異

區區活數魚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曰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異九沙山人萬表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咏雲遮天

章子厚罷相過南山寺有僧奉忠子厚不爲禮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峯真善比類僧曰曾有詩甚奇如峯如火又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山河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有譏意子厚嘿然

世態炎涼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

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寒一朝去
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樓環
臺丘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
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
之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詩人言志不同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
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

詩譚

卷二

三

十竹堂

輕棹看晚濤接羅拋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
浦更唱菱歌勞蟹螯鄭谷云白頭溪上白頭翁
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釣付呼兄吹火
荻花中江陰戶部華伯榮云天外閒雲物外情
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爲心安
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
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
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

江頭未滿胥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溼鬚
髻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詫金盤一尺
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
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蓑不去身三尺銀
鰓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
意雖不同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輓舟夫咏

陸式齊咏輓舟夫云綠柳堤前雁鷺行挽舟終

詩譚

卷二

三

十竹堂

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清官去儘受辛勤也不妨
昔人謂詩文無關世教雖工何益愚於陸公之
詩蓋三復焉

胡廣同名

胡廣廬陵人居官乏骨鯁一味逢迎承順在
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
應有頌却封禪有頌故終身被寵無異其病篤
時有人假楊公士奇名投詩云漢朝胡廣號中

中庸之
文雅然
則法
之不損
無以品
級子之
豈舍真
世之公
哉然本
也。可釋
議

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憐天生兩奸究。枉教名
姓正相同。愚論天下事之不濟大槩壞于模稜
之人大川利涉尤需砥柱脂韋茅靡誤國滋大
夫子稱甯武子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則
濟變之所重從可知矣。諸葛武侯以復漢討賊
爲任其出師表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
鈍非所逆觀之語。論者謂武侯不問利害只求
必爲。見得真處。卽聖賢之心也。司馬溫公作韓
魏公祠堂記載其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
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
謝不爲哉。范淳甫每誦董仲舒正誼明道四語。
以爲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
也。司馬公改新法或勸防後患公曰天若祐宋
必無此事。公此言總之忠赤體國。不論一己利
害。所以動天地。質鬼神者。卽在此也。

師生並高

詩譚

卷二

五

十竹金

山陰司馬通伯聖乃羅水玉璟春闈所取士也
同爲閩臬副使一日偶並坐羅貽詩云歲在壬
辰春試勞至今朝著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
座主門生相並高。司馬後爲謝過似矣古有受
爵公朝拜恩私室者。君子恥言。若聞中較士暗
中模索。總欲爲國家得人。乃一撤闈而儼然私
門桃李矣。恐古來君親師三字非是之謂也。近
人一登賢書。且不知有受業。而知有座主矣。禹
城楊公東明分試後獨不受門生帖。謝絕禮儀。
不問可知也。其答所取士書曰門生二字斷不
敢受。非朽夫過矯。薦賢爲國。原不宜私樹桃李
耳。如不相忘。用晚生帖足矣。卽孔孟處此料必
正此名也。近春秋闈撤後。動以打點常儀爲苦。
日後居官又以餽問禮節爲苦。甚至囑託等事
愈令門生不堪。維風不去其太甚。而反以此言
爲迂薄。如何。

詩譚

卷二

五

十竹金

勸孝偈

彌勒佛偈云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禾粧成。非是檀香雕刻。只看在世爺孃。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恭誦此偈。勝念法華一藏。昔王梅溪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陳眉公亦謂不禮爹孃。禮世尊。敬甚麼。俱是此意。胡無所補。

同氣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矣。愚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

詩譚

卷二

三

十竹齋

詩譚

卷二

三

十竹齋

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情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寧有涯哉。嘉靖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偕隱玉山之。下。蒼顏鶴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又見一詩云。兄弟同胞最相關。莫爲閒事起爭端。眼前有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其勸兄弟之和。亦切切矣。憶愚官京。李時寄家兄詩有長安桃李發千樹。不及故園棠棣香之句。今回想。不堪讀幾時爲弟兄之詩也。

明呂文簡公曰。人家兄弟不和。多起于婦人馬谿田詩云。小窗莫聽黃鸝語。踏落荊花滿院飛。我朝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法嚴正。子孫幾

千餘人馴行孝謹。諸婦惟事女工。不預家政。數以事入覲。

太祖召問其故。答云。惟不聽婦人言而已。豈不度越書百忍以進者哉。吾濮蘇杏石公著聞見錄載余祖葉古河氏兄弟最相友愛。古河業儒時。余伯大河耕以佐資斧。古河敬兄如父。卽古河舉鄉爲官府貳後。大河于人前呼名。應之唯唯。古河令大名時。大河輦給米薪以成其操。後大河病篤。囑其子曰。我一子。弟數子。同居有年。倘析居。不可兩分。照兄弟人數分之。可轉語爾叔。我死則瞑目矣。今雖不能與弟永訣。歸葬時必待弟來料理。兩心方安。古河轉河間貳府。聞之。卽立請差。便道葬兄。哀禮俱盡。分產厚給其侄。可謂友恭兩盡矣。愚不肖遵守同居之風。與先兄令章相敬二十餘年。不分爾我。鴈行中斷。情則死生以之耳。可勝於也。

詩譚

卷二

三九

十竹三

題畫猫圖

濟上王舜耕題畫猫圖云。愛養狸奴已有年。主翁多費買魚錢。而今碩鼠憑陵甚。何故花陰飲爪眠。文衡山題烏啄稻圖云。西風策策稻初黃。應費農家歲月忙。官欠未輸私未辦。何功小鳥却先嘗。詩誠有味。亦似有激乎其言之矣。

織婦詞

嘗讀杜甫之石壕吏。張謂之白頭翁。道窮民應征之苦。淒楚不堪。近吾濮李先芳織婦詞。可謂同一情至矣。詞云。白露沾衣。草蟲唧唧。老婦田間。夜夜紡績。達曙猶聞機杼聲。衰年辛苦何時極。初三初四月初兄。連宵坐待月如練。木綿花少。筋力衰。七日促成一疋半。兒啼饑。女號寒。里胥到門。橫索錢。機杼倚壁。淚雙漣。

過順義詩

蕪湖李都諫貢過順義縣詩。其憂民勸令之意。

詩譚

卷二

三十

十竹三

情見乎詞。詩云順州三載五迴過。轉覺間閭。日受病。私鼠近城偏有窟。科差卒歲密于羅。秋容憔悴霜來近。山色空濛霧裏多。賴有郎官解民事。一分寬處卽謳歌。夫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邵夫子之言也。李公時撫順天。故有三載五過之語。

詩譚

卷二

三

十竹齋

詩譚卷二終

詩譚卷三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人心不如石

劉禹錫竹枝歌城西門前艷瀨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夫人

詩譚

卷三

十竹齋

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本然也。明道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伊川曰。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明道又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繇自家。則是心須教繇自家。然則語其功曰。正心。語其關曰。誠意。慎獨。以戒。吹求慊大學已明示之矣。羅一峰曰。慎之在

治心。心正百行皆正矣。薛敬軒先生曰：予見一伶人于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以恐懼之心勝故也。君子學道，必常存恐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苟安于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董生行

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

詩譚

二

十竹齋

千里不能休，泥水出共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邵南，隱居行義于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

吳生曰：董生之孝，極天。故軒瑞。凡自點。身名俱。可遺父。母安知。之乎。

詩譚

三

三

十竹齋

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乎董生，無與儔，嗟嗟如此孝行，純節何止見咏于文公之口，文公亦未推轂于朝，其知之于失意時乎？未可知也。愚于甲戌仲冬，讀禮倚廬，揮涕讀汶上董孝子傳，載董少孤貧，以賣豆腐為業，出入必告母，所易錢得一果一羹，即懷歸遺母，恐為女嬰分去，不盡入母口，先嚙遣婦携女出，始進而奉之。每冬與阿婦甘忍饑寒，必竭力為母製綿衣被，夜必起視被之寒煖，枕之高下。母性剛時，有呵詈董，偕婦跪門以外。雖盛暑，邪寒必俟母色霽而後起。凡如此四十年如一日也。母病日夜侍牀側，婉轉問視，願以身代。迨沒為孺子泣，憔悴至不可識。葬于所居里許，晨夕必哭拜。

室情

事與並
絕類天
性具至
學人猶
恐難能

其墓。偶夜半睡熟起而呼母不得走墓所哭之
深夜月冷哀聲切切隨悲風遠聞里人有聞之
淚下者。傳行而聞風者爭有題言海陽胡氏刊
為一帙傳播愚復愾愾嘆曰孝之感人有如是
哉。世間好事惟忠孝。便是宇宙大道理。舍大道
理而高談性命。是割腹以藏珠也。語云禮失而
求之野如董孝子何嘗學問而即其事親生死
之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往讀可齋襟記

詩評
卷三
四
上竹金

載桐城有乞兒沈姓者凡所丐有得多不食而
分貯之筒篋中有人偵其所之沈至一河崖傍
坐地出前飲食整理之手擎登舟陳食老嫗前
跪奉酒伺接杯沈乃跳躍唱山歌嬉笑以樂之
必食盡乃更他求。日日如之。乃知是其母也。凡
數年母死沈亦不知所之。若沈非所謂以孝隱
哉。此等洵非常人。而僅自道路之口物色之可
勝慨哉。

許魯齋思親詩

魯齋七月望日思親詩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
無復見常時草窗夜靜燈前敘。蔬圃春深膝下
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知一日變生離泰山為
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九日思親詩年年九日淚沾衣往恨傷心未易
支兒望母時兒哭母母尋兒處母啼兒兵塵擾
擾關河迴風色蕭蕭草木哀回首天涯漫凝涕

悲風千里暮雲垂讀之知先賢一生血誠用之
于親存沒以之入子感此則生前之竭力當不
容已矣。諺云生前不供一杯酒死後墳前枉奠
漿。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
則以懼至喜不敵懼而愛日之誠真有不能自
已者矣。趙吉錄云但思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
新枝既起舊本為枯竭力承歡無奈來日苦短
則孝思自然痛切。又按孝經云孝始于事親中

詩評
卷三
五
上竹金

于事君終于立身可見孝道無盡一生行之不足一事虧之有餘使于修身盡性之事尚有缺陷終是墮落遺體莫報親恩孝之道大矣哉白玉蟾傳云孝至于天日月爲之明孝至于地萬物爲之生孝至于民王道爲之成是以明王以孝治天下亦此意也乃學者虛談性命反遺孝弟爲常行明道曰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此卽有子所謂孝弟爲

詩諱

卷三

六

十竹齋

仁之本意也夫道一而已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者順此嗚呼此所謂聖賢一貫之道也舍此更有何道更有何學

薛文清公孝思

薛文清公瑄至孝性生十六歲值母喪哭奠都如成人禮迄葬父母後讀魯齋思親詩輒潸然淚下因和詩云觸目家山總是思思親况遇早

是六年

春時日長每聽詩書訓風煖頻隨杖屨嬉百歲

韶華成在蒨終天涕泪感睽離自緣孤子無誠

孝不見人生有盛衰風光滿目動哀思春草

春花似舊時堂閣已成終古恨斑斕不復往時

煇中宵只解追前夢隔歲猶如在遠離却憶高

堂覽明鏡曾將華髮嘆年衰彷彿音容彷彿

思衣冠出入憶當時成人未返林鳥哺稚子曾

騎竹馬嬉椿老暮庭風撼撼草荒春塚雨離離

詩諱

卷三

七

十竹齋

固知罔極恩難報只恐終天孝意衰

又夏五月十七日泛舟思親詩天地無窮水自

流髫年已侍二親遊中原道路曾驅馬江漢波

濤更泛舟孤藐光榮叨憲節音容寂寞闕松楸

千思萬想情何極目送飛雲到故丘

又沅州三月一日思親詩風木摧心已四年沅

州春日苦喧妍無邊雨露滋羣物大地陽和決

九泉慙念敢忘當日訓守身期佩昔人弦光榮

是感親
九京

不及酬親願。俯仰終天淚泫然。

又紀先人舊遊詩之一陰陰夏木遶茅廬曾是
先人舊寓居梁上又來前度燕篴中空有昔年
書聲音尚想當窗發杖屨猶疑隔戶趨五內此
時摧裂甚詩成滿紙淚如珠

又思親詩二親俱久逝孤子際明時繆忝風霜
任深承雨露私光榮寧及養劬育竟何爲爲願
涓滴報焚黃會有期

詩譚

卷三

八

十竹金

又永思堂爲賀太守賦瀘州賀守孝心純一日
何嘗忘二親已痛音容隨化盡更悲霜露逐時
新情深易感無窮恨天大難酬罔極恩我亦有
親俱早世爲題詩卷淚沾巾按此知公之永言
孝思情見于詩者甚多他不及載夢莪之詩曰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子
體此生則致其孝歿則致其哀情固有不各自
已者矣昔顧歆讀夢莪篇輒執書痛泣于路感

風水嘆息親養不及負米時良有以也詩曰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禮曰人子有終身之戚其是
之謂乎

白沙上疏歸養

陳白沙告養詩丹書春暖下漁磯終是功名與
願違鷗魚自來還自去江山疑是又疑非未持
寸草酬萱草且著民衣拜衮衣天子若憐臣
母老滿船明月伴吾歸詩意切摯可想見其孝

詩譚

卷三

九

十竹金

思矣按白沙薦辟至京勅吏部考試辭疾不
赴上疏懇乞終養其畧曰臣母以貧賤早寡殷
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
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尋理難長久
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
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
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上
憲廟親閱再三明日授翰林院簡討俾親終疾

感自詩
當詩思
有常思
親在樂
之句
外事家
謂時難
多神非

愈。仍來供職。上表謝不辭而歸。學士李某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蓋實錄也。又按白沙事母甚謹。在外母有念。輒動心。亟歸。及母喪。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爲親娛耳。其論治道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興。亦確論也。

雲霄忤貴人

明邊貢贈北山周子詩。華髮青袍不染塵。宦程

詩譚

卷三

十

十竹齋

迴復。主恩新縣人。爭說中都宰。曾向雲霄忤貴人。讀此而有感于世事之日盲也。忤貴之名。人知羨之。忤貴之實。人爭趨之。何也。夫阿附權貴。所以求福。奈小人之性無常。能福我。卽能禍我。况冰山易盡。則權貴且不能自保。我何如哉。故均一死也。死于附權。則遺臭萬代。死于守正。則流芳百世。屈膝執政。洗馬御史。常其得志。已奄奄泉下之人。不識命數到來。則蟻羶蛾火。立

見濡首已耳。愚往有任事議。每思告之海內意氣男子。及聞廸吉錄忘身總論。良有當焉。附錄于後。

忘身總論

夫忘身何關於爲善也。不知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害處。往往關着性命。暇時雖能經綸守正。到這裏。噤嚙不堅。依違首領。則殺人以媚人者。有之。不則模稜首鼠。敗壞國家事。而世界受其

詩譚

卷三

十一

十竹齋

蕩軼者。有之。古來幹世豪傑。成大功名。大人品俱從百鍊真金。萬死一生中來。此中得箇氣力。而後國家始受其用。如郭令公之單騎見虜李臨淮之置刀韞中。韓蘄王之十指存四劉順昌之積薪待盡。彼出入萬軍中。矢石交下。神氣不動。默然制勝。豈易哉。其身已早寘爲國家有矣。然猶曰戰將也。如徐有功。狄梁公。李藩俱陷大辟。裴晉公。韓魏公。張魏公。委身劍俠。然卒以

不死動滿天地。名懸日月。彼固于此捨得盡而後大用隨之耳。微獨吾人自處須時時喪元溝壑。挺身鋒刃。卽造物神鬼亦輒以此勘人。勘得過時。神靈供其呵護。宇宙屬其撐持。勘不過時。雖尋常富貴尺蠖自好。亦只是傍門作活。未有能爲當世第一等人第一等事者也。古來豪傑生平閱歷。自可槩觀。如王衍殷浩崔司徒等。其始也亦自負壁立萬仞。銜聲四海。然見草而悅。見狼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事變。則弁服嘶聲。咋舌喪膽。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民物之性哉。蓋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酬濁亂世界。或受得些小福澤。已自便宜。奈享名太重。自任太過。到得洩脚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爲天下笑。以此言之。假事斷斷是弄不成。大鑒臨甚昭。自不容一個僞貨欺天。罔人僥倖成功耳。故此處急宜打得清淨。揉身粉碎。普度救濟。付與

詩評

卷三

十三

十竹全

天地萬物。卽不幸而死。岳武穆文丞相之死。視韓侂胄賈似道。何如哉。人孰無死。有橫死者。自視冤對。不可避。然真忠孝。其死爲明神。朝廷顯贈。崇祀赫奕。子孫食蔭。未見權奸之死。有如此世福也。母論權奸。卽如哥舒翰。蕭至忠。王涯。賈餗。輩奄奄趨附。圖保首領。而當其大限。到時玉石無遺。早知亦是這等橫死。何不烈烈轟轟。頂天立地。去乎。又如漢武帝。唐武后。時乾坤何等其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而當時持平之吏。無一死也。阿意酷虐者。則未有不死。卽不敢以是盡染禍福。然命之爲命。不益可自信乎哉。又何必惴惴然爲肉爲羹。惜其狗吠狐叢之性命。而種毒當世也。于此學得方是真學。于此捨得方成喜捨。進之則一絲不掛。無名無功。道德作用。應念而滿。亦卽此無我相之能事耳。道術不殺生者。能長生。余于濟世亦云。

詩評

卷三

十三

十竹全

任事議

論天下事于今日議之不易任之良難而愚獨于難者易言之。一曰明哲保身之說最足阻人敢爲之氣。夫人窮年咄嗟始博一官。父母妻子環而待命。爵祿身名有初。圖終一蹈履尾動憂墮淵。誰肯輕性命而爲國家者。而愚竊謂人世升沉原不可問。居官盡職分所當然。昔人鞠躬盡瘁與身終始。豈異人也哉。韓魏公云。任國家事直當以死付之。朱文公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歷觀古來英雄濟天下事。俱從捨死忘生中來。脫有毫髮愛根。便囁嚅觀望。任天下必無力矣。又况榮辱晦顯命數前定。人非生而佩印綬者。豈不可以予奪聽之朝廷乎。一曰投鼠忌器之說最足挫人執法之心。夫明知孰爲仲法孰爲枉法。中起顧忌疑慮叢生。一鑒直前

詩諱

卷三

十四

十竹堂

之取戾微聞局外之調停。兩端首鼠主持立攝。愚謂總之不從。國家起見也。生我成我莫如君父。食其祿者任其事。責成非淺。天下事惟公道足以自信。足以服人。吾執其公。卽天地鬼神猶欽之。而彼不公者能違衆心而遽施鏐金銷骨乎。且積公慙而毀自滅。譽自來。三代之直道未始不在人心也。一曰掣肘牽制之說最足柔人擔當之骨。夫事有可否。人有公私。使公爲他山之攻。猶爲有益之藥石也。若私爲衆楚之咻。則亦直行所是可矣。或者曰。以上掣下權不繇已。如何。愚謂從此斟酌曲當。正觀定力平生所學。何處可負。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事必有所濟。惟有利物濟事之心。自有行方術圓之智。茫茫宇宙。電光駒隙。千秋事業決于一朝。誰爲制人之生命者。而不畏明法畏掣肘乎。試就時事而畧言之。吏治之日敝

詩諱

卷三

十五

十竹堂

也。繇于道法之不明。民生之日蹙也。繇于守令之曠官。守令之曠官。繇于賢否之混淆。賢否之混淆。繇于評官之失實。評官之失實。繇于採訪之遠。民率今之道而欲吏治民生頓有起色者。未之有也。無他。議事易而任事難也。

嫉賢報詩

賈似道諧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李召用相遇于道。李贈詩云。君來路我歸。路天理彰彰。胡不

詩譚

卷三

十六

十竹齋

仁賢性
象在此

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其用雷司戶事以丁謂曾諧貶寇準及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使人以一蒸羊迎于道。謂求見竟絕之。乃知嫉賢之報。天未嘗不速也。千古而下。如文潞公之薦劾已臺諫。真爲國家不爲一已也。凡諫臣以訐直成名。亦間有不是處。但因之而遽謂不足信。啓人主薄諫臣之端。則言路之塞從此始矣。永樂朝諫臣極論建

都事與大臣跪立爭辨。禍且不測。賴夏尚書原

吉引咎力護諫官而免。或問其故。曰。吾儕經事

久。雖失計。上猶寬之。若使諫臣獲戾。其失不

小。夏之用心。其猶潞公之心哉。又閣下李賢嘗

議楊文貞爲本朝巨擘。然以攻已者爲輕薄。必

欲黜之。視文潞公何遠哉。及自家入相。以羅倫

議已遂。謫爲提舉。或引潞公故事。請留倫。賢曰。

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之也。此言真得

詩譚

卷三

十七

十竹齋

罪于天下萬世矣。然則言官建白斟酌事非。真見人非大惡。亦當爲國惜體。勿貽勢極之反。而相量休咎。則當以護惜直臣爲第一義。實實以致千萬世太平爲心。共商國事爲急。則悖入悖出。不期而銷。不然。其不爲氣焰所用者鮮矣。

鳴珂遊帝都

李泌少爲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能不

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可謂有志矣

相廉夫詩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
惟相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爲計一日聞其來吳

使人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

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誠聞廉夫至甚悅

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

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此詩在○此○如此烽烟如此酒老

讀詩

卷三

十八

十竹堂

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强

留也

彭澤說淵明

夏正夫過彭澤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

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

愚按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

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

潛鳳戢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肯

曰此間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
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
爲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
秋哉

修書閣幾場

景泰 朝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志書完

日開館時丁叅議與宋尚寶尚氣失色忿詈于

館中陳緝熙遽成一詩云叅議丁公性大剛宋

讀詩

卷三

十九

十竹堂

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僉言污

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

班馬韓歐輩曾爲修書閣幾場明日二人聞之

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咲也嘗論人臣所

以不和者只恐奪寵能故耳夫于奪原聽之君

父勤勞本責之職分從國家起見何處容得我

私况比肩立朝相與有成如臯夔周召郭李韓

范並湊于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冠掩映于前

後語云獨力無成。正是之謂也。人情中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恨王公薦之范公拂裾韓公就之皆是平心無我忘身體國大關係處若忌根仍在勉強拋却恐有決裂處也。此處正須學問涵養中來。何可易言。

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荒聽受無幾。微見于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致之道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

陸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是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

何見其人是誰

如此來公族私猶在文經十五年年當時可謂有公道也

人耳。愚謂黨同伐異。正是看得有自家人耳。若從國家起見。則自身非我有。而況于人乎。

愚謂忘身體國不特同寅和衷為然。汲引人才正見以人事君之義。明侍郎黃公孔昭為選郎時。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意。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夫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變。自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繇知之。故公退輒延見詢訪。有所得人。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務使用。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在文選者十五年。噫。可法矣。

狗監薦才

唐伯虎題相如滌器圖。琴心挑取卓王孫賣酒。臨叩石凍春。狗監猶能薦才子。當時宰相是何人。因思人臣之義。莫大乎以人事君。有如時正

儒賢事急用賢力能舉賢而罕聞有同升公陟之雅必其人原非實心體國者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孔子嘗論賢大夫而取鮑叔子皮加于管仲子產之上以其能薦賢也。以臧文仲爲竊位以其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也。但薦賢甚難功高則凌逼易生才高則抗拂易起勢均黨分則嫌隙譏間形迹危疑不可勝道如禹浚洛蜀之黨且相傾軋况其下乎嗟嗟世之

詩譚

卷三

三

十竹堂

盛也。士修其實不求名而名自至。世之衰也。士自修其實不求名而名則不至。豈易之言潛言見亦有數焉而不可強與。稽古韓文公三上宰相書范文正以丁憂上宰相書自是憂世熱腸匪爲私也。今有行之者必咲爲躁于進矣。士將何以自見哉。

讀顏光衷廸吉錄載推賢舉能之報因言不獨宰相宜得人。自古聖賢豪傑無不繇此。漢高問

人于監門卒得鄴食其收子房于韓相拔陳平于亡虜汲汲求賢何破格也。昭烈三屈隆中而天下已鼎定又如夫子大聖而齊交平仲鄭兄子產一遇程本于道卽修幣定交若或失之遇一浣女有異則命子貢抽琴去軫往說之其汲汲于人如此故子游宰武城而夫子首問得人此第一要義也。子賤宰單父只用父事兄事便已了了。今世士大夫祇急簿書不知政本。又見

詩譚

卷三

三

十竹堂

一二卑賤儒紳請託奔走之可厭一桀峻其門戶尊已凌人烏足與言風化哉。故經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功。度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道。誠使廟堂以及外任莫不彰善崇德求賢敷教何憂人才不盛。俗化不美乎。且自家善量器格全在于此處別大小耳。

題清風嶺詩

宋王烈婦清風嶺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

而題詩者甚衆相廉夫詩云界馬駛駛百里程
清烽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木不似巴陵
漢水清後廉夫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
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迥不相
侔矣夫詩貴忠厚王婦之事烈烈如此可謂難
矣若於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道哉

送詩勵夫

王達妻徐性聰慧能詩達署河津教諭弘治中

詩牌

卷三

三

十竹堂

應湖廣聘典試徐送以詩云烏紗巾上卽天宮
耻見懷金夜半中誰敢欺心霑雨露同流楊震
起清風又千里求君試秉衡低昂屢變稱斯平
勿徒苟取虧天理心似長江徹底清達次途中
果有以賄囑者怒而却之尋舉一子徐訓以詩
有道非身外無難事稱此青春好自修之句子
名扇亦舉山東鄉試婦德母儀談者美之

甄節婦歌

節婦甄氏年二十配夫三載而夫卒或有勸其

改適者節婦哭曰此言何至吾耳乎吾聞婦之

事人從一無二吾生爲某氏婦死爲某氏鬼矣

聞者惻惻毛豎於戲婦貞其夫子孝其親臣忠

其君是皆出于秉懿之正天柱賴以立地柱賴

以固者惡可無聞哉湖西羅子倫爲作歌曰

泉流不歸山雨落不上天妾心死不回金石無

全堅白日經中街飄忽沉西海妾心日不如長

詩牌

卷三

三

十竹堂

夜瞳瞳光不改明月懸清輝三五二八圓又虧

妾心月不如一圓耿耿無虧時妾心一寸鐵不

與洪爐滅妾心萬鈞石不觸洪濤裂妾髮可剪

妾頭可截妾心之白不可涅憶妾二十春結髮

事良人焉知三載皇天傾羅幃繡幕生素塵懷

中三歲兒水上浮漚倫白髮蕭蕭垂老親絲衣

零落空悲辛吾聞陳孝婦夫死養姑心愈固朱

橘人秦丹書來黃金北斗高門戶又聞杞梁妻

有文大
氣

凡節婦
詩無此
痛快新
歲

三代而
後律呂

不不好
君誠如
建也
舊惡分
則方可
言節義

一哭梁山傾精誠變天地。黃土非無情。君不見
章臺女傾城華去年嫁東隣今年歸西家顏色
皎皎如桃花如桃花貪結子紅顏不惜汚泥沙。
回首天漢上雙鳳縹緲凌紫霞蓬蒿仰面空咨
嗟。

詩譚

卷三

三六

十竹集

詩譚卷四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予著胡正行較訂

憶魏鄭公

洪武間御西鴈房觀海東青翰林唐肅有詩云
雪翻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堂空詞臣不敢

詩譚

卷四

十竹集

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可謂善于規諷矣。夫
諫體多端無過于直諫諷諫乃因事納忠其功
率多于直諫。坎之六四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
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
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昔人上一章奏
動焚香積誠以冀君心之一悟。誠有言責者所
宜勉也。唐谷那律爲諫議大夫常從高宗獵途
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爲不漏那律曰能以无

爲之更不漏。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疋。可謂諷諫獲報。

詩記講席

孝廟弘治元年御文華殿講書畢。賜講臣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鞞叩頭謝訖。上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職分當爲。皆頓首而退。程敏政有詩記之曰。日映早恩曉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哀衣紅耀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老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一時交泰盛事真。可照耀史冊也。

題劉寵廟

王叔能過劉寵廟詩云。劉寵清名自古傳。至今遺廟留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有嬉笑譏刺之意。愚嘗謂女子之貞一失而餘無足觀。居官之大節一貪而餘無足取。同在

詩書禮義中者。誰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夫營

官還債。餽遺薦拔。非此不行。初猶染指而積久

趨羶。錢癖罔厭。貽笑不恤。大都意爲子孫計。長

遠不知止留冤債于子孫耳。至于立廟祀贍宗

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

入必甚。悖出立臻。腐鬼神之怒。博閭閻之歡。傾

窮民之身家。樂有限之享用。可乎。有初筮仕時

猶知矜持。至老境却低回就之者。只緣漸漸以

官爲家。以財爲性命耳。至于官之大者。統轄愈

衆。效尤愈廣。一人受賄則千人執法。十人弄法

則萬人作湧。如元載之胡椒八百石似道之糖

霜八十甕。夫固已亂天下矣。可勝嘆哉。陳子謂

劉東山曰。貪官汚吏浸漁百姓。甚于盜賊。此輩

不除。雖有良法美意。誰與行之。乃猶以憐才之

說爲貪吏冤者。夫以恤民治事爲才。未聞以巧

浚民膏爲才也。近日明旨以民窮盜起皆有

司食殘所致可謂洞見吏弊矣奉行澄汰豈非
察吏者之責乎

贈葛蘭賓

葛蘭賓隱居養母以孝聞高文毅贈以詩云烏
紗巾子鹿皮冠林壑幽栖若謝安百歲殷勤惟
奉母一生瀟洒不求官淮鹽海錯常供饌野杏
山挑屨薦盤架上有書尊有酒老年心事足清
歡蘭賓泰州劉莊人也

詩譚

卷四

四

十竹齋

聞丐詩

梅聖俞聞丐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
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
與前輩蠶婦吟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
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其意
相同讀之令人勃然興施濟之念矣諺云富家
一宵費貧家百口食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凡救人性命所損無多而所濟不少仁心爲質

者常有設身同患之意初不爲市德沽名計也
眼見富者能散財則恒保其富愚令衡水時見
其邑趙氏曾捐金五百建通濟石橋迄今免漳
水飄沒之患趙富于今更盛子孫亦好善樂施
知其方興而未艾矣

鬻廬詩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于鄰價成有詩曰
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
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情詞悽然可爲蕩家
之戒昔趙清獻公所居甚隘弟侄有易隣居以
悅公者公曰吾與鄰翁三世爲隣矣忍棄之乎
士夫居鄉當知之

羅倫已復官

羅編修一峰之貶雖時相李賢而爲之畫策者
學士陳文也文死薛之綱御史挽之曰學士先
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歎填門客散名猶在

詩譚

卷四

五

十竹齋

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嘗論小人妨賢起。初只是一念固寵。事到頭來騎虎之勢。不得下也。尚當慎之於始哉。

賣子嘆

馬柳泉賣子嘆曰。貧家有子。貧亦嬌。骨肉恩重。那能拋。饑寒生死不相保。割腸離骨賣兒曹。此時一別何時見。遍撫兒身祇兒面。有命豐年來。

詩譚

卷四

六

十竹三

贖兒無命九原抱。長怨切莫憂爺娘。憂思成病誰汝將。抱頭頓足哭聲絕。悲風颯颯天茫茫。讀此詩當改容垂涕。愚近閱邸報。晉中饑饉之甚。至父子夫婦相食。草木焦枯。斃骨枕藉。流離亂亡。寧止賣兒一事耶。近世急催科而緩撫字。民苦不得上聞久矣。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近

之守令。有三年報政。而足不履田間者矣。其脫巡撫公何如也。

踏災行

天災流行。何歲無之。長民者實行恤賑。庶免流亡。乃故事應之。間有無益而又害之者。不有其民。共如惻隱之心。何因讀袁介踏災行願司牧者。各書一通焉。其辭云。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毳毳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

詩譚

卷四

七

十竹三

米時予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原無本爲經營。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更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床。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

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
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
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
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喚我不
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早倉。主首
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
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
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
詩譚 卷四 八 十竹堂

况太守

蘇州知府况公鍾所在有惠政歲滿去民叩
闕乞留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爲歌謠曰况太守
民父母早歸來惠田叟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
楊文貞公贈之以詩有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

願以此
官之終
吏者

重迎張益州之句。愚嘗論古之銓人者爲地擇
人。今之銓人者爲人擇地。偏是盤錯難治之地
多用朽鈍無用之人。何者巧者避而拙者罹也。
乃若久任之法。其要實驗之民情喜怒。而後黜
陟無倒置之患。否則止供巧管之趨避耳。歐陽
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治病者不問其
舉止言論。但能治病便是良醫。凡治民者。不問
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公爲
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急。故
所至民便。既去民思。

尹鳳岐諷時

尹鳳岐先生在翰林。好作詩諷切時事。水東日
記載其一首。因時舉賢良方正。卽得授八品官。
適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者悉放還。有詩云。五
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早去養
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詩近于戲。而因以論取

士之法。莫要于鄉評。蓋人之言行。能掩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衆知。修于家而暴于庭。亦甚彰明較著矣。昔者成周之鄉里選舉也。閭胥既書其孝悌。族師又書其任恤。黨正又書其道藝。而所書者非一人。月吉既考之。歲終又考之。三年大比。又考之。而所考非一日。則縣鄉而之學。縣學而之司馬。無非平日所素稱之賢。然所以至是者。有教化之官以訓之。有學校之地以養之。此選舉所以爲良法與。然而惟行于公道昭明之世。人人以公舉爲快。大家以私囑爲耻。而後可以收取士之效。脫一不公。仍不如制科之法。爲暗中摸索而得之者。使課學行于未仕之先。課職業于入仕之後。是非真而激揚明何患人才不三代也。

附讀書論

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后之學者。其無

詩評

卷四

十

十竹全

過于經明行修。爲第一義矣。乃一入塾肆。止爲尋章摘句之套。一售棘闈。無非榮身肥家之念。豪傑之興不聞。禮義之教滋湮。士風學習。日陋一日。往往干義。噴倫之事。常出于誦詩讀書之人。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如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授吾詩。以學于子。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于大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詩評

卷四

十一

十竹全

誠不可不知

題倚樹人

長安市肆壁上畫一人撫鬢倚樹而立一道士題詩于上云一自離家入道門始知身內有乾坤眼前幾見氷山謝不及先生倚樹根此言看破宦局矣

李西涯謚

謚法萬世之公幸而得之反足貽笑李公西涯謚文正有無名子詩云文正從來謚范王如今詩譚

卷四

十三

十竹齋

文正却難當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長出近峰聞畧載西涯疾篤時諸老入視問以有所言否李在榻上叩首諸老曰莫非欲謚文正耶李又叩首既而請謚乃得之李之貽笑固宜而當日史筆何輕假以至此也先臣徐師曾曰賞罰者一時之榮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亦得其人則重失其人則輕矣東筦陳建議曰謚法之定其必畧采唐末故事遇大臣以謚

請有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而定二謚

焉以按體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閣臣復

秉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以上及助臣親公

必謚侯伯之蒞軍府加官保必謚謚兼美惡文

臣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迄庶僚不拘內外有德

行政事卓然可見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

部及科裁之仍取自上裁是惟無謚則已有

則有美無惡可也又若干謙者易之以上謚可

詩譚

卷四

十三

十竹齋

也萬安劉吉汪鉉張瓚者易之以下謚可也愚

謂人鮮鐵筆則以惡謚加人恐難言之卽

高祖于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于魯秦二王猶命之

曰荒曰愍豈可槩之後世哉然則文武之臣其

爵應得謚者亦慎擇之而後有謚卽有肯者不

予之謚亦可矣然從古幽厲有謚而况于人臣

乎是又在當事者矢慎矢公勿滋議者之口可

也竊以須先道業而後文學先忠事而後榮名

先遠年而後近歲。主謚者人主之春秋。議謚者人心之是非。持真是非以昭布公道。已往現在不妨通一折衷。以經

聖明之定。以服天下萬世。其法重于當世之賞罰。以作將來勸懲。可不慎哉。

樵夫圖詩

有人題吳小仙畫樵夫圖云。婦囑夫。今仔細聽。採柴須放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顛崖

詩譚

卷四

十四

十竹齋

險處行。近濮陽李伯承題鄧鳳山漁者云。勸君且自守山阿。黃口小兒留戀多。莫買漁舟釣明月。江湖日夜有風波。此詩俱可警世。非漫作也。涑水迂書載天雨迂夫出見販車息于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之覆不遠矣。行未十步聞譴聲。顧其車果覆。其徒曰。子何以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道雨澤而踐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

可
有

力固執。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能無覆乎。禍有巨于此者矣。販車之足云。

陸文量却私奔

太倉陸公容。字文量少。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給以有疾。期之後。夜女退。陸公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竊讀書。欲抱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遷寓是秋。遂膺鄉薦。然則亦天之所以報善也。載觀宣淫敗度者。動自短其祿。壽究其禍。根本于一時慾炎。不自撲滅耳。昔人詩云。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悞平生。亦可爲凜凜矣。

鄒庶常詩

成化間鄒公智。幼貧居龍泉庵。焚葉照讀。或通宵不寐。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觀于會江門外公馬上口占曰。龍泉山上苦書生。偶竊

便覽者
大志

忘言心
事青天
白日

三巴第一名世上都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
驚時年方弱冠耳及入庶常因星變抗章極斥
宦官遂下詔獄其寫懷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
垂青史如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
紫宸其辭朝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
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公殆
天植孤忠非與賣直沽名之輩同日而語也

不作盲聾啞官

詩譚

卷四

又十五

十竹齋

進賢舒梓溪及第未幾以建言出爲福建提舉
賦詩曰金榜題名墨未乾寸心耿耿向長安九
重殿闕金門鎖萬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爭搖
狗尾一封誰肯犯龍顏生來慙直懷孤憤不作
盲聾啞官夫氣節日微言官有寒蟬之誦人
人作盲聾啞官矣批鱗折檻伊何人哉猶曰事
有不可以口舌爭者諍之罔益夫天下有必不
可少之議論即聽與不聽不計也况明主不可

初無意

以情求而可以理奪安必片言之不可以回天
也

率性堂書懷

閩寧德少保莊敏公聰初爲吏科給事屢疏劾
選法徇私必置諸理而後已會忌者旋劾公左
遷國子學正嘗坐率性堂有書懷詩曰東風吹
雪弄餘寒檣棧歌來興未闌聖世誰云輕冷
職非才原不稱言官蠹芸香煖圖書靜爐篆烟

詩譚

卷四

十六

十竹齋

消午漏殘自咲此身宜懶散敝冠塵土不須彈
公于成化間掌都察院事時道中時有所彈劾
當事厭之謂公不能鈴其屬公曰已既不言而
又禁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賦雪憂國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用事果切無漫語
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澀頻扶白
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餓鳥

隔竹餐廳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民愛國之情，藹然可掬。至如昔人隨車綰素，灞陵驢背等語，自是閒話頭。

一度遷移一度閒

津南陳景允高初爲御史有聲，後奏事被謫爲典史，繼方陞一水山縣爲詩曰：性懶才疎官亦拙，天然處處有青山。銓司頗信爲知命，一度遷移一度閒。甚有可以怨之遺意。

詩諱

卷四

十七

十竹齋

道人書壁

多買莊田咲汝癡，解頭糧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童賣與誰。乃乞食道人書壁之詩，雖爲俚言，實中民瘼。國家多事，差求繁興，百畝之田不足一役之費。何況民窮盜起，多藏適爲寇資，亦民生之不幸也。

衡山峻節

文衡山先生有病起遣懷二首，其一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途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其二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歆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此詩傳因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直亮明哲，想見其人。

詩諱

卷四

十八

十竹齋

枚點太平

盛世不無逸民，亦以枚點太平。故孫布衣一元曰：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斜對水柴門，通鶴渚，隔林烟火是漁家。岳頭老榆占風雨，石上昌陽閱歲華。枚點太平還着我，棕鞵桐帽送生涯。按一元號太初，玉立美髯，風神俊邁，高逸不可一世。嘗寓居武林，費少師罷相東歸，訪

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少師坐待益恭。孫乃出了不相謝。送之及門。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少師出謂取者曰。吾一生不曾見此人。

詩伎守義

金陵散坊妓齊三錦雲能詩善鼓琴常對詩人雅談終日不倦名振當時與庠士傳奉私愛遇春緣事繫獄雲脫簪珥爲餽或售隊褥供之後

詩諱

卷四

十九

十竹三

謫戍遠方雲欲從行不果臨別送一詩云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鶯。願將雙泪啼爲雨。明日畱君不出城。春去後雲輒蓬首垢面。閉門不出。日讀佛書。未幾疾沒。人多義之。其關盼盼之流與。

郤黃金詩

吳文正公訥爲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齎黃金百兩追送夔州府公不啓就題其上還

出難放沒

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廉而不激。如此世無楊震。黃金晝行。乃有受餽滿橐。而問于尋常。餽遺發覺。以市公道者。其誰瞞與。有愧此公多矣。

題牧牛圖詩

蘇州劉完庵鉦爲僉事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

牛圖詩曰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溼蓑衣。

詩諱

卷四

二十

十竹三

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感之。掛冠去。昔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欲。見飛蟲觸蜘蛛網而嘆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可謂勇退矣。

丈田投詩

上

楊貢以民間多隱田。于是爲丈量之法。有投以詩者。口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閒洲渚。寄與沙鷗莫浪眠。楊爲廢法。凡

奸猾吏胥、不樂無事、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
慫恿官長、而增丁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
使專辦軍儲、無一毫指染、猶恐琢削元氣于民、
困之日、况廉吏少而貪吏多、因之爲利、尚可言、
乎、丈量之法、賈似道行之、誤國誤民、已不可言、
但與此相類、剋剝之道、是不一途、其始皆以興、
利爲名也、上開一孔、下鑽百竅、以及假借侵漁、
莫可殫詰、于是告奸日煩、獄頌日滋、罪罟日長、
詩譚

卷四

三

十竹堂

愁怨日盈、斯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王安石
行青苗之法、初何嘗不言興利而利窮害生、卒
以亡宋。李文靖公曰、汧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
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惟以此少報國耳。陸
象山曰、往充員敕局、凡四方奏請、有所建置更
變、多下看詳、其書生貴遊、不諳民事、輕于獻計、
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
論駁、凡此皆至論、愚作令直隸時、見條議之下

州縣者、應接不暇、就中斟酌施行、十無一二可
者、蓋地各有不相宜、勢各有難行故也。長人者
不于此調停、而一槩施行、雖犬悉驚矣、如何而
可、
按朱文公有言曰、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
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
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
樓、以貯簿籍、不與他文書混、閭閻皆曰不可
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造說以爲有害無
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
合詞以爲不可、今之爲縣、真有愛民之心者
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利、無意于民者十人、
則十人以經界爲害、今之民、只教貪者納稅、
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便道
好、更無些事不順他、便稱頌爲賢守、文公之
言如此、然則丈田之法、或得其人精其法、期

詩譚

卷四

三

十竹堂

于有利無害、以清徭役、以恤貧累、或亦可行之而無弊與、然在吏治日敝之日、誠未可輕議也。

清風兩袖

于兵部謙性孤介、在河南山西十八年、共入京議事、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怕磨、茹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閒話、短長公之大節、挺挺可想見矣。

余味之
人并不
其長歌
矣

詩評

卷四

三

十竹齋

其後遭變、臨刑賦詩云、莊椿居士老來魔成就、人間好事多、正統再更新、日月大明重整舊山河、功超呂望扶周室、績邁張良散楚歌、長嘆一聲歸去也、白雲堆裏笑呵呵、此等氣槩、真不愧大丈夫也。

文公祠詩

白沙題湖州韓文公祠云、刺史文章天下無、海中靈物識之乎、可憐甫李生、人世不及滄洲一

鯨魚、其意即蘇老題廟碑也。

愛蓮堂詩

莊渠魏公督學嶺南、以正學廸士、始一二較士、以文、及後專崇行簡、士未試文、而高下進退、已有定列、臨試止、出一破而已、然親信一二生徒、惟言是用、有林生者、竟以賄敗、公嘗會十郡之士、講于臬司之愛蓮堂、有書一絕云、自疑自失、自驚人、爲主斯文、用意深、惟有愛蓮堂上月、分明照破此人心、愚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况偏聽生奸、先無公道、何以激勸士類哉、臨海陳公選提學、繼南徧歷州縣、出宿學宮、嘿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士風感化、薛文清在成均時、訓監士以仁義道德、隨人善誘、兼令習禮樂、一時太學頓見三代威儀、多士翕然向化、所謂以身教者從、以德化者疾也、虛飭耳目、徒貽笑柄耳。

詩評

卷四

三

十竹齋

蘇李泣別

有題蘇李泣別圖云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生。十九年前今日泪都無一滴爲功名。其慷慨淋漓讀者可感。

明許敬齋謂門人曰吾歷宦途四十餘年升沈得失亦以備嘗未嘗爲自己功名費却片紙此念可對天日汝輩宜取法者也。

四知臺詩

詩評

卷四

三

十竹

楊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公有詩云人間無處不天公却笑黃金餽夜中千載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起清風公嘗言士大夫不愛錢便有七分人了又言取與是士人一大節不可不慎也公有却贈詩有人情重贈尤多奈我心中義理何縱使盡添齊楚富一身之外總爲他爲官徹底清

江丞相古心知吉州遇上元放燈同樂兩作有

士人投詩云隱隱雷聲天鼓鳴熒熒燈火夜星辰風流太守明如鏡何用嫦娥作主人後古心改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風濤大作索紙筆寫詩云萬里爲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分付此身葬巨鯨公之素行清白可知矣。

勸廉直詩

詩評

卷四

三

十竹

好事盡輸純與直漫勞頰舌湧如泉此太宗戒欺誕之詩也臣節但當守公法馳驚苟進何可取此真宗疾奔競之詩也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此贈寇萊公之詩也田園貧宰相園籍富詩書此贈富鄭公之詩也然則厲天下之風俗激天下之節義存乎上之人握其機而利導之耳嘗怪文帝之舉廉而萬家之縣無有應令武帝之舉廉而閭閻之廣不薦一人是何廉吏之艱耶出源流至論

心不可有一事

陸放翁詩曰胸中那可有一事。海內應知無兩人。讀近思錄明道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上不可有一事然則胸中果無一事者豈非海內無兩人乎又子瞻題靜照堂中云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愈知無一事之難。

詩評

卷四

三七

十竹全

傷時詩

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于酒醉得人心永不醒鄭雲詩何等痛切愚謂人心有主豈名利所能沉醉許衡少時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此心獨無主乎一梨且然何況大事。

毫邑薛蕙曰小兒有病癖者凡其飲食皆注于

病以益其疾世俗之病正類于此人苟懷聲利之心則種種學問皆化爲人欲以助成其功利之一念雖或爲善亦不免卒歸于此故有志于學者必先除此病根而後可。

崑山歸子慕曰取予一事寢是吾儒立身大節不可不謹若于此稍有苟且便是失其本心不可爲人矣更說甚道更說甚學古人非其義非

詩評

卷四

三八

十竹全

其道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矯也只是欲存其本心而不失耳此與魯齋事相發明。

從仕詩

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韓文公可謂勘破世局矣。

寄劉逸士

無愁無累者偶向市朝遊此復來孤艇依前入

亂流高眠歌聖日下釣坐清秋道不離方寸而
能混俗求尚顏詩也昔人謂居軒冕之間常有
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切不可有市井之
習

聞規啼

孟浩然聞規啼詩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
啼一聲隣家婦婦抱兒泣我獨展轉爲何情可
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利人濟物隨感而動江

詩譚

卷四

三九

十竹齋

湖廊廟隨遇而施可矣

呂溫偶然作

中夜兀然坐無言空涕洟丈夫志氣事兒女安
得知愚謂丈夫作事正不必令兒女知也

詩有道氣

少陵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
以形容有道之氣象豈尋常詩人可及

詩譚卷四終

詩譚卷五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心和政平

錢起送彈琴李長史赴洪州云抱琴爲傲吏孤
棹復南行幾度秋江水皆添白雪聲佳期來客

詩譚

卷五

十竹齋

夢幽興緩王程佐牧無勞問心和政自平夫抱
琴之牧大是韻事心和政平之語尤爲政之藥
石乎諸葛武侯爲相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輕
重蓋言平也然先有集思廣益之心而後有稱
物平施之道可易言哉

崔膺感興

感興云富貴難義合困窮易感恩古來忠烈士
多出貧賤門世上桃李樹但結繁華子白屋抱

爲樂士
長憤

關人青雲壯心成。本以勢利交。勢盡交情已。如
何失勢後。始嘆門易軌。嗟嗟失勢易。軌自是世
態起滅。何見之不蚤也。蚤見而達觀之。卽齊窮
達于一視可矣。

扣人難得心

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得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
門深。昔人有詩。白頭不負髫齡志。記得城南赴
館時。亦此意也。

詩諫

上崔諫議詩

李昭象山中上崔諫議云。半生猿鳥共山居。吟
月吟風兩鬢疎。新句未嘗忘教化。上才曾忍不
吹嘘。全家欲去干戈後。大國中興禮樂初。從此
升騰休說命。祇希公道數封書。愚謂正是公道
書難做耳。天下事無所爲而爲之者。爲公如薦
舉一事。必不令人知。而後爲無所爲而爲。如令
人知。或待人求公。亦私矣。宋程伊川與韓持國

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傳云。有一官員
上書求爲知已。伊川云。持國居大位。却不求人。
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正叔太執
求薦常事也。伊川曰。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
與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味斯言也。
執公薦舉之道可知矣。

衛準句

衛準詩。往往事從閒話來。一語極足爲捫舌一

詩諫

何忍便休官

高駢好爲詩。雅有奇藻。其言懷詩曰。恨少平戎
策。慙登拜將壇。手持金鉞冷。身挂鐵衣寒。主聖
扶持易。恩深報効難。三邊猶未淨。何忍便休官。
玩斯詩也。其有忠肝乎。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
夫之耻也。宋新法行。天下騷動。邵子門人爭欲
投効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効

去何益也。彼藉口多事。輒思引身者。必其爲羊公鶴耳。

杜荀鶴詩

時世行云。夫因兵歿。守蓬茅。麻紵裙衫。髮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又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乏子孫還

詩譚

卷五

四

十竹堂

似平寧徵賦稅。未曾州縣畧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讀此可知亂離之苦。民不堪命久矣。楊文襄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至今日之所急者。又可知矣。

結交黃金

高適贈任華云。丈夫結交須結貧。貧者結交交

始親。世人不解結交者。唯重黃金。不重人。黃金雖多有盡時。結交一成無竭期。君不見管仲與鮑叔。至今留名各不移。又張謂詩。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又杜甫詩。翻手爲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嗟嗟交友爲五倫之一。利害關于世道。不可不謹也。明薛文清公曰。天下治日少。亂日多。正以君子交少。小人交多耳。此至言也。

詩譚

卷五

五

十竹堂

春陵行

元結春陵行序云。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太平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三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不應命。又卽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

爲敘中
者皆宜
書一通
于座右
多事之
日恐到
處皆然
陵也難
得此公
安人待
罪而已

一片惻隱心

三語儘強項吏不能行其意

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曰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贏。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朴之。郵亭急傳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悲傷誰能辭。

卷五 十竹全

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詩序云：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郡不犯此州。

還今略吏治舉者見此楊賜

正離宮之

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請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曰：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隣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山海邊。

卷五 七 十竹全

杜子美和春陵行序云：覽道州元使君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也。曰：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

子美疏
辭困若
一極不
忘若父
親和詩
乃出賢
也
忠孝名
也

際。恨俱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
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
觀乎春陵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
國禎。賈誼昔流勸。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
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
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
久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
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颺振南岳。之子寵
詩譚
卷五
八
十竹堂

之好賢猶已具見之矣。國家多事。益須良吏。如
差役之行。既不能免。卽就其中求便民永利者。
爲之區畫。曲當不啻已事。差役亦何至甚病民。
也。或者謂不患無良吏。患上之人激揚無法。明
道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欲伺
察州縣。州縣欲掩蔽。不如推誠心與之共治。
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
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耳。
詩解
卷五
九
十竹堂

爭比堯階三尺高
秦長城詩云。秦築長城比鐵牢。秦戎不敢過臨洮。
雖然萬里連雲際。爭比堯階三尺高。卽固國
不以山谿之險意也。後世以土木之費。而令國
瘠民貧。不可鑒與。
辛苦吟
于漬辛苦吟。隴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饑。窗前擲
梭女。手織身無衣。我願燕趙妹。化爲嫫母姿。一

笑不直金自然家國肥末二句深有味

行不由徑詩

封孟紳行不由徑詩欲速竟何成康莊亦砥平
天衢皆利往吾道泰方行不復由荒徑無由見
蔣生三條遵廣達九軌尚安貞紫陌悠悠去芳
塵步步清澹臺千載後公道有遺名讀此可以
愧奔競砥氣習士有正行學無異蹊豈非世教
之幸哉明薛文清曰士之氣節全在上人獎
詩諱

卷五

十

十竹齋

贈米嘉榮

禹錫嘗贈歌人米嘉榮詩云唱得梁州意外聲
舊人惟有米嘉榮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
事後生此句可爲世風一慨噫尚齒崇讓周禮
有之數年來見英少子弟一入黷序便趾高氣

揚日無先進先進亦只得改顏事之不知其所
學何學所修何行也總之世教衰人不興讓將
如之何

弔麴信陵

自樂天感遇詩云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惻嫠在
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沒欲歸葬百姓遮路
岐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
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然則信陵之
治行可以觀矣讀此不覺重有感也守令賢否
百姓知之最真言之最確曾不過而問之以致
殿最顛倒與百姓之好惡大不相侔遂使守正
之士利方爲圓要譽弭謗惟利害是圖而不恤
萬姓之生歿者謂萬姓無能爲也嗚呼直道在
人民口如川秉懿好德尤不可泯因記明嘉
靖間朝城王釐土以進士爲蒲城令猛擊豪強
寬撫赤子嘗執法處一銓曹之兄欲赴京廷

詩諱

卷五

十一

十竹齋

素書曰
足寒傷
心人志
傷國情
如此

奏後伸法而止。諸有惠政蒲民父母戴之。數月而調去。蒲民尸祝不已。家立一木主焚拜。可謂得人心之至矣。再調被謫。終于南郡。白詩所云男女涕皆垂。惟有邑人知。正此公之謂也。萬姓之頌聲不能達于天子。豈可數哉。大抵巧于愛民者。必拙于沽譽。是在銓人者。破格舉用。將人人以良吏自勉矣。愚嘗謂吏治之不清。由于官評之失實。官評之失實。由于採訪之遠。民吹嘘之口。日偽道路之口。不靈。何以收察吏安民之效哉。

蘇渙變律

蘇渙有變律云。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林。此意何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按渙後以舒哥叛伏誅。何歷險而自戕也。詩之不如其人久矣。

詩傳

卷五

十二

十竹堂

制亦不刊

費冠卿孝隱

冠卿字子庫。池州人。久居京師。感懷詩云。筑獨不為苦。求名始辛酸。上國無交親。請謁多少難。九月風到面。羞汗成冰片。求名侯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一得名。他喜我且輕。家書十年絕。歸去知誰榮。馬嘶渭橋柳。特地起秋聲。後登太和二年第。母卒。既葬而歸。嘆曰。干祿養親耳。得解而親喪。何以祿為。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殷院李行修舉其孝隱。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常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于榮養。恨多積于承懷。遂乃屏身丘園。絕跡仕進。守其性志。十有五年。峻節無儔。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冠卿竟不起。賦詩云。君親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老也知臣下。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味其言高潔。

詩傳

卷五

十三

十竹堂

明哲俱見之矣。杜荀鶴有詩弔其墓曰：凡弔先生者，多傷荆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却九華山。天地有何外？子孫無一閒。當時若徵起，未必得身還。夫孝者所以事君，豈徵起不能爲世用哉？弔墓之詩猶不足爲求忠者勸也。

皇家結網疎

北窗瑣言云：大年中陳陶歌詩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氣。慨其詩自見其間，居祿興云一

詩

卷五

十四

十竹堂

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閒釣五溪漁。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然則結網之疎，豈非薦賢之責哉？人臣以報國爲念，則所薦無非公。以植私爲念，則所薦無非私。薦者公，則薦一人得一人之用；薦者私，則薦百人不得一人之用矣。故短牘朝馳，長牋暮進，其薦曰覓親故交，求彼此相推，其薦曰互網繆託。契夙有恩，私其薦曰諛；白晝大都與好，爲市其薦曰鬻。此無他總之

從私不從公也。苟以報國爲念，而他不遑顧，欲薦賢而賢者至矣。昔人有詩云：先收先生作棟梁，其次收拾楠與榱。士生清朝，誰甘肥遯？不慮中原無麟鳳也。

楊責時興

貴人昔未貴，咸願顧寒微。及自登樞要，何嘗問布衣。平明登紫閣，日晏掩彤闥。擾擾路傍子，無勞歌是非。此詩寫世態，冷煖盡矣。貴不易交，富

詩

卷五

十五

十竹堂

不易味，安得斯人而與之挽頽風也。

講筵賦詩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能時講。孟子哲廟喜賦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映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強記師承古道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奏凱還。一時主臣相得，甚爲可傳。我明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辨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達意上謂之曰此卽敷陳王道之陳也羣臣叩首謝又謂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嗚呼英主真不世出矣

鶴傍牡丹圖

詩

卷五

十六

十竹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因亂來依方國珍與呂玄英爲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雲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國儒得詩卽日促裝回鄱陽

釣者口號

唐末撫州禁汝水放生池採捕忽有人垂釣邏者捕之釣者口號云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携蓑

笠賦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刺史見詩釋之

夜安晝閒

趙清獻詩曰山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澗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此非有平昔之焚香告天而何易以及此哉常人汨沒情欲憧憧擾擾日夜無息那討安閒境地大學知止靜安所以不可幾及也

詩

卷五

十七

十竹

分甘念母慈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繁雲響不及桃源款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展屨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廁踰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贛上食蓮有感

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詩曰永言孝思。其山谷之謂乎。古詩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殊情至動人。

抄經頭陀

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此楊廷秀贈抄經頭陀詩也。笠仕解褐。亦可以此爲規。

晦翁警世詩

詩諫

卷五

十八

十竹齋

鵲噪未爲吉。鵲鳴豈是凶。人間吉凶事。不在易音中。亦曰惠迪吉。從逆凶而已矣。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皆前定。浮生空自忙。亦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而已矣。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亦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已矣。斯朱夫子以詩警世之意也。

登臨覺險

李疆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

據清正
人乃能
言此

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疆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詩喜同道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

詩諫

卷五

十九

十竹齋

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遇人不知。幽花歛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

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一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韻人也。

臨危莫愛身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慙創，別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詩評

卷五 三十 十竹堂

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文公追詩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鍼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鍼遠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牧宰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

甚於未鍼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耳。文公其仁者之言乎。

散作十分春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江一盃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此言邑宰可書諸屏也。

上賈似道詩

收拾乾坤一担擔，上有容易下有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此士人上賈似道入相詩也。凡在高位者，能無警于心與？周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人臣當知進知退之義。切不可自誣以誤國也。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棨同平章事制下。棨曰。嗟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乞致去。此不賢于非才而竊位者乎。

重內輕外

詩韻

卷五

五

十竹金

唐楊汝仕建節後詩云。拋却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窄雲間。山僧見我衣衫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元厚之絳以給事領長樂親舊祖道多以東閩柑荔等食用之物珍美爲言。絳詩謝之云。丹荔黃柑北苑茶。勞君誘我向天涯。爭如太液池邊看。池北池南總是花。然則重內輕外之情見矣。人臣隨分自盡。何內外岐視如此。宋包孝肅以諫議乞外任。章至七上。歐文忠亦乞補外。情

詞迫切。

明劉公大夏爲兵部郎秩滿朝議以太僕處之。公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我做秀才時。見府縣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止。今幸登朝。不得爲親民官。非素志也。遂自求爲福建叅政。乃知有志濟天下事者。何嘗重內而輕外也。

騎驢歸里

詩韻

卷五

五

十竹金

劉備久困遷調。爲陝州司法叅軍。律身廉謹。家至貧。及罷官。無以爲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樑。來時騎馬去騎驢。真宗聞之。用備爲京官。明臨海陳公選嘗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清德大可嘉尚矣。

問池臺主

白樂天絕句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

不曾到。惟展畫圖看此言富貴之人常知知足之義仕宦不止車生耳徒貽笑耳。

腰下幾時黃

燕公肅爲侍制十年不遷遂作陳情詩曰發選今日白腰下幾時黃不久果遷然熱中之謂不能免矣。

戒躁進詩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常求奏遷秩質作詩

詩譚

卷五

五

十竹

位高不
可無此
心

觀物之
數如此

曉之其一曰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克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欽踪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顛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爵爵合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然則人臣到處希速化者必其居官而不思盡職

者也何官不可作第一等事何處不可作第一等人業有崇卑官無顯晦賢者自當勉之

太白晝見詩

宋王十朋因太白晝見詩曰煌煌太白生東方追逐殘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點猶微茫太史占之此何祥感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傷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宜預防襟然並見何以當臣言天意未可量滔天

詩譚

卷五

五

十竹

赤地興堯湯偃禾拔木悟成王宋宗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楚莊吾皇修德應彼蒼去甕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正紀綱內修政事仍外懷誓雪國耻還封疆強虜當弱吾當強天戒爲福非爲殃願勿徒以虛文禳包孝肅論星變疏曰災異之來各象過失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誠可不寅畏恐懼乎古之明王必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能應以德則咎息不能應以德則

然則亦
居敬即

不本于
誠信猶
耳。應故

災至應之之善非誠不立非信不行此卽願勿
以虛文禳之意也。忠義具見之矣。

朱陳村詩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
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爲婚姻白樂天有朱
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略云縣遠官事少土深民
俗淳有才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
白不出門生爲陳村人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
詩譚

卷五

三

十竹

初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屬
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
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隣死者不遠葬墳墓多
繞村旣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
往見玄孫及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
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
盡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
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詩賀三諫官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
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懽。當年流
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謨佐帝古。
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
久遠看。三人以詩薦于上。亦除諫官。

古人以學爲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

詩譚

卷五

三

十竹

詩之不
可樂人
知此夫
子曰不

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指擢胃腎
此生精力盡于詩者是誠弊精神于無用矣乃
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問出于
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
優柔醇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
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
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
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

知言無
以知人
今言與
行之之
人品自
見矣

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
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
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涎出可謂能窺見
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
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
此論得之

詩存龜山祠

楊龜山廟祠在常州有豪家欲奪其地者郡守

詩譚

卷五

三八

十竹堂

公行香日題詩壁間豪家愧而寢焉詩曰瓣香
覓路拜龜山獨立斜陽未忍還廟貌儼如生氣
在斷碑惟見蘚苔斑道傳伊洛名千古迹寄昆
陵屋半間黃鳥不知誰是主隔林猶自語間關
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
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不能保五畝宅耶
玄慙而止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
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爲

集錢贖之然則身苟富德誠不必涸屋爲子孫
長久計也

過昭陵詩

宋仁宗仁愛厚澤難以言罄有人過昭陵詩云
農桑不擾歲華登遑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
如夢覺東風吹淚過昭陵其遑將一語足樂宋
室之弱

時清未忍辭官

詩譚

卷五

三九

十竹堂

濂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憐時
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繇衷之言若今人口爲懷
山之言惟行戀官之計唐僧白雲秀云住山人
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
幾人歸與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俱勘破宦情
夫婦雅操

王元若癖風月終于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
遇得句寒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

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
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榆倚風悲縱
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夫婦同心尚訂韻雅知
已已足豈可多得

覓睡方

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
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睡亦有方耶先睡心
後睡眠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是也是亦有方
矣

詩譚

卷五

三十

十竹齋

賦牧童詩

黃魯直七八歲時賦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
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
盡不如君魯直舞象之年已勘破世局如此

狂得我情

王陽明講學于天泉橋上時月白如洗諸弟子
歌詩理琴遠近相答陽明顧而樂之遂即席賦

見得如此
此說切

詩有鏗然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
明日語諸弟子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蓋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
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
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
入于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濶畧倫物之病比
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于道一也故
孔子思歸以裁之使入于道耳龜山詩盈科日
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歇
坐馳還愛鏡中頭可醫學者驚高之弊

詩譚

卷五

三

十竹齋

呂與叔詩

克已詩云克已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蠅
試于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卽大家呂涇野極
愛此句以爲深合孔門求仁之肯

禮儀詩云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
寒卽加衣饑卽食孰爲末後孰爲先言禮之切

于日用無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也程氏遺書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于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履危地此乃勞苦也嗚呼禮教不行風俗何繇正哉

野色天光

張子韶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嘆曰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

詩譚

卷五

三

十竹堂

來瞿唐詩

來瞿唐蜀孝廉也自萬曆中樂道求溪厭科目之學焚引爲侍養計益遜心理學其示學者詩曰爲學如燒窖切不可助長火候功夫到烟自生清亮仲尼到而今千載道已喪只因名利關終日作膨脹因此自沈溺墮落深萬丈仰視魯仲尼仲尼在天上不須求花譜鴛鴦舊花樣只

于心上覓何處是蕩蕩有人問蕩蕩何以用功也曰去其所以戚戚者則不求蕩蕩而自蕩蕩矣又有詩云撤去百般憂明鏡光瑩瑩提起鏡來照仲尼在裏頭又云說與種花人種花只鋤草又云今日醒一醒明日悟一悟一日復一日就生登天步立在崑崙頂絕目四面顧下見紅塵起千條萬條路此非悟後之言乎又詩我有春情滿壯懷自言曰春情者仁心也次云必生芳草傳消息方遣流鶯說去來言仁性不可見惟發之惻隱則可言之故必傳其消息而後可說去來也又詩云紅日幾番輝白玉赤松今已變黃梅言紅日白玉者謂良心本無私欲赤松仙人也黃梅禪僧也言天下學者通講禪矣此公見道分明見於詩者如此其論治道大都以崇節義破常格爲言亦留心世務而有得者矣平生篤行孝親亡休墓除喪終不脫麻衣嘗書

詩譚

卷五

三

十竹堂

願學孔子四字以自勉。吁有士如此而竟以孝廉終其身因讀其書而有感于世未嘗無人特不用耳。

節婦吟

張藉在他鎮幕府中李師古以書幣辟之藉却而不納作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言婉可以動人如閔子辭費宰亦曰善爲我辭焉所以曲遂其高尚也若絕交書不免惹禍

閒處坐

韓退之云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莫思世事兼身事須看人間比夢間邵康節云堪嘆五伯爭周爐可嘆三分拾漢餘何似不才閒處坐平時雲水遶衣裾康節覺度越多矣所

詩譚

卷五

三

十竹

謂被他急流中討快樂三十年非虛語也

洞庭老人詩

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恐世人知乘除者少知乘除則不至于離披醺酩矣易曰知進而知退知存而知亡其惟聖人乎信乎知乘除者少而良夜月明決不肯收釣筒也

又昔人題漁翁夜釣圖勸君急罷釣明月已無多較足醒世

詩譚

卷五

三

十竹

詩譚卷五終

詩譚卷六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李嶠才子

天寶末玄宗幸蜀嘗置酒登樓命梨園弟子歌

數闋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

詩譚

卷六

一

十竹生

不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顧

侍臣曰誰爲此詞對曰李嶠因凄然泣下不終

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也

蘭溪幽居

楊與立子權從朱子遊寓居蘭谿詩云柴門閑

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添竹木

放牧啼鳥往來多谿頭詩云谿頭石磴坐盤桓

時見修鱗往復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

憂垂竿有道之言氣象自別頗與禽語相關窗

草不去意同

乞食詩

陶淵明乞食詩云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續

云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杜子美上山遣懷

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續云但遇新少年

少逢舊知友則乞食亦有不可必得者矣又山

谷樂貧齋云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艸

詩譚

卷六

二

十竹生

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

飯從人討繇是論之貧者固士之常也無論士

人居官受得貧窮然後做得實事程子所謂若

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明呂仲木教學者每舉

夫子士志于道章爲言士非安貧安可與之談

道哉

武侯入寇誰家

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

平作詩云風烟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髮
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按溫公常
日想隨年月編紀統之正閏未一經心思定也
至文公綱目始以昭烈爲正統他逆不得竊借
所以立萬世之綱紀至矣

黃花晚節

韓魏公嘗言修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
燕諸曹有詩曰莫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
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爲晚節
之規

共醉竹根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兄
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
瓦盆盛酒與傾銀壺注玉杯同一醉也蘇是推
之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則富貴貧賤同一
視可矣

詩賦家山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賦
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赴長安兒時
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
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屋下翠竹蒼
梧仔細看送促歸

志堅詩送妻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
詩評
妻厭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
在琴詩頭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
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髮明鏡從他別
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妻持
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醮公判之曰王歡之廩旣
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
間敗壞風俗若不重懲僥倖者多遂箠之仍歸
楊記他書載買臣之妻因買臣入會稽羞觸木

次公亦
會三上
宰相
矣曰一
年不
至貴人
之門何
也

而死旁人目曰羞墓 明方孝孺過羞墓詩云
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
人間婦。自古槽糠合到頭。

退之剝啄行

韓退之剝啄行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
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于
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
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

詩諱

卷六

五

十竹

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
我謝再拜于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他日
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雖無以
獲罪于人亦有以獲罪于人者僕在京城一年
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
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
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于人則幸也追思之可
為戰慄寒心故至此以來尅已自下雖不肯人

次公
何以出時
論之
蘇文
勿持其
攻持其
所不
甚
法

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向者耶以此自謂
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知按昌黎此
書何始高而終抑也豈委蛇明志賢者為之乎
易曰不惡而嚴待小人之道盡之矣

吊岳武穆

岳武穆王墓在杭州棲霞嶺王之子雲枏馬名
人佳客少詩固多如潘子素先生純云海門寒
日淡無暉偃月堂深畫漏遲萬竈貔貅江上老

詩諱

卷六

六

十竹

兩官環珮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
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掀擲有人行酒著青衣林
清源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
必沼吳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
堂短計慚嫠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
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高則誠先生明云孤臣
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葉靖逸先生紹
翁云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皆忠

壯激烈、讀之墮淚、近時如莆陽林見素先生俊
云十二牌來馬、便東邸城狼狽泣相從、中原赤
手經營外、底事書生蚤料中、大將幾看刑白馬
諸君無分飲黃龍、播遷竟沮奸臣計、吹落厓山
此夜風、則又追前作而抗軼之矣、孫太白山人
一元云、誓死從來建、大勳長驅虎旅破妖氛、中
原故舊今餘幾、四海相看獨有君、吾道千年元
氣在、皇圖萬里一江分、至今風斷黃龍府、鐵馬
嘶嘶戰後雲、亦傑作也、

詩評

卷六

七

十竹堂

續詩選 主

儒士彭友信以貢至京遇

太祖微行指虹吟曰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
繫天腰命信續之彭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
萬里長空駕玉橋 上深賞識遂擢為北平布
政使以詩遇主亦盛事云

題梅見賞

明會稽王冕題梅詩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
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
春、

太祖見之大見賞焉、按冕字元章號山農元季隱
居嘗倣周禮著書一卷秘不與人觀曰吾未仰
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也、賦詩鵬舉
海怒、見者毛髮為聳、高廟取婺州物色之授
容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君子惜之、後世止傳其

詩評

卷六

八

十竹堂

善畫梅尤可惜也、

雙硯明廉

臨安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為中貴題蠶婦
圖云蠶未成絲葉已無、髮雲撩亂粉痕枯、宮中
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一日

太祖幸中貴宅見之知為趙即召除肇慶知府在
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位
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應制悟主

永樂間解縉應制題虎額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逢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太祖感此詩即日命夏原吉迎仁宗于南京非

縉諷諍之力與

宋尚書治河

永樂間宋尚書公禮疏鑿會通河始罷海運功不在陳平江伯下因微過勅服儒巾治事其

詩譚

卷六

九

十竹齋

權中微故今人惟頌陳而不及宋丘文莊公通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中臨清閘簫鼓叢祠飲餞餘幾度會通橋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後有王主政始請于朝得祀于分水龍王廟之偏畧示勸功之意

陳士哲樂隱詩

施州陳濟字士哲受業石崖黃溥之門其樂隱詩云莫咲山翁老一瓢閒來無事不囂囂坐看

蘿月籠和璧臥聽松風鼓舜韶竹几穩如居士座鵬冠煖勝侍中貂山深况復人來少盡日何曾一折腰亦可想見其高致

胡馬圖

有人題趙子昂胡馬圖曰塞馬肥時苜蓿枯奚官早已着貂狐可憐松雪當年筆不識檀溪寫俗如屏圍看燈之類多画獵馬胡樂豈非中華之耻而宜禁者乎

詩譚

卷六

十

十竹齋

宣德六年敕

宣德六年辛亥敕曰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卽位以來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引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自已也夫枉已求售非忠士之本心而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欲使幽遠之賢皆明朕志庶幾翻然有奮起

者蓋昔人嘗賦招隱矣。彼其有激欲與俱去。避世遺人。一已之私。朕之所懷。天下之公。題雖同而志則異。觀者亦亮予之志焉。耳卿等為國重臣。同朕欣戚。晏樂之暇。特示觀之。大舉賢為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觀為空言。可也。歌曰。吾觀天地化育功。四序五行實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皞。亦有六相兼臯夔。君臣共濟自往古。大厦豈是一木為。況予京薄資。九五承

詩評

卷六

十二

十竹齋

大寶四海之廣兆姓繁。側席仁賢翼王道。長林大澤高丘巨壑。豈無懷抱材德者。蕭散幽閒樂其樂。扣舷清溪弄綠水。結果雲松招白鶴。雲松蒼蒼白鶴飛。翠蘿搖曳春風時。朝饒黃獨夕茹紫芝。放歌考槃什吟咏。梁甫詞如玉在璞。韜其輝天之生才將有為。豈徒獨善而無施。彼不輕施吾當致之。屢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旦。勞心咨求忘日宴。嗟爾賢人何樂空

谷有莘。幡然起。吠畝傳巖何嘗終版築。磻谿白首還鷹揚。臥龍亦復興南陽。早歲人間望霖雨。大川刊涉需舟航。嗟爾賢人無為徘徊。石泉塵鹿非爾伍。風雲天路為爾開。脫却芟荷衣。掛在青崖腰。翩翩並駕蒲輪來。黃金如山築高臺。待爾為咏臺與萊。毋為令我悵望思難裁。

讀此歌真所謂求賢若渴也。詩云中心好之

易飲食之不過是矣。天生賢才以供一代之

詩評

卷六

十二

十竹齋

用學至待時求為可知斯善矣。彼銜名于舉以辱徵辟之典。以羞當世之士。誠志士所不為也。且人之難辨有甚于豫章之才者。書稱知人惟帝其難之。亦川賢之難也。

王文成避難遺詩

王文成守仁謫貴州驛丞時至錢塘度理怒未釋。滯至海濱。託言投江。遺履于岸。留詩一律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許國

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誰知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按逆瑾、毒流縉紳，文成被謫，恐無以自免。託言投江以緩其怒，是亦曲行明哲之道也。若傳文成至海岸，有二使逼溺，後被二童子扶行，及與二叟奕棋，聯句之說，或出其門人附會之言，必不可信。

詩諱
文成行至閩界登山，奔山徑數十里至一寺。寺

有異人曾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于海上。至是送詩曰：二十年前好識君，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文成亦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其遇異人事亦未可考實，姑存其詩。

驛丞詩

有驛丞詩云：碌碌庸庸馬蹄間，朝來直到睡時閒。誰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宦途勤苦如此，夫西陽影裏愁殺宦遊人，何獨小官爲然也。

題画菊詩

姑蘇唐子畏寅嘗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画菊子畏愀然有感，題絕句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意深可玩。

刺貪詩

富陽俞克明既宦而侵貧家之田，歲歲不已。鄉民苦之，其族人俞古章者賦詩一絕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原來數十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得萬年人。其譏諷真切，頗可警世。

士人書壁詩

陳白沙先生倡道東南頗自尊重有一士人投見白沙拒之其人大喑廳壁云考亭亭下蹟荒蕪野鳥山中獨自呼欲向白沙問真處魯人曾笑宋人愚書畢遂去白沙讀詩悵悵莫及

題梅花詩

劉廷美僉憲薄于仕宦惟愛作詩尤精書畫景泰天順間爲吳中詩人之最京師號爲劉八句年五十歲遂解組成化初邢公宥爲郡守以梅

詩譚

卷六

十五

十竹堂

花求題賦絕句云歲寒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花何不種梅花邢得之喜

官閒好讀書

韓忠定公以青瑣外補常日時論屈之獨學士西涯送詩有人言才大難爲用我愛官閒好讀書之句愚令衡水縣邑小事簡西陽退衙得肆力于誦讀手抄書可等身有味于官閒讀書之句

夏忠靖大度

夏忠靖公原吉嘗蒙賜古硯僕多冰破損甚恐公知召諭之曰受賜不知愛惜吾之罪也遂釋之又嘗于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隻襪公知笑曰隻襪何用不加責且以其所遺者賜之有詠鵬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苦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詩譚

卷六

十六

十竹堂

詩止飛稅

樂平彭懶農福守泰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農曰吾寧愛一官不爲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縣當大造賦冊其子囑司書者飛稅他戶懶農知之延司書者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

曉是民之父母

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官中
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近世差役不均
里胥蒙射豪貴包攬牢不可破一經僉役窮民
立盡當事者宜何如去太甚也

老牛詩

桂林蔣相公冕歷仕三朝而始告歸田里朝廷
慕其賢使三聘之不至御制詩一闕頌云聞
說江南一老牛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
詩譚
卷六
十七
十竹堂

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冕稽首俯伏以對詩云
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犁耙已休
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若此者忠義
明哲具見之矣

富翁知幾

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
嘗有人自京師回問其所見聞其人曰皇帝
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

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某嘆曰
兆已萌于此矣卽以家貲付托諸僕能幹掌之
買巨航載妻子汎遊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
族以次籍沒獨某令終其亦達而知幾者歟有
僧弔朱張二富戶詩禍有胎今福有基誰人識
破這危機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于利苟不求
利禍從何生乃涉世至論

蘭節婦詩

詩譚
卷六
十八
十竹堂

陳友諒據竊時部將有鄧平章陷江右諸郡豐
城汪姓者富族也懼而以千金賂鄧求生鄧見
其妻蘭氏有美色反居其家獨携蘭氏四歲兄
二人而去婦曰公貴人也妾當侍巾櫛奈我夫
初喪且時日不利願姑容當卜吉行禮亦不爲
晚鄧從之移兵他郡命二姬守之閉其戶又設
卒于外守護越數日蘭伺二姬假息齒指血蘸
筆題詩壁上曰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沒

紅巾幼見不忍重從主。烈女何曾事二人。白刃
斷喉心似鉄。黃泉到底骨如銀。荒村落日猿啼
處。過客聞之亦慘神。詩畢卽極殺幼兄而自刎。
友諒聞之罪鄧。而爲蘭立廟。然則好義良心果
不以奸人泯也。

詩規太守

定海沃太守。洋性褊執。宦路鮮合。太傅王棄敏
公越曾爲詩規之曰。今日牧民當尚簡。此行聽

詩評

卷六

十九

十竹堂

爲太守
對症也

訟貴從寬。黃堂正是三公路。莫負吾儒洗眼看。

沃公終不能用。晚年居家猶指摘。大臣過失汗

奏坐戍榆林。窮苦特甚久之方蒙。宥還。閱此

而有感也。昔人言居家不必看邸報。徒動熱腸

或生枝瘡。愚每于此癡心不已。日擊時事。思效

曠地野哭耳。

念親不逮

宋江都陳良與子景山同登進士。良性孝念親

不逮。嘆曰。先子力學起家。今墓木已拱。而余方
登第。不及景山遠耳。有詩云。自慚不及吾兒。甚
得向親前謝綠衣。爲人子而不及養者。讀之可
以出涕。

詩亦召讒

讒口可畏。自古記之。蔡持正作詩云。紙屏石枕
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
聲漁唱在滄浪。又有詩云。孤臣正泣龍鬚草。遊

詩評

卷六

二十

十竹堂

子空簪鳳尾花。後被監司指此句爲罪言。既不

得咲。又不得泣。此豈盛世之事。近有一扇頭詩

禍流縉紳者矣。蘇子瞻咏桧詩。根到九泉無曲

處。世間惟有蜚龍知。時相謂其有不臣意。神宗

問之。對曰。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

之地下。蜚龍耶。神宗曰。彼自咏桧。何與朕事。唐

李泌賦柳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復顛顛。楊國忠

以爲讒已。玄宗曰。賦柳爲讒。卿則賦李爲讒。朕

可乎有兩君之明智。口焉得而入哉。

昔趙飛燕。讒班婕妤。妤好祝詛于成帝。問之。妤好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詞辨。足令讒者咋舌。范滂繫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意與婕妤類。達人之見。自是不同。

苦役謠

詩譯

卷六

三

十竹堂

元李存義苦役謠云。八都安仁最下都。易水易旱。生理無奉。公往役名主首。半是摘窮檐。柴夫或因苗麥。僅升斗。遂忝殷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上赤謬當辰砂朱五更飯罷走盡卯水。潦截道歸來。哺天下未平。諸瑣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程茶酒率陪備。所取鹽米何錯。銖逃糧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火。唯聽捶撻生蟲蛆。幾年辛苦。垓容蟻一界了。

萬曆
吳縣
縣志
卷之
二

卑鍋遊魚間逢賢宰相。憐恤蘇息無術空嗟吁。省符郡帖一朝下。義遜得許從鄉間。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趨。同時共事數君子。但有替協無容且出多。出少由厚薄。若小若大皆。惟愉支吾縱廣非獨力。傾助能幾咸安居。移東走西幸免矣。那上趨下歸誰歟。不聞隙突到雞狗。但覺和睦安犁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拘有治法。無治人良可嘆也。

詩譯

卷六

三

十竹堂

淘金行

元蔡明詩云。淘金大江側。水深沙淺淘不得。夜間呼叫來打門。官司追課如追魂。呼童挑燈取金看。囊中祇有分毫積。課多金少輸不及。里胥怒喚徐見執。賣金買寬限。金盡限轉急。歸來坐窗下。妻子相對泣。泣亦徒爾為。輸官不在遲。南庄有田仍可賣。莫遣過限遭鞭笞。獨不見西家賣金仍賣屋。戶戶述金猶不足。讀此而知開礦。

之事利少而害多。民爲邦本。不宜重苦。萬曆年間河南開鑛附近之處民逃盜起姚御史亟章請罷繪圖以上爲小民請命吁可爲永鑒矣。

詩勸戒酒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其太夫人年已高頗慮其得疾賈存道作詩勸之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

病悔何追。文公起謝之。自是終身未嘗至醉此。

詩譚

固見公之改過。友之忠告。亦幾垂涕而道。真難得也。

養生詩訣

節飲食。減嗜慾。此養生六字符也。道家服氣接命之說適足誤人耳。偶讀邵康節一詩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嗚呼養生之道盡之矣

江梅一味酸

宋徽宗書七言於扇云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八珍盤。命一太學生續之生卽續云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書進大喜是生亦可謂調羹手段。

酌食泉詩

晉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界有食泉父老曰飲

詩譚

此水使廉士變貪。隱之竟至泉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當終不易心。夫使貪泉使人貪。豈廉泉使人廉乎。首陽之山桐江之水豈非以人重哉。君子求爲不自變。不懼有所以變之也。韋應物詩所願酌食泉心不爲磷緇同意。

咏猫絕句

劉士亨有咏猫絕句云口角風來薄倚香綠陰。

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猓猓勢。不管黃昏鼠輩。
忙語涉譏刺。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
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故。鼠。嚙。案。
頭。書。語。涉。激。諷。陸。放。翁。詩。云。裘。鹽。迎。得。小。狸。奴。
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毯。坐。
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矣。又。無。若。
劉伯溫詩云。碧眼烏圓。食有魚。仰看蝴蝶坐階。
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化。驚真可謂。
詩譚 卷六 五五 十竹堂

買臣圖

詹給事泮詩。朝負薪。暮負薪。丈夫富貴。捷風雨。
會稽愚婦何足嗔。紛紛肉眼盡如此。

九月書事

正德庚午歲大歉。錢工部仁夫九月書事云。四
尺稻苗三尺水。兩年逋欠一年征。蓋紀實也。催

科撫字于災傷之日。倍宜急講。有司以愛民爲
心者。自然極抹于常厄。決不以延緩誤事。如坡
公奏議。重複簡按。則饑羸之民。索之于溝壑間
矣。國用匱乏。額辦難減。卽議蠲議賑。竟未聞
恩澤之下究也。民生何以蘇哉。

飲墨

東坡監試呈諸試官云。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
飲。山谷次韻楊明權云。呷呢統袴兒。可飲三斗
墨。用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有濫劣者。飲墨水一
升。世人多不讀書。安得如許墨飲之耶。

憂國淚

陳去非讀中興頌詩。乃云。小臣五載憂國淚。杖
黎今日溪水側。欲接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湧空
心惻。蓋謂黃魯直潘大臨兩公也。當建炎亂離
奔走之際。庶幾少陵不忘君之意耳。

蘇氏原敬周程

學問
為物
師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為程灝滴。東坡為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者，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于周程。惜乎後因嬉笑而成仇隙，蓋明知程夫子之賢，而欲抑人以揚已也。吾道高下，公論曲直，豈蘇氏之徒所可枉哉。

水心句

葉水心為詩多有義理，如萬卉有情，風暖後。

詩譚

卷六

三

十竹

筇無伴，月明邊。又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又因上岩巖覽吳楚，遂從開闢數義皇。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此等胸次，此等境界，前此惟子美能之。

王文康公詩

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士以有用為貴，觀此可以醒矣。

依樣葫蘆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

太祖曰：翰林草制，皆簡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

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繇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夫知制誥者，代王言以詔示遠。

邇，若切時洞理，則足以感動天下，非細故也。依

詩譚

卷六

三

十竹

樣葫蘆，何益之有哉？即如外任考滿例，有制勅，纔語過譽，甚為非體。朝廷不重，則得之者亦輕。當事者宜有以審定而奏議可也。

長安貧兒鑲背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何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世情薄惡，自是如此。余于里中眼見有結客恣費，竟至貧刺骨者，求濟于素交，十不獲一矣。語云：儉者德之共，諺云。

詩月酒
然

儉用勝求人，良有見也。

木客吟詩

唐小說有一足叟自稱太上隱者作詩云酒盡
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
東坡詩山中木客解吟詩，卽指此。

南陔孝子

晉束皙補亡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其詩
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

詩譚

卷六

三九

十竹

其之子罔或遊盤。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其
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
絜爾晨羞。按此詩有色養兼至之道可謂孝矣。
嗚呼人子孺慕時依依于父母之懷何等親切
及成人之後世味蒙心往往對妻子日濃對父
母日淡。向朋友開笑向父母感頌者可勝悲哉。
林和靖有言妻子爵祿乃賊忠孝之具可謂砭
世至骨。

咏懷襟詩

明薛文清公以篤行實踐爲學以復性爲教屹
然爲一代儒宗于今從祀百餘年毫無異議乃
知人忠不行道不忠不服人也讀其詩自可知
其人矣謹錄其咏懷詩。回首鄉關入夢頻馬
蹄踏盡幾年春客中膽氣崢嶸甚肯把明珠暗
贈人。瀟洒流年老鐵骨鬚毛雖白寸心丹天
書重疊叨。天寵驄馬長鳴宇宙寬。耿耿江

詩譚

卷六

三十

十竹

湖意不忘頻年草疏奏明光行臺夏日看時物
最愛蔡花向太陽。高堂燈火夜相親簡點詩
書憶古人自愧久持三尺法一生長保寸心春。
霜竹風寒夜向深燈前讀易見天心京華又
見逢長至坐憶堯夫子夜吟。燈花靜夜結金
蟲爐火共如樹杪風小閣有春應自省此心期
與萬人同。都城鐘鼓夜深沉棘寺燈前有客
吟不是少陵曉麗句虛臺元自發清音。早知

大道心無外始知身閒樂有餘一卷陶詩千載
興梅將名利役慵疎土床羊褥紙屏風睡起
東窗日影紅七十年來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
通

楊忠愍詩

椒山批鱗大疏日月爭光其發爲詩句已見一
班矣答胡敬所安一息若存還報主萬年不
死是吾心于今只合昏昏睡咲殺當時勳業人

詩譚

卷六

三十一

十竹齋

疎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月負初心本來而
日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吁忠愍有此衷腸
真以國家爲已任成而後已者歟其聞蔡京
外城云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止神京
備遑自是千年計塞外誰人築五城病急須
從標處治如何緩處用功夫庸醫費盡篋中藥
待得良醫藥有無讀此而竊有議也時常清
朝不患小人之難去患去一人而人復一人則

時事日壞矣亦不患弊政之難去患去一弊而
弊復一弊則吏治日非矣然則有留心世務者
須標本兼治可乎

公又有聞賞功詩踏破塞城誰問罪深居臺閣
亦加封聖明恩濶如天地不論無功論有功
又讀易詩眼底浮雲片片飛吉凶消息只幾希
自從會得義皇易始覺從前大半非

羅一峰詩

詩譚

卷六

三十二

十竹齋

羅一峰先生著書金牛洞十年不出有言其癖
于隱者今觀其發爲文章與爲政一鄉何嘗頓
忘用世之心乎讀其詩有聞道蒼生淚滿衣又
却爲蒼生白了頭之句先生心事可知惜天不
假之年未酬經世志耳先生信道似韓子氣象
似孟子出處大節青天白日故其詩有男兒生
世間猥瑣非英雄脊梁須鐵硬一擔挑綱常饑
餓添疎慵輕肥誤俊英等句信非先生不能作

也、

示學者詩碧天如水浩無窮萬劫消沉晝夜同
獨步鴻濛誰不灰一丸光動紫薇中

題懷恩堂東風何事欲沾巾猶未全歸七尺身

一片昊天頭上立分明長照此心真

先生又有詩貞元自古天難老麟鳳中原網易

疎百歲逢君能有幾兩儀添我便成三篋衣醉

臥黃昏後一枕江聲鼻息雷此何等氣象又老

詩評

卷六

三

十竹全

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滬。瀕堆。則其甘于逋
世亦有所感歟。

謝信官

斛山先生楊爵因建言下獄時爲信官特達相

恤詩謝云患難人多畏。信郎獨不疑相逢濡沫

日疑是受經時。負氣能冲斗。令餉可濟饑。老夫

窮困裏冥報。是前期。此與楊椒山在獄得一教

諭周濟之力。椒山因教諭之任。贈詩有君愛微

官儂愛。來古來大地幾癡人之句事同。昔人道
義相憐。不在知面與不知也。若平素盟心急難
掉臂。視此愧死矣。

貧士輕富貴

靈寶許尚書讚感遇詩其一。貧士輕富貴。勢遠
易爲詞。此身無所有。放言任自嗤。一朝近榮顯
議論非前時。身忽居省閣。門庭若市達。向時高
邁論。寂寞不經思。孤寒志不懾。聲華勢不移。始

詩評

卷六

三

十竹全

終貞一節。矯矯真男兒。詳此詩知未遇而輕富
貴及富貴而淫者有之。無他中心無主。浮華易
動故也。必如明道詩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
此是英雄信哉。

英雄每欺人

感遇之五大朴日以散。言語頗失真。詞致事抑
揚。理義多汨陳。悖經謂幽討。反騷擅奇新。每于
經常外。索隱以滴醇。滔滔惑衆聽。貴耳口不論

得此五
智只是
為耳所
愚

智者轉相信英雄。每欺人。大抵英雄欺人。則言語為之圓。謝上蔡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談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彼大言誇張。茫無歸落。即欲欺人。人豈可欺乎哉。

咏桃

吳康齋有詩。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

詩譚

卷六

五

十竹堂

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知者以為有吾與點也氣象。

詩譚卷六終

詩譚卷七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王心齋樂學歌

歌曰。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

詩譚

卷七

一

十竹堂

聖經曰
物有本
末原不
相離者
也非他
處內外

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按王名良泰州人。其孝友忠信。孚于鄉黨。宗族常著論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為天地萬物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危其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好學之志老而彌篤。教人隨材開導。從學者日衆。時里中

本末之

陽明先生

時開路

人相

子途一

白爾歌

心一曰

國漢天

理陽明

曰小子

聽之彼

二人者

也

正學

也

鍾伯敬

訂文

樵者朱逸日樵蕘易麥糲擇精者供母而裝其

糠粃為糗以樵一日過民之閭而行吟曰離山

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良聞而呼

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邇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

求則得之不求則即近非已有矣樵竊聽良語

浸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必請門側聽饑則取水

和糗以食疲則班所樵蕘于地跌坐以息踰時

仰天浩歌聲若出金石迥然得也又有韓氏者

詩評

居茅屋三間陶甕為生嘗假貸于人為甕兩壞

甕坯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處窰中聞樵者

朱氏風從之學粗涉文史嘗自咏曰三間茅屋

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縣鵜屢空安如也其

體道淑人有如此者

王摩詰送別

送孟六歸襄陽云掩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疎以

此為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

世道

此十字

易字可

辨

初出濟川別故人云微官易得罪謫去濟川陰

執政方持法明若無此心開閭河潤上井邑海

雲深縱有歸來日各愁年鬢侵鍾伯敬云交情

在各字若單愁自己則淺矣愚謂執政方持法

詩評

二句周旋慷慨立言得體詩可以怨其此之謂

乎

獨有知時鵲

韓文公詩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獨有知時

鵲雖鳴不緣身暗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蛙鼃

鳴無謂閤閤祇亂人繇是觀之君子之言如捫

惟恐或出也小人之言如瀉惟恐或不出也故

君子之言雖敷暢詳明其中自有守心守氣不

素書曰
括義頗
會所以
無咎

三字有
傲氣

乃知石
隱之無
用

果然則
實者自

敢肆焉者。蓋知離中虛必根于坎實不敢務華
絕根也。韓文公有言箴云不知言之人。烏可與
言。知言之人。嘿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辨。人反
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
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不遇咏

北闕獻書寢不報。南山種豆時不登。百人會中
身不預。五侯門前心不能。身投河朔飲君酒。家

詩譚

卷七

四

十竹齋

在茂陵平安否。且此登山復臨水。莫問春風動
楊柳。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說君應知。濟人
然後拂衣去。肯作徒爾一男兒。只末二語乃知
丈夫熱腸濟世。非爲一身計顯晦。實爲吾道爭
窮通也。右丞又有獻始興公云。寧棲野樹林。寧
飲澗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嶇見王侯。鄙哉匹夫
節。布褐將白頭。任智誠則短。守仁固其優。側聞
大君子。安問黨與讐。所不賣公器。動爲蒼生謀。

月進矣

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
所求。夫王右丞之出處。無論矣。韓文公上宰相
書曰。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
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安矣。故愈
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其一曰。占之進人者。或取

千盜。或舉于管庫。今布衣雖賤。猶得以方于此。
今觀其求進。何皇皇也。豈以行道爲急者。不忌

形迹之噴迫與。范文正公以丁憂上執政書。極

詩譚

卷七

五

十竹齋

口語時事。娓娓千萬言。而先白曰。忠者天下之
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
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
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
其言之尾曰。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
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無一采。及其往
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今日之
言。願采其一二。爲天下國家之益。不願後之史

素書曰
落居地
道以待
其時

林深子
喜又在
喜前

描寫村
落小景
見

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然則文正以天下爲已任之心誠不以居憂而忘矣若後世之士效之幾何不以踰越喪禮而反來終身之棄哉

羌村詩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譟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牆頭感嘆亦獻歛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佳得夢再添一二句則不苦矣

詩譯

卷七

六

十竹堂

羣鷄正亂叫客至鷄闐爭驅鷄上樹木始聞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戈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此二首杜老似咏生還之樂耳以爲偶然以爲意外則許多垂老無家新婚別等篇流離死亡反是尋常事矣民生其時不可長太息哉

匡時第一篇

明命憲送萬楓潭南都兵諫云天子屢頒蠲稅詔官家猶索舊緡錢東南財力若親見肯負匡時第一篇愚作令時每見蠲恤之令與徵罰之令齊下畢竟新例嚴而催科急長吏畏功令何恤黔黎卽議蠲議恤竟成畫餅耳然而調停緩急周旋顧慮令上可曲應而下不重病此中須費盡心力而後令百姓受惠于萬一也至上

詩譯

卷七

七

十竹堂

司之行照管州縣者鮮矣文法滋煩應接不暇酌量行止尤不得令胥役爲政蓋此輩顧以生事爲市也若夫阜財之道無過塞其溢額始得其頭緒今則頭緒如亂絲矣計其大者耗于國用不可言糜于軍餉則可議多事繁興額供減而悉索多加派可重困乎昔人言恤民在省賦治軍愚謂治軍所以省賦也歐文忠公議財用疏曰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

救時論

尋其受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匱乏其弊安在起于用兵而費大故也。今雖有智者物莫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非可遲疑寬緩之時明矣。按文忠疏。合時務而參酌之。惟是一方之盜速勅撫鎮以成功。關塞撫鎮須慎擇久任。令其募土著行屯田所餉者實。而所省者大。數年之後嘉與海內相休息可也。不然事多賦煩。有事之處固以相脅而胥爲亂。民無事之地且以騷擾不堪而生衆心。邦本不固。天下無恩。此范文正上書而鯁鯁深憂者也。或曰用兵之效須撫鎮同心皆實心爲國家之人。何事不濟。則責在用。人者勿以天下事爲嘗試也。

履霜操

一字一淚

尹吉甫子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父兮見寒。母兮見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人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韓文公詩也。只饑寒履霜反覆感切真可以泣鬼神矣。孤臣葉子操心危慮患深于此可見。

勸孝勉廉

詩譜

卷七

九

十竹堂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杜甫詩。勉友以孝。淒而至。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屋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岑參詩。勉子以廉。婉而切。

贈內詩

孟子曰
身不行
道不行
于妻子
竟不可
厚貴之
其也

白居易詩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塵他人尚相
勉而况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
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
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
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生未死間不
能忘其身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
饑何必膏粱珍繡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
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貧苦士與君新結婚
詩譚 卷七 十竹堂
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世人嗜利營利大半
從妻子起見耳安得以此告之 張文節爲相
自奉養如河陽掌記時所親諷之嘆曰人之常
情絲儉入奢易絲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
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
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
身亡如一日乎達人之識自合如此
永樂中胡知縣壽安者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

此亦偏
見差可
醫俗

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謂妻子何胡曰吾豈遠
于人情者乎吾輩讀聖賢書一登仕路孰不以
砥礪名節爲志婦人女子非所知也一至任必
以耳目玩好之物求給于我一漫應之其玷清
名不小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憶兄弟
王維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
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李白昨夜梁園
雪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于逖
衰門少兄弟兄弟惟兩人饑寒各流浪感念傷
我神夏期秋未來孰知無他因不怨別天長但
願見爾身茫茫天地間萬類各有親安知汝與
我乖異同胡秦何時對形影憤懣當共陳夫相
離則憶莫切于兄弟彼視兄弟不如友生者何
如也
心定萬事定
詩譚 卷七 十竹堂

明天順間江右張公廷祥諱元禎生而靈異五

歲出語驚人 寧獻王聞其名召之命爲韻語

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 王輒驚曰異

哉此兒他日必爲國家偉器 憲宗初卽位上

疏勸行三年喪常侍父疾額 天請代喪禮尚

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歛憾之終身

孝宗朝入侍經筵日講 孝宗雅意向公特爲

低几就聽之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

詩韻

卷七

十三

十竹堂

孝宗嘉納急索太極圖以觀曰 天生斯人以

開朕也公在仕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滿九年

進禮退義天下建之

胡康齋詩

胡康齋有詩云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誠

能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讀書者二年

嘗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獨正襟危坐舟定問

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張弼有詩贊之云耳根

何處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臺燈火

夜伊川路上見斯人

送鄒汝愚

蔡公清送汝愚謫行詩云識君未三月別君遽

萬里終不爲君恨天地有正氣又此行如游學

十年觀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方遜志昔人勸

勉之意出于道義果不以離別爲情也

一峯挽詩

詩韻

卷七

十三

十竹堂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

古丘白日金牛洞青雲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

月上簾鉤此周公暎撰一峯羅倫挽詩也一峯

晚居金牛洞註經爲業慨然以聖賢爲已任世

之知一峯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

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爲

未必盡知也

我道固當然

正氣蓋
世風
一流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郎中黃公華以母喪暇徐或尼其行輦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恩蓋有志於殉國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 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輦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指及之者輦獨抗疏言彬首開邊事以兵爲戲兇狠傲誕無人臣禮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疏奏彬大怒必欲

詩譚

卷七

十四

十竹齋

寘之死遂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及歸杜門著述清貧殊甚至貸米隣村亦曠然不以爲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不過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忼慷歌

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

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玩此詩寫貪廉之情繇盡矣末句畢竟知廉吏之可爲人將何從焉勿爲優孟笑也

包孝肅詩

孝肅忠孝大業炳炳烺烺嘗見其遺像贊云龍圖包公生平若何肺腑冰雪胸次山河報國盡忠臨政無阿杲杲清名萬古不磨公嘗爲詩云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勿遺來者羞按清心爲治本二語亦可謂自道平生矣

詩譚

卷七

十五

十竹齋

醒心亭

歐陽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二亭相瑯琊幽谷

命幕客謝判襟植花卉共間謝以狀間位置公
卽以一絕書其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
仍需求次第裁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
開茲表之令醒心與醉翁亭並傳

贈隱士

陶淵明詩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十旬九遇
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

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

詩譚

卷七

十六

十竹齋

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弦驚別鶴下絃操
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白樂天詩丘中有一士不知其姓名面色不受

苦血氣常和平每選隙地居不踏要路行舉動

無尤悔物莫與之爭藜藿不充腸布葛不蔽形

終歲守窮餓而無嗟嘆聲豈是愛貧賤深知世

俗情勿矜羅弋巧鸞鶴在冥冥

丘中有一士守道歲月深行披帶索衣坐披無

絃琴不飲濁泉水不息曲水陰所逢苟非義糞
土千黃金鄉人化其風熏若蘭在林智愚與強
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訪其人將行復沉吟何必
見其面但在學其心

讀鄉人化其風熏若蘭在林一士之能化人如
此何況鄉紳乃國家之望家居而爲善可以感
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爲功化比士
人百倍然把積慶垂休的日子忙過錯過都是

詩譚

卷七

十七

十竹齋

隋珠彈千仞去也可勝惜哉故能親賢揚善主
持風俗其上也卽不然而恬靜自守正已率家
其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此下則欺弱暴寡風
之變也有不可言矣又爭體而此三字最悞人
今且以何者爲體而若屈身關說干瀆官府此
無體而之甚者也官府卽姑從我而心厭薄其
人此又與於無體面之甚者也得勢勝着而以
豪於里而人陰指之曰此翼虎不可犯耳尚得

士大夫
居鄉遇
人有患
難身可
言則為
言之不
能亦委
曲扶導
之此皆
鄉之法
也

為體面乎。認得體面真時。便不爭體面矣。近日
禹城楊先生諱東明。著有山居功課一書。內云
大夫居鄉。固不可輕為人言。若一言而爭一郡
之利害。雪人之大冤。出於無所為。而為之義。自
是青天白日之一端。不愈于杜門蒙面而無濟
於事者乎。

愚嘗論居鄉施濟。洵是好事。但施濟之具。從何
處得來。待已則欲一塵不染。待物則欲千金不
吝。此必不得已之數也。惟是盡得一分。則做去一
分。故施濟無盈量。求滿心而止。

銀豆謠

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治
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甬進入蓬
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塔下。萬顆
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驚瓦。中官跪拾多盈
袖。金襴半墮羅裳縷。贏得天顏一笑。惟拜賜歸。

符人附
係如此

惠總借一人以活千萬人耳。

咏蓑衣詩

有人咏蓑衣詩云。輕綠柔藍着勝衣。依船吟釣
正相宜。蒹葭影裏和烟卧。菡萏香中帶雨披。狂
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只饒紫綬金
章貴。未肯輕輕博換伊。此詩視江湖廊廟。又太
分矣。呂子柝漁石之篇。為送唐憲副之致政也。
歌曰。江湖者。廊廟也。廊廟者。江湖也。君子不忘

此道是如

江湖乃能立廊廟也。

咏傀儡詩

王陽明咏傀儡詩云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爭說倭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大舉世戲場固矣到仕途上升沉顯晦此乃真戲切不可認戲爲真而可以智管力爭也然無地不可行法無官不可盡職卽就戲論之亦須粧一脚正生不貽觀者笑也。

詩譚

卷七

二十

十竹齋

陳剛中詩

天台陳剛中題范增墓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成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題博浪沙云一擊沙中膽氣高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二詩覺出人意外可補史氏之不及。

題爛柯山

張志道題爛柯山圖云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棋如此看仙家亦淡矣。廸吉錄曰神仙之道卽在人倫日用間而後世帝王耽嗜方術往往廢治弊在以迹索之而不探其理也。上元夫人謂武帝曰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雖慕長生祇自勞耳。軒轅集答宣宗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雖堯舜之道可致况長生久視乎。然則人主何必捨大取小哉。

詩譚

卷七

三

十竹齋

題詩御史臺

沛縣尹顏伯瑋題御史臺壁云太守諸公見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復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恨望采民艱達聖明南向再拜。

自經死。廬陵楊文貞公過沛悼以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一門忠義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酌荒墳何處是離離芳草泪空垂。士君子寧爲玉碎勿爲瓦全。寧爲蘭摧蕙折不爲蒲芬艾榮。寧殺身以成仁不貪生而害義。志士烈夫古今一揆。楊椒山臨刑吟詩云浩氣還太空貞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語其詩譚

卷七

三

十竹齋

友曰不如此死諸公又不憐我矣真所謂歸視死者也。愚令恒山時過其故里崇祠輝煌子孫科第不絕誰謂忠臣無報哉。

巫頂飛雲詩

邵京實閩人務學尚隱所交皆一時風雅惜其唱和散逸惟鍾明德題京實山居十六咏內巫頂飛雲詩云白雲飛去山色深白雲飛歸山色陰時來時去自古今山亦無語雲無心有人結

廬占巫頂白石支頭卧雲影清霄雲起隨飛龍行雨歸來人未醒。

僧規詩

有僧名規者年七十談論蕭散有詩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窓殘日已無多所謂日午山僧眠未醒筭來名利不如閒信哉近世俗僧營營身家其不得閒有甚市井矣東坡遊一山寺曰來分半日閒耳其僧曰相公閒了半日老僧倒忙了一日雖是詠談却是實語。

詩譚

卷七

三

十竹齋

送見素致政詩

林見素公征西成功隨乞休致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也李夢陽寄以詩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再歸遲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機又云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復起詔翻作急

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獨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愚聞。明雋詩。日落風欲靜。鳥啼人自閒。白雲如解事。成雨便歸山。似謂林先生矣。

咏召伯湖女

召伯湖有女子。一云姓鄭名荷花者。常與嫂同行。遇天暮。至湖濱。蚊蟲甚盛。嫂邀女寄宿田家。女不從。因獨宿湖邊。一夜蚊蟲嗜膚血。盡露筋而死。歐陽公有詩贈之。至今有露筋祠。明陳

詩譚

卷七

五

十竹堂

伯聿詩云。湖上荒祠落晚霞。野翁同口說荷花。當時非是無心者。天下人無下惠家。薛文清公詩。高郵女子志何堅。假宿寧論性命全。甘向荒陂死蚊喙。此生元不愧蒼天。又。嗜血其如利嘴何。荒陂一夕死貞娥。縱教筋骨當年露。落得清名世不磨。

警惕詩

華亭侯廷言綸爲浮梁判簿。設二屏各書數語。

以資警惕。其一日。圓者被人譏。方者被人忌。不

方與不圓。何以成其器。至圓莫如天。至方莫如

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議。況我疎鄙流。竊祿

尸其位。人或譏我圓。我圓思我智。人或忌我方。

我方思我義。醒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爾規

矩中。靈臺了無二。其二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

之清者莫如竹。蘭香香于天下。草竹清清于天

下。木彼疎果何物。襟于蘭竹中小人之惡。固可

詩譚

卷七

五

十竹堂

要認得
真處得
正自覺
字由本
真

惡。君子之德尚有容。君不見仲尼尚遭陽虎怒。孟軻曾被臧倉惡。誰知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

董蘿石

海寧蘿石董公濬。厲隱操。正學行樂。事多可稱。其兄貧。卽割已產與之。友人鄒魯以田來質。後魯疾革。出參焚之。且爲經理葬事。性好咏吟。一時詩家吳下沈石田。開西孫太白。皆樂與之游。

年六十七始聞良知之說于陽明先生幡然悟曰不如此得爲人乎。人間之曰從吾所好耳。更號從吾道人。子穀舉于鄉。欲受較官爲養公止之。期以大用。臨沒自吟曰我非汙世中者。儔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些染。一道天泉月自流。可謂順受考終者矣。呂子楠曰曾子有弘毅之學。乃能做得易簣之事。此處觀人一生。豈可輕言。

詩評

卷七

三六

十竹堂

得詩銘墓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

知而不
薦又何
解也

有遺才哉。語亦稍聞于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于譏議。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橐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大年卒。公爲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較官邪。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詩評

卷七

三七

十竹堂

蛾眉亭詩

靖難之後。有人賦詩蛾眉亭中。曰一箇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此蓋建文遺臣行遜時爲方孝孺作也。或傳族方氏時得典史魏澤周旋匿其幼子。以故方氏尚有後。謝文肅詩。孫枝一葉是君

正論
以服人

恩謂此誰謂天之不善報忠臣哉

德顯卻求輓詩

清江有詩人。德顯者。早孤家貧。屈爲小官。在九溪。嘗作輓懷詩。有曰。多病慮窮身。外事久貧。諸盡客中愁。又曰。芳草無窮鄉夢斷。長安不見旅魂銷。在京師作重陽詩。曰。人在金臺卽天上。更于何處去登高。詩家多愛惜之。晚年瓶無儲粟。里中親故有以白粲豚蹄爲其兄求輓詩者。

詩譚

卷七

天

十竹

德顯鄙薄其人。卒却之。不肯賦詩。夫墓誌輓詩。至今日而濫觴已極。後世何以取方焉。只得榮不作。可謝世也。憶談藪有云。任是好人。有一篇不好文字。送歸林下。任是不好人。有一篇好文字。送歸地下。吁。可慨也。

余副使詩夢

豐城涂副使爲諸生時。所夢于九鯉湖仙祠夢入古寺。花木映簾泉聲滿戶。壁間有唐詩一絕。

云月華星彩坐來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旣覺悵悵自分科。目絕望矣。越數年登進士爲御史。以仙祠之夢不足信。後爲廣東副使。巡海至山中古寺。風景依然如夢。仰見所夢唐詩。濃墨大字書在壁間。乃惕然驚疑。達旦不睡。次日乃得罷官之報。蓋仙祠之夢驗于結局也。如此。然則可知萬事之前定矣。任人巧于爲謀。天自巧于制命。紛紛爭營。竟亦何益之有。

詩譚

卷七

天

十竹

子畏改字

余子客弁訪唐子畏于城西桃花塢。別業子畏適作山水小筆詩云。青藜綠杖尋詩處。多在平橋綠樹中。紅葉沒脛人不到。野棠花落一溪風。有人曰。詩固佳。但恐脛字押平聲。未妥。子畏曰。出何處。荅以老杜云。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子畏躍然曰。幾誤矣。遂改紅葉沒鞋。

人不到吁子畏之服善也如此。按子畏落魄傲
睨。而于詩猶服善。語云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以
過自攻。可以長善。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
平生有二十失。佻易辨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
忿不思難。說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
無功。妄自標致。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恤怨怒。
事上方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
小節。堅確不移。求備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

詩諱

卷七

三十

十竹齋

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揜人過惡。立事隨
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
深。戲謔不知止。任事不避禍。議論多訛刺。論事
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
非大害。而憂患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
二十失。愚每反躬自省。懼此愆尤多矣。伯玉行
年。悚然可懼。

胡文德

胡琮字文德。長洲人。成化丙戌進士。知江陵縣。
召爲御史。未幾復出。知麻城縣。還常德。郡倖廉
介剛明。所至有惠政。其自常德丁艱歸。庭有梨
方實。識其枚數。封之而去。小奴誤携白粲一斗。
公見之。取投之江。咎其奴。後以山西叅議致歸。
作詩云。平生心地幾人知。扶病歸來也是遲。病
到老年心渴處。閉門常卧菊花時。自是杜門掃
軌。不與人通。監司守令慕其名。求一識不可得。

詩諱

卷七

三十一

十竹齋

歲請鄉飲。亦不赴。平生未嘗以私干人人。亦無
敢干之者。近古之介士也。愚令獲鹿時。得本縣
鄉紳王家相。原任刑部正郎。以鞫大獄。不敢作
違心事。遂告病歸。親耕原上。無意仕進。會起池
州知府。實出不意。勉出。鬻田若干畝。作路資。至
任未數月。以待過客臺中。禮疎致。奏劾。疏中
懶慢。止宜投閒。好爵豈容虛糜等語。至今王反
甚感之。以爲知已。不是過。比買舟歸時。遇羣盜。

切附近船見王船則爭搖手曰。此船知無他物。不必驚也。抵里杜門數十年不入城市。二子考試。曾不片紙干囑。王于酒中得趣。談及有別調。其客廳書一聯云。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愚再謁徐詢始晤。置家常酒食相款。幼子傳餐。長子送酒。不異農家者流。耕田自給。日用錢二十文。自言所用已足矣。如此清介。不聞有當事之獎勵。愚于今時敬禮之。以爲不殊。

詩評

卷七

三

十竹

子游之得減明焉。

詩免伐木

韓襄毅平蠻時取寨木于民。有儒士某上詩云。斧斤若過前岡上。留箇長松叫子規。公下令勿犯其地。前元胡子言嘗爲魏郡守。取木于鄰塚。有人獻詩云。只恐江頭明月夜。誤他千里鶴歸來。胡遂敬禮之事頗相類。

野人踈禮

弘治間樂平有趙尹。考滿還任邑中。士夫皆趨迓之時。泰州守彭公福獨以詩投之云。泊陽纔駐使。君標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怪野人踈禮節。好從楊畫說楊喬。編修程念齋見之笑曰。彭公譏我邑中人深矣。蓋用宓子賤事也。考之劉向說苑。子賤爲單父宰。過于楊畫。曰子亦有以送僕乎。畫曰。諾。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奈何。畫曰。極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楊喬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楊畫所謂楊喬者。至矣。楊喬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于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渡楊子江

莆田林見素先生。成化間以署部言計曉事。謫

詩評

卷七

三

十竹

姚安士林偉之渡楊子江詩云親見朝廷政
令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意萬
死猶存七尺身沙畔白鶴閒待我鏡中華髮苦
催人十年楊子江三渡此日何勞更問津初貶
時有國子生用李時中贈唐子方韻送之八千
里外未爲遠三十名成始是難自信孤忠能報
國誰憐赤手可移山沙門有地黃金盡溝壑無
田白骨寒愧我布衣空引領九重何日詔君
還

詩評

卷七

三

十竹齋

題秋胡詩

有人題秋胡詩郎恩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
不磨若使偶然通一笑誰知半世守孤燈其一
曰採桑樹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意深不是別
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二詩各有寄意見
不同也

未嫁從死

有一女子未嫁而夫死葬日至墓所自縊焉時
是省御史往吊示異也贈詩云未親夫而繼夫
亡不比尋常女子行白髮尚難操晚節青年誰
肯棄春光魂遊碧落乾坤漲名入青山草木香
今日吊君欲灑淚與君千載寄綱常

嫁女賦詩

有人有女及笄不置一物作妝奩其人善書止
作舉案齊眉圖一幅題一詩手携其女以適其
夫詩云婚姻幾見闕奢華金屋銀屏衆口誇轉
眼十年人事變妝奩賣于別人家可謂知時務
者矣夫世風不古愚作令時有告婿索妝奩比
嫁後遺怨于女反目之久夫婦漸不同生者此
夷虜論財之道也讀此詩也可以觀矣

去寺遺詩

廣東一寺爲人所圖其僧卽抽擔而去遺詩云
慙慙收拾舊袈裟簡點行囊無半些袖拂白雲

詩評

卷七

三

十竹齋

辭古寺、杖挑明月上天涯、最憐松頂新巢鶴、還憶籬邊昔種花、分付犬猫隨我去、免教流落野人家、夫貪得至及浮圖之業甚矣、其人非見責之不顧也、僧囑犬猫同去、亦苦矣哉、

雲中詩

王越雲中行邊詩曰、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開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鍊成丹、讀之知塞上軍士之苦甚矣、爲帥者尚忍剝之

詩譚

卷七

三

十竹齋

以自肥乎、

修書寄嶺南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嘗寄親識、令廣東者一絕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襦衫、老妻牽住輕輕語、爺正修書寄嶺南、此求濟之詞也、廉耻道喪、親戚投托、半爲官民之累、至清客乞薦書、尤宜謝絕、不可貪德我之虛名、遺他人之實累也、

戒仕宦子弟

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詩譚卷七終

詩譚

卷七

三

十竹齋

詩譚卷八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朱子感興詩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大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

卷八

十竹

繡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荒蕪。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馳不自悟。奔驚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所招詩。徐方御宸極。

北山何氏解曰。前章是言至人盡性。此心不放而常存。故其妙至于光燭徹微。此章是言

認得真

王象齋述道詩

衆人徇欲。故心常放而不收。其究至于敗。亡家猶所不顧。此其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其端甚微。只在一念收放之間。此道心所以惟微。人心所以惟危。古之君子所以一生戰戰兢兢。至啓手足而後知免。蓋以此也。

象齋先生往拜楊船山至。大安述道作詩云。未識大安道。行行多路岐。人言訛近遠。山路倍嶮

卷八

十竹

詩譚。巖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堦。子萬里不須疑。北山先生和云。審問方知道。冥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最巖。浪謂途言惑。先繇已意移。知津要端底。真造始無疑。按象齋嘗編朱子指要以示學者。曰。大學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關。今人却向外面狂走。此編如千蹊萬徑。廣立堦子。使人人皆可造大學門戶。此先生教人之大要法也。士大夫之仕其鄉。有扣請者。語

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
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過其躬而已。噫。至論
也。

北山先生隱操

太守係軒趙公。貽書勸駕。以赴麗澤院長。且舉
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詩。
先生就答。以畱取閒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
看之句。按先生氣體素弱。教授學者。或力疾厲

詩譚

卷八

三

十竹堂

言竭盡底蘊。至于節義所關。義利生死取舍之
際。言言凜凜。聽之悚然。每見士友遠來者。首以
朝廷邊報人才用舍四方休戚爲問。有快于心
喜不能已。其或不然。則憂形于色。然則推其心
亦何嘗忘世也。

仁山金先生輓詩

許白雲先生爲仁山門人。爲仁山輓詩云。德粹
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平曾獻策。私淑幸遺書。

師弟以
道相信

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
何如。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
對客藹春風。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
在耳。一慟闕幽宮。按仁山將易簣。命其二子曰
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于此。
吾所得之學。亦略見于此矣。吾爲是書。蓋欲以
開後學。殆不可不傳。然亦未可泛傳也。惟許某
可爲吾傳此書乎。

詩譚

卷八

四

十竹堂

題願軒詩

黃山谷敘願軒詩曰。高君素作願軒。請予賦詩。
予爲說其義曰。在易之願。觀願。自求口實。其傳
曰。觀願。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單
豹巖棲谷飲。有孺子之色。而虎攻其外。張毅曲
拳擊踞。養人間之譽。而疾攻其內。養虎者不以
全物與之。牧羊者去其敗羣。視其後者而鞭之。
養鷹者餓之。是謂觀其所養之性也。庖丁不以

肯綮嬰其解牛之刀。病僕丈人。不以萬物易。蝸之翼。匹夫之志。不可奪于三軍。是謂觀其自養。觀其所養。盡物之性也。觀其自養。盡己之性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求盡性而已。君素樂善能賢。將求學問日新之功。故作願軒以養其正吉。乃作詩以勸戒之。

金石不隨波。松竹知歲寒。冥此芸芸境。回向心地觀。知足是靈龜。無厭乃朶頤。虛心萬物表。

詩語

卷八

五

十竹

寒暑自四時。辱莫辱多欲。樂莫樂無求。人生須強學。萬古一東流。樞機要發遲。飲食減味厚。漁人溺于波。君子溺于口。涇流不濁渭。種桃無李實。養心去塵緣。光明生虛室。

四休居士詩

山谷敘四休居士詩曰。太醫孫君昉字景初。爲士大夫發藥。多不受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麤茶淡飯飽卽休。補破遮寒暖

卽休。三平二滿。過卽休。不貪不妬。老卽休。山谷

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

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

煮茗傳酒。談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俱

忘其居。與予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

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茗。

一語盡世上痴人

富貴何時潤。蠲黷。守錢奴與抱官囚。太醫診得

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

詩語

卷八

六

十竹

及安樂根本

無求不著。看人面有酒。可以畱人嬉。欲知四休

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一病能惱安樂性。四病嘗作一生愁。借問四休

何所好。不令一點上眉頭。

送鄭彥能知福昌縣

山谷詩往時河北盜橫行。白晝驅人取城郭。惟聞不犯鄭冠氏。大卧不驚民氣樂。只今民化作鋤耰。田舍老翁百不受。銅章去作福昌縣。山中

讀書民有秋。福昌愛民如父母。當官不擾萬事。
舉用才之地。須得人。眼中虛席十四五。不知諸
公用心許。魯恭卓茂可人否。按鄭既有守禦功。
何再遷一縣尹也。宋法循資擢人。拙守者不遷。
巧營者速化。其何以勸天下哉。

洗心詩

司馬退之洗心詩云。不踐名利道。始覺塵土腥。
不味膏粱食。始覺神骨清。羅浮奔走外。日月無

詩譚

卷八

七

十竹齋

短明山瘦松亦勁。鶴老飛更輕。逍遙此中客。翠
髮皆長生。草木多枯色。鷄犬無新聲。君有出俗
志。不貪英雄名。傲然脫冠紱。改換人間情。去矣
丹霄步。向曉雲冥冥。夫士人德業。無地無時而
不可以自修。奚必塵視軒冕而逃之。乃爲洗心
地也。李太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云。君思潁
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爲我洗其心。洗
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

生。則又勉之以出處一視而勿喪其心矣。邵子
亦有洗心詩。洗身去塵垢。洗心去邪淫。必欲去
心垢。須彈無絃琴。愚謂洗心先自立心。始朱子
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
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譏巧宦詩

高駢家世禁衛。折節爲文學。與諸友交。硜硜談
治道。人稱爲落鵬。侍御聞河中王鐸加都統。爲

詩譚

卷八

八

十竹齋

詩云。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
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蓋譏之也。巧宦
速化。大位如取諸寄。而有識者。已議其後矣。逸
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毛詩云。人之多言。亦
可畏也。

次藍關詩

永貞十四年正月。韓昌黎表乞焚佛骨。言甚直
切。疏入貶潮州刺史。有次藍關示姪孫湘詩云。

志臣所
磨在此
二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
除弊政。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
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
江邊。按皇甫湜作公墓志云。先生之作。無圓無
方。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觚異。以
扶孔民。蘇東坡韓文公廟碑中云。文起八代之
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
帥。嗚呼。盡之矣。

詩譚

卷八

九

十竹三

餞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南陽人。少喜文章。尚氣節。貞元
四年。拜御史大夫。除泗濠節度使。十三年。來朝。
帝不待日。召延英殿。朝會。赴大夫班。以示殊寵。
建封賦朝天行。以獻。還鎮。帝賦詩餞之。詩云。牧
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越膺藩
籬。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
陳情詞。報國爾所向。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

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
里遙。而云無已。知玩此詩。期勉之意。懇懇惻惻。
君之待臣如此。臣何以報之。昔劉安禮問臨民
於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情皆得。以上聞。
則自無不得其所之忠矣。君之使臣亦然。常俯
體臣之私。而臣無不仰奉乃公矣。

韋澳吟

韋澳以宏詞登科。懿宗時爲邠寧節度使。坐事

詩譚

卷八

十

十竹三

罷。鎮以秘書監分司東都。常漫吟曰。莫將韋監
同殷鑒。錯認容身是保身。夫容身保身之辨。豈
不細哉。賢者以委蛇行道。不肖者以渙忍貪祿。
心術各別。事亦因之。薛文清公曰。一意平易。便
是胡廣。中庸愚亦曰。平易一道。多爲鄉愿借口。
樹品者自知之。

李景遜勇退

景遜大中中。拜蜀節度使。好獎寒士。及聞中書

易曰見
幾而作
不俟終
日

皆蕃臣曰可以歸矣。遽託疾離鎮。有詩曰。成都
十萬戶。拋若一鴻毛。急流勇退。其此公之謂乎。

讀李斯傳

曹鄴讀李斯傳云。欺暗常不然。欺明常自戩。難
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此公道語。殊令萬世奸
人寒心。

口箴

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詞。利口作戒。長

詩譚

卷八

十一

十竹堂

愚奴慎
言集訓
云。欲
身心切
要處誰
知。此口
是閑頭

舌爲刺。斯言不善。千里遠之。勿謂可復。駟馬難
追。惟靜惟嘿。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
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
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
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
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慎之。可大可久。欽
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勉哉。夫
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絃。此箴於聖賢

謹言之道。過半矣。

芙蓉花

太白詩云。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
人。能得幾時好。陶景仙方云。斷腸草不可食。其
名美好。名芙蓉。乃知邵子詩。爽口物多將生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正是此意。

張九齡清約

張九齡在相位。每見帝。極言得失。矢志匪躬。李

詩譚

卷八

十二

十竹堂

林甫深忌之。九齡懼乃爲驚詩。以貽林甫。中有
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之句。林甫億其必退。
患怒稍解。亦公之孫言以全身也。中書舍人姚
子顏狀九齡行曰。公所得俸祿。悉歸鄉園。先得
賜物。上表進納。其清約如此。嘗賦詩曰。清節往
來苦。壯容離別衰。有以見公之情也。

賦詩規誡

李日知鄭州人。景隆初爲相。初安樂公主館第。

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日所願但知居者樂無使時稱作者勞獨有規誠意席宗他日謂日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卿亮直何能爾卽拜侍郎

迴波辭諫

李景伯景隆初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爲迴波辭景伯獨爲箴規語帝不悅蕭至忠曰真諫官也迴波辭曰迴波爾時厄酒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切忌非宜

樊公觀潮詩

樊公時中爲浙江參政觀潮常題詩樟亭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潮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槩見矣至正壬辰遇紅巾之亂公張弓抽矢自卯至申射賊應弦而倒者甚衆矢盡不免天寶爲之謂之何哉

龜放長江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曰馬語舊路行來慣龜放長江不共來夫清獻之清民到于今稱之其真性也有以清直見忘者皆蘇立心憤激以氣凌人所致耳此等人雖未純正然不可抑倒他蓋雷其名節亦足維世也乃又有以清介爲好名者賈子曰烈士殉名名者聖賢之所貴也使夫人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三代而後惟恐不好名豈無見而云然哉

琵琶亭詩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麟洲卽席爲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見之大慚蓋譏其負宋而降元也

送王平甫下第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
有司耻貧賤不移君子難執手聊須爲醉別還
家何以慰親歡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
從官歐文忠詩讀之知其實有愛惜人才之意
不止爲失意之友歎噓也

求仙詩

至順辛未間福建廉訪使密蘭沙求仙詩云刀

詩譚

卷八

十五

十竹堂

筆相從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一富貴千
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
竹杖恁悠然有人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水在
天近思錄有人問神仙之術于明道者答曰若
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
氣以延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
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然此是天地間
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仙人可爲

周孔先爲之矣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

有術乎曰吾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

定心氣如是而已矣夫先生如此看得定所以

挺持吾道而卓然爲一代儒宗也若偏曲之士

溺求長生久視之術不知有天下者幾多汨沒

其中而罔益人亦順理窒慾以受其正而已古

詩云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信哉

誤疑仙題

詩譚

卷八

十六

十竹堂

白雲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王
霄訪之不值因戲題于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
何不從我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
騎鶴來竟不留名白雲公疑呂仙過之朝野輻
奏寵賚山積後知爲玉霄題白雲公戒以勿泄
厚賂之此等近世緇衣黃冠往往以仙降佛放
光之說愚惑衆人走天下貲財如鶩愚民不足
惜士紳亦有被惑者可發一笑

誦詩被遣

襄陽詩人孟浩然頗爲王維所知待詔金鑾殿
私召浩然入忽上幸見之維以浩然對上欣然
曰朕素聞此人令口誦詩浩然誦曰北闕休上
書南山歸故廬不才瑯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
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窻虛
上曰卿不求朕豈朕棄卿何不云氣蒸雲夢澤
波撼岳陽城耶遂遣還終身不得仕今按浩然

詩譚

卷八

十七

十竹齋

臨洞庭詩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
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
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宜以此爲稱旨而誦前詩
何也抑有數焉而遇主于巷亦無益耶
明天順二年吳徵士與弼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縈無以對但
曰容臣上疏而已出至左順門脫帽祝兩謁在
頂上人始知其不能承 旨以忍痛故耳噫此

何莫非數也哉

夜半日出

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
日始出近閱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
峻夜半登之望賜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爲之
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洋大海
中鷄初號遙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
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岸夜深嘗見日非虛

詩譚

卷八

十六

十竹齋

止界原
是一團
實理

語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于潮汐見之
禍福之素定吾于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
應吾于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吾于鐵與磁
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于雷電見之陰陽五行
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于介鱗之于月見之
祭祀之非虛文吾于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于
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于吹蠱見之
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于人之脉色見

之觀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格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積雪在日中雪消而土在此天地清濁之分也。人影在燈下近大而遠小此日月遠近之別也。

詩譏安石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安石啓之也。門生子姁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

詩譚

卷八

十九

十竹堂

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人爲魑魅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雖後漢晚唐禍不若是其烈也而反得列於名臣何哉劉文靖公因書事詠安石云當年一線魏匏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

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鵲。宋子虛詠安石亦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祚之亡繇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豈能擾天下哉擾天下者必奸作聰明暨大奸大惡則然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瑾之擾漢李林甫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人抵君子虛公。小人執私一念之差國家隨之邵子詩云號爲君子能從善名曰小人能飾非良有見矣。

詩譚

卷八

二十

十竹堂

杜詩論

白樂天海園屏風之作前輩窺見其心之不忍用兵劉禹錫三閣詩四章識者謂可以配黍離後之讀工部詩者安可不求詩之意哉吾觀公之氣節高邁秋霜爭嚴風標屹立砥柱中流噴

人知杜
之詩而
不知杜
之人可
乎

殺人如嚴武。則睨睨而兒戲之。房琯毀師公乃
排衆而申救之。而議者不挈置於仁人之列。至
與沈宋詔諛溫李淫艷者爲伍。前輩深以是爲
恨惜哉。夫公之詩蓋愛君之盛心也。北征之篇
蓋倉皇問家室而作也。使或者處之對童稚語
妻孥。他不暇顧而終篇諄復。惟及國事山谷喜
之謂退之南山不必作登慈恩塔寺此正陪諸
公遊邀而作也。固宜笑談風月傲視八極以樂
詩譚
卷八
三
十竹三
其心而措意立辭意在言外。荆公謂其識天寶
時事則其愛國之意果何如。徵升古塞外已隱
暮雲端夏鄭公知其爲肅宗而非爲月也。初月
出不高衆星尚爭光或謂史思明尚在而非爲
星也。石壕吏之作韓魏公知其論戍役之苦茅
壁之詠蘇公知其嫉藩鎮之強噫非杜工部之
知道不能發愛君愛國之辭。非蘇王諸公之知
詩不能明愛君愛國之心。是詩也烏可與騷人

其詩史

墨客同日語哉不特此也。百舌一詠惡讒佞也。
惡木一章傷小人也。腐草之螢譏閹寺也。寒城
之菊憫士櫟也。悲青坂傷戰敗之無功也。歎秋
雨刺暴虐之傷思也。兵車行蓋念驅中國之衆
間邊境之地也。洗兵馬之作蓋言復西京之地
掃犬羊之虜也。又不特此也。以是心而處已又
以其處已者而待人。其送嚴鄭公也則曰公若
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其寄裴道州蘇侍御也則
詩譚
卷八
三
十竹三
曰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寄董
嘉榮也則曰雲臺畫形象皆爲掃妖氛。嗚呼又
何待人之厚耶。先輩謂公詩足以歷知一代之治
亂以爲一代之史則非詞人之詩乃詩中之史
也。先儒作公詩序又謂詩與唐錄猶槩見事迹
復許之以爲詩之六經則非特詩中之史又詩
中之經也。曾謂三百既刪之後果無詩乎。出源
流至論

樂道詩

程明道有詩曰。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又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謝上蔡曰。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一般。

情竭爲知音

詩譚

卷八

三

十竹堂

情竭一
語知體
之義
生志義

張說應制詩。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載歌春興曲。情竭爲知音。裴度中書。卽事有意。効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使謝歸耕。乃事君致身之正。

論政詩

邵謁詩賢哉三握髮。爲有天下憂。孫弘不開閣。丙吉寧問牛。內政由股肱。外政由諸侯。股肱政若行。諸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漏山丘。莫言萬水死。不因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白頭。子嬰一失國。渭水東悠悠。夫股肱政行而諸侯政修。此探本之論。一葉方秋而萬木隨死。此知微之言。首提三握髮。爲大臣者當知所取法矣。

詩譚

卷八

三

十竹堂

人有常言。爲政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卽喜。興利必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興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於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

已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欲○民○被○澤○須○行○先○王○之○道○謹○明○此○道○而○行○之○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與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明劉公大夏日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若爲吏時有事關爲民請命。而不能明目張膽。傲去尚云異日能主持國是乎。彭惠安公韶爲刑部郎中時。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衛官往勘。會有

詩諫

卷八

三十五

十竹齋

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皆推公。公至其地。環視周匝。徑歸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汚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汚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後詔下獄。科道交章言公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帝顧左右曰。

曰天不

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立却其請。又馬端肅公在兵部時。外戚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卽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詩諫

卷八

三十六

十竹齋

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之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畝爲東宮莊者。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貴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此二公之爲民請命。正爲國伸法也。愚於庚午爲京李時遇勳臣爭田執公奏辦。後下部如議。允行。夫何幸而蒙日月之照哉。

擬擬詩

醜醜當世士所愛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洟瀾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酒餚雖日陳感激寧爲歎秋陰欺白日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按貞元十五年鄭滑大水此篇大抵言當世之士醜醜無能爲

詩譜

卷八

三七

十竹堂

國慮者願辱太守薦以下想見報國肝膽固不能以無遇而展也

廉州歌

顏師古武德初刺廉州州人歌之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嘗論吏治之日偷也本於採訪之遠民趙公南星曰今長者民之父母也父母而不愛其子不可以爲父母今之令長以百計之愛民者幾人其所稱

有此主
意自可
爲父父
母

爲賢能者皆上官之所謂賢能其遷爵以去皆主爵之所欲遷擢民有唾罵之者矣卽自令長而驟爲卿相君子不貴也如其廉而不刻明而不刻民皆父母戴之而正不必顯擢君子所以有行法俟命之說耳

令長難應付處莫過衝途郡邑冠蓋相望皆能毀譽人者照常供儀已覺難支況遇其間有過求者乎此非實實潔已愛民者鮮不以全副精神用之應付過客而不用之畱心民事矣曾文昭公榮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博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于此見公定力非可易言

野老歌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爲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稼實西江買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

食肉。張籍詩，乃賦役不均之歎。

富貴曲

鄭雲叟詩，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又蔣貽恭咏蠶詩，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繅絲恨更長。着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繡鴛鴦。二詩爲民上者，所宜痛心。

王維漆園詩

古人非倣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

詩評

卷八

元

十竹

枝樹。按朱子語錄云：摩詰輞川此詩，余深愛之。每以語人，輒無解會意者。愚臆度之，豈非謂勘破莊子本色乎？呂心吾曰：世之病講學者有二，言虛而無當于用，是吾言爲世之塗羹也；言而不顧其行，是吾言爲世之射的也。嗚呼，盡之矣。舉世功利帶人，如壑斯赴，總繇道教不明，學脉滋晦，使于身心性命上着眼。何至向風塵汨沒中虛度一生也。意好竿鼓瑟起人之厭久矣耶。

子詩便都嘿嘿奈何見，若不云云那得知，可爲三歎。

詩辭方伯

弘治間有一方伯，未第時與一生友善，及仕生往造焉。初見，飲敘之外，畧無殷殷顧盼之意。生題一絕于旅館云：十年心事酒盃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竟不辭而去。夫貴不易交，自古難之，此生亦何必

詩評

卷八

三十

十竹

過尤也。隆慶間謝茂秦謁李于麟于宦邸，少遲出，拂衣而去。高則高矣，人謂茂秦之名自于麟成之，猶見其薄報而厚求也。宦途中應付投刺艱難，維風去太甚，方伯未始無見焉。薛文清曰：當官不輕接人，甚好。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出入門下，爲相業玷。然則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云。

史不足信

史不足信久矣。司馬遷不爲紀信立傳。陳壽論
武侯無將畧。又不爲丁儀立傳。劉靜修有詩曰
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
論心術。恐有無窮受屈人。王守溪作擬臯言中
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
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
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
信史也。后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
詩譚
卷八
三
十竹
逸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
抽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
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字臣之意。
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
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
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僞。或奪
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拘于才識不
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動業。汨沒不傳。而奸憯

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
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薛文
清公曰。自古作史者。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
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此之謂也。

日射窻屋

薛文清公曰。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是
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窻屋之間。可見因有詩曰
詩譚
卷八
三
十竹
日射屋山內。烟華幾丈虹。游塵從此見。長滿太
虛中。

餘事不挂眼

文清公曰。凡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
書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間。而弗可止
者也。韓子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挂眼之句。實發
我心焉。

地理警人

常熱有蕭姓者善地理時有富室選擇塋地連日苦于弗得蕭回題一絕于齋壁云行過前山復後山尋龍不見又空還想應相去無多路只在靈臺方寸間據地理書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郎愚嘗聞一絕句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蕭或有見于此

淵明醉石

廬山有歸去來館址在一山腰有淵飛短樹下

詩譚

卷八

三十三

十竹堂

縈一潭丈石突起陶先生嘗醉卧于此吐痕如在無名氏題曰淵明醉此石石亦醉淵明千載無人會山高風月清口氣似唐人

忠臣二女

永樂朝鐵鉉以拒靖難之師見殺其家屬發教坊鉉有二女入教坊司數月終不受辱有問官至二女獻以詩遂聞于朝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

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傾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次女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便爲娼淚垂玉筍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按鐵公忠烈彌天不謂其女子亦有父風也

詩譚

卷八

三十四

十竹堂

東野讓一步

大學士郭東野爲翰林時其封翁家與鄰人爭一牆界寄書于東野具狀求上當事書東野漫上以詩云千里寄書只爲牆嚴君何事苦忙忙地過千年換百主讓他一步有何妨相度可占一班矣一云千里封書只爲牆讓他幾尺有何妨長城萬里今還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春在枝頭

有尼悟道詩盡日尋春不見春，茫轍踏遍隄頭
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此卽道
在邇而求諸遠之意也。邵康節逍遙吟吾道本
來平，人多不肯行，得心無後味，失脚有深坑。若
佳事節，方淺道此。未通天地烏能了，死生問其間一事，須是自誠
明見道之言，不可以詩論也。

投詩渡舟

毛國英澤民之子也，以詩鳴，嘗經岳武穆駐兵

詩譚

卷八

五

十竹

之地江禁方嚴，國英上詩云：鐵鎖沈沈截碧江，
風旗獵獵駐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
也不妨。岳曰：詩人也，委舟渡之。

勉淮南守將

副都茅大芳方孝孺嘗稱其志意偉然，不亢不

諂，深有得正誼明道之旨。或贈之詩有陸機此

足盡分

日能爲鳳賀，誼何時復著書之句。建文時在都

院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近如何，聞

道將軍志不磨，縱有文龍轡地軸，莫教鐵騎過
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若我
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其勸勉戒備之
意忠烈已露于筆舌矣。

詩譚卷八終

詩譚

卷八

五

十竹

詩譚卷九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狄梁公祠

一語回天福萬民。巖巖英氣直如神。不容私地

親疎間。必欲公心正大倫。陳策早荒蜀歲賦。踣

詩譚

卷九

十竹齋

踣揚舉得賢臣。太行山下雲飛處。不見當時億

母人。胡公儼詩也。足爲梁公實錄。

詩止和戎

憲宗朝北狄頻寇邊。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

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士子能詩而姓

名稍僻是誰。宰相對以包子虛。冷朝陽皆非也。

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

世路盡嫌良馬瘦。惟君不厭卧龍貧。千金未必

能移性。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

心還是報恩人。侍臣曰此戎昱詩也。聞京兆尹

李鑾擬以女嫁戎。令其改姓戎。固辭焉。帝悅。又

曰記得其咏史一篇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

親。社稷因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

淨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魏絳

之功。何其懦也。大臣遂息和戎之論矣。

傍水閒行

詩譚

卷九

二

十竹齋

裴晉公度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觀其氣

槩已有立殊勳致太平之意。其傍水閒行詩閒

餘何事覺身輕。暫脫朝衣傍水行。鷗鳥亦知人

意靜。故來相近不相驚。讀之知太平臣子。享無

事之福。玩其詩亦知公之襟度開宏矣。

以詩辭官

秦系會稽人。隱泉州南安人。號其居爲高士峯。

自號東海釣客。與劉長卿善。權得輿論曰長卿

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矣。蓋系以五言得名，後畱守薛公奏系爲右衛率府倉參軍，系以詩辭免。末云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真高蹈之士也。

孫海諷刺

孫海自省郎典潮州，但賦詩自適，嘗爲諷刺云：忽然一曲稱君心，破却中人百家產。又城外平人驅欲盡，帳中猶打袞花毬。想感時事而云然也。

詩譚

卷九

三

十竹齋

耿偉名言

耿偉爲寶應左拾遺，詩有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疎。世傳以爲名言。嗚呼！此翟公書門所以有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之云也。

元稹放言

元微之有放言五首，首云近來逢酒便高歌，醉舞詩狂漸欲魔。五斗解醒猶恨少，十分飛盡未

嫌多。眼前讐敵都休問，身外功名一任他。死是等閑生也得，擬將何事奈吾何。末云三十年來世上行，也曾狂走趨浮名。兩迴左降須知命，數度登朝何處榮。乞我山中松葉滿，遮渠肘上柳枝生。他時定葬燒紅地，賣與人間得酒盛。平生豪爽詩中盡，露微之亦于世上能討便宜去。士君子須看得功名生死俱輕，而後無事不可爲，亦無地不可樂。但信得前定有命，不可力爭，素位而行，何入不得。許魯齋詩曰：此理分明是天命，便須相順莫相違。又曰：世間萬事難前定，付與無心却較安。乃行法俟命之意云。

詩譚

卷九

四

十竹齋

贈藥山高僧

李翱在耶州贈藥山高僧，惟儼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瓶。再贈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

先生
之
說
此
說
此

深
有
望
于
道
者

釋
氏
以
地
水
火
風
爲
四
大

聲想僧固有道氣也。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須臾不可離也。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去四大，其戾于道遠甚。故學者于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入于其中矣。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誡淫邪詩諱。
卷九
五
十竹堂

遁之詞。翕然並興，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明羅整庵曰：禪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取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反于心果何如也。愚之于道也，不啻隔萬重山，然必不敢拾佛老之餘唾，爲講學之蒿矢。近日題立佛庵詩，難將釋道

云
秀
明
在
僧
舍
一
年
小
密
轉
鈴

同吾道，只向此中鍊此心。閱世誰非名利客，入山惟有磬鐘音。天街月上石泉響，松塢雲連鶴夢深。欲學彥明主一靜，流行坎止任浮沉。又道人素性不參禪，且以神教結衆緣。覺世無如忙處淡，持心須用敬爲先。三春有句可呈佛，五夜誰人敢告天。消受清涼還獨笑，紅塵門外自年年。庵在愚素園之東隅，立市井之遠，故云。

憂旱詩

詩諱
卷九
六
十竹堂

貞元歲旱，馬異爲詩云：赤地炎都寸草無，百川水沸煮蟲魚。定應焦爛無人救，淚洒三篇古尚書。足見憂民之情。

雪望詩

明汪南溟雪望詩：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前川。當歌莫放陽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烟。富貴之家，不可無此念。

山居詩

山居詩未必盡有關係，令人讀之有白雲天際之想，抵多少炎熱世情，真輸却松風鶴夢，因披唐詩紀事，簡錄于此。僧處嘿詩，簾簾高卷，枕高

欹門掩垂蘿，蘸碧溪間，把史書眠一覺，起來山

月過松西，僧貫休詩，休話誼，誼事難，山翁只

合住深山，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

綠圃空堦雲冉冉，異禽靈草水潺潺，無人爲向

君王道，巖桂枝高正好攀，又誰是言休，即便休

詩諱 卷九 七 十竹齋

清吟孤坐碧溪頭，三間茅屋無人到，十里松關

獨自遊，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

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又自古浮華

能幾朝，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

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

猶高，豈知物外金仙子，甘露天香滴毳袍，又翠

竇烟霞畫不成，桂香瀑沫雜芳馨，撥風掃雪和

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好鳥傍花窺玉鏡，嫩苔

和水汲金瓶，從他人笑從他笑，地覆天翻也只寧，愚嘗謂世上聰明人，多被禪學勾引去了，吾道益孤矣，東山齊已禪僧，偈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佛燈珣禪僧，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此類不可枚舉。

挂瓢歌

許宜平新安人也，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枝，醉則歌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夕歸，路人莫問歸何地，穿白雲行入翠微，好事者題于壁，李太白見之，歎曰：仙人也。

詩諱 卷九 八 十竹齋

唐球詩瓢

球方外士也，爲詩撚藻，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疾，投瓢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吾苦心耳。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山人瓢也，接看僅十之三四耳，其題鄭處士隱居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

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尊酒。老夫顏亦紅。洗
硯云恰似有龍深處卧。被人驚起黑雲生。皆其
佳句。

方三拜詩

方千爲人質野每見客設三拜曰禮數有三人
法中人呼爲方三拜連十餘舉遂歸隱鏡湖西島閒居
詩曰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
梗任水春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鍾身在能無

詩諱

卷九

九

十竹堂

事頭宜白此峰題桃花塢周處士別業云細泉
飛石出難盡孤燭和雲濕不明何事懶于稽叔
夜更無書札答公卿僧可朋贈千詩云盛名傳
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頭月裏豈無板桂分
湖中剛愛釣魚休童倫詩稿呈陸叟客乞書題
謁郡侯獨泛短舟何限景波濤西接洞庭秋僧
虛中悼千詩先生在世日祇向鏡湖居明主未
巡狩白頭閒釣魚煙沙一徑小洲島四降疎獨

有爲儒者時來吊舊廬

上柳相公

顧况字述翁志尚疎逸時柳相公招以好官况
上詩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
生還似籠中鶴東望瀛州叫一聲

漁父歌

張志和漁父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
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其兄

詩諱

卷九

十

十竹堂

松齡懼其放浪而不返也和其歌云樂在風波
釣是閒草堂松逕已堪扳太湖水洞庭山風波
浪起且須還按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李
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遠嚴
光之比云近陳白沙效其體云紅蕖風起白鷗
飛大網攔江魚正肥微雨過又斜暉村北村南
買醉歸先生深于理學而詩脫洒如此

司空圖高節

此詩最
難稱志
和果然
手

優禮也
世養國
家多少
元氣

司空圖自京師歸隱中條山自稱知非子結屋
溪上命曰休休亭尋召拜禮戶侍郎皆不起及
昭宗播遷率下圖以密通乘輿即時奔問復還
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赴朝
參此豈躁于相位者耶河中節制使王重榮誑
圖撰碑得絹數千足圖致于虞鄉市中恣鄉人
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近圖居處
士人依之避難者甚衆其厚德見信于人如此

詩諱

卷九

士

十竹

送丘爲詩

王維送丘爲詩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爲客
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
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按爲蘇州嘉興人事
繼母至孝嘗有靈芝生庭下累官太子右庶子
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詔給休祿之半及居憂
觀察使以致仕官給祿所以優養老臣不可在
喪而異仍給之惟罷春秋羊酒初還鄉縣令謁

之爲侯門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
敢坐縣經宅降馬而趨其爲人所敬禮如此

張彪祿詩

富貴多勝事貧賤無良圖上德兼濟心中才
不如愚商者多巧智農者爭膏腴儒生未遇時
衣食不自如久與故交別他榮我窮居到門懶
入門何況千里餘君子有徧性矧乃尋常徒行
行任天地無爲強親疎按彪天寶末將母避亂
意圖靜高故子美寄彪詩有艱難隨老母慘澹
何時人之句

試院詩

唐人知貢舉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
門試院深常念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
後爲下第者改作五言倘不明猶可諉也不公
不可諉也以爲國薦賢之典爲行私納賄之具
無論負前心并負心以負國矣

享清閒福

朱老得
別分足
多耳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
溪之上老屋一區。僅蔽風雨。長鬚赤脚。纔二三
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
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
初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
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愛
之憂。毋決于道思。毋過于優游。則區區者。猶有
詩評

卷九

十三

十竹齋

望于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矣。嘗自
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
地爲余枕。又云。青白不形眼界。雌黃不出口中。
只有一罪難赦。唐突明月清風。高韻曠懷。自是
照映千古矣。

書聯自警

呂正獻公嘗書古詩一聯于屏風云。好衣不近
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

足太食
士之五

畢竟思未有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隣里侵占子弟
欲白于官。以白玠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
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合光殿基望。秋風秋
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李又饒詩

李又饒唐永昌云。田郎才貌出咸京。潘子文章
向落城。願以深心。畱善政。當令強項。謝高名。得
詩評

卷九

十四

十竹齋

勸勉之至意

咏石季倫

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縱與
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此詩令季倫聞之。應
且含悔于地下也。說者曰。得綠珠墮樓之報。季
倫可以無悔。夫生前享用爲有。吾身身之不惜。
遑恤其他。澳忍不割。竟同赴火夜蛾。豈非萬世
笑柄哉。

百來食
天至此

守睢陽詩

張巡守睢陽日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倖月暈分陣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自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此詩忠臣肝膽逼露矣按巡鄆州人博學羣詩爲文不立章節義文章足千古矣

負薪老翁

詩譜

卷九

十五

十竹齋

張謂詩負薪老翁住北州北望鄉關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兩人已向黃沙死如今小兒新長成明年聞道更徵兵定知此別必零落不及相隨同死生盡將田宅借鄰伍且復伶俜去鄉土在生本求多子孫及有誰知更苦辛近傳天子尊武臣強兵直欲靜胡塵安邊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嗟夫善民七年方可卽戎驅市人而之戰則無益而又害之也讀此方知以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之意

孟門行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金尊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諛人翻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子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讀此詩知讒言高張惟人心自作主耳木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而後讒間之用賢勿疑讒口其若之何

詩譜

卷九

十六

十竹齋

越謹歌

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爲友善四下四傍莫不並見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此詩一段朴誠不作回護諛詞不只責望別人古人交道也世人傾蓋相許酒肉作緣有如此出于至誠者乎

無怪反顏下石之可笑也。

燕子樓詩

讀詩至燕子樓而不覺三歎也。夫忠義一道幾
爲畏途。丈夫有之。亦同景慶。何物青樓氏以色
事人。人去則亦已焉。有如吟吟之貞志苦操。詩
嘔心肺。北間白尚書之吟。瀝腸自明。而後從容
就義。可以爲難矣。生死之際。如此看得分明。臨
沒吟詩云。兒童不識冲天物。設把青泥汚雪毫。
詩譚

卷九

七

十竹齋

是又穆乎自遠矣。千秋事以女郎得之。不以其
常在人口而遺之也。

吟吟詩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
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北邙松柏
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理劍履歌塵散。紅
袖香銷二十年。適看鴻鴈洛陽回。又覩玄禽
過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白尚書和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

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細帶

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起卽潸然。自從不舞霓裳

袖。疊在空廂二十年。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

尚書塚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忍教紅粉不成

灰。又贈之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

三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

盼見白詩泣曰。自公見背。妾非不能死。恐百歲

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

詩譚

卷九

十八

十竹齋

範也。所以倫生耳。乃和白詩云。自守空樓歛恨
眉。形如春後牡丹枝。令人不令人深意。訝道黃
泉不去隨。以後旬日不食而卒。我明薛文清
公有詩曰。婦妾當年一女流。猶知守節度春秋。
往來忘義忘仁者。莫上彭城燕子樓。

蒨桃賦詩

寇萊公有妾蒨桃。因公贈歌伎。以束綾蒨桃賦
詩曰。一曲清歌一束綾。佳人猶自意嫌輕。不知

機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單手
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爭似
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事若何。不堪暮
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艷歌。
今觀幽窗軋軋臘天日短之句。何物女子道出。
民隱悽楚矣。唐僧處嘿咏織婦云。蓬鬢蓬門積
恨多。更闌燈下不停梭。成繅猶自陪錢納。未值
青樓一曲歌。亦同此意。

詩諫

卷九

十九

十竹

木蘭辭句

從來說生男不如生女。只是作后妃富貴想耳。
卽賢婦持門戶。亦未及忠孝大節。當以緹縈木
蘭曹娥諸女郎實之。如木蘭辭文法朴貴。借兒
女情事發英雄本色。辭中萬里赴戎機。關山度
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
士十年歸。何等氣象。又秦元載妻王韞秀送夫
入秦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此語乃千古作

丈夫本領不意自女子口中道出。

咏昭君詩

昭君詩至夥。至近世有金釧換取龍泉劍。寄與
君王斬畫工。怨而怒矣。何籌齋詩云。春到穹廬
雪未融。日高毳帳煖如烘。當時不遇毛延壽。應
恨孤眠老漢宮。其意祖王荊公而非正。高太史
啓云。妾語還憑漢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勸君
莫殺毛延壽。畫商巖夢裏賢。較得詩家溫厚。

詩諫

卷九

二十

十竹

之體。近日譚貞默云。自古閼氏足美人。漢家平
地說和親。明妃莫恨毛延壽。底事全憑劉奉春。
以奉春君初開和戎之端。此詩亦足觀案。愚往
有一詩云。馬上琵琶和淚彈。胡沙萬里漢衣寒。
死生不怨毛延壽。國色豈從畫裏看。

館考佳句

李石城初入館試。禁苑聞鶯有君王。厭聽如簧
舌。莫向金門弄晚聲之句。殊有味。

功成歸田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泰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裴潛挂胡床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畱挂梁柱間。簡文詩曰。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床。李白詩曰。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此與懸魚畱犢事類。

詩戒好色

詩譚

卷九

三

十竹堂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嘗謔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嘗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明呂涇野曰。私欲陷人。如豁間如虎口。過此則天理短途矣。慎之。愚往讀戒之在色時。稅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閨閣愛重名節心微。四語頗足警云。

詩譚

卷九

三

十竹堂

新嫁娘

王建新嫁娘詩。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如此孝婦。却是難得。女誠不行。婦道久廢。傳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則有責于刑于之君子焉。

歸信吟

淚墨灑爲書。將寄萬里親。書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此孟郊詩有陟岵遺意。

梁石門詩

國初人諱寅按文集敘云先生讀書修身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百世之下亦可以想見其人今讀其詩若文渾厚博大有道氣象也其咏袁孝子詩云袁孝子思死如生生欲死海鹽塲上淚眼枯哀心無窮海之水誰云猛虎兇誰云長蛇毒咄爾兇毒人何獨無骨肉爾身雖壑斷腸已裂我腹父也啻冤螻蟻鄉兒猶飲食

詩譚

卷九

三

十竹堂

被服裳皇天昭昭運三光如山之罪胡可以掩藏暑卧埃塵寒卧霜兔躍我前狐嗥我旁父魂有知兒共處母存未忍兒身亡嗚呼天下幾人冤且苦孝子三年獨廬墓官書大字表門戶更願除却人間蛇與虎按袁諱道濟痛父死非命如哀廬墓爲直指題旌云又寄劉伯溫詩江西十載誦君詩一見錢塘如故知耽學自嫌科第早論文何讓古人爲湖州兔頰刀鋒銳浙水魚

齊人言
少年登
第一不
幸思之
試爲主
論

箋錦字奇珍重千金意千里長因明月動幽思觀此詩益知爲端人之友矣

千里詩同

元稹爲御史鞠獄梓童時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寺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

詩譚

卷九

三

十竹堂

驅馬去忽驚身已在梁州乃知志同道合之人千里果神交也昔卓恕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恕言某日至某日恪爲主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期俄而恕至一座皆驚此其輕千里踐一諾不易得也又張堪與朱暉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託暉不敢對張亡後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子問曰大

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日接膝而不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亦宜乎。若荀巨伯看友人遇賊。不去。願以身代。賊感其義。班師獲全。一郡徐晦。送楊臨賀。被謫。呂夷簡聞之。薦爲御史。曰。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然則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誠如是也。樹品與觀人者。其可忽諸。

詩諫

卷九

三

十竹

我愛仙居好

陳襄和鄭閔仲仙居云。我愛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無日暇。獄訟積年生。襄自註云。予始至邑。豪有以債負。憑折細民田土者。速驗分明。予治而歸之。凡有產而無業。積年空納其租。計其還主者。不可勝數。百疾求箴補。千鈞待準平。笑余不如古。斯道未能宏。我愛仙居好。隆儒渺大

江南唐
根之葉
見于鄭
元標之
疏甚明

方諸生。令講藝。予每講書罷。令諸生各轉相講授。童子俾入堂。公暇。每有童子十數人。至堂上。教授經書。或試之書。買地興民學。孔子廟後。修招學舍。買三家三地。以廣其臺。驅車下黨庠。予每出行。諸鄉。遇小學。則下以觀童子。三年邑未化。官滿意。傍皇。此詩可補循吏傳。果言副其實。何患不傳。

司天臺

詩諫

卷九

三

十竹

白居易司天臺云。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義。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城間。下陵上替。謫見天。北辰微暗。少元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二台。半見半滅。中台折。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惟奏慶雲壽星見。天之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爲。夫昔人論國家治亂。係于言路之通塞。李亢爲相。日以四

方水旱盜賊之事。奏聞于上。自言人主當知四方之艱難。區區可以報國家者此耳。卓哉其慮遠矣。

瘦馬行

愚往讀世路盡嫌良馬瘦之句。輒歎道出以目前。論人之世情。及讀李端瘦馬行。乃爲道盡其詞曰。

城傍牧馬驅未過。一馬徘徊起還卧。眼中有淚。詩評

卷九

三七

十竹齋

皮有瘡毛骨焦瘦。令人傷。朝朝放在兒童手。誰覺舉頭看故鄉。生時漢地相馳逐。如雨如風過平陸。豈意今朝驅不前。蚊蚋滿身泥上腹。路人識是名馬兒。疇昔三軍不得騎。玉勒金鞍俱經過。追辱獲獸有誰知。終身檻上食君草。遂與駑駘一時老。倘借長鳴隴上風。猶期一戰安西道。末句與杜甫驄馬行結句近。聞下詔宣都邑。肯使麒麟馬上行同意。

林和靖詩

湖上青山對結廬。墳頭秋色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和靖臨終之歲。自書壽堂之詩也。唐寶祥詩。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視此果何如哉。夫當真宗侈忘封禪之日。逢合求用賢豪不免。雖以寇萊公王文正公。猶希承之。獨和靖真隱無求。臨終一詩。尤青天白日。梅聖俞序其集。謂其談道孔孟。趣

詩評

卷九

三六

十竹齋

向博遠。會封禪未及詔聘。既老不欲強起之。乃令長吏歲時勞問。嗚呼。一代高人和靖。可以常之。范文正公贈詩有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之句。陳辭有封禪無書到。玉京高風空有伯夷清之句。喻智有平生豈少經綸策。自古難遭夢卜緣之句。可以知和靖矣。和靖著有省心錄。近聖賢之言。亦非癖隱忘世者。觀其偶書一首。一任塵欺古鹿盧。聖經

窮爛更何圖。礪溪老叟能閒氣。八十封侯不似無。得非情見乎辭哉。又其詩中貧爲吾道應關命。達似他途亦是才。惟道簿書多傍俗。自憐琴酒未妨公。又尋雲看月亦應勞。敢嫌貧病是欺天。皆其言之有理者也。

勉學者

羅豫章序曰李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其詩云聖道繇來自坦夷。休迷佛學

詩譚

卷九

三

十竹齋

惑他岐。死木稿灰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註云學道以思爲主。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又詩不聞鷄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祇恐操心近矢人。註云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愚按此詩得大學明德親民之旨。

又詩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註云吾道當無礙于物。又詩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閒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疎庸。又按豫章師事楊龜山。嘗徒步往學。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朱文公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

挽李延平

詩譚

卷九

三

十竹齋

朱文公挽延平詩曰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本末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烟霞。又岐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斬板今來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析。揮泪首頻搔。按朱文公從學于延平者數年。于延平之卒。所撰祭章。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築室三年。莫酬夙志之語。文公之于延平。師在則義然也。昔楊棟

詞道之
至如此

請諡羅李二先生于朝其言有曰天下之至善
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
下治嗚呼此端本澄源之論安得知世務者而
告之

春日憂亂

唐薛能漢南春望云獨尋春色上高臺三月皇
州駕未回僖宗之亂凡再幸興元幾處松筠燒
後死誰家桃李亂中開姦邪用法元非法謂用

詩諱

卷九

五

十竹堂

令夜輩唱和求才不是才自古浮雲蔽白日
堅宦者日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洗天風雨幾時來武王伐紂大雨太公謂之洗
兵雨取其中一聯可通于治道李咸用春日詩
浩蕩春風裏徘徊無所親危城三面水古木一
邊春衰世難行道花時不稱貧滔滔天下者何
處問通津其憂亂之情見乎辭

除書滿紙

李涉長安作宵分獨坐到天明又策羸驂信脚
行每日除書雖滿紙不曾聞有介推名按左傳
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辭是詩觀之則當日
之銓法可知公道衰微高賢被棄愚嘗謂世界
大抵便宜庸人歷觀載籍中君子或不得其位
得位而不能善其終者不可勝數若富貴利祿
多被庸人占去名器不勝惜也其如世道何

公道白髮

詩諱

卷九

五

十竹堂

愚嘗謂利欲帶人須以有生有死之理急喚醒
之免一生勞攘也百年駒隙渾不可料況人未
必有百年身乃營營爲千年事不亦愚乎許渾
送隱者詩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
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夫非此白
髮公道人之勞攘愈無休歇矣又許詩高歌一
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均堪警世陳了翁
愛左緯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之

國家用
人亦當
知此

句爲有味、戴叔倫寄朱山人詩、此別已萬里、少
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卽
到白頭時、魏野寄唐異云、能銷幾度別、卽是一
生休、意同、

賈生

李商隱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昔人言治
世、莫如愛民、此詩可以興矣、

詩譚

卷九

三

十竹齋

避俗

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陳簡齋又衍
之、俗子令我病、紛紛來座隅、賢士費懷思、不受
折簡呼、大抵俗士易親、高士難致、易親者日損、
難致者日益、高明當自擇之、夫子言損益六友、
足槩士人之品、高下判若蒼素矣、愚嘗言避俗
如避虎、方不爲俗所噬也、

布衣

岑參詩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門吏、
還從舊路歸、于武陵祖其語、猶爲布衣客、羞入
故關中、賈島亦云、有耻長爲客、無成又入關、唐
詩人哀窮悼屈之語、類多、通塞有命、在人自置
品第、何如耳、世間冠佩煌煌、如坐塗炭、可羞者
多矣、爲布衣、何可耻耶、

詩譚卷九終

詩譚

卷九

三

十竹齋

詩譚卷十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源頭活水

朱文公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詩譚

卷十

一

十竹齋

道心活潑物來順應之意也

源頭活水意更有在

依舊青山

朱文公水口行舟詩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欲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言私欲之風波雖起于一時而本然之天理則常昭著也

省力事多

探本之論

政以通人情爲急此之謂也

詩譚

卷十

二

十竹齋

邵康節首尾吟中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岐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意乎又有省力事多人不做之句讀之而有感于治道也先臣楊文襄曰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呂心吾曰治道之衰起于繁文之盛弊蠹之滋始于簿書之煩如今之文法繹絡郡縣應接不暇吏匪精明借以浸漁者良多若議提綱挈領之法惟是崑責府道遇有通行條例先裁定行止緩急不必一槩行屬不得輕差守催省郡邑無益之騷擾而畢力用之于職業官民兩利之道在今日尤宜急講也昔曾子固鞏領郡時凡責所屬事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始移書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即有所追呼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久而莫敢慢事先期畢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此

非郡道之良規歟。

譏張思叔

范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程伊川聞之曰。于張思叔有何加損也。

勸學

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羶脰。程伊川極愛此四句。以警人學道之意甚摯也。

詩評

卷十

三

十竹齋

復又有咏蠟燭詩。六龍西走入崦嵫。寂寂華堂漏轉時。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爲灰燼亦無辭。愚每誦之爲寫出忠臣肝膽。

笑報常處士

程正叔言歐陽永叔詩笑報汝陰常道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今按其全詩乃早朝感事題。踈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關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

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鸞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麋。故接云云。

睡德

蘇舜欽春睡詩云。別院簾昏掩竹扉。朝醒未解接春暉。身如蟬脫一榻靜。夢似楊花千里飛。嗒爾暫能離世網。陶然直欲見天機。此中有德堪爲頌。絕勝人間較是非。此詩即可作睡德頌。大造勞我以典。怡我以寢。此心安處是吾鄉。昔人所以有十夢人間。九不如之句也。

詩評

卷十

四

十竹齋

論文

程伊川曰。凡爲文不專。則意不工。若專意。則志局于此。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汨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惟傳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蘇伊川之言。觀之學者之所重可知矣。我朝劉慊齋語錄曰。凡人有所

扶疏下
古之達

好。無論世味與清課。皆有病。獨好義理。則無病。
羅一峯曰。學者當打點自己身心。詩文不如人。
無害也。愚亦有詩文。儘讓世人佳之句。

我亦有丹

伊川寄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
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其解云。王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身。然
大槩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故有是
句。

論詩

真西山曰。古者雅頌。陳于閒燕。二南。用之房中。
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
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情
情之語。凜然爲之弗寧。詩之感人如此。于後斯
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皆樂府之新聲。梨園
之靡曲。其不蕩心而佚志者。幾希。

姜里操句

伊川曰。韓退之作姜里操甚好。云臣罪當誅。今
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咏留侯句

王介甫咏留侯詩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
此每從容。伊川讀此曰。非高祖能用張良。張良
用高祖耳。

人間不信事難爲

詩諱
邵子詩。天下止知才可愛。人間不信事難爲。二
句一連讀。可謂深于言治道者矣。愚閱薛文清
讀書錄云。余讀否泰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
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
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
觀數千年來。天下國家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

于此者余挈然有當于心乃得句云大抵只看
否泰卦濟川日日有津梁 又見朱子讀陰
符經極愛自然之道靜四語取本經讀之云自
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
勝朱子解曰此四句說得極好靜能生動便是
漸漸恁地消漸漸恁地長只管逐些子挨去這
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陰陽之道無日不相
勝也愚謂此中有幾焉易之言幾也曰幾者動
靜端
卷十
七
十竹齋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曰知幾其神周子論幾
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
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
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幹轉了
此皆善言幾者也天下事得其幾如理亂絲者
之得頭緒則漸不難而大要不過于進賢退不
肖進得一分則退得一分退得一分則進得一
分正陰陽互盛之理而君子小人消長之關也

執此以窺子輿氏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
語未始無見于此而云然矣

逢時

陳子昂咏郭隗云逢時獨爲貴歷代非無才隗
君亦何幸遂起黃金臺言士之遇合有時而不
可強也昔諸葛武侯序陰符經云世無賢君則
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去巖石以養其命世
人以夫子爲不遇時以秦儀爲得時信哉

詩譜

卷十

八

十竹齋

歐公好詩

朱子云歐公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
何人爲國謀是第一好詩是第一等議論

知孔明詩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
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此孔明語也可爲萬
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
于楊顒之諫又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

子美知
孔明之
心

極是難
得

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孔明
豈不知愛重其身哉。若是者未可以常情度淺
識議也。當時事勢如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
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
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
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
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
務勞。庶乎知孔明之心者。詩可訂千古。是非于
詩譚

卷十

九

十竹

此可見矣。

華林書堂

張齊賢題豫章胡氏華林書堂云。一百年來煙
爨同衣冠。江左慕家風。兒童歌舞詩書內。鄉黨
優游禮讓中。孝悌筠編爭紀錄。門閭天語賜褒
崇。莫將六闕方朱氏。葉葉蒸蒸奉始終。按朱敬
則家門孝友三葉旌。表門標六闕如所題。胡氏
果稱其實。所謂爲政于一家。非歟。孔子曰。親于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于此可感。

致政相公

歐陽文忠上致政太保杜相公云。儉節清名出
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
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罇談笑作閒
人。鈴閣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按此詩
乃知士君子居官美政。居家美俗。至念歷國家
則未可一日忘也。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
詩譚

卷十

十

十竹

有一言中于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
公。至退休于潁水之上。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
不聞于世。其殷殷世務。豈以在野而忘情哉。故
上致政相公有味于問治民之句也。

送唐介詩

唐介爲御史。敢言有聲。其言事被貶。李師中有
詩送之云。直誠自許時不與。孤立敢言人所難。
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並游英俊

博得如
此方足

救時急
務行法
言候命之

顏何厚。已死姦雄骨尚寒。天意若爲社稷計。肯
教夫子不生還。仲訥云。力犯雷霆衆共危。遠投
魑魅獨爲宜。中州事業真無負。高廟神靈固有
知。自古聖明容直道。未甘憔悴死荒陲。滿朝卿
相多公議。莫把文章作楚詞。按介被貶尋召復
官。生還與公議二語。信不虛也。介有寄杭州孫
資政詩。何人富貴不圖安。大抵爲臣節欲完。手
執樞機謀國重。心存忠義入時難。臨風未覺龍

詩譚

卷十

十一

十竹

黃陳聯句

黃庭堅寄上叔父夷仲詩中云。頗令山海藏國
用。乃見縣官恤民深。陳師道寄下邳家詩中云。
去留有命真如此。俯仰從人却未然。愚每愛其
言。可爲治民體身之規。

包中丞稱職

宋楊蟠聞包孝肅爲中丞時稱職。賦詩云。薛宣
執法動朝廷。丙魏于今亦有聲。公道未亡猶可
立。世人不慣却須驚。幅員潤澤嘉謨進。臺閣風
流故事明。時論已兼言責重。莫教天下笑虛名。
末句深有勸勉之意。然在孝肅自名副其實也。

示學者詩

徐仲車先生積初從學于胡安定先生。學以至
誠爲本。沉思六經而善爲文詞。其示學者詩云。

詩譚

卷十

十二

十竹

古俗今時總不分。只將虛實判澆淳。養心有要
先除僞。入德無難只用真。此道若從爲得路。他
岐若往是迷津。我曹好尚雖迂濶。最愛山夫共
野人。末句之意。亦禮失而求之野。猶有任真意
乎。愚嘗謂士人汨于利欲。自蒙養已壞。反求此
道。必須滌腸洗胃。方可斬斷茅塞。較不如山野
之人。有好一善者。引而充之。入道爲易。惟其誠
故也。按仲車自言。初見安定時。頭容少偏。安定

厲聲云頭容直。積繇是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自言積從安定學。安定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積食于中堂。二姬侍側。食已。積請出。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積未及對。安定曰。莫安排積繇。是有得乃積之悟門也。再按志林云。徐仲車古之獨行也。耳聾甚至。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此所謂禪定生慧。或有之若莫安排之言。近于禪語。理應不出于安定之口也。

出守桐廬

范仲淹出守桐廬。道中有詩。其一云。隴上帶經人。金門齒諫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吾親。夫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孝經曰。孝始于事親。中于立身。終於事君。非以顯親揚名。忠以成孝之謂乎。又君恩泰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

詩譜

卷十

十三

十竹齋

懷妻子榮。又萬鍾誰不慕。意氣滿堂金。儻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何等光明俊偉。

寒草含綠

梅堯臣咏寒草詩曰。寒草纔變枯。陳根已含綠。始知天地仁。誰道風霜酷。可謂達盈虛消息之理者矣。吳幼清解復卦之象曰。草木不飲其液。則不能以敷榮。昆蟲不蟄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于復。而復之所以貴于靜也。寂者感之君。翁者聞之相。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其言俱爲近理。

寄傅逸人

當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朝未得歸。寄語巢繇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張咏寄傅逸人詩也。大抵在廊廟而羨江湖者。不可勝數。如寇萊公書懷詩。曾讀前書笑古今。耻隨流俗信浮沉。終

詩譜

卷十

十四

十竹齋

期直道扶元化肯爲虛名役片心嘿坐野禽啼
書景閉門官柳長春陰世間事了先須退不待
霜毛漸滿簪末句乞閒之意在公爲可信在他
人未可信也卽貪祿苟位者何嘗不指掌風月
點綴泉石沈括歸計詩佳山人少說山多空只
年年憶薜蘿不是自心應不信眼前歸計又蹉
跎是豈能見幾明決者哉呂夷簡詩不用閉門
防俗客愛閒能見幾人來可謂勘破世情矣

詩譜

卷十

十五

十竹公

仁義浸生民

謝濤讀史詩曰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
片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閱讀
史詩多矣此言甚正

虛心得賢

王安石咏諸葛武侯詩慟哭楊顓爲一言餘風
今日爲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
賢讀此知主臣相須自古言之有求賢若渴之

主乃有鞠躬盡瘁之臣何可易言

夜深吟

叩几悲歌淚滿襟聖賢千古我如今疎琴絃斷
燈青華誰會男兒夜半心何等慷慨淋漓

不忘君

林居而不忘君父讀書時更覺興起如張載老
大詩老大心思久退消倒巾終日而峇峴六年
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又別館中諸公

詩譜

卷十

十六

十竹公

詩藜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近見
明詩誰言在野君恩薄數卷殘書亦俸錢因得
句誰憐一念難釋處君父恩深比地天

林居

大都心足身還足祇恐身閒心未閒但得心閒
隨處樂不分朝市與雲山宋李宗易詩也近見
陳白沙有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
之句較覺透脫愚嘗謂江湖廊廟達觀之總一

勞局如仕宦而極下民之溺。林居而表章聖賢之言。此中俱有苦心焉。陳師道有詩。勤苦著書如作史。世間枉是最閒人。然則處山林者亦何嘗閒也。

服除送兄弟還都

宋韓雍詩。日月忽已遠。再見新穀升。喪期有常數。吉我衣與纓。俯仰自悲咤。淚下肝膽崩。尚惟立身報。不卽泯餘生。肅肅忠憲公。秉德輔休明。

詩諱

卷十

十七

上竹

報國有遺意。訓言獨在聽。況茲世厚恩。兄弟秋王庭。一朝出門去。事業各有營。上當答君仁。下以爲親榮。獨此抱疴瘵。謝喧守柴荆。掃冢奉時祭。履田課春耕。既無公家責。聊徇狷者情。出處雖云異。要以道爲程。此詩可謂得性情之正。

古人重非道

王令礫詩。古人重非道。餓不苟豆羹。有爲非其心。不脫冕而行。如何後世人。以官業其生。鄙哉

世至

樂欺人。猶以學爲名。愚嘗謂道法世利重輕。必不兩立。一些勢利不能擺脫。更講何學何道。吾不知之矣。

自警

憶昔爲小官。位卑職易營。朋知喜其勤。民口亦見稱。中間忝臺諫。已覺言難行。然賴識者恕。尚謂無欹傾。數年忽遭遇。用大過其能。名虛稱不實。任重力難勝。具瞻不可欺。舉動招譏評。士論

詩諱

卷十

十八

上竹

因不與自知。亦甚明。祿厚難報答。徒滋驕侈萌。子孫忘艱難。服用饒誇矜。清白素風滅。冗長浮費增。親舊多責望。厚薄貽怨憎。貪賤勝富貴。古語信可憑。請病家罷免。方幸憂責輕。俄復統一道。撫民帥邊兵。寇狂適偃蹇。民疲未蘇醒。勝負繫司命。休戚及羣氓。細務委將佐。大事稟朝廷。所稟有違從。委擇有不精。差失雖毫釐。致敗或丘陵。隕身何足道。誤國玷家聲。可不常惕懼。臨

淵履春水。庶幾免危溢。書此爲心銘。此范純仁自警詩。可謂言言肺腑。爲官長者。各宜佩爲韋弦可也。

大裘軒

謝逸題王立之大裘軒云。小人拙生事。三冬卧無帳。忍寒東窻底。坐待朝曦上。徐徐晨光照。稍稍氣血暢。薰然四體和。恍若醉春釀。此法秘勿傳。不易車百兩。君胡得此法。開軒亦東向。蘇公詩評

詩評

卷十

十九

十竹堂

張牧之竹溪

林敏修咏張牧之竹溪序云。張牧之隱于竹溪。自號漫郎。不喜與世接。客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人或以少漫郎。余獨喜與古人意合。乃作竹溪詩。

幽洞古城陰。結屋清溪曲。溪流堪回映。上有青竹。漫郎欣得之。綠髮詠空谷。高風及前修。勝趣隨遠矚。惡客徒擾人。立談非我欲。麾去寧汝真。真意聊自足。或言不當爾。往往相謗譟。答云豈吾私。恐作林泉辱。源流別涇渭。臭味同草木。肯當百事勝。容此一物俗。獨餘嵇阮輩。蕩滌戒臣僕。濁醪澆古胸。日沒還秉燭。僕忝瓜葛後。意氣頗相屬。平生幾兩屐。共老三徑菊。行年事無定。此計諾已宿。徑須買牛衣。兒亦荷書簞。從子竹間遊。溪魚剝寒玉。

詩評

卷十

二十

十竹堂

保生在無欲

賀鑄咏蠅蛾云。鬼蛾來翩翩。慕此堂上燭。附炎意何切。自取焚如酷。感彼羣動微。保生在無欲。不見青林蟬。飲風聊自足。咏其詩言簡而意已盡。

賣餅兒

張未序比隣賣餅兒每五更未旦卽繞街呼賣
雖太寒烈風不廢而時略不少差因爲作詩且
有所警

城頭月落霜如雪樓頭五更聲欲絕捧盤出戶
歌一聲市樓東西人未行北風吹衣射我餅不
受衣單愛餅冷業無崇早志當堅男兒有求安
得閒夫人世營營竟無歇處身家殷繁愈墮苦
海矣嘗讀一書載賣餅翁賃主人房半間五更
起蒸餅短歌洋洋自喻適志已而主人憐其勤
苦與貲錢襍以他營前之歌聲寂然無有矣乃
有味唐子畏月下放歌有官大錢多心轉憂落
得自己頭白早之句也

墨染絲

郭祥正詩綠絲自喜如霜白輸入官家吏嫌黑
手持退印競傳呼倏見長條染深墨墨絲歸織
家人衣別買輸官吏噴遲寄言夷狄與三軍汝

詩評

卷十

三

十竹

得豐衣民苦辛讀此知民間差科之苦所謂官
用一而民費百也大抵一差出而胥索吏勦先
飽其願而後容輸官官一不爲民作主而駁換
赴留皆吏爲政以不辨東西之鄉氓入官衙有
任其科歛而魚肉之耳愚詩有猶有流民圖可
紛窮簷最苦是征徭良有感也但公家之務儿
可取官吏辦者官費一而民省百不亦善乎

獄多重囚

詩評

卷十

三

十竹

楊億詩鐵鏹銀鑄衆金科伏念頻絕聞空獄奏
深愧片言人清潁黃公接黃霸爲潁州太守入
年獄無重罪囚甘棠召伯隣懷賢不能繼多辟
豈縣民末句有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之意

讀邵康節詩

愚自辛未歸里喜吟自在詩因讀邵子詩一派
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而細玩其中理解治道
情見乎詞因錄數首誦于松濤竹韻前有條然

伊和詩
白隱詩
本是經

<p>世之學 知其人 數却小 了也學 同</p> <p>世外之想。又有欣然世上之慮。然康節原是經 世之學。談到世道人情處。津津有味。蓋以詩為 著作者</p>	<p>事到手 不假運 講其作 人。</p> <p>欲出第一等言。須有第一等意。欲為第一等人。 須作第一等事。</p>	<p>四句一 串說。談 荷家。</p> <p>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問。敢言天下事。到手又</p>	<p>詩評</p> <p>何難。程子曰。堯夫之言。內聖外王之。道也。</p>	<p>詐者吟</p> <p>詐者。固疑人。天下盡行詐。不信天下人。其間無 真話。</p>	<p>憂喜吟</p> <p>大愛與大喜。二者莫能寐。二者若能寐。何憂事 不治。先生又有詩曰。何故不寐。湛于有累。何 故能寐。行于無事。</p>
--	--	--	--	--	---

<p>何可易 高。</p> <p>不願吟</p> <p>不願朝廷命官職。不願朝廷賜粟帛。惟願朝廷 省征役。庶幾天下少安息。愚嘗以寬省差役 為當。今第一義其事。提在得人實行之。</p>	<p>近世藥 石。</p> <p>為善吟</p> <p>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動。鬼神其 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心脾。莫問身之外。人 知與不知。</p>	<p>乃是真 為善</p> <p>詩評</p> <p>待物吟</p> <p>待物莫知誠。誠真天下行。物情無遠近。天道自 分明。義理須宜顧。才能不用矜。世間閒緣飾。到 了。是虛名。</p>	<p>誠偽之 分。人貪 之介。</p> <p>無事吟</p> <p>人間萬事若磨持。叢入枯榮利害機。祇有一股 無對處。都如天地未分時。</p>	<p>無事之 樂不可 名狀。山 居精神 皆之。</p> <p>君子吟</p>
---	--	---	---	--

君子存大體。小人無常心。于人不求備。受恩惟恐深。

善惡吟

君子學道則務本。小人見利則忘生。務本則非禮不動。見利則非賄不行。

天人吟

義軒堯舜雖難復。湯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時又異也。繇天道也。繇人。程子曰。堯夫本是

詩諱

要出來有為的人。正此之謂。

求鑑吟

人無鑑流水。當求鑑止。水流無定形。止水有定體。人無鑑于水。當求鑑于人。水鑑見人。貌人鑑見人神。

中原吟

中原之師。仁義為主。仁義既無。四夷來侮。

時事吟

時久則患生。事久則弊生。弊患相仍。人何以寧。

名實吟

內無是實。外有是名。小人故矜。外無是名。內有是實。君子何失。呂柟曰。若一意務名。畢竟把名也無了。

治心吟

心親于身。身親于人。不能治心。焉能治身。不能治身。焉能治人。

詩諱

人情吟

人達人情。無寡無廣。天下之事。如指諸掌。

知人吟

君子知人。出于知。小人知人。出于私。出于知。則同。平理者謂之是。異乎理者謂之非。出乎私。則同。平已者謂之是。異乎已者謂之非。

民情吟

民情既樂。和氣為祥。民情既憂。戾氣為殃。祥為

雨露天下豐穰。殃為水旱。天下凶荒。

見義吟

見善必為。不見則已。量力而動力盡而止。

責已吟

不為十分人。不責十分事。既為十分人。須責十分是。

恩怨吟

人之常情。無過于死。恩感人心。死猶有喜。怨結

詩評

卷十

三十

十竹

人心死。猶未已。恩怨之深。使人如此。

長憶乍能言

長憶乍能言。朝遊父母前。方行初下膝。既老遂

華顛。在昔四五歲。于今六十年。却看兒女戲。又

喜又潸然。

悟人一言

百慮謀猶拙。一言述自開。世間無大事。天下有

雄才。惟恐人難得。寧憂道未恢。忌心都去盡。何

復病塵埃。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與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緣飾吟

緣飾了時。稱好手。作為成處。似真家。須防冷眼。人觀。觀傀儡。全無帳幕遮。

詩評

卷十

三十

十竹

知人吟

事到急處。觀態度。人于危處。露肝脾。深心厚貌。平時可慎。勿便言。容易知。

自古吟

自古大聖人。猶以為難事。而況後世人。豈復便能至。求之不勝難。得之甚容易。千人萬人心。一

人之心是。

答王宣徽

先生
道之功
在此一
言

自有吾儒衆人多不肯尋以禪爲樂事又起一
重塵 程子曰世之博學強記者衆矣其終未
有不入于禪流者特立不惑于厚堯夫而已

傷心行

不知何鐵打成針一打成針只刺心料得人心
不過寸刺時須刺十分深

代書寄友

當年有志高天下嘗讀前書笑謝安豈謂此身

詩評

卷十

无

十竹

淺深
殊

甘老朽尚無閒地可盤桓棋逢對手纔堪着琴
少知音不願彈非止不才能退嚙古賢長恨得
時難

感事吟

二語先
生題世
觀世俱
在此

爲善大宜量力分知幾都在近人情人情盡後
疑難入力分量時事自平理順面前皆道路義
乖門外是秦荆何人肯認此言語此語分明人
不聽

試筆

程伊川
曰光夫
任急流
中砥柱
安然取
十年快
樂此之
謂也

心在人軀號太陽能于事上發輝光如何皎日
照八表得似靈臺高一方家用平康貧不害身
無疾病瘦何妨高吟大笑維陽裏看盡人間手
脚忙

寬猛吟

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猛相濟其民自安

龍門道中

詩評

卷十

三

十竹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
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
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
背行

閒行吟

先生信
道常道
但字生

長憶當年掃敝廬未嘗三徑草荒蕪欲爲天下
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
坤見了識親疎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半

照無

首尾吟

大眼觀
世自是
如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詠史時曠古第成
千覺夢中原都入一枰棋唐虞玉帛煙光紫湯
武干戈草色萋觀古事多今可見堯夫非是愛

吟詩

韓文公
一山不
足若志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得意時志快不須
求事顯書成當自有人知林泉且作酬心物風

卷十

三

十竹公

宋人如

月聊充藉手資多少寬平好田地堯夫非是愛

吟詩

宋子
曰小人

無才安
能動人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因有命焉
剛不信是無天也果能欺才高正被聰明使身
貴方為利害移無計奈何春又老堯夫非是愛

吟詩

不在其
位漫動
熱勝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事時天若可升
非待勸神如無驗不須祈人當堂上易施設事

過面前難改移勢盛勢衰非一日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歎時閒散何常
遠人事語言時復漏天機至微動業有難立儘
大功名或易為成敗一歸思慮外堯夫非是愛

吟詩

先生不
忘川世
如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憶昔時天下只知
才可愛人間不信事難為眼觀秋水斜陽遠淚

卷十

三

十竹公

酒西風黃葉飛此意如今都去盡堯夫非是愛

吟詩

假人治
心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省時義若不為
無勇也幸如有過必知之面前地惡猶能掃心
上田荒何所欺從諫如流是難事堯夫非是愛

吟詩

深于治
理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慎動時枉道于名
名亦失拂民縱欲欲還墮號為賢者能從善名

日。小。人。能。飾。非。大。侯。似。忠。非。易。辨。堯。夫。非。是。愛。吟。詩。

陳白沙詩

白頭一枕小廬山。偶寄孤松十竹間。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此二語其見道之言乎。諸吟多有類堯夫者。其亦願學堯夫者矣。故其詩曰。許大乾坤許大身。後來賢聖後來人。欲將赤手扶元化。且著青袍渾世民。萬慮不驚誰

詩評

卷十

三

十竹

詩評卷十終

詩評續錄

鶴林玉露乃宋儒羅大經景綸所著也。其言以紫陽為鵠學術治道多有發明而不詭于道甚矣。其先得詩評之意也。原編不盡出譚詩。茲輯共譚詩之有用者。附詩評後。俱仍元本。但僭加評云。東魯葉廷秀識。

病榻詩

杜陵病榻詩曰。猶令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

詩評續

一

一

十竹

韓子曰。以其知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舳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

方惟深
行月詩
身是世
間妙

韓子曰
以其知
也。又曰
種榆水
中央。成
長何容
易。截承
金露盤
裊裊不
自畏。言
少不更
事之人
無所涵
養。而驟
膺拔擢
以當重
任。力綿
才腐。凜
凜危亡
而曾不
知畏也。

士古來
何事不
歸人

人才闕
本朝

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香。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柳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

詩譚續

二

十竹全

如此有
國家
所宜深
加愛惜
乃自為
社稷計
耳

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于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愬遺于數歲，皆至論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雨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

詩譚續

一 三 十竹全

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

古詩
卷下

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猗、月當天畢宿、風自
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
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埤鳴東
山鶴、堂穴南柯蟻、或如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
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鷲與象龍、聚訟非一
理、不如老儂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
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
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
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
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
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
畫彫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
賞物華、流連光景、過于求適、幾于誨淫、教倫、則
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

整句處
可隱小
人之長
短者

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惟喜、不
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
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
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
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
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
頹情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
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
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
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
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
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
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
天之見豈及是乎、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痕難作

詩惟拙句最難、至于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
 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
 吳江冷、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
 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
 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
 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
 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
 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
 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
 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
 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于人既無分、菊
 花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
 限杯、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
 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
 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

詩譚續

六

十竹

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
 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
 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
 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
 五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係甚大、管中隕
 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
 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非耄老
 不任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
 之小大、身之勞逸、而傾弊精神於瑣瑣、以自殞
 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
 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
 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
 漢祚已終、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
 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詩譚續

七

十竹

族譜引

太古道
一語醒
人文字
甚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
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
而至于總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
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平喜不慶憂不平則塗
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
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
多尤可涵泳

詩譜續

八

十竹堂

透脫

詞意舒
酒非試
醉不能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
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
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
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
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

當時世
道可知

已是丈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
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
前白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
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
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
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
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
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合沙射影也

詩譜續

九

十竹堂

清廉

此語初處得東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
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為余言士大夫
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
子誠齊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
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十緡盡以代下戶
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鬚霜華照管南人沒一
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

受民者
當如此

正統時盧秉安爲束筦令一十九年清操不
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食自古人
爲寶今日貧歸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
無一失掛心腸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
福往往如此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
今世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孫

謝靜翁

十

十竹堂

是擢用賜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
故其詩號劔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
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
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奈和戎白面郎壽皇讀
之爲之太息臺評劾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放翁
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
稱放翁晚年爲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
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

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
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
將萬戶比千詩蓋切嗟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
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
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
半依崑崙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

謝靜翁

十一

十竹堂

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沒
苔侵棄道周誤思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
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
朝名寵所點淙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
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
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

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
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初初日
孟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顧名肝
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
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
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
朝奏大明宮、嗟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
湖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
詩譚續
迎小澹翁學館、請生空飽飯、臨分愛國意何窮、
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
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烟、
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
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
賓、皆博學能文、環奇負氣、兄弟友愛、宸隆不蓄
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
建、學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

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
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贈官制詞云、朕
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謫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
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
峭潔、志繁激壯、縣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
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閒塗胥口、
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
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
詩譚續
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焉、悲悔何及、
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
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踰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
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
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官木、老雁
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

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
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
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
壽兩宮、皆可味也、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余鐵衣稜夢不
成起、清、絕、亦、妙、絕。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貶渠
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

詩譚續

十四

十竹堂

時繞谿間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
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
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莖出、方從陽壯
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有、味、。隨時作計何太癡、爭
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烟柳藏他物外
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

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
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覩其所養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
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
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題廣成子像

朱文公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

詩譚續

十五

十竹堂

曉嘆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
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
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流
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
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
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
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
耶、

莽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爲不
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
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楊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
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
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爲之臣僕
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
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疎、

詩譚續

十六

千竹

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
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
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
之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
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第、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
無極何也、試卽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

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
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
風、木竹催桃李、留得疎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
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
方識古人心、皆有咏、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
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詩譚續

十七

千竹

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
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
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承露、和以玉
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
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
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
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裝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止不

詩譚續

可同年語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于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博浪沙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儼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甝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開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譚續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卽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

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
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圖勢斷、春入燒
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圖勢司空曙、春入
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
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
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
蓋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
如此、人、情、物、態、

詩譚續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
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
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
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
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
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
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

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繇於朝廷
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毆去、
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
者、蓋謂捍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
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
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
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
毆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

詩譚續

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
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
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
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
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繇賤而後
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
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懷之
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

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帶，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瑯，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

詩諱續

三

十竹

百不磨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樽扶未必賢搶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養兵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

然亦無
益于錢
急使若
民耳

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韜，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錯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咏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悽，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

詩諱續

三

十竹

以在人
魏公行
之自無

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隣、幸願相倚傍、
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促死壤、
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
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何、觀此二詩、
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
時、而一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
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
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
詩諱續

王西

十竹

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
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題貧樂園

徐思叔題貧樂園詩、首句云、迺翁晝灰教兒書、
嬌兒赤肝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
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牀書、綿心繡、
口水肌膚、自初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
王才臣和云、大兒阻譏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

膚、婦縱有禪無一孺、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
佳、而後出者尤奇、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
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
然伸雙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
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
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
世、問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
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
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
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
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
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旣灰者、當必有成謀矣、
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
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

詩諱續

王西

十竹

後知子

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臥、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救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

詩譜續

三六

上竹

典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就齊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齊、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遶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

過齊詩
六總稱
六隱難
志世

驚俗、何緣、塲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為、報、春、吟、費、磨、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為、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為、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鴛、牘、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

詩譜續

三七

上竹

上去扶病出、烟、霏、頗、有、少、陵、意、態、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於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盡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

山間艸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
到沅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
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
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
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
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豕嗣東山先生伯子、端
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
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
詩譚續
詩訪伯子、其詩云寒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
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
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
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
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特披宿霧、木樨
香裏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
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
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

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祕閣
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
丙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
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
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鷺笞鳳總新知、早陳經國
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
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雨晴詩
詩譚續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
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
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
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
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峰見之、以爲有體
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
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
公用杜上句意、五峰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

物、二公則以喻道、

自警詩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顏生微滿、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

說得可
長學若
先要判
完理欲
以此

詩諱續

三十

十竹三

子卿噙雪啖鹽、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菴、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向曰、項王有吞獄漬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匣血崩、了不經意、惟吞舂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

君子以
德制欲
何移之
有

於太公呂后、而不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媢自若、羽翼已成、則欬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繇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

詩諱續

三十

十竹三

孫漢忠
孝大節
于此俱
見
人節義
人多從
道學中
來非此

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第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宸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曰、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神鬼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

詩集卷之

才人主

報計

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册忠義寒謬、

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念

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

報時論避之、天下有不可少之奏、議用不用原

無加損

手置

三十三

下竹

詩譚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葉廷秀撰、廷秀有西曹秋思、已著錄、是集所輯

詩話半錄舊文、半出已論、前有廷秀自序、稱以為

譚詩也可、譚道也可、然其病正坐於此、第一條即

曰心學第二條即曰行得始為難、蓋以講學為詩

家正脉始於文章、正宗白沙、定山諸集、又加甚焉

至廷秀等而風雅掃地矣、此所謂言之有故、執之

成理而斷斷不可行於天下者也、故其人雖風裁

嶽嶽而論詩則不可為訓焉

余山詩話三卷

〔明〕陳繼儒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余山詩話三卷》提要

余山詩話卷上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元旦拜年衣冠逐逐大是可憎不知起於何時文衡山先生一絕真可撫掌也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敵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翟公鑾嘗自製對聯云靜亦靜動亦靜五臟剋消夫慾火榮亦忍辱亦忍平生不履于危機常熱嚴公訥輔政時封公尙在其門聯云堂上雙親壽朝中一品家申公時行解相印歸其堂聯云無毀無譽三代直道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上

一

文淵

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陸文裕公在京邸中則榜世廟御撰一聯云抑人是自抑揚人其自揚都城鄭宮保敬庵諱紳者以工部尙書告老其堂聯云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翟中丞諱鵬者其堂聯云徒有寸丹懸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王中丞機更號六陽山人嘗榜其堂曰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又有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老漁樵吾鄉包公節與弟孝以兄弟進士爲南北兩臺其門聯云兄進士弟進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

史兩地風霜湯東谷廳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
南郭先生且溫筇後廳曰片言曾折獄一飯不忘君
蓋東谷嘗從興濟伯楊忠定公奉迎鑾輿故云其東
偏曰暫掛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
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
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亦嘗畫懸崖
朱竹一枝楊廉夫題云網得珊瑚枝擲向簞簪谷明
年錦棚兒春風生面目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上

二

文詞

馬遠畫竹下有冠者道士持酒杯侍以二童一鶴在烟
泉之閒上有詩云不禱自安緣壽骨人閒難得是清
名淺斟仙酒紅生頰永保長生道自成賜王都提舉
爲壽上有辛巳長印下有御書之璽

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邑洗筆池上後人爲立
祠宗邑令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中邑令
趙必穆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題詩云遠
山嶺翠翠凝烟爛漫桐花二月天遊徧九衢燈火夜
歸來月掛海棠前餘皆莫辨

王元美先生答慎侍御書曾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
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卽
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
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
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
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
雙爲四畝

陸龜蒙橋詩珍重更過三十子不堪分付野人邊王僧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上

三

文詞

辨嘗爲荆南得橋一帶三十子以獻梁武帝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蘭木竹石張伯雨
題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
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蘭
遂絕筆

倪元鎮畫竹其上有高季迪題倪君好畫復耽詩瘦骨
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斜影月低時
張子容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朝霞晴作雨
溼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而盛唐中唐分焉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
還鄰角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
霧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荆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
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瓚題雲林此畫在
長安中

宣和時酒店壁閒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
騎馬人

古今雪詩甚多獨中峰老人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
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窗猶看玉琅
學海類編 一八 余山詩話卷上 四 文詞

珩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
淑眞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鉛
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嵩山僧贈余木瘦爐余銘之云形固可使如槁木乎心
固可使如死灰乎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有天台僧寄
余藤杖余答以詩云僧寄天台杖支余獨上臺借他
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秋聲
滿松壑并與夕陽來

余藏有錢舜舉茄菜二畫上有趙松雪題云天上歸來
兩鬢皤山園近日竟如何年年五月黃梅雨老瓦盆
中此味多此余友十年前所畫今余謝事歸來偶閱
書笥而得此因作詩以識之至治元年五月廿二日
也題菜云歸老林泉無外慕盤中野菜飯黃梁交遊
來往休相笑肉味何如此味長至治元年五月廿二
日檢出篋既得錢舜舉茄畫一幅而又有其畫菜因
有所感而吟之也子昂記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
學海類編 一八 余山詩話卷上 五 文詞

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鏃曷山謂之北

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仁祠
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顓清

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云維
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
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爲側生雖本之
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

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

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即詩所謂平林也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即

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淺

宋人看得深反晦矣

東坡詩鮫綃剪碎玉簪春檀暈妝成雪月明肯伴老人

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

淺赭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何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上

六

文詞

也

南陵水而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迴處

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顧大中曾于南陵巡

捕司舫子臥屏上畫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未甚賞

譽後爲具眼者竊去乃更歎息

項希憲藏石田水墨三檜卷極奇翁後大字跋云虞山

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爲梁時物也今僅存

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擊者

尤爲僂異真奇觀也暇中與子壻史永齡往觀焉永

齡因請圖之歸爲而翁西村先生之玩蓋以西村未

嘗見也并寫歸途所得詩于後西村甯不有以教我

乎昭明臺下芒鞋緊處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誇

健在舊遊山水喜重來雨乾草愛相將發春淺梅嫌

瑟縮開傳取梁朝檜神事袖中疑道有風雷

楊廉夫寄元鎮一絕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

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

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如意中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吟別兄詩云別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上

七

文詞

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

生笑曰裴說刳墓賊耳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

得得來建大悅賜號因名爲得得和尚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金黃報畔綠塵飛碧

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

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爲癩可善權亦能詩人物清

瞿人目爲瘦權可詩如清霜羣木落盡見西山秋又
谷口來斜日數峰生夕陰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
魚米之地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任
也解龜去任也

靈川縣西南一十里高數仞可容數榻泉繞洞前又名
華嚴洞世傳昔有桃花片闌寸許從洞口流出石壁
有詩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

學海類編

二

余山詩話卷上

八

文詞

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
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
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
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
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
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
立待已夫文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攜辭之
士盡如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蒞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

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

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

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

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

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

帝誅蕭至中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進

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

恃哉

學海類編

二

余山詩話卷上

九

文詞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眷
意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
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爲
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
公沆王公堯臣爲參政議立皇嗣事祕不傳永豐中
三公已薨獨潞公畱守西京應召赴闕恩禮隆厚及
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
如若公者非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讒邪小人
如陰螫執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胡忠簡貶謫李彌遠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投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鍛鍊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上

十

文詞

姓宇文氏眉目媚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真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并尿糞強作嬌嬌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寡慾矣

米顛捕蝗帖云魯君素謗帝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幸天恩曠蕩盡賴恩庇及此愧惕又雲林帖云友生愧瓚上公武先生比承專寄痊鶴銘跋尾辨證深見遠懷小楷寬綽而逾媚尤得唐人風格敬嘆敬嘆命寫鄙作謹書上求教益比來想惟尊履康裕正月中爲醉客捶罵不肖亦醉頽然如土木偶人不屑也人所能共知聞乃反興謗於雲門翁謂議議其詩文字畫况雲門學皆造極其艱虞中又畱遇僕不薄僕果爾人耶獸耶聞雲門中不少動是不可曉也四日瓚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上

十二

文詞

啓此蹟在橋李包儀市家公又有次韻答友人詩吹竽豈爲求齊好在楚何妨自越吟醉人捶罵吾何恤且復清尊與子斟其詩疑一時作也不知唾罵者何人二公想皆以顛迂得罪

吳惟信寓白鶴村糜先生登諸父也一日相遇扣所作惟信誦一絕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糜不覺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如此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
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
老不問親讎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
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
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强景明晨上詩曰八十耆年
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
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
事業三槐傳畱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
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上

三

文詞

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
傲風月之全身

王元宰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
稽王冕寫瀟灑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節莫
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澹有出
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
成時來會談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真
芝蘭玉樹不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之

陳後山攜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畱款語適欲作一

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明
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
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
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
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牛僧孺赴舉之秋常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
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
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
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上

三

文詞

論世上昇沈事且闕一本尊前現在身珠玉會應成
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侍酒輕言語曾把文章
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
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
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
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
焉宰相三朝後至卽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
夕方整前驅劉乃取其子咸久丞雍曰吾成人之志
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

緣而常結惡業故虛心者宜待之以會南豐盛氣者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葛延之嘗以親製龜冠獻東坡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北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一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嶠耳孫創其製今若此去甯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集中無此詩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上

古

文詞

余山詩話卷中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余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奉世廟欽賜蟒衣一襲付僧圓實因賦一絕云單衣露冷宿曇華誤綰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偈於衲之表云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此二事與東坡解衣畱鎮山門同一風流也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中

一

文詞

咸甯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南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卻四民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憨憨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舉在及念中但醉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書公六十爲癸卯

趙子昂畫淵明像一卷題云既書歸去來餘興未盡乃
作竹石淵明亦當愛此耶後有王行元末人歿于難
詩亦清雅而石田亦有詩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
歸去自嫌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剛剩黃花一二兩籬
思陵草書詩一卷云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
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
牲飽蟠木甯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
問閒人其墨跡藏項家每行止一字字大如拳押縫
有御書之寶書後有御書瓢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中

二

文詞

及三槐堂印

蕭楚材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
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閒殺老尚書蕭改
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語左右以實對蕭曰
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
平何也公曰蕭君吾一字之師也

繁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
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爲人作詩輒之云
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開人以爲寫真云

咸陽郭氏一蒼頭曰捧劍每遭鞭筆一旦忽題詩曰青
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
主遂稍容之

有僧名無夢手持木牌書二詩云身爲車兮心爲軾車
動軾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
身爲客兮心爲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安
甯精神營定辭君去

越中牡丹開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平
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中

三

文詞

正月十六謂之耗磨日張說詩云磨耗傳茲日縱橫道
未宣

余見倪雲林畫一幅題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
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文湖州竹一幅在橫冊上乃折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
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化此事世人那得知豈然何
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
州昔在陵州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
分明雪後上窗時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惟白雲身

外郎丹青山水小類李中舍

參寥子秦少游與之友以契許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
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諸石宗婦
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郡士晁子芝嘗與客游眺於彼
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
萍草而來晁料其異物急吐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

學海類編

二

余山詩話卷中

四

文詞

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

上游兩鬢蕭蕭釵正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曹松贈方千詩後輩難爲措機杼先生織字得龍梭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

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

丁酉秋病瘡借得顧光祿宋人畫冊有宋徽宗題王右

丞山居圖載宣和畫譜危樓日暮人千里孤枕風秋

雁一聲宣和殿書有宋高宗題趙伯駒畫宋高宗題

馬和之畫宋周儀畫宣和御題趙千里做大李將軍

筆宋高宗題李唐畫月團初輟淪花瓷啜罷呼兒課

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宋馬和之

畫六幅宋楊士賢畫對幅南宋趙千里宋夏珪畫對

幅宋馬遠畫宋李唐畫對幅宋徽宗畫對幅宋毛益

畫對幅宋吳炳畫宋李迪畫對幅宋趙孟堅畫蘭花

對幅趙子昂山水四幅瘦馬一幅管夫人竹一幅

王叔明石梁秋瀑其上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陳

徵君同宿愚庵師房焚香烹茗圖石梁秋瀑脩然有

出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梁掛飛泉遙

學海類編

二

余山詩話卷中

五

文詞

噴雪山閒疏樹淨含霜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窗

對夕陽周伯昂題一道飛湍萬壑流平林如撼錦光

浮山翁獨坐有何事洗耳端來笑許由耕雲題林際

飛泉銀漢長水邊細草紫蘅香奔流峽底雲雷起疑

在匡山瀑布旁陸有恆題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漢湧山椒神漢字

甚奇而不知其出于列子即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

興而爲雨也

升菴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畫烏亭用事甚僻而

不知出處按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候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鳥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下句用此

陳陶詠竹詩青嵐帝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註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運帚碧空掃烟蔡邕竹贊綠潤碧鮮聒文紫錢

唐李郢詩薄雪燕翦紫燕釵釵垂簾簾抱香懷簾簾下學海類編 八 今山詩話卷中 六 文詞

垂之貌又作麗

按麗字不見他字書只見花間集溫庭筠詞

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全集不載坡詩註用之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一點非古也今猶沿之

張公位趙公志舉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爲州同後俱拜相楚中周御史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

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紹興二年戊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眾王榮老嘗官于觀州龍宮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學海類編 八 余山詩話卷中 七 文詞

當獻之得濟榮老願無有止有黃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甯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雨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夫文人翰墨卽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嫉賢如讎諱文若崇豈別具一肺腸耶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
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
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
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
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窗朝夕吟
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
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曉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
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
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
學海類編 八 文詞 余山詩話卷中

里輿棺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著也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
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
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
今來白首再陞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
荆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
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
人情之薄如此若今則弁髦蒙師彎弓座主吾不知
歐陽芸叟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楊鐵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閒殆且二十年
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峰張句曲周易癡錢思
復爲倡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飲伎第池臺
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
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譙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
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先生越吳越閒
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鳥翠望
之呼鐵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
海生賀公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
學海類編 九 文詞 余山詩話卷中

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
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遊魂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
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
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輪
迴當再爲顧家子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
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敘
平生事歷歷不誤乃知羊叔子事非怪其子卽非熊
也

陽文公老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勒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眾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畱蔬食否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亦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中

十 文詞

今亡已夫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卽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功垂就令孜間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二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袞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則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賢妃權氏朝鮮人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謚恭獻

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中

十一 文詞

靈巖對植雅宜山穹林巨石臨蒼灣若翁遁跡在其麓有子讀書長閉關松根茯苓煮可握簷下慈烏去復還寫圖愛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爛班至正乙巳五月廿三日勾吳倪瓚畫雅宜山齋圖賦詩以紀歲月趙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己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尙在當與之抗衡也

虎邱顏真卿詩云劍池穿萬仞磐石坐千人故名千人坐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文字達
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
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鄴及第詩云故衣未及
換尚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
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
於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
未必私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
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中

三

文詞

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
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
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市
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
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
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
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欲
死然公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中

三

文詞

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回入
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
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
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
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己任此其短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于逆旅風雨暴至有
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
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邱也明日
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
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楊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
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
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正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
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
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
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
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
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
待我明科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

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可輕也

學海類編

八

余山詩話卷中

古

文詞

余山詩話卷下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爲時所稱
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
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
大夫陳甯奸深爲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
關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
功成猶遣歷閒關之句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
賜白金二十兩綵緞一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司
學海類編 二 余山詩話卷下 一 文詞

僉事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江漢既平觀被徵洪武初建大本
堂命觀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十一月冬
暖如春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
閣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
詩云深冬晴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
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喜奉彤車御式燕慚
叨紫禁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閒無地不陽春上覽
之大喜

潤州鶴林寺中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卽此地也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擁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祀于寺之左偏余謁之乃袍笏像也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爲和靖清節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仙用此事云錢塘昔聞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撩詩句宜在林逋處士家

學海類編 二 文詞 余山詩話卷下

僧齊己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余極喜誦之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

陸瑁湖邊水漫流谷陽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蓴絲熟不到秋風已倦遊陸平泉公作也不減老坡

莫中江先生云中州地半入舊府惟李于鱗送客河南詩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史而語意含蓄有味

唐喻崑嘗曰我詩無羅綺鉛粉宜其不售余見王子久山水一幅上有句曲張伯雨題云由來老筆荆關輩施粉施朱笑後生

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和云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鉤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還鄰角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

學海類編 三 文詞 余山詩話卷下

霧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荆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瓚題此畫在長安中

池州翠光亭有岳武穆詩愛此倚欄干誰同寓目閒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颺外征帆杳靄閒子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今世所傳者惟岳墓二石刻耳

王筠寓直詩霜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特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實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吐之一名

百靈草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薄者曰輕容卽今之銀條紗類也王建官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

峽雨測輕容是也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縣南之匡山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是也後竟終于采石病革猶以詩草託友人捉月之說流傳誤矣

東坡歌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下 四 文詞

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太白歌云猶人張網置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閒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答

陸務觀云拄杖班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班欲微赤而點疏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班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

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余有唐六如夢草圖卷范寬上題詩云池塘春漲碧溶溶醉臥沙塵淺草中一夢熟時鷗作伴錦衾何必抱輕紅崔氏青衣崔與柳生厚死猶冥合輕紅從焉又曹惠得木耦人自稱輕素元章有尺牘云見楊大年千文愛其傾側之勢出右軍外今楊文公書世不見石刻則元章書學政不當從古帖求之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不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下 五 文詞

宜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卽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展子虔乃大李將軍之師韓氏所藏人物卷最爲奇古山谷嘗有詩云人閒猶有展生筆物事蒼茫烟景寒常恐花飛胡蝶散明窗一日百回看

七月一日風雨急 桐里湖邊吹夕涼 蕉葉滴然

籠翡翠荷花迷睡 鎖鴛鴦卻疑身在瀟

湘渚且著舟停雲錦鄉笑 我雖非徐孺子陳蕃

下榻更銜觴七月一日畱昌言高尙書堂戲寫此圖

并賦贈焉瓚壬子下有陽文雲林子印此畫藏項元海家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其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挽方回注戎州蔡次律家軒外有餘甘余名之曰味諫

呵膠出虜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故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呵噓

俗言社日酒治聾故李昉贈李濤云社翁今日沒心情學海類編 六 文詞

爲之治聾酒一瓶社翁李濤小字也

黃亞夫魯直父也有怪石一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旣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晚唐江東三羅隱蚪鄴也鄴詩如閨怨云夢斷南窗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城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鷺鷥飛梅雪香沾越女衣

魚市酒村相識偏短船歌月醉方歸二詩隱蚪不及也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入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作枝語意索然矣

元楊廉夫竹枝詞和者五十餘人予獨愛徐延微一首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下有牽牛鰥拋萬斛鰥學海類編 七 文詞

脂水酒向銀河一色秋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曰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裏中腸慘慘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簾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灼見者不能語此悲夫洪皓熙甯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

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閒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宦遊者多矣銜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于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沈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下

八

文詞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閒臥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卻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問其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

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艷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於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皆竄定有終篇不畱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尙竄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未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乙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語錄云詩語最難事吾于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差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篇略不經意真可愧哉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下

九

文詞

洪崖跨白驢曰雪積其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噴
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

古人憔悴字憔悴寫蕉悴寫萃杜子美詩云中郎石經後
八分蓋蕉萃

金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
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峰其後流落劉昂贈
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
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
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下

十

文詞

娥爲之泣下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
妾家祇住杏花東侯成叔西池春游記婦人詩也
客過草堂叩余巖棲之事余倦於酬答但拈古人詩句
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
少年中間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錄
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
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名
是伏羲

沈監運得異石於葉石林之廢圃舊有刻曰採菱渡其

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虛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

詩于下方云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樹壇

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此輞川舊物立於採菱渡者

韓退之詩云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

生常苦心子瞻詩云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

逐什一安敢搏九萬二公猶不免徘徊于進退之間

其後退之迷雪于衡山子瞻望日於儋海回視闔戶

擁衾輦瓢藜藿不在天上乎故考槃詩云獨寐寤言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下

十一

文詞

永矢弗諼

雪景莫若山山雪莫若月下余嘗目擊而賦四言詩云
夜啓巖牖淡而無風月直松際雞鳴雪中蓋實景也
余嘗過一山鄰老而嗜花紅紫映戶弄孫負日使人不
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况市都滾滾塵邪余贈以詩
云有箇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
抱甕恰欲灌花山雨來
仇山村詩云艱危頗得文章力嫁娶各隨男女緣又云
無求莫問朝廷事有恥難交市井人

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霰矣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閒冷之嘆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作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下

三

又詞

曰使我于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復餌蘆朮以反之未幾皓白宋李宗諤云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肌膚患在太豐觀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無足慮也范鎮東齊記事云嘉陵江上有二鵲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墜崖下死其天性峻勇是躁進之類吁可畏哉馮當世慶歷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

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召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

學海類編

余山詩話卷下

三

文詞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相而馮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誇在人前則爲宰相時定不落人後

奈山詩話三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舊本題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
此書別無傳本惟學海類編載之然其文皆摭拾
繼儒他說部而成殆非其本書其中如以展子虔
爲大李將軍之師大李將軍爲唐開元中李思訓
展子虔則北齊人也疎謬如是卽真出繼儒手正
亦無足取耳

藕居士詩話二卷

〔明〕陳懋仁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藕居士詩

話二卷》提要

自序
竊余生而遠慕也。得除鼠牀。理故冊。葉
有泉謂。所以老古。柯瓶。斷絕。而不開。緯蕭。強以
現。咄。作。估。前後。若。而。年。走。半。天。下。履。決。衣。塵。亦
云。勞。止。差。快。名。山。川。迴。於。寸。眸。開。我。旅。俗。即。累
有。紀。載。咸。足。芟。棄。也。兒。謨。不。隱。每。後。歸。麓。中。摘
為。此。種。將。質。琴。鼓。之。今。夫。海。內。稱。詩。風。斯。云。盛
壇。姑。新。裁。談。者。為。價。余。不。佞。調。古。其。間。不。亦。涓
水。粘。天。莖。藍。染。夏。無。益。于。道。徒。資。開。口。乎。已。而
藕居士詩話 自序 一
檢。飭。所。摘。次。證。多。而。臨。評。少。如。百。川。學。海。中。詩
話。十。餘。家。什。七。因。事。不。專。論。詩。則。兒。災。木。姑。聽
之。市。笛。眠。繁。亦。委。紙。之。所。有。事。也。署。曰。藕。居。士
詩話

藕居士詩話卷上



稿李陳懋仁無功著

君臣唱和非起栢梁舜將禪禹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再歌起云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故漢武彙其言而有日月星辰和四時之句宜和者俱不逮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是一時雲龍風虎明良相遇之象也力拔山兮氣蓋世是一生暗啞叱咤矜功自伐之狀也日月星辰和四時便見玉

藕居士詩話

卷上

一

燭之調杖風起兮白雲飛幾致金甌之扶帝

王興衰繫乎辭矣

漢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詩歌用溢字見此列女傳齊虞姬曰經瓜田不納履樂府僅刪一字而不覺其襲

文子云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少陵豺狼得食喧五字盡之故曰詩有文之精也

羅數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至誇其

夫婿則曰十五為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即未可謂老夫得其女妻嚮頭內此稚婦然亦似有倍年之覺而能罵使君誇夫婿尤見心貞

嵇叔夜詩有神辱志沮之句不如左太冲神樂形茹更奇注形屈曰樂物自死曰茹

左傳昭三年晏子引注卜良隣曰非宅是卜惟隣是卜故淵明曰我昔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陶詩用事澹若自

藕居士詩話

卷上

二

有而老杜尤捷

馬融直史館蒸煥如坐甑中曰安得披襟赤脚踏陰山之層氷洗塵熱也故老杜節其言曰安得赤脚踏層氷註杜者不知出此而妄引非據昔人謂讀不盡天下書莫看杜詩況註乎

老杜看落花云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折注者云本作不來接一作折按呂東萊詩律武庫曰玉字別集劉公幹居鄴下一日

桃花爛熳值諸公子遊賞久之遂去公幹謂其僕曰損花乎僕曰無但受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來損折使老夫酒興不空杜詩用此正是折字

阮咸醉騎馬歌傾時人指而笑曰個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少陵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全用此語注者謂其浙人不喜騎馬而喜乘船杜益嘲之非杜注乃杜謨也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寺帝問曰卿幾時到上

藕居士詩話

卷上

三

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杜全用之陳後主與張麗華遊後園有柳絮點衣張謂後主曰何能點人衣曰輕薄物試卿意也杜曰輕輕柳絮點人衣段瑄泛舟江風清冷瑄欣然曰馮夷借我一夕之涼杜曰江風借夕涼杜詩用事無迹往往如此而注者每失之楊泉云以羅縠覆律呂氣至吹灰動縠小動為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之應杜詩吹葭六琯動飛灰飛即大動政指當時之強弱言

注者第引續漢書淺矣

鮑照詩雪下如亂巾按巾紛悅古以拭物後著

於首明遠所用或指是也

太白古風云燕臣昔痛哭五月飛秋霜悲庶女

之冤贈江陽宰云城門何肅穆五月飛秋霜

譽政令之肅句一意兩指用不拘

太白代美人愁鏡云紅顏老昨日白髮多去年

仁謂此房老非美人

太白別來門前草秋蒼春轉碧掃盡還復生萋

藕居士詩話

卷上

四

萋滿行跡孟襄陽五字盡之曰徑草踏還生可為從博而約之法

襄陽林花掃更合徑草踏還生論者以為出自

天機而不知本劉令嫺落花掃更合萋蘭摘

復生又不覺徑草句之點金成鐵也

曹攄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暄涼之喻直截

可見孔欣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則晦澁

矣然俱不如唐人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

世風人之旨攄詩本慎子家富則疎疾家

貧則兄弟離之語凡此皆我編入澆敦龐際
割而守義抱道不因入熱者未可謂世盡無
人

晉以後有宮人參隨侍朝故杜詩曰戶外昭容
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朱梁革易遂沿
後世肅觀

宋楊萬里姑蘇臺詩插天回塔雲中出隔水諸
峯雪後新道是遠瞻三百里如何不見六千
人 本朝高李廸館娃閣詩館娃宮中館娃

稿居士詩話

卷二

五

閣畫棟侵雲峯頂開猶恨當年高未極不
望見越兵來仁亦有姑蘇臺一絕云五年一
簣空烟外直薄錢唐了不遮即使兵來看
見已將醉眼日迷花敢曰鼎足庶亦似之

徐昌穀觀射歌有突如流星中如樹之句詩行

葦云四銀如樹疏謂四銀皆中于質如手就
樹之儀禮鄉射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翺
旌獲鄭氏註云皮樹獸名爾雅翼云皮樹人
面獸形若未見行葦儀禮註疏者不知中如

樹及皮樹是何語也劉長卿詩手中無尺鐵
徒欲突重圍焦弱侯云不持寸鐵鼓行詞場
寧不怖死學詩者少鑒斯言毋為嚴儀卿詩
非閱書一語所誤

朱子云雪于風勁極寒時始六出他時則否立
春後則五出矣李空同立春前一日雪有明
日立春應五出之句然宋武帝大明辛丑春
正月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又章孝標春
雪詩六出飛花處處飄則春雪亦有六出者

稿居士詩話

卷二

六

矣詩緯云雪六出成花無立春五出之分不
知孰是

老杜常時往還大記一不識十較之許敬宗卿
自難識更簡傲蓋許或泛接杜則時常往還
也

老杜借問彭州牧何時問急難為嘆王錄事下
寄草堂資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收溝壑
恥此固小詰知交其實遊戲語耳雖然未若
如曾老姑夫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

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可以見節無媿伐檀

曲江潦收沙衍出襄陽水落沙嶼出少陵湍減

石稜生東坡水落石出皆本於河遜潮去還

沙出江洪潮落晚洲出之句而謝靈運洪濤

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已道于前然

俱不如太白水落寒沙空有沙水俱無之妙

徐摛詠橘詩焜煌玉衡散照耀金衣丹春秋斗

運樞曰玉衡散為李又散為桃散為椒散為

荆又曰璇樞星散為橘故庾肩吾謝賚橘啓

藕居士詩話

卷上

七

有先分璇宿之句橘不引璇樞而引玉衡或

有別據乎否也

緯畧云王績詩家藏豐業酒器貯參花蜜參花

人所未見溫庭筠詩香風軟透人參蕊事更

奇仁按陶弘景謂人參上黨者一莖直上四

五相對生花紫色蘇頌謂人參三四月生花

細小如粟葉如絲紫白色豈高似孫未見陶

語耶

陳琳飲馬長城窟云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

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水經注以為秦始

皇時民謠

少陵杜鵑詩起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

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用四杜鵑押韻有謂

是題下注非也東坡辨之已詳仁又按少陵

有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

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用兩

刺史押韻則四杜鵑為詩益明白頭吟云郭

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少陵本此皆東坡辨

藕居士詩話

卷上

八

所未及故著之

凭闌却憶騎鯨客把酒臨風手自招細雨聲中

停去馬夕陽影裏亂鳴蜩此薛濤題簡州安

陽縣江月樓詩也蜀本濤集不載乃知濤之

逸詩不止此

王粲詩方舟泝大江日暮愁人心山崗有餘暎

巖阿結重陰後人不知映義妄改為映初學

記詩紀等書及升庵悉如之或者皆帝虎相

障之故歟游俠傳云日至暎皆會顏師古曰

映音往結反吳越春秋時加日映梁元帝纂
要云日在未曰映字書咸曰映日吳可證也
珊瑚鈎詩話云前人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
元微之倡和始依韻仁按梁武帝和太子儼
詩乃押韻始文心雕龍云氣力窮於和韻不
始于元白更明

莊子青青之麥生陵之岐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為註謂逸詩刺死人也佛經布施字出此乎
老杜詠鷹則目似愁胡洙注引魏彥深鷹賦立
鵝居士詩話 卷上 九

如植木望似愁胡似矣然傳玄賦狀似愁胡
在隋之前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言不喧譁顏之推嘆
此解有神致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生于此少陵伐木丁丁山更幽亦此意少陵
又有巢多衆鳥闌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貽
孰謂吾廬幽之句此則別與境會有觸而言
不可同語也皮襲美伐木丁丁響萬山兩截
襲杜幾於嚼蠟矣

元結酬苦雪起云積雪閉山路結云雪中生白
雲路閉則俗客不來雲生則素雪彌艷此快
雪也

馮道不偶作云莫為持危便愴神前程往往有
期因須知海嶽歸真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
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
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觀道此詩故能身
歷多朝如嫠婦今日失一夫明日嫁一夫旋
失旋嫁老不知恥得偶已甚又何不偶之有
鵝居士詩話 卷上 十

苟祿偷身盡此五十六字青箱襟記乃謂其
諸理何也

金錯刀刀也亦錢也續漢書云佩刀諸侯王黃
金錯環謝承後漢書云賜應奉金錯把刀漢
書食貨志云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
之其文一刀值五千故杜詩於金錯各有分
屬煒煒金錯刀刀也金錯囊垂繫錢也高似
孫緯畧直謂金錯刀非錢甚至云前人小說
乃以錯刀為新室錢謬哉漢書豈小說耶

劉希夷詩懸瓢木葉上風吹何歷歷鍾伯敬云
歷歷二字著在風吹之下解不出却妙真境
仁按許由隱箕山無盃器掬水飲之人遺一
瓢操飲說挂木上風吹歷歷有聲以為煩而
去之希夷用此故又云幽人不耐煩

何大復城邊客散重回首愁見孤鴻落晚汀興
嚴維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鴉飛盡水悠悠同
一意而嚴有蕭寥不盡之情然不如太白孤
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更點森此

竊居士詩話

卷上

十

俱本南華送君者自涯而返君自茲遠之意
江淹別賦有一於此乎深於離緒者可與此語
篇中重韻亦自蘇武起曰誰為行路人欲以
贈遠人燕婉及良時莫忘歡樂時三百篇亦
有之此雖不可與拘者道然亦不得借口

補衡在江夏與黃祖長子射善射請賦鸚鵡衡
遂賦之有云能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
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
面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昔

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微軀期
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
庶彌久而不渝觀此則衡亦乞哀於射至矣
從前凌操之氣於此少殺世重此賦吾獨惜
之

皮日休謝友人惠人參曰神草延年出道家是
誰披露記三椹開時的定涵液斷後還應
帶石花名士寄來消酒渴野人煎去徹泉華
從今湯劑如相續不用金山焙止茶佛鉢曰

竊居士詩話

卷上

十

帝青玉作綠水姿曾金人手內提拘律樹
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麝味斷中天
覺參麝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
應不等閒吹二律俱見緯畧近刻皮集並失
之故錄出帝青玉石也

女直外連憂不細急將兵馬備遠東此李空同
遠識也邊吏能用公言修倘于百年之間何
至潰裂若此公之詩不但長城且著蔡矣彼
輕衷自上借杜抑公者祇毫辱耳何匪莪先

生堂集 本朝有經濟紀事之作有益國家
以備一種者政此類也

說文玼玉色鮮也詩云新臺有玼仁按詩新臺
有玼非玼也玼亦鮮明貌君子偕老玼兮玼
兮乃從玉

少陵古栢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
尺沈括譏其太細長太白錯落千丈松不較
少陵多八千尺平此皆詩人放言烏可拘也
相如賦豫章女貞樹高千仞神異經東荒中

鵝居士詩話

卷上

三

有邪木高三千丈或十餘圍或七八餘尺錄
出為少陵解嘲

何大復送抗憲副詩日月晝懸滄海樹龍蛇春
壓九河流有合選刻李杜及 本朝李何詩
者謂月非晝懸當易晝字非也白虎通日月
可以懸晝夜謂助天行化照臨下地公用此
晝亦春秋包舉之義也

楊升庵驪山行起句秦王作陵園三泉鑿之不
入燒不然叩之空如下天狀只疑地下復有

天此事史所不載蓋取蔡質漢儀李斯上書
語也曰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
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斃叩之空空如
下天狀升庵用事深得老杜法如此者未暇
悉舉

平江侯陳公 豫鎮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
緯啼之句侯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疎之不知
絡緯啼太白已道之矣客無以自明二人蓋
未讀李詩故也右見菽園雜記仁謂絡緯啼

鵝居士詩話

卷上

五

易見者設有鳥鳴言嗷嗷猿啼言啾啾不更
訝乎東哲南陵屈平九歌外尚不乏此詩云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季端木落鴈嗷嗷於此
乎出唐太宗蟬啼覺樹冷則蟬亦可言啼矣
升庵云周賀詩鴻嘶荒壘閉鴻未聞嘶也近一
士夫詩枕上聞猿喚余弟故庵戲之曰猿變
為鶴矣仁按梁簡文一鴈聲嘶何處歸隋王
胃賦得鴈送人有聲嘶為犯霜之句唐張說
嘶鴈覺虛彈太白哀鴻酸嘶莫聲急不但此

禽經云鴟以愁嘶鮑照與妹書云孤鶴寒嘶
東坡脩養帖寄子由有猶嘶芳林鵲笑鳩舞
又鳬得水沒喜笑自咏陸機玄猿臨岸嘆白
玉蟾黃鳥罵桃花曰笑曰舞曰嘆曰罵不又
變為人乎禽經林鳥朝朝水鳥夜夜太白鷄
何嘈嘈噉噉空城雀少陵啁雀爭枝墜然則
禽虫聲響何所不可稱乎升庵且爾使淺涉
者見此不知作何如絕倒也本朝高啓義陽
費哀嘶返顧
梁元帝除夕詩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戴叔

鶴居士詩話

卷上

五

倫襲曰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今人但知
剽襲之叔倫而不知始作之元帝故表出之
梁簡文詩羅裙宜細簡畫襖重高牆衣服簡摺
之簡當從此襖之高牆古製也後子織以淺
雲南段功妻梁王女阿瑤主也王聽諧殺功主
作愁憤詩有悞我一生踏裏絲之句踏裏絲
錦被名也踏裏字亦見杜詩布衾多年冷如
鐵嬌兒惡臥踏裏裂
子建為臣不易一篇題曰怨歌行詠周公居東

也周公居東何怨之有而至于涕泣蓋子建
于明帝則叔故借諷而欲有所感耳太冲詠
史實本此篇

金陵志溧水州花山節婦至元丙子間為元兵
擄至碑亭橋噙指血題詩橋柱投水死其詩
曰君王有難妾當災棄子離夫被擄來遙望
花山何處是存亡兩地亦哀哉又輟耕錄臨
海節婦王氏至元丙子元師徇台掠至清風
嶺噙指血題詩石間投崖死其詩曰君王無

鶴居士詩話

上卷

六

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
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
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地實
哀哉二節婦被擄年同噙指血同其詩亦同
或刪律為絕或廣絕為律兩婦誠有然于詩
不能無著述者附會之疑仁過清風嶺王烈
婦祠讀蔡潮祠記亦載此律不知孰是
韓昌黎南食詩蠶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蟻相
粘為山百十名自生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

營蛤即是蝦蟆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曰
以惟目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樂
魑魅自宜味南烹仁震闕粵前後五六年海
錯悉嘗惟形咸觀惟泉之西施舌竹蛭瓦壠
最可味醬血正藍

永樂癸巳夏五月驕虞見于曹縣白質黑章性
仁而馴祭酒胡公儼以獻禮書呂公震請表
賀不許司業吳公溥有詩云曠代空聞義獸
名盛時方覩貢神京千年瑞應從天降五色

藕香詩話

卷上

七

文章炫日明香霧晝眠靈園暖落花春踏王
階晴西周仁厚今猶昔願把周詩日再賡
州府志所載冗詩甚多此獨不載紀事之作
其可闕乎

蜀道難題不起于李白始于梁人張惺
張曲江餞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微字此初唐用

字之始

孫太初蓬首提籃直入邵文莊公宅自移榻坐
南面典謁職而報公公知必太初倒屣出見

太初不交一言即起去但曰十年吟破吳門
月剛得梅花一句詩蓋謂公吳中一人也鉅
碩高流真如一幅佳畫

中散日送歸鴻悠遠已見太白目色送飛鴻邈
然不可攀不亦盡足乎而又添色易飛去嵇
殊遠

太白推重淵明亦至其詩有曰河陽富奇藻彭
澤縱名杯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奈何又
有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羣之句少陵題張

藕香詩話

卷上

太

旭草書圖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至李潮
小篆歌云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悲
壯文人口筆不定隨意抑揚不獨乎今矣

少陵甚愛庾子山故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又曰
清新庾開府許雖未至然拳拳於前輩如此
今人遇一得名人便欲撓敗甚加筆罵殊媿

古人

升庵趙州館喜晴七言律用方虹叢豐朋五韻
云左傳引逸詩揚子作太玄皆以朋合方字

韻蓋古音正聲也合韻朋與澄叶乃鵠舌之音何俗士信沈約陸詞而疑左氏子雲乎仁謂後人亦非盡信沈約特磨細且未熟古音故因循取近耳即洪武正韻古今咸具我太祖御製經王宋諸公訂定而亦未有悉遵者近惟徐渭間從正韻無損于詩

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于漢魏諸作曷嘗拘于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沈約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補大抵多吳音及唐

萬壽士詩話

卷上

七

為益嚴聲律之禁武夷吳越乃稽易詩書而下達于近世凡五十家為韻補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音韻之尚莫踰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而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于大惑歟此宋文憲公序洪武正韻之大畧謂隨音刊正以沈千古之陋音韻之學盡復于此乃今正韻猶未盡遵是皆耳泥於四聲心離乎三百者也

嘗聞峨眉山中人以盒盒雲送人靜室中閨扇

啓盒其雲氤氲室中久之仁始不信既而兩登泰山于天門十八盤之間躡雲而升襟履所拂率是物可盒而有始信前聞不誣陶弘景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其未經雲拂衣履亦未聞雲可盒乎劉希夷云明月留照妾輕雲持贈君朱景文落花詩將飛故作回風舞人知為宋詩中翹楚而不知用李長吉落花起作回風舞句也

萬壽士詩話

卷上

辛

唐人詩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古塚臥秋風不知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據此詩若與蕭功較先後者不知信在當時曾無封爵也信事與韓成同哉太祖以成為首功追封高陽郡侯錄其子觀即酬功一節漢高去我太祖遠矣高后紀有襄平侯紀通張晏謂紀信子晉灼謂不見其後功臣表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得封按此則忘信益明宛州府志云嶧山刻石李斯撰并篆書其碑不

如何時為野火焚裂故杜甫詩嶧山之碑野
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歐陽修云嶧山碑史
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棗木傳
刻耳元祐中鄧令張文仲復摹于石今縣治
內所存者是也說郭云今嶧山實無碑乃南
唐徐鉉所模刻石于長安耳仁觀緯略此碑
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削之邑人疲于供
命聚薪燒之縣是殘缺不堪摸搨據是則唐
以前本有此碑可補充志之所未備

竊者士壽姑

卷上

七

說文云鄧沛國縣昨何切人代紀要云蕭何受
封于鄧唐詩麒麟閣識上鄧侯作鄧非又說
文南陽有鄧縣故鄧禹封鄧侯一統志先化
古鄧縣則何非鄧侯頗明錄以簡攷

詩後有亂曰自漢梁府婦病行始

漢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本子胥河上歌

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若不使事
而事在其中

王摩吉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波似瀾上句

用鮑明遠酌酒以自寬下句全用陸士衡君
子行語

易林庭燎夜明追嗣日先不如我 朝王稚欽

義和既逝蘭缸嗣輝佳

教坊脂粉洗鉛華一身何忍去為娼二律相傳

鐵尚書兩女呈原問官得赦因攷遜國臣記

革除遺忠錄革除遺事俱不言鐵有女惟立

齊閒錄謂鉉女玉兒四歲送教坊司然則一

幼女非能詩兩女也二律呈原問官必始事

竊者士壽姑

卷上

七

時作四歲女能辨此乎或曰味前首似長年
時作當是時色長以鐵女為 上所辱安敢
授以詩書且四歲女存亡不可知即果有二
女止送教坊更復何訊而有問官即有問官
而女當骨肉竄殺之際必不能從容為此蕭
秀之作 成祖於末年七月崩八月 皇太
子即位十一月有建文諸臣家族教坊婦女
始得回籍果其先有問官見詩亦必得請而
後敢釋試思爾時肯特原鐵女否且舊曲聽

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一聯用曾榮維
揚懷古玉樹聽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
翻出蔡永樂甲申及第豈襲唱詩者二律益
知後之好事所為斷無疑矣

因學紀聞云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
為題見於此仁謂起於晉陸機行行重行行
今日良宴會等篇其後有劉琨劉錄梁武簡
文昭明沈約輩紛紛繼作俱在元帝之前

廬州府志貞烈傳曰唐人劉氏廬江郡小史焦

竊居士詩話

卷上

七

仲卿妻仁按劉漢末建安時人也志既曰廬
江郡正合孔雀東南飛歷稱府吏及吾今且
報府等句又按漢書云廬江郡文帝十六年
別為國府志南梁以後始稱廬江縣至唐以
廬州屬淮南道而不稱郡蓋改郡守為刺史
矣則劉氏之為漢人復無疑著之以修修志
者更攷焉

揮塵新談載陸公容夜却館人私奔女詩風清
月白夜總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抱琴心通

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仁謂不作此詩更見
完德

袁中郎力糾明詩藝林咸允十集出幾于紙貴
務去陳言力驅剽竊殊為有功詩道其謂不
襲前人一字一意恐未盡然畧舉一二如庖
人供薄餅稚子獻青梨襄陽有厨人具雞黍
稚子摘楊梅落絮粘行幘老杜有落絮粘
行幘倦來看洗馬老杜有晚凉看洗馬
感即千金顧古詩有感即千金意去日翟

竊居士詩話

卷上

七

公猶有客到來潘岳已無花鐵女有舊曲聽
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珠簾欲度聞
仙語佳期有經聲欲度聞天語古屋繫龍
兒老杜有古屋畫龍蛇東風吹綻紅亭草
東風吹暖妾江樹唐人有東風吹綠瀛洲草
文雅王元美清夷孫太初即老杜之清新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也六朝舊事殘鐘外即
本朝揚載之六朝舊恨斜陽外也大約此等
偶襲古亦不避三百篇亦有之不足為病劉

玉受云余初讀袁集酷愛之徐覺其玩世語
多老婆心少此是大根樞機政不必作婆子
氣肯哉

中郎自以不襲前人一字一意然往往入長吉
園中而不知又其詩曰贖取長吉魂幻作鬼
工賦亦自有意乎拾袁教語合李一人一
絡置風吹地起神禹無功巨靈死 紺巖開
老沉香花飛仙失路虎無家 野桃露滴珊
瑚紅 美人羅袖撲香蕊斜斗旋旋丁子尾

稿唐士詩話

卷三

其

蘭燈蕊綻白先殘隔花呼起夜歌鸞 寶
枕花酣龍臘雲粉香暈透猩紅雨花前艱步
詢鸛鵲勸醉歸來時幾許開粧重點聖檀心
夜明簾外金沙吐又似填詞 東風染就藍
花水刀鱗十寸青帶子鵲鵲啣母下灘眠聞
歌一翅衝烟起入扇香風白芷苗鉤衫刺短
迷陽蕊 流鶯舌倦語初歇畫鸞鬢點梨花
雪 畫鸞活舞玲瓏玉 乳花如雪滴春香
寒氣如山壓霜重珠閣銀題連曉動 窮

冬夜冷蘭烟黑 麒麟踞地青鸞呼 西風
酸斷石麒麟 舊溪冷絹花紋澁 氤氲風
鬢滴烟香 鬼書未燥花先腐 脫帽擲天
呼石語 研朱潑面火生肌 簾波斜帶水
條烟 角燈抽紫燭凍花老瓶水滑波映琉
璃一片冷先死 堂頭老像如冰冷寒碑月
寫風枝影

仁嘗選中郎詩以惠來者第限于力未及梓行
姑錄小序如左 袁石公菰談天出若以為

稿唐士詩話

卷上

其

明無詩者以其觀綠多而生真少也夫詩如
沅黃問色錯綜成章重點輕明何機義有猥
善各成不事盜剽故知所謂 明無詩非無
詩也無其不已出而搬排人有者也故其詩
曰體骨燈迴旋驢脊蒼蠅聚曠眉少治容耶
耶無高步譏鋒雖利實匪徒言且自弘正以
前尚靡一當於公乃今人不自深得至祇人
唾而盜人涓不知肖則人優弗肖則我面井
失大要公不顧遺識鐵剽礪鈍在各自出已

見不從人脚根一語援濡溺耳若其詩自為體不資陰映淺識者猶處從違仁故叢其新秀獨至與來者期劇陳根于慧圓疏宿物於清渠而後融諸性情自出機杼以無犯公撫腐拾浮之銷可也又其詩曰除却袁中郎天下盡兒戲又曰碌碌彼人奴餘臚蔽天地豈公為之斯必有以中公者其謂不拾前人一字似未盡然總之公蓋泛覽六朝微闕少陵乃心長吉而自為石公者也

編者詩話

卷上

七

升庵詠史有云解印如脫屣驛蔽比朝琴驛昔酒敲黼黻謂淡視祿位如朝榮之花耳又云嗟此兩痴矣古肉字見竹彈歌升庵于詩往往用古字殊覺力厚使不好者見之不知作何貶削矣即盧柟賦多用古字好者以為伊門第一手不好者調將經史海篇字眼盡意抄謄石鼓詩鼎銘穆天子傳多有難字亦豈他抄乎不惟秦皇不將古之難字鑿燒之而惟多識者用也司馬溫公云簡萬物之體

用者莫過于字而難字可棄乎

李長吉詩有疑其無理者作惟者不可有二者雖然其語亦有來歷所用故實隱而不顯如寒髮斜釵玉燕光分明是其不必有古之本色而不知事出洞冥記桃膠迎夏香琥珀事見廣爾雅即此數語可槩餘篇讀有長吉所讀之書始可學長吉之詩若只貽笑慶孟夫何為乎

鍾伯敬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

編者詩話

卷上

八

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昔人論詩曰發穠纖于簡古寄至味于澹泊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于酸鹹之外曰寧律不諧而不可使句弱寧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曰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律雅健雄豪者勝詩者人之性情也有道之士胸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琢肺肝不過僅能嘲風弄月而已曰此律呂而可歌列于羽而可舞是

詩之美也其發為謗訕侵陵以快一朝之忿者為詩之禍失詩之旨前人之論其精如此今之望藩垣者反忽之宜詩道之日趨于下也

盧綸詩日愛閭巷靜每聞官吏賢曹鄴詩州民言刺史蠹物甚於蝗此固當時有謂而作然曹詩則似誹而修邾者矣韻言文字斷非鳴張謗訕之具戒之哉

藕居士詩話卷之上

藕居士詩話

卷上

九

藕居士詩話卷下

藕李陳懋仁無功著

升庵云古樂府題有朱鸞曲解云因飾鼓以鸞而名曲焉又云朱鸞咒鼓飛于天末徐陵詩有鳧鐘鸞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鸞轉尚識紫騮驕皆用此事蓋鸞色本白漢初有朱鸞之瑞故以鸞形飾鼓又以朱鸞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于宋王朱鸞晨飛尚張羅于漢后與朱鸞飛雲

藕居士詩話

卷下

十

宋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仁按毛詩傳楚成王時有朱鸞合沓飛翔而來又王伯厚詩攷云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鸞存其風流故知朱鸞鸞鼓不特漢初此可補升庵補樂府解題缺中之缺若徐陵呵云鳧鐘乃用考工記鳧氏為鐘非飾鳧于鐘也

續名馬記漢樂府偏受權奇註權奇馬名非也天馬歌云志似儼精推奇言馬之雄快故東

坡詩云作胸已堪奇

詩紀引大戴禮武王凡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
口戕口有謂此關文作口者誤以為三口仁
按大戴本文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垢不
從土后從口后音吼厚怒忿聲亦恥也詈也
海篇垢犬爭聲所注口字甚明惟詩紀起句
下多一口字及垢作垢耳譚友夏云四口字
疊出妙語不以為纖鍾伯敬云讀口戕口三
字悚然骨驚益可證非關文作口之誤

萬壽寺詩話

卷下

二

世言龍鍾竹名枝葉搖拽不自禁持故以此衰
老之態則是其竹柔而細長者矣南越志載
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
一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按此竹幹巨
葉大其無搖拽如衰老可知烏可驟論劉李
標書援筆攬紙龍鍾橫集獻玉退怨歌空山
獻敬涕龍鍾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此皆賤
澁淋漓之意也

國史補有劍南燒春蓋燒酒也升庵詩錦江卓

女燒春注云唐人說燒酒卓文君製仁按牛

嶠詞錦江烟水卓女燒春升庵本此曹能始
蜀中詩話亦謂燒春始于文君李時珍本草
乃云燒酒非古法自元時始創草木子亦云
是元時法酒然歐白香山荔枝樓對酒詩云
荔枝新熟雞冠紫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
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嗜可證非元創也
萬首唐人絕句失載此詩併記

朱南宮作邑捕蝗隣邑移文謂驅蝗入境朱取

萬壽寺詩話

卷下

三

牒書一絕云蝗虫本是天災不縣人力擠排
若是蔽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因
憶我明邵文莊公字許時祭蝗蝗去題云今
日蝗虫來明日蝗虫去吾為吾民歡還愁蝗
去處此非且有天地父母之心者不能道
淵明命子云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既有子可命
矣而曰無後者蓋欲子之立身修道弗淪匪
莫以先照前人始為有後故結云爾之不才
亦已焉哉

陳子昂林臥觀無始深居觀元化間居觀物化

幽居觀大運乘化入無窮幽鴻順陽和大運

自盈縮同一機杼皆得道之言

孟襄陽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可參陶淵明

採菊東籬下幽然見南山

後山詩話費氏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

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蜀後宮

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亡國詩云君王城

上監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

萬者士詩話

卷下

四

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太祖憐仁謂費氏當斬

何以悅降旗不知國亡則知之矣何不死既

落身倘後宮矣又何誤因憶項羽死敵時虞

美人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

氣盡賤妾何聊生遂伏劍死據是則費於地

下不堪作虞姬奴婢烏可軒軒議人

海棠有白者真宗海棠詩紅白間纖條有黃者

漢适有黃海棠詩一曰貼梗海棠接以木瓜

則成白花

老杜千崖秋氣高工而大杜牧之南山與秋色

氣勢兩相高雖多奚以及

太白雖善飲若會須一飲三百杯一日須傾三

百杯中宵出飲三百杯皆放言也雪濤閣詩

評謂勸襲者不飲一杯而言一日三百杯此

是李太白家掬摸據此則詩應實乎東坡不

善飲而曰萬斛船中着美酒與君一生長拍

浮孔北海雞魏武云堯非于鍾無以建太平

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果如是乎陳宋暄云

萬者士詩話

卷下

五

鄭康成一飲三百杯故太白用之自非創語

升庵云杜詩古本野艇恰受兩三人淺者不知

艇字有平聲乃妄改作航字以便於讀謬矣

古樂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水上郎

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詩蓋用此音也

仁按經史直音有廷挺兩音蓋艇小船航大

舟也艇小故恰受兩三人耳白香山詩亦云

野艇容三人

湯聘尹尹五反然後肯出先主顧孔明有三然

後肯見老杜云伯仲之間見伊呂

李密仕蜀漢為郎數使吳有才辨後受晉徵為洗馬陳情終養後終劉服復以洗馬徵至出為溫令多所憎疾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餞東堂語密令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密既仕漢復臣于晉士節已隳而又汲汲于進致武帝憤免且前以九十六祖母陳情益自不能已者表中加蜀漢以偽朝

蔣居士詩話

卷下

六

是猶嬌婦再嫁于新夫前貶抑故夫為臣不忠何以稱孝

西城真人王君常吟咏起句云形為渡神舟語

甚奇然出于蔡邕琴歌元氣為舟之句

太白閨情云窺鏡不自識况乃狂夫還含意足

憐浦損可掬自代內贈已云窺鏡不自識別

多憔悴容則露矣然皆本于梁人王季禮詠

鏡可憐不自識之句

太白發白馬一篇十六句用地名者十不但峨

眉山月半輪秋之四而已大要負大力者揮

從萬有不為俗拘非細膽小才所得庶幾也

白寄句容王主簿云寄君青蘭花惠好底不絕

方之折梅寄龍人蘭更香

白嘲魯儒云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

濟街茫如墮烟霧愚謂此不但唐人獨嘲魯

儒

乘馬者左手持鐙右手執鞭遇諸途者各以鞭

舉如拱太白日馬上相逢揖馬鞭

蔣居士詩話

卷下

七

青蓮所以凌駕古今者不在豪峭雋逸而在勢

如倒峽發若翔箭羅列萬有而不見安排天

然得篇而若無思鍊瑕不可拱以其適當喻

不可摘舉之皆賢詩光邁氣迴射索顛酒韻

仙風軼平人外每讀其其驚心悸神方之少

陵其去則遠

酒中有仙有醉聖有醉尹有醉士有斗酒學士

有釀王有醉侯有麴部尚書有酒民有酒徒

獨無酒帝而唐人有詩云若使劉伶為酒帝

也須封我醉鄉侯則伶可酒帝矣此十四字
詔也

何匪義先生曰漢魏詩遜而悠婉而詳深切而
著于事意可以觀其神為可以觀其才為下
逮六朝詞常至于掩意而功遂至于抑才然
而作者之勢必出于此者宇宙人情物理有
時而盡而自恐其言之不能出于古人之外
也故皆雕琢摩厲至于大盡而無餘而上天
所賦之才吾胸中所曾之語固亦覺其索然
窮盡士詩話 卷下 八

詩三百刪後無人評其優劣六義明也何自漢
晉宋雌黃紛然不已非唯作者不能彷彿三
百即觀者于古今得失文質盛衰之際亦未
能有深辨之者噫歎也久矣 孔子教人學
詩專為治性情達事理後之君子乃教人作
詩工拙之法何其意相遠也所以工倍而無

用時過而難成右二則見啓軒獨學記

今世詩法無傳正坐真不能假假不能真約不
能博博不能約使天籟之鳴映于吹石而神
機之運溢若轉觚猶之乎真真假假博博約
約云爾豈知真假妙在用虛博約妙在用實
以虛虛實則山河大地總屬火傳以實實虛
則芥子須彌悉歸平等世人膚立手牢關挨
日昧空花使物為一定之形而才入必窮之
境豈非詩道之大憲哉右東蒙公蘊云

窮盡士詩話

卷下

九

立詩之體濃淡古今之致每異用而相非斯皆
爭乎其流者也而本之所存不與為益或深
或遠或質或艷或清或敦依乎質性之所近
而馴之以養輔之以學宣于其詩或累言之
約言之而皆有以尋其所得于中之至分故
古人之幽感于今與今人之興起于古存乎
未有言語之前而因詩以相致為非苟然而
已也古人之深積于內而克盛其業者即一
章一句終非後世能文之士之所及而于師

志博聞深識靜觀之士其精至者不必論即有率句累辭亦足以繹其深厚歷落之意而矜飾者顧失焉則以所從出之地有深為者有淺為者其與人相召之故不可得而強矣世之冒焉于此者不務深其養之所至與學之所隆則苟就一肯風尚之所趨而無以自成石朱隗雲子肯齊詩序畧也

古人之詩如畫意人物衣冠不必盡似而風骨宛然近代之詩如寫照毛髮耳目無一不合

第卷十詩話

卷六

十

而神氣索然彼以神運此以形求也乞哉于文定之言乎鍾伯敬云古人詠史不指定一事寫意而已今人寫意反靠定用事此亦文定意也濶明飲酒詩多具此意觀者得之

今作詩者搜討字句甚見精峭其視忠厚和平為潛緩而不貴甚至巧加譏訕取快偏衷失詩言志面弗顧太白曰但仰山嶽秀不知江

海深

善用事者如鴻冥空外不碍于空魚乘水中無

碍于水即之不得按之斯在乃為高手

活句須尋意外莫索題中得於意外則題始動律詩不必過以突兀為高只崔之黃鶴接杜之昆明池水李之鳳凰臺寄閨廓高峭于純溫蒨麗中至足取法奚事多求如欲幽遠奇澹又當參白樂天之尋郭道士不過趙嘏之早發剡中石城寺沈彬之塞下曲之類亦足宣其性靈滌乃塵俗而無刻削傷體之害總之須盡脫文章之氣弗作文人舉止便足稱詩

第卷十詩話

卷下

士

諸體皆然不但于律

竹批雙耳峻頭上銳耳批秋竹此老杜自翻句可稱雙璧皆出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姜詩母好江水其妻往汲雪中歸遲詩逐出之仁嘗思詩何不自汲後見方鳳云嗟嗟姜生者何不身自汲試觀負米心誠字不可及乃知賢者覆稍非據無不為後人指摘如姜者可不慎歟

一日於逆旅畏熱風興啓窻蚊俱轟入急闔之

已盈室矣蓋昧真前蚊猶聚耳因思揚鐵崖
詠蚊詩末云東方日出苦未明老夫閉門不
敢行其言雖有所喻然詠蚊實錄也

詩歸云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是為自家死
後占地步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是為他
人死後占地步然太白語謔浪達夫語悽感
仁亦謂張說夜臺無戲伴魂影向誰嬌是為
妓人死後賣俏麗 本朝孫資黃泉無客舍
今夜宿誰家是為自家死後尋寓所然平居

藕香士詩話

卷下

主

語易黃臨刑語難唐伯虎易箒時亦有黃泉
若遇好朋友只當飄零在異鄉

賈誼弔屈文有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
服鹽車兮裁去兩兮絕似升庵士律起句

孟襄陽荆吳相接水為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
暮孤舟何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荒途旅店
只在第三句應上森茫不必更望天涯而淒
颯已極仁生平經此不可指儻悲夫

唐相鄭畋馬嵬詩肅宗迴馬揚妃死雲雨雖亡

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義正辭嚴奪盡哀香惋碧之色

宋玉賦巫山之神薦枕席於襄王坡公詩亦有
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蓋大小孤山俗轉為
姑江側彭浪磯轉為彭郎故云嗟兩山之神
不幸而猶蒙玷若此況于人乎李義山有詩
曰神女巫山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可籍
為兩山昭雪之案

漢時避諱避于史而犯于詩者如高祖諱邦舊
藕香士詩話

卷下

主

史以邦為國韋孟詩則云實絕我邦惠帝諱
盈史以萬盈數作滿數李陵詩則云獨有盈
觴酒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仲長統詩則
云恒星豔珠景帝諱啓史微子啓作微子開
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傅毅詩則云啓我童
昧如此者尚多皆臨文不諱也若雙諱之避
則中庸曰微則悠遠大學曰在明明德故禮
記曰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大明律上書
奏事犯諱條後有云其所犯御名及 廟諱

聲音相似字樣各別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然則止犯一字者亦律中所原但臣下敬君自當謹避耳

晉傳玄鬱我繁弱弓美我丈八稍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猶此不用韻詩

李空同夏口夜泊別友人云黃鶴樓前日欲低漢陽江樹亂烏啼孤舟夜泊東遊客恨殺長江不向西此全倣李涉竹枝詞十二峯頭月欲低空舸灘上子規啼孤舟一夜東歸客泣

稿者士詩話

卷下

古

向東風憶建溪蓋空同才大雖欲降格為中唐不得也

升庵云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氲元微之詩雨香雲澹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雲氣香流水仁按魏無名氏詩清風細雨雜香來此在諸家前解婉詩香雨霽微塵太白詩香雲徧山起然皆借言非實有香也征途記云蕭愬曾遇洛陽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認得香氣曰雲雨從巫山來我

獨知之拾遺記員嶠之山有爛石其色多紅質虛似肺燒之有烟香聞數百里烟氣升入則成香雲徧潤則成香雨受生藏云一切龍王降注香雨紫桃軒雜綴佛經云龍宮有香名象闕每焚一鉢則香雲彌滿者三月散為香雨凡此皆言雨雲實有香者也

升庵稱杜工部天闕象緯逼改為天闕或作天閨殊為牽強章表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闕引史記以管闕天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

稿者士詩話

卷下

孟

潘岳秋興賦闕天文之祕興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溪之臺闕天杜子美精熟文選者也其用天闕字正本此仁謂精熟文選者其子耆列子云至人者上闕青天黃香九成宮賦云闕天門而閃帝宮之類于美豈不讀而僅以文選不淺之乎闕杜欽唐以來詩用歸人如丘為萬里一歸人之類甚多而不知爾雅鬼之言歸尸子古者謂死人為歸人也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尚未知聲律對偶仁謂不然三百篇選閑既多受侮不少發彼小疵殪此大兕漢詩志微蘆精樞奇易亂除邪革正異俗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往夫懷征路遊子戀故鄉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巷中非偶乎然皆高簡典厚不似後之綺靡纖豔耳若魏晉間聲偶始多何謂未知襟摘數聯證之餘未盡錄 愛惜如窮袴防閑托守官府 秋蘭披長坂朱華冒綠池萑蒲竟廣澤葭葦

藕居士詩話

卷下

七

夾長流曹妙詩申篇好精義貫幽顯謝凝冰結重澗橫雪被長巒招搖西北指河漢東南傾陸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張朱寶隕勁風繁英落素秋劉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曹以上諸家雖對偶而句調猶古然鍊字多落第三可以知當時流襲此類甚多不必細錄 袁石公京洛篇眼罩一尺紗茫茫遠人老仁謂紗無意遮人眼自來襯紗耳王弼州詠眼罩

云短短一尺絹占斷長安陌如何眼底人對面不相識仁謂我欲見長安人致彼對面不相識耳絹何尤焉 石公詩多少窮鳥紗背被子曰誤客有戲易誤為富者仁曰詩欲虛客曰吾誤矣當續二句足之曰比在寒燠時仕途尚可過仁曰亦實客曰吾益誤雖然誰謂汝多虛乎乃相與一粲

藕居士詩話

卷下

七

史謂孟浩然對玄宗不才多病之作乃王維邀入內院駕至置牀下詔出北夢瑣言謂在李白第仁謂在白第駕至必預聞可他逸內院倉卒故牀下耳 蘇之子城西有乘魚橋北宋吳子英得赤鯉謂子英曰我迎汝身汝上我背遂飛去述異記謂子英晉人也高李廸詩云誰知有飛仙赤脚踏神鯉波驚風蕭蕭渡海秋萬里蓋指子英也然則乘赤鯉者不止琴高 北齊勅勒歌風吹草低見牛羊不如曹丕草淺

歎肥佳

魏野兩詩減琴移榻避添硯就簷承仁謂此硯可寫酒肉帳記稱責名今人但要句好不顧義理如添硯者比比也

古音複字二蕭內有秋秋音啾啾今人謂小語低聲曰啾啾千遙切樂府有啾啾踏踏入西園荀子引逸詩鳳凰秋秋十一尤亦載秋秋趨蹌聲仁按漢書飛龍秋蘇林曰秋飛貌顏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

藕居士詩話

卷下

六

秋秋然也飛龍秋語奇飛貌更奇於啾啾二解也

叔夜昔慙柳惠今媿孫登本子建逝慙陵墓存媿閔廷之句取則前人古亦不廢

張茂先代枕終遙昔遙昔長夜也薛道衡皆背鹽一名夜夜曲此出列子昔昔夢為君鹽鹽行吟曲矣之類以上昔俱訓夜而召覽孟夏之昔則注謂終也

史記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

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而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此太史公頌而譏也又論者謂中國一統而馳志如此不知費幾百萬生靈成此諸侯封爵有謂天下一切推鋒陷敵之士並得封拜海內戶口耗矣若若許言被曹松一將功成萬骨枯七字該盡真詩史哉

金牛峽一名五丁峽薛文清公奉使過五丁峽云蜀在禹貢為華陽黑水梁州之域是其道

藕居士詩話

卷下

九

通中國也久矣世傳惠王以金牛詐蜀使五丁力士開此峽繆妄不稽王于衡亦有詩云古峽天中闢鴻荒不記年蔡蒙來禹貢彭濮紀周篇自是非吞芴非閔疏鑿然金牛本茫昧世代浪相傳此詩殊有證據足稱紀事覽古之作

青箱雜記裴愈累居三館祕閣有詩送魯秀才南遊云東吳山色家家月南楚江聲浦浦風我明徐昌穀少時所作文章江左家家玉

烟月揚州樹樹花似出此而藻麗過之

湯陰精忠廟葉紹翁岳忠武王詩有云如公更

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似矣若結云早

知埋骨西湖上學取鳴夷理釣船則非王意

矣仁過湯陰有中原一死甘恢復血食千年

豈壯懷之句竊謂今日之血食且非王意肯

以君上蒙塵中原板蕩時為全身計乎

升庵山海經補注云浮玉山即金山也唐明皇

改浮玉山為金山前人詩天將白玉浮諸水

蘇居士詩話

卷下

辛

帝以黃金姓此山仁按京口三山志梁天監

四年即金山修水陸會則金山之名自梁已

著不待明皇

馮元成晉乘曰貴不義則埃塵賤能義則千鈞

君子知義不義不知有貴賤之語蓋出於左

太冲詩云高盼邈四海豪右詎足陳貴者雖

自貴視之若埃塵踐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之句

升庵云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

呂將軍歌槩槩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

下似有其人也仁按布謂魏武曰布待諸將

厚諸將臨急皆叛耳魏武曰卿背妻愛諸將

婦何以為厚其妻亦謂布曰妾昔長安已為

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以此則呂布

不溺于妻即是貂蟬恐非絕色妻之感人私

藏其亦貂蟬之流歟

文苑川后效聖河宗論寶未若魏都賦川形其

寶簡秀

蘇居士詩話

卷下

辛

越酒有名豈酒者殊醲厚因問山會人用豈釀

耶曰否問豈字義亦不知一日覽焦氏筆乘

云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為逗合之逗也

又借為句讀之讀馮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

一借為釀酒之釀梁文帝宜城投酒今行熟

停鞍駐馬暫棲宿蓋重釀謂之釀韻書釀重

醞酒乃知豈酒釀厚猶重釀故謂之釀也為

之釋然蓋前人本知此義後或謠傳今若書

豈酒為釀酒必群起而非之矣時用章詩野

店喚呼雙酸酒更一證必曰薑酒則終無意義

東谷所見云錢金旁着兩戈真殺人之物又云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此仁所欲言也漢樂府云利旁有倚刀貪人還自賊仁謂賊好貨而殺人者也故戎旁有貝

東谷所見謂世人多以富貴忘舊為憾此特不

稿居士詩話

卷下

三

能理道耳理道宜何如曰譬似當初不相識仁謂何遣之有使貧賤人無所望于富貴者則被亦一忘舊我亦一忘舊等耳彼行富貴我守貧賤安見富貴者獨忘貧賤太冲詩曰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則又輕世不可也古逸綺蘭操鐘伯敬云操中一字不及蘭古人文字寄託不拘如此仁按周武王諸銘亦然蔡邕琴歌不言琴而琴在其中鍾伯敬云古人詠史不指定一事寫意而已今

人寫意詩反靠定用事仁謂寫意在虛用事在實蓋才乏用虛故撫事作料而猶誇於人

曰博洽切題而不知其拙

譚友夏云觀太白詩題有陪族叔刑部侍郎曄

而無裴九此詩賈至有裴九而無侍郎可見

古人作詩非其心所願服者不以入題不畏

勢不避怨也作題是詩家要緊事故屢屢點

出鍾伯敬云豈惟不畏權勢李不以賈存裴

九賈不以李存侍郎友情亦顧不得仁謂今

稿居士詩話

卷下

三

之人貴必入之不論疎賤必去之不論親此借交與不下交者所為古誼蕩然矣賈題不入侍郎足恥今之書官借交者

岱宗喬岳着山水清妙語奇壯語便是一丘一壑

文士登玩眼孔須胸中典故筆下雍穆有

郊壇登歌氣象始稱右伯敬云

杜荀鶴送人宰吳縣云海漲兵荒後為官合動

情字人無異術至論莫如清草履隨船賣綾

後隔岸鳴嘒持古人意千里贈君行此詩乃

心人友戒愛燕至姑蘇志多收冗詩此獨不
載因致志吳令唐止三人王凝在貞觀盧東
美在大曆其在晚唐則滕維一人耳或即是
燕抑併其人而失之也

鳴鵲誠可惡乃元微之句也可惡用于詩見此
太白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乃隋人陳子良
落葉聚還散征人去不還句也唐去隋不為
遠而李直有之所謂弗用大曆以後事者豈
通論乎

藕居士詩話

卷下

苗

達仁與吾兒過粵西有泊當虎豹宵雖曙行過
魚龍日未曛之句紀實也通讀岑嘉州發捷
為詩夜泊防虎豹朝行通魚龍乃知古今行
路之難詩亦有偶合者

盧照隣詠史有云玉帛委奄丘斧鑕嬰縉紳此
我 熹宗朝十字史也

藕居士詩話卷之下終



藕居士詩話二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明陳懋仁撰懋仁有年號韻編已著錄是書卷末
論盧照鄰詩玉帛委奄尹鈇質嬰縉紳句以為此
熹宗朝十字史則作於崇禎時矣懋仁及與袁宏
道鍾惺譚元春游故其論詩大旨以公安竟陵為
宗自序謂考證多而臨評少今觀其書如元王烈
婦明鐵鉉女諸條亦稍能辨析而舛漏之處甚多
如徐禎卿觀射歌突如流星中如樹此自用詩四
鍤如樹語而引儀禮之皮樹以為獸名則如字定
作何解杜甫杜鵑詩證以三絕句之疊用刺史明
鵲字為韻是已又引白頭吟之郭東亦有樵二句
則不知此乃晉樂所加以諧律非本詞也詩新臺
有泚說文作坻自是當時別本而以為泚誤作坻
是求勘說文所引五經不同者不止於此謂蜀道
難始梁張惛不始李白不知郭茂倩樂府詩集所
載乃以梁元帝為首謂楊慎趙州館喜晴七言律
詩以朋字押入東韻為合古法是誤以古韻論律
韻謂傳元以稍押鵲為無韻之詩不知稍在覺部

江之入聲猶在陌部庚之入聲正穿鼻七聲之相通又誤以律韻議古韻至引尸子死人爲歸人句證邱爲詩之萬里一歸人更與本意相左矣所註杜詩諸故實亦茫無根據無一事之可信也

文通三十一卷首一卷

〔明〕朱荃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通三十

一卷》提要

文通序

天地間有有文之文無文之文
有文之文上盤下際雲漢日星
天喬流峙燦然眉睫爲有目者
所習覩無文之文機杼運旋經
緯繇密溢于編簡爲大心者所
包羅作之謂聖述之謂賢故古
今有無盡之藏造物有無窮之
興有文無文皆文也化無爲有
統有爲無窮無窮盡無盡則文
之通也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
又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會

必有通通而後行典禮也則咸
一朱君文通之纂本於此咸一
爰攷諸家彙成文詩樂詞曲五
編皆以通名曰求以自通其不
通也匪敢通于人也夫文以窮
古今達造化苞萬靈而孕百異

王序二

方輿洪覆天廻地游二紀五緯
煙煙熅熅昭回遼亮故文者開
闢混元之精息息與灝渺通夫
子云文王旣沒斯文有在以天
自信天以氣運氣化偶轡文不
能無否仲尼之後文有五厄厄

于祖龍而三代之文幾盡厄于
新莽厄于晉唐之叛亂厄于金
元之猾夏而三代以下之文幾
盡然咸陽未焰惟柱下史爲多
書韓宣適魯而後見易象魯春
秋季札聘上國而後得聞風雅

王序三

頌楚獨左史倚相能讀典墳丘
索則當時之見六經者蓋無幾
矣文猶水火也萬物有生滅水
火無生滅天地生生不已統有
爲無出無爲有兵燹不能焚而
劫煞不能除天之未喪斯文也

散亡之後尚分四庫煨燼之餘
猶存七萬卽周公之日讀百篇
尼父之韋編三絕詎能盡兩經
目收之一掬哉咸一之彙爲通
也其先大夫世有藏書家傳鄴
架蠹魚萬帙鴻都布綱西園成

王序四

市咸一精心探討窮理盡微酉
巖禹穴之竒竹書汲冢之秘編
珠貫玉漱潤茹芳極天下之至
蹟而溯其源鈎義意之至深而
析其派若曰不由聞見而妄自
敢作在大聖已不能予何諱夫

竊比焉書成卜之夢有大小象
之異九十九之數叶河與洛之
文闡五行相生之妙得古今文
字之備合天道人事之大旣而
曰小象立河中吾至老而未免
于泥塗也噫唏乎文王窮而卜

王序五

諸易孔子衰而卜諸夢君當壯
年柰何爲夢卜耶九者陽之數
也九九者陽之極也虛其一者
又數之始也大衍五十而其用
四十有九者變化之所由生也
物窮則變變則通小象之在河

中少而未舒之像也大者獨超
于所產不淪汨于河者其究握
魁柄執大象起蟠泥而蹕青雲
之兆也夢寐卜學之淺深咸一
卜之夢吾卜之所學而知其必
遇也說夢云乎哉

王序本

天啓丙寅季夏之吉黎陽王在

晉書于德瞻堂



文通引

今之能文者非昔之能
文者也昔之文有體有
格有聲有繩今之文百
不得一焉蓋體勢未諳
則經營易度研摩未
審則杜撰滋多予以鼓
行詞場分鑣執苑難之

難已白石朱君用心綦苦
勒為是編搜括既富辨
析復精譬之大得之十萬
衆部別墨置旌旗易色

列二

又譬之五都巨肆珠璣

文

服贄名安其所使後之

因方以究愛即勢以抒裁

騷乎追蹤作者而不啻

与之埒必是編為嘯矢已
君長才雅度博學多通
自其失大夫而下世好尚
書偶与余邁不覺臭味之

列三

文

合維楚有材得君而益

張矣

萬曆己未重九澹園老人

焦竑撰



麻城公坦書



叙四

序

朱子咸一之發憤著書也文有通詩有通樂有通詞曲有通文通刻先成成在舊都以示羅子俾作序羅子曰夫文至於通而止矣朱子之爲文通其義况諸

羅序一

彥和之論文而名取諸子玄之讀史吾不具論吾獨慨夫通之爲義深而文不文因之吾見爲車焉坎坎而伐之閉戶而造出與轍左弗通矣車旁無人獨行安之弗通矣卒然駕黃帝而出

蚩霧大作南嚮窅然行乎孤竹之山車前無老馬又弗通矣文亦有之文通者指夫文章家所以通之之道也弗通不可以言文若文通則靡弗通也蓋朱子嘗有憂於此以爲文有體體有

羅序五

要有流有別體與要流與別之弗知而舉吻若有柱發趾若有棘燕越岐於前迷霧作於上而能殫吾思境所欲極積吾學力所欲前悖矣故方舞象時卽發上世藏書讀之於人推誠下問

久而書自六經百氏兩藏人自館閣耆碩下至負薪採樵之流靡弗讀靡弗問則靡弗通也夫通於我者人莫之通也朱子又忍乎哉繇前言朱子自求通之不暇一言聞而志之一事採而

羅序五

錄之朱子殆若置身墻壁間奮然透入爲快繇後言之使世之人能如朱子之所以通之文章一道思過半矣是朱子南轅燕轍之導師其書坎坎伐之閉戶而造依焉腓焉使天下皆有焉

跡焉之藉也雖然吾他文不具
論

本朝經義取士士雖才雖談經
軼毛鄭作史比遷固詔誥纂禹
臯之微言章奏敷誼贊之剴論
舍是無以自見宜朱子終篇三

羅序四

致意於此朱子今方盛年未艾
也勉乎哉吾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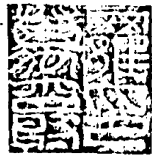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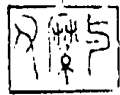
隆萬間有趙大洲先生者輯經
世出世兩通今安在願因文通
而求之誰能以經義起家以經
史代言封事爲

上用爲世用以他文自爲用領
不朽之盛事備經國之大業放
而休焉挾詩歌詞曲諸通與俱
乎通儒也夫讀文通者勉乎哉

鳩茲友人羅萬爵題於

白門閒眺閣

羅序五



自敘

文時之爲也而變因爲自義倉以迄大明時也自圖書以及經義變也文思之聖理也系于懷不能相告以精時一吐之無言之意亦無無言之意故易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無所謂體也時因圖而畫畫已耳不必益也時因畫而象象繫之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不必損也典謨詰誓雅頌六官三禮六樂獲麟之書皆擬議以成變化不過因其性反禪繼放伐王迹國史哀殷益商之寔而以時乎言也是以文章之變有知其然而然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有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故春秋不必襲乎詩也詩不必沿乎禮也禮不必沿乎書與易也五十六卦不必襲乎八也猶之乎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也是故德尊則義深義深則意微意微則理辯理辯則言文言文則行遠無心之文猶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也故莊周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後之人亦知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知作者之所擬議非言也後人之所擬議者言也作者擬

文通

卷之首

目錄

一

議之則變化也後人擬議之則體格也言愈擬愈下

而六籍始爲方圓矣流而濫觴也不知六籍爲何物而諸體始爲金科玉律矣沒假而爲優孟之衣冠矣沒假而爲沐猴之衣冠矣有識者思沒假爲輪爲馬也于是典論文賦雕龍流別緣起之屬濯濯於前漁仲志之端臨攷之部別滕分則有海虞吳江博文反說則有新都弇山澹園雲杜或徵七略而爲書或操寸管而說法亦綦密矣言史者白子玄昉矣柳燦爲之晰微文裕爲之會要端簡則不言史而史法具在也正樂者自三代而降若臧若沒周永定中蘇祇婆勘較七聲鄭譯蘇夔和衷佐之而沮于何妥之自耻迨後清風之志其選矣死洛椒山空谷之音也談詩則廸功記室崔豹吳兢左郭滄浪其人空同信陽瑯琊宣城婺州華亭皆成一家之言揚摧千秋之業而詩餘南北曲譜均旣舛九宮十三調安所從而正之頃者一二名家秉心房之精所衍傳奇賸矣人口第倚以九寸之管比以八十一絲之弦吾不知視案上之書何如也小學不修樂律失其傳言之者絕響矣

文通

卷之首

目錄

二

三

惟經義盛於我

明破承腹結可以索窻六經四股八比用能舞驟鳥道他文可以馳騁借資而經義獨難纖毫出入何也與庸人言易而與聖人言難也畫者遺毫而失貌鬼魅之所以工也子椎魯文質無所底恒于諸體憤憤若夢足跡所至推誠下問承風者或未必服習服習者或不屑取瑟爰攷諸家之書彙成文詩樂曲詞五編皆以通名之求以自通其不通也匪敢通于人也瀝而言之陳思品第止及建安士衡九變通而無貶

文通

卷之首

自敘

三

吁嗟彥升不成權輿雕龍來疥脫之譏流別竭招撫之力伯魯廣文恪之書號稱明辨自述費年而皆不本之經史吳詳于文而略于詩徐又遺曲或飲水而忘其源或拱木而棄其樛嗟乎六經其冠冕乎曲調鳥履乎何哀然稱其體邪子玄洵斯于史矣其文則劉勰也而藻繪弗如其識則王元也而輕訐太過其所指摘多中昔人然偏信竹書汲冢當惑而不惑不疑而反疑雖謂其有史學無史筆有史裁無史識可也斯微會要實劉氏之蓋臣必并觀互資庶無害於

名教不則未免益微而損巨也子玄唐人自晉以下無譏焉愚於

昭代遡唐新舊書上自玉冊王綸下迨市券關引采評攷要略亦具矣詩言之精者也奈何鄙夷之自適齊入海以來歷代樂志徒載其詞罕傳其聲善哉夾漈之言曰夫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卽尼父亦何以云其得所也故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獨當以聲論卽杜夔之屬所得

文通

卷之首

自敘

四

者已不過鹿鳴四篇況其他乎鍾嶸云既不備管絃亦何取于聲律也崔豹旣以義說名吳兢又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無以異也樂府之道幾乎息矣克明茂倩禹金崔吳之徒也記室滄浪弁州元瑞汝言晉叔齊魯韓毛之徒也臨淄長江之審吉右軍之草訣也安得起達於樂者如后夔仲尼一從而學詩耶今之詞曲古樂之流也故子夏對魏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大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弦誦詩誦謂之德音得維子女謂之

音樂終不可以道古是以祭祀弗用也至於誘民孔易其道一也猶書之有圖禮之有野也樂失而求之音良亦苦矣夫舞蹈詠誦之節人之所不能免也如槩以爲溺音而擯絕不講恐實悖上鼓之意不如是也今之優人能歌之舞之而不能說其義也今之樂能誦其詩說其義而不能謂之舞之也其弊一也載胥及溺矣經義

國家用以爲士以試窮理之學次之論表觀其博古次之策問觀其通今是以聖賢望士也亦何厚也夫

文通

卷之首

自敘

五

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尙何孫於三代哉然士竟以帖括報之何太薄也高者勦一二語錄縱談名理其名甚尊而不敢以爲非其罪甚鉅而莫不以爲功先聖之道益晦後生之腹益空宋鑾坡所謂吳腐場并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裳不中程度者也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也間有一二篤生之士仰慕成弘必遭假蹇卽擢科名父以此戒其子師以此戒其弟曰此馬肝也甚母食之夫安得正始之音復見於今而無媿於窮理博古通今也哉今以其時效之三

代不能不秦漢也漢魏不能不六朝也六朝不能不三唐也唐不能不宋元也變止矣六經不能不予史也三百篇不能不漢魏也漢魏不能不近體也宋之不能不詞元之不能不曲也國家之不能不經義也文質之會竄隆升降之原有知其然而然者吾將旦暮遇之矣夫文以經緯天地安定社稷爲憲萬邦兼資一世故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豈第爲先資之芻狗酬應之苞苴耶卽上馬橫槊下馬賦詩亦未免負慙於飲食而況其凡焉者乎世無經學故無文

文通

卷之首

自敘

六

學未有通於經而塞於文者也今不揣固陋會通古今談經訂史說詩言樂審音之書棄短取長明法究變尊是黜非每編策爲一通每體策爲一篇文則經史子集篇章句字假取援喻條晰縷分而殿以統說詩自三百樂府古近題例豔趨聲音叶響而弁以總論樂左書右圖詞曲右調左譜經義憲章祖訓起弊維新衡以先民之言而黜其鯁釘之譏憤然求通而未能何異語水而不曉向若而不歎也肯杜岐公粵稽書契至天寶而通典成漁仲自隆古至

通志略成端臨始嘉定天寶而通考成此
 皆著述家權衡也愚近始隆萬遠接端臨如鄭康成
 箋諸經彼此互証包併參伍自以追老無日不剗心
 焉則有之矣然續貂高虎昔人所譏尚不敢擬風俗
 汪丹諸書敢望諸君子哉亦聊以志憤悱于通儒耳
 天啟丙寅秋日黃岡後學朱荃宰雨中書於桃葉渡



文通

卷之首

自敘

七

文通目錄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卷之第一

明道

本經

經學興廢

易春秋

禮記

爾雅孟子

書左傳

周禮

論語大學

詩公羊

儀禮

孝經中庸

文通目錄

經解

正緯

文極

敘學

卷之第二

史法

尚書家國語家

史系

尚書史記

春秋家史記家

春秋前漢書

左傳漢紀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梁書	北齊書	陳書	後魏書	舊唐書	新五代史	宋史	元史	遼史	史家流別	偏記	小錄	通事	家史	地里	雜記	都邑	評史	史官建置	東通目錄	正史	列國編方史	野史	評史舉正	長編	通鑑	綱目	正統	國史問	卷之第三	經史淵源	諸子百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儒家	道家	法家	墨家	小說家	農家	陰陽家	兵家	神仙家	藝術家	釋家	醫家	五行家	天文家	雜家	名家	策家	房中家	術家	雜家	史家	詩家	賦家	騷家	書家	畫家	詔制	誥	訓	誓	命	麻	勅	卷之第四	刺謬	典	謨	冊	東通目錄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令	卷之第五	封禪	檄	露布	赦文	告	諭	御札	文通目錄	批答	符	律	策問	卷之第六	鐵券文	國書	玉牒	告身
									四									

諭祭文	哀冊	明文	教	卷之第七	貢	範	象	象	文通目錄	曆	本紀	世家	列傳	補註	表曆	年表	書志	天文 人形	五行 方言	藝文 都邑
									五											

氏族	符瑞	書事	注	起君注	儀注	卷之第八	表	箋	頌	章	文通目錄	上章	啓	奏	題	奏記	封事	上疏	薦	揭帖
											六									

彈事	策	論	經義	議	駁	牒	公移	文通目錄	判	笏記	勸進	卷之第十	序	小序	自序	題跋	書記
								七									

書	上書	對問	喻難	釋誨	卷之第十一	符命	七	連珠	文通目錄	評	解	原	辯	說	字說	書說	譯	卷之第十二
			說難			典引			八									

史贊	傳	記	銘	箴	規	誠	謚議	卷之第十三	文通目錄	尺牘	移書	白事	述	略	刺	謁	圖	卷之第十四
讚		題名							九									

識

詛

盟

祝文

祈文

嘏

卷之第十五

譜

錄

音

文通目錄

+

勢

法

諸隱

篇

紀事

卷之第十六

斷

約

過所

莚

契券

零丁

雜著

術籍

列 疏

卷之第十七

碑

碣

文通目錄

哀頌

上諭議

悲文

遺文

行狀

卷之第十八

誅

祭文

平文

附圖 上海

方式叢診

上

哀詞

墓表

墓碑文

墓誌銘

神道碑

卷之第十九

口宣

宣答

貼子詞

文通目錄

十三

表本

致辭

右語

致語

青詞

上梁文

道場榜

法場疏

募緣疏

卷之第二十

序例

正名

題命

編次

斷限

煩省

倣倣

採撰

文通目錄

十三

言語

卷之第二十一

體性

神思

養氣

風骨

情采

隱秀

採頤

載言	銘裁	通變	物色	淵綸	卷之第二十二	敘事	簡要	隱晦	文通目錄	直言	曲筆	事類	因習	妄飾	夸飾	卷之第二十三	載事	載文
----	----	----	----	----	--------	----	----	----	------	----	----	----	----	----	----	--------	----	----

載言	章句	練字	字法	或可謂之	必不	其為	曾是	于是乎	而方也	通其	得所以	之以	知所以	對待	交錯	複	孤行	廣	援引	譬况	假喻	詰喻	直喻	隱喻	類喻
				不可	不	為	侯	有也	以之	所以	所以	所以	知所以	對待	交錯	複	孤行	廣	援引	譬况	假喻	詰喻	直喻	隱喻	類喻
				可以	無	于時	今	足	似	存乎	莫大乎	莫大乎	知所以	對待	交錯	複	孤行	廣	援引	譬况	假喻	詰喻	直喻	隱喻	類喻
				謂之	而	實	未嘗	然	平	也	得之	莫大乎	知所以	對待	交錯	複	孤行	廣	援引	譬况	假喻	詰喻	直喻	隱喻	類喻

詳喻
喻外之喻
引喻
虛喻
喻中之喻

助辭

奪胎

倒法

接屬

告戒答問

數事

目人列氏

蹈襲

文通目錄

十六

卷之第二十四

人物

俗士不可爲史

鑒識

辨識

不語

品藻

忤時

卷之第二十五

才略

程器

浮詞

指瑕

客作

知音

卷之第二十六

解經不可牽強

辯河圖洛書

文通目錄

十七

先后天合一圖說

四家詩

辨詩敘不可廢

古文今文尚書

春秋左傳別行

春秋正旨

三傳短長

論語

孝經

二禮總辨

周禮傳授

戲樂不傳

孟子

爾雅

小學

六經字音

卷之第二十七

叢史

文選目錄

式

史禍

史臣

明史儲材

卷之第二十八

質文

六過四弊

文論

染說

文塋

四不可無

卷之第二十九

六書原

墳典之盛

書籍之厄

舉業流弊

卷之第三十

異人異書

道

卷之六

去

釋

釋道

名士

文士

卷之閏

詮夢

文通卷之一

書

明道

明黃岡朱荃筆感二父著

宋景濂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

至道

書

明道

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開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罔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旣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旣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

本道

文通

卷之十

明道

二

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旣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敘點之揚解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克之。則可配敘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嬖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及也。

量而爲之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
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殿
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幾躔次弗紊吾文之能得之
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
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
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
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
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
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
東通 卷之十 明道
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
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
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
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其
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竅九竅有以累之也
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
不束之謂緩肯起不超之謂凡此四者賦文之形也
何謂八竅評者將以賦夫誠拙者將以蝕夫閑庸者
將以涸夫奇瘡者將以勝大腹枵者將以亂夫精碎

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
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竅滑其真散其神
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喪其貞
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
春葩秋卉之爭麗也照號林而望吟砌也水湧蹄涔
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蝶死生
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
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
東通 卷之十 明道
小夫不亦可悲哉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
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夫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
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
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
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
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
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砮
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
拳礪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

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聲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採麗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遺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今以二三千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文題

卷之一

明道

五

本經

王子克曰。予嘗學文於豫章黃太史三年。而不得其要。俛俛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岳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榮茂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臻人。峻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鞫明究曠。疲弊歲月。剝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牙攀日月。高視萬物之未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骯骯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剴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

才

大體
要理

要

文題

卷之一

本經

六

驅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維而無蔽
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
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
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
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
俗尙化選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
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擣機纖吟
弄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
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葵
儀繹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
歌日變玉臺西岷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嫵競艷字
分輕重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
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流連鶯花凌亂振
妙韵於沉冥托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
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
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
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
道爲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

文通

卷之一

本經

七

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
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
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指切言粹
辭達校語蔓引叢論英發剴聖秘而立辯幹天機而
生說其賦則句鍊字妥音發韵軋藻秀春擷花艷晴
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它若宏辭制舉六
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
號宏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
藝闥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孤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
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人文毅則遂
闢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
乃躋膺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
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
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
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耻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
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
或鐫於麗牲懸紱之碑或鐫在封嶽磨崖之壁莫不
炫耀崇勳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

文通

卷之一

本經

八

然皆一筆之力。九門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
宏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擗據馬班。凌厲蔡陳。
蹂躪韓柳。玉采金巖。焜焜煌煌。鈞鈞鏘鏘。絳章綉紋。
炳炳烺烺。續續紕紕。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
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韻變。態類雲霓。勁氣排甲
兵。沈冥以之。而開塞幽闔以之。而著宣述遠以之。而
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管宿將。道德爲世之模楷。名
位爲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
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

東觀漢記

卷之十一

本姓

九

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亦
古乎。太史公曰。文主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
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
冊令詔。藹藹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
灝噩噩。渾渾洋洋。凌厲遶字。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
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
緯天地。索綯陰陽。黼黻萬化。轆轤三光。封職則氣含
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
華。治戎則揚海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

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
挾纈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
山鳴而谷應。奮迅乎禹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
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
如。太史公曰。禮曰。王言如綵。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
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
于此也。姑舍是。豈非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
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
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汙。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
孝。兇惡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
租。選舉。職官。寬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
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
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
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
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
發難顯之義者。曾烏足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
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
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

東觀漢記

卷之十一

本姓

十

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渠獲論者。以爲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賤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謬以纖。况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晉

史道

宋之十

本經

十一

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敘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

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代氏張儀氏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於其道則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承。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據一偏

史道

宋之十

本經

十二

未嘗揆夫道之大全。入吾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煩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東。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

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岳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慨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乎文。舍此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矣。

文通

卷之一

本經

十一

經學興廢

六經猶七政五行之在宇宙。宜無顛隕之期。然亦有無可奈何者。五聲本于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非人力所能爲也。粵稽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又有欲廢春秋者。此與汨陳五行。何異。今采摭班史及諸典籍。敘其興廢之由。俾後之攬者。得其凡焉。

易有三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杜子春又

文通

卷之一

經學興廢

十四

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連山首艮。以雲氣出。內於山。歸藏首坤。以萬物莫不歸而藏之。於中。周易首乾。以天能周匝于四時也。太簇爲人統。寅爲人正。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林鍾爲地統。未之術。正故爲地。正商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黃鍾爲天統。子爲天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首。卦易一名而三代異用。此亦一大興廢也。周易傳自商瞿。漢初田何以之。顯門。後爲施讐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之學。後漢

高氏已微永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注行世江左欲置鄭易博士不果而弼猶爲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并注繫辭今唯韓傳故世稱西都丁孟京田東都荀劉馬鄭而輔嗣之注獨冠古今焉

尚書凡百篇三千之徒并受其義及始皇滅典籍焚書坑儒藏于孔壁漢興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百篇之義世莫傳聞至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所藏古文皆

文通

卷之一

經學典略

十五

二

科斗王又升孔子堂問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爲隸古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凡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復以聞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爲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

詩

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云

詩自卜商闡之漢興分而爲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英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山河間大毛公爲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爲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於學鄭家賈逵馬融皆作詩句及鄭康成作箋三家遂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晉宋二蕭之世齊魏兩河之間其道大行若全緩何胤舒瓊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之疏亦殊絕矣

文通

卷之一

經學典略

十六

三

禮漢高唐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古禮今五十六篇後蒼傳十七篇曰曲室記所餘二十九篇名爲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攷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師卽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在三禮中最爲晚出周公制禮之日禮敘典周衰諸侯去其籍秦人壞周禮自孝公以下用商君法與周官相反始皇禁挾書搜求焚燒之漢劉

春秋
左傳

向子歆著於六略然亡冬官一篇以攷工記足之時
 衆儒共排爲非歆又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
 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疾疫徒
 有緩氏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鄭衆
 賈逵往受業焉賈逵又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念周
 官未卒業年六十有六目順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
 官傳然歆之錄在哀帝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令
 劉向子歆攻理秘書始得列敘著於錄略者成帝之
 時蓋歆向父子並被帝令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
 文通 卷之十 經學興廢 七
 修者故今文垂理則是也後馬季長又作解詁然則
 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
 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未世讀亂不驗之書故作
 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
 有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
 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焉
 春秋左傳原與經別行有有經無傳者有有傳有經
 者至杜預始合之故有謂左氏非丘明者唐啖助謂
 論語所引乃史秩遲任之類趙匡以爲孔子前人不

知出何代漢劉歆始傳其書欲立左氏博士而不果
 又有公羊穀梁鄉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
 興于漢景帝時穀梁盛于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
 顯迨章帝廼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
 微矣宋胡安國傳爲世所尊稱四傳然未免以義理
 穿鑿昔人謂傳愈多而經愈晦豈欺我哉
 齊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
 齊論語者齊人所傳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
 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魯
 文通 卷之十 經學興廢 八
 共王時嘗壞孔子宅爲宮得古文論語于壁中亦無
 二篇第分堯曰下章子張問爲一篇凡二十一章安
 昌侯張禹論說號張侯論爲世所貴又有包氏周氏
 章句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馬融亦爲
 之訓說漢末鄭玄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爲之註陳
 群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孫邕集諸家之善名
 曰論語集解宋朱熹又集諸說爲集註
 孝經孔曾爲請益問答之語廣明孝道出河間顏芝
 所藏自西漢及齊梁註者百家唐初雖存秘府而多

殘缺傳者唯孔鄭兩家。併皇侃儀疏劉子玄辨鄭註。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諸家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唐明皇更註為石室孝經。自為八分書。勒石為敘。韋昭王肅領袖于前。虞翻劉劭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說唐成之註。邢昺為之正義。朱熹為之刊誤。而至有用以滅賊者。又何說耶。

爾雅周公倡之。子夏和之。時經戰國。傳授之徒。滯微唯漢終軍。獨深其道。注之者則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二十年。

甚得六經之旨。詳百物之形。邢昺杜鎬共相討論。為之疏釋。以經籍為宗。以景純為上。博雅兼之矣。

大學有古本。有今本。古本與朱晦菴所定不同。王陽明復定之。總為一章。

中庸古本一章。朱熹定為三十三章。王陽明復總為一章。二篇皆出禮經。故中庸只一禮字。足以盡之道。不可見一般于禮。則道皆燦然有可持。循周禮一書。不過理財用人。而大學為心法焉。

孟子由炎漢之後。盛傳于世。趙岐陸善經音注。又有

張鎰丁公著之義。自善經已降。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張則徒分章句。丁則稍識指歸。而皆未免紕漏。王旭作音義。孫奭作正義。多所發明焉。

嗟夫。四子之書。為六經之終學。者率先四子。而後六經。故罕得其淵源。近之君子。其為經義。羔雉而已。剽攘而已。閱市集。潦積。薄流。淺佻。而鄙儉。經學雖名大興。實為大廢。可慨也。夫異哉。劉歆用周禮以濟莽之惡。已為六經之罪人。而安石欲變法。乃作三經新義。嗚呼。二王皆託經以禍世。所謂汨陳五行者。非與。與其託也。寧廢又何怪乎。折人之角。解人之頤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文選

卷之十

經解

十

圖書編曰。周禮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觀列國之所陳。魯史之所具。左史倚相之所讀。煩矣。備矣。孔子觀載籍之紛紜。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於周。故知由孔子而前。學術非寡。自有六經。以後。趨於約也。身通六藝之士。雖有三千。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於易有傳。於詩有敘。

易

於禮有儀喪服一篇。於春秋以授公羊高。穀梁赤。定撰論語。此子夏所以居文學之科也。或易以商瞿云。然猶春秋分爲五。左氏公羊穀梁鄭氏夾氏詩分爲四。毛氏齊魯韓有數家之傳。諸子紛紜。以召焚坑。至漢而始出。易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而爲漢興。言易之祖。何授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所授爲三門。曰沛人施讐。東海孟喜。邾鄉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

文選

卷之十

經解

十

京房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古文易爲費氏學。沛人高相爲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而費高二氏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得費氏之學。馬融鄭玄荀爽並爲之傳。註自是費氏大興。京氏遂衰。施孟梁丘高氏俱亡。今所得者皆費氏也。至晉王肅又爲費氏註。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推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寢微矣。尚書漢濟南伏生遭秦亡其書。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

張生千乘歐陽生世傳至歐陽高爲歐陽氏之學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世傳至夏侯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於建爲小夏侯之學故三家並立至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爲盛孔安國得壁中書考定爲五十九篇作傳而私傳於都尉朝爲尚書古文之學未得立傳者中絕遂有張霸僞書二十四篇後漢杜林傳之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非孔氏舊本也至晉永嘉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並亡東晉及齊始行安國舊本列之國學隋以後孔氏行而鄭氏微矣

東通 卷之十一 經解 上

詩漢初魯申公受于浮丘伯作訓詁是爲魯詩齊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於學官又有趙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東京謝曼卿爲之訓衛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傳鄭玄作箋而至今獨立齊詩亡十篇魯詩亡十篇韓詩微禮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港中河間獻王上之合五十六篇至宣帝時後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以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

慶普古禮合二百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爲大戴禮戴聖又刪定爲四十六篇爲小戴記大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氏傳慶學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較之取其義長者作註爲鄭氏學立于國學餘多散亡又無師說矣春秋夫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與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也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漢初四家並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嚴公以至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子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賈誼爲訓詁以授貫公後劉歆欲立於學而不得至建武中韓歆陳元欲立之於是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而諸儒攻之及封辛而罷然私相傳者甚衆賈逵服虔並爲之訓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服虔杜預註後皆立國學至今而公穀無私說

議曰漢之言易者六家而費氏最後出言書者四家

而孔氏後出言詩者四家而毛氏後出言春秋者五家而左氏後出禮雖同出後蒼而小戴最後出然至於今而惟後出者為衆所宗將撥拾遺灰考覈未精朱紫適炫而正始未先表見邪歷正而後名山石室之藏往往精出而諸儒又得以所誦習參互考定以証是非而後先王之迹著是未可知也然余不能無感矣孔氏出壁中之藏有天幸矣而未得立至使檢夫售其贗又更四百餘載而緝熙于殘缺之後何運之餘厄也詩四家之傳渙如參辰不相屬焉獨毛詩

文選

卷之十

經解

十五

教天下微易誰不可明者而何必以枯默無朕之畫精妙簡寂之辭為哉而世儒罕知其故遂累數專治文義以飾鄙陋以此治易不若已之為愈而猶互詆京焦黨哩孟喜彼京焦孟喜雖未必入義周之室而不猶愈以隔藩籬者乎愈趨而下以至王鄭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滯於天人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楊黃華學徒多從之至宋極矣雖然非質有其道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與於斯千載而後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不知其解者雖耳

文選

卷之十

經解

十六

周是
邪子
滴派

而吾於是有深尤者。石渠白虎之議也。據天子之勢而侵聖人之官。舉一廢百。破壞圖書。不知妄作。莫斯爲甚。曾不若衆建郡學。博徵明儒之爲益。而顧不出此悲夫。馬鄭二子。多所考定。時稱大儒。溺其教矣。今言出而舊文廢。一家行而衆言息。遂使將來學者。日趨簡易。不焚而滅。或是之由。是儒祖之更相著述。至使其智彌寡者。其取彌多。馳騁汎濫。以示其博。而類瑕屢見。是何爲者也。彼竊竊者之載筆也。猶將簞鼓耳目。而况以儒命世者。冒爲之。學徒專師。轉相讚揚。

東通 卷之十 經解 七

屬之勢。載籍爛滅。異端烽燧。獨聞獨見。無所得業。借有一二師友。並持不下。甲是乙非。師心自是。惘然授墨。謂吾既以知言矣。是也。非與。

陳同父曰。昔孔子適周。觀禮上世帝王之書。亦無所不睹矣。包犧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証。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二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爲明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

東通 卷之十 經解 七

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攷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傷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常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固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已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

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畧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所當慮者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蓋亦思所以先之

文通

卷之一

經解

三

正緯

緯織橫絲也。緯在杼，經在軸。後漢緯侯之學，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於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授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合享、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已說題文通 卷之十一 正緯 廿一

辭也。識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識言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寢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

欲刪去之。以絕偽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偽之中。又有偽者乎。始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七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識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通考曰。識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寔廣。要之各有文通 卷之十一 正緯 廿一

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識文。牢不可破邪。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不載。雖有緯書識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劉彥和曰夫神道闢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
神龜見而洪範耀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斯之謂也但世更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
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章論昭析而鉤識歲
契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
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擲千里其偽一矣經
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
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乃稱符讖而
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充造錄圖昌制丹書其
文通 卷之十 正緯 廿四
偽三矣商周以前圖錄頻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先
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偽四矣偽既倍摘則義異自明
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錄之見乃昊天休命事
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
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
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
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集成字篇條
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
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

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識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
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
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義農
軒卑之源山漕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
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
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秦令禁絕仲
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鳴乎尚書秦誓錄自新也而以爲周曆之終是尚書
者識緯之靡也春秋獲麟傷五道也而以爲素王之
文通 卷之十 正緯 廿四
瑞是春秋者符錄之首也說經者胡可以弗慎也

文極

罪知錄曰。夫含靈結秀。唯在斯人。身所苞藏。心情理氣。及其心動情之。自鳴于口。口之所發。理氣情。形如理直而氣英。則音調而辭美。旁尋物類。厥趣實同。故鳳鳴中乎宮商。梟聲噪於鬼蜮。絳清而響振革濡。而韻沉。是以聖后。藹都俞之和。獷夫。厲喑鳴之吼。何莫不由中也。然而生知者。本備。學聚者。宜力。所以云修辭立誠。尚體貴達。有其訓矣。文也者。非外身以爲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宣齒頰而爲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卽言也。言卽文也。上古之人。言罔匪文。文匪飾言。由其理足而氣茂。故自然也。然而志趣所建。崇尚沉實。豪穎之宣。須求藻麗。譬之于木。必根直而柯樛。葉敷而花豔。豈徒拘株縈葉。而可以謂之木哉。有如乾坤。曷不卽名之曰健順。元首股肱。何不便呼之爲頭脚。或使歌曰。頭顱明哉。臂脚良哉。則成言詞也乎。故知聲之成章。雖文質相須。語厥爲體。必摛文被質。所以謂之文。而不稱曰質。必然者也。文體既立。其狀自殊。則有齊停。整截。句句平鋪者。如欽明文思。允恭

克讓。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是也有鬼。巖險阻。廉稜峭。刻者如不惕于一人。困於葛藟。於臯。臯則病者乎。噫。是也有深。沉緘密。壘。重者如弔由。靈朋。蓋簪。叙。欽是也。有紆。遲宛。約。風調。窈窕者。如吾將仕矣。我弔也。與哉。專以禮許人。獨吾君也。乎哉。是也。有方。嚴。凜。冽。氣厲。色莊者。如非吾徒也。老而不死。是爲賊。狄滅衛是也。有散。野。儻。蕩。不粘甲乙者。如不其或稽。雲土。夢作。又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是也。有明白洞達。皦露。腎腸者。如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于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是也。有繁紆。纏糺。反復。鉤連者。如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是也有鮮。采。華。絢。豔。麗。妍。媚者。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螭首。蛾眉。笑倩。粉盼。是也。有言語慢詞。口此心彼者。如女安則爲之。吾得已乎哉。吾死也。吾亡也是也。有至簡者。如螽斯。柴嘗立。孫今蠶美而豔。是也。有至繁者。如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苟無禮義誠懇忠信之心。以蒞之。是也。有

衍簡而繁者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古者在昔昔曰
先民疾大漸爲幾病日臻既彌留是也有來博而約
者如安驪姬爾惟風下民惟草盾夏日之日哀冬日
之日是也此其大都也曷嘗偏用枯瘠盡削鉛黃而
以爲文之本體者哉夫子之世羣言膠轕舊典混淆
子乃芟刈條緒以成六籍凡古今之文鍵樞治教者
畢集于茲而爲文之體要貌態亦斯咸備然非夫子
之各徇而騁奇也皆先後君臣士庶婦稚之所爲其
製自殊而固具也惟春秋人云聖筆然而本史文也

東道

卷之十

文極

廿七

時存其故而筆削者多爾亦固有之體也六經而後
百氏遞興雖其理有粹麗而辭無別致總厥大歸無
越乎宣父之六編者矣時則三傳莊屈稍樹乎藩牆
兩漢班馬亦自築蹊隧從茲以降百才踵生千英坐
起雲蒸霧滃木蔚禽鳴有此宇宙安能瘖墨遂至堆
垛簡編充咽棟枕孰不學步九經攀援三史或馳譽
莊雅或蜚聲俊逸或以奧澀鳴或以纖豔著其間蕪
聲類句恒居過半卽如今人所病魏晉之浸衰陳隋
之極靡道其理氣斯誠然矣然皆按規而造輪持矩

以構室思逐景于羲娥願迹塵于簪商誰非擬諸經
籍者哉所以爲是萎遲者良由其理句氣猥乃至音
漸步躋非過文之罪也猶之士未論崇卑必五章以
朝玄端章甫鞞紳璧珮藻火黼黻斯以成士猶之女
無論妍醜必衣裳以處副笄六珈耳瑩手悅纓囊漣
蘭斯以成女惡有裸程秉笏鞠躬敷奏而曰吾爲良
臣祖耽蓬垢侍養定省而云我乃淑女者乎吾所以
云文瑩體極乎經而底乎唐學文宜由唐以求至于
經誠自以爲不疑而寧賈誼于衆夫也奈何近士從

東道

卷之十

文極

廿八

唐而降乃有異談實綱衆懷獨傷余臆其議辯之詳
存諸後簡此姑引前說而申之以終狂斐夫經文之
所以爲至者何也以其篇無無用之句句無無用之
字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情一篇有一篇
之旨由其道廣理克氣厚情實所以自然豐茂初非
冗疊亦如五采作會而衰偉之製無贅八音繁奏而
肆堵之數有倫抑乃雍邕舒暇非如公牒貨籍密積
而徑注也以言其質則典重莊愜不佚于空浮以言
其文則秀繁英鮮不墮於蠶卷凡後世之所慕若莊

雅者莫如之。雋逸者莫如之。奧僻者莫如之。葩麗者莫如之。高莫如之。大莫如之。深莫如之。富莫如之。清莫如之。峻莫如之。滌莫如之。古莫如之。奇莫如之。介莫如之。和莫如之。嚴莫如之。泰莫如之。險莫如之。平莫如之。放莫如之。約莫如之。宛委莫如之。條遂莫如之。威勇莫如之。蹈厲莫如之。含蘊莫如之。興發莫如之。沉潛莫如之。諧隱調謔莫如之一。唱三歎餘永。不窮莫如之。蓋所謂時然後言。從宜以發。人見其然而非有意作異以然也。後人所以不及者。又非句句字

文通

卷之一 文極

廿九

字都不及也。得其定者。而不得其時者。得其偏者。而不得其全者。于是一切歸于整比堆垛。纖細豔麗。遂令後來獨見其繁靡稚弱。亦足憐也。若是者。雒都甚於兩京。當塗浮於後漢。六代加於魏朝。所以唐室之中。因有矯而更張之者。然又焉能外六籍三史而度越之。又安能盡捐故習而背馳也。其諸名家。如所稱王楊盧駱。燕許陳梁。權呂元白。四李觀也。獨孤之徒。又如稱李杜。又如稱籍湜。翺詹等。凡其標而出之。固亦爲然。然至其他從事于斯。武德以降。天復以升。三

伯載中。弗可枚數。統而論之。此優彼劣。甲短乙長。又焉可都謂其滌濯不盡。六代脂粉。而果逐奴僕於上之數君哉。今擇唐之尤者。卽若數子。以及前後他名篇等。而擬諸六代。雖若凌芻。或同歛衽。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縱當推讓。初非絕懸。而何談之容易乎哉。嘗觀往哲之述。平章翰苑。若士衡之賦。彥和雕龍之類。與凡唐前有談及斯道者。往往與吾意合。至于邇來之議。如陳騷之倫。稍得豹斑。他則塗目仗耳。黨汗狗淺猥腐。可嗤。夫文出乎天造。而主於明道。誰則不知。

文通

卷之一

文極

卅

何必攀援河洛。干引天地。動輒凌駕世道。自炫高遠。及至究其歸止。竟逐目睫耳輪之接。止于孟韓以下數人而已。腐頰爛吻。觸目可憎。噫嘻何哉。吾竊哂之。果志于斯。曷不策勵我實勲。當自超卓。彼所援者。吾且置之。不借之以表高。彼所究者。吾則自信。不徇之以儆志。曷爲實勲。理務窮之。氣務完之。皆令其博而不局。高而不卑。清而不污。遠而不促。大而不細。精而不蕪。粹而不駁。深而不淺。密而不漏。厚而不漓。潔而不類。重而不漂。沉而不浮。順而不梗。腴而不陋。豐壯

而不寒銷鳴而不咽於是窮披丘墳精研竹素根本
乎五經平攬乎十代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俾聖哲隨蟠蔚
吾襟于是擷華英澄泥汰濁心師手匠中萌表觸
不得自墨而隨吐之時雅而雅時奇而奇時繁而繁
時簡而簡凡諸體狀皆隨意以賦形志釐暇則自出
于堯文之戶欲嚴切則自立乎魯史之牆迨及他製
罔弗流形無偏於質若近代之一於枯瘠弗黷于文
如昔人之劣而叢挫必滿而不溢也高而不危也逸
而不僣也麗而不靡也金石殊懸宮商自協玄黃烜
文通卷之十一文極聖
籠而經緯不紕夫如是亦可以爲成文矣夫人生而
動所以利用安身賡對萬有至夫佑弼家邦裁成化
育心情理氣厥惟攸主耳目口鼻乃用之機機之施
受聲色臭味作爲而已其施與受正大高明而爲君
子否則反之其用大矣然余謂文者非特聲之一道
而已推之餘道實爲兼總故黼黻王略締繡之倫昭
明玄緯分布地宜煙霞草樹作其妍姣丹青鉛黛錯
其綵綯是則色之具也谷蘭巖桂蒙其芬也谿菁沚
藻揚其韻也海沉龍腦凝其薰也降真丁麝迅其烈

也挹玩而不能舍珮琚而永有聞斯則香之有也適
口甘唇劇熊鮐之腴解沃心佚腸屬膏梁之腴雋和
神助氣廣體胖中是亦味之類也至夫拱揖執持周
旋舞蹈雲行山立天戴地履一是作爲威儀惟肖文
之攝乎四體用者如此也其盡聲之本事則口之而
爲言手之而曰文罔不惟仁義之布禮樂之達忠信
之行行業之舉政治之效暨乎顯道長世最萬靈參
三才有序而成章中律而合度察變化成洋洋孔嘉
文從志以必達行因言而必顧信斯言也豈惟文哉
亦可以爲成人矣
文通卷之十一文極聖

敘學

劉因曰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是心是氣卽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僞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旣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強解優游諷誦涵詠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鑒則惑耳六經旣畢反而求之自

經

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意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當聞歌誦之教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卽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旣開情性旣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旣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旣治則聖人之用見矣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體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躐等而力窮故人

注疏
議論

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發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論議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耳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創偽似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已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異勿好詆

文通

卷之一

敬學

聖

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毋使虧欠若發強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開朗懇惻然後爲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寢颺在吾日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卽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

文通

卷之一

敬學

聖

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于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漫誣談隱語鄙褻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污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興亡之際微訐好惡有浮于言者唐史二舊書劉煦所作固未完備文不

稱專而新書成於宋歐陽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當先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歷代全史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已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

宋通

卷之一

敘學

四

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爲談說之資嘴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拙撮鉤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昧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

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楊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澁蘇子謂以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

敘藝

卷之一

敘學

四

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賈之流故比擬時有大過遺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之論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渾厚典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

游藝

宋儒

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濟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効晚唐之萎蕸。學溫李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冲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遂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

此中
議論
大有

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縉。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翱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經濟。李唐而下。陵夷。至于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闢。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拙束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爲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欽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

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輩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于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者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共朽

文通 卷之一

叙學

五十一

材也

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存棄天下之至善壞已之全

文通卷之二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史法

自古史之爲體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尚書出於上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之典剛定爲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或曰尚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其義如此蓋書主號令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若禹貢洪範顧命所陳各止一事又一例云至晉魯國孔衍乃刪次漢魏諸史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別有汲冢周書者凡七十二卷言愧雅馴殆好事者所爲也太原王邵隋書凡八十卷亦准尚書云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言有可稱則一時咸載如事無足紀故寧略而不文自周之衰此體廢矣君愆隋書可謂畫虎不成者也乃若帝王無紀公卿闕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典要之所急焉

春秋

春秋始作出於三代故有夏殷春秋其所記太平
事也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孟子曰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墨子所見蓋有百國春
秋云至孔子遵魯史以修春秋爲一王之法故能千
載不刊此於六經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蓋錯舉以爲所記
之名也國史所宜宗法如晏子虞卿呂氏陸賈之書
本無年月亦號春秋何與至太史公之著史記也頗
宗斯旨惜乎謹嚴衰鉞之意微不過整齊故事耳又

史法

卷之七

史法

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出於丘明孔子既作春秋而左氏述傳斯則訓
釋之義乎觀左氏之釋春秋也文見於經而事詳於
傳或經闕而傳存信聖人之羽翼也至漢劉歆始傳
其書史漢行世有厭煩者獻帝始命荀悅依左傳著
漢紀三十篇晉著作郎樂資追采國策史記爲春秋
後傳凡三十卷如張璠孫盛于寶徐爰裴子野吳均
何元之王邵等作各雖各異咸以左傳爲準的云
國語亦出於左氏丘明既傳春秋又稽其逸文遺事

東晉

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終於魯悼列
爲國語合二十一一篇亦經傳之流亞與嗣有戰國策
合二周三晉秦齊燕楚晉宋衛中山十二國凡三十
三卷夫謂之策者蓋卽簡以爲名或曰游士之謀策
也孔衍又刪爲春秋後語蓋除去二周三晉及宋衛
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至司馬彪乃錄漢末之事爲
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凡九卷亦國語之體例也三國
鼎峙地實諸侯所在史官各記國事蓋將企踵班馬
比跡荀袁而國語之風替矣

東晉

卷之七

史法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
臣書表以譜年爵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新義

漢書

例解散編年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
起於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
幸失其會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戶衰矣後來所續
若梁室之通史元魏之科錄李延壽之南北史並史
記之苗裔也

漢書出於班固固因父業乃斷自高祖終於莽誅爲
紀志表傳目爲漢書制作之工後莫能及尋其初造

皆准子長第改書為志而已。自東漢已後遞相沿襲。日記曰志。體製皆同。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六乃若包舉一代撰成一書。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探尋易為功云。

右六家俱存。淳朴既散之餘。所為祖述者。惟左氏班氏二家而已。

史道

卷之二

史法

四

史系

國史明乎得失之是非。黃軒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得而眇失。沮誦終古之所紀。不可得而聞矣。其著見于今者。則自二典始。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

尚書

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起于魯隱。絕筆于獲麟。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字。紀

二百四十二年。遣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寶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

春秋

近別同異也。左丘明受經于孔子而為之傳。或先經

左傳

史道 卷之二

史系

五

經別

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

行杜

異。隨義終例。而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

預始

見焉。更纂異同為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

史記

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網羅

合之

天下。放失舊聞。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

列時

列時事。上自黃帝。迄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變編

變編年之體。為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

差不明

差不明。為竹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

神天

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

十六幅爲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儔，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謂之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宜布焉。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宴以爲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氏父子以爲漢承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自太初後，未善也。故探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帝，終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二年，大抵仍司馬氏爲十二紀，八表，七十列傳，第更入書爲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詣較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獻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緝較，又

文通

卷之十二

史記

本

漢紀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南北朝

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待詔馬續所作。古今人表，頗不類本書，是爲前漢書云。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宣城太守范曄采爲十紀，八十列傳，凡一百三十卷，窮覽舊集，刪煩補略，爲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史補注三十卷，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冲魏典、魚豢典略、張勃吳錄、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略，員半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惟以晉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宋文帝中書郎裴松補注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于寶諸家。唐太宗詔房玄齡、褚遂良等修定，爲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一，目錄一，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太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梁

宋書

沈約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河東裴子

南齊書

野又刪為略二十卷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奉詔較

梁書

定政和中頒之學宮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

陳書

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宋曾鞏等較定梁書五十六

後魏書

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思廉名簡以字行

北齊書

梁史官察之子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

北齊書

三十列傳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且死屬簡繼

北齊書

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宋曾鞏等較定後

北齊書

魏書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本紀十一列傳十二志

北齊書

十宋劉恕等較定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

北齊書

八列傳四十二初李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

北齊書

百藥續成父書獻之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

北齊書

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

北齊書

秘閣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較定其後林希王安國

北齊書

上之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

北齊書

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其它各國則有和包漢趙紀

北齊書

田融趙石紀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閣燕志劉

北齊書

炳涼書裴仁景泰記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

南史

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

北史

北史百卷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二百

南史

四十二年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

南史

稱南北史唐自高祖至於武宗有實錄後修為書劉

南史

煦所上者是已而復雜無統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

南史

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于開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

南史

本刊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一百二十卷至乾德以

南史

後史官于休烈增補宗紀二卷令狐順復隨紀志傳

南史

後增緝成之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慶曆中復詔

南史

刊修歷十七年而成曾公亮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

南史

祁撰列傳是為新書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史宋初

南史

監修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氏為新書故

南史

唐五代史各有新舊之目而舊書多不列學宮宋史

南史

此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

南史

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

南史

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謀始會憂去不克淳熙

南史

中洪邁合九朝為一三十餘卷祥符中王旦亦曾撰

南史

兩朝史而不傳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

修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

憲史

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卷憲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

元史

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

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已上三史皆元所修

元史

也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傳六

十三卷目錄二卷共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

學士宋濂等奉勅修是爲正史

本

卷之十一

史

十

史家流別

自正史外其別流復有十焉一日偏記二日小錄三

日逸事四日瑣言五日郡書六日家史七日別傳八

日雜記九日地理十日都邑簿

粵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

安陸紀姚梁之後略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

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

是謂小錄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

求諸國史最爲實錄但言多鄙朴事乏倫類徒爲後

文通

卷之十一

史家流別

十一

來作者刪削之資矣

乃有好奇之士樂爲補亡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

雜記顧協瓊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夫逸事皆前

史所遺多益撰述及妄者爲之則殺亂難據世有郭

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詞徒驚愚俗甚

哉其弊也

劉義慶有世說裴榮期有語林孔思尚有語錄陽松

玠有談藪此之謂瑣言夫瑣言者嘲詡調笑之餘用

資談柄可助筆端至於褻狎鄙穢出自床第徒在紀

錄之次有傷名教者矣

對書

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周稱之陳留耆舊周裴

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部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

謂郡書郡耆耆一郡之耆也流布他邦鮮知愛異若

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能傳不朽者蓋無幾焉

家史

揚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皆出其

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家史者止可行于一

家難以播於鄉國若夫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矣

列傳

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採之錄忠臣徐廣

文通

卷之二

史家流別

十一

之錄孝子謂之別傳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寡聞

末學之流於是乎取材焉

雜記

志怪者則有祖台搜神者則有于寶劉義慶之幽明

劉敬叔之異苑皆謂之雜記其所論神仙之道幽冥

之事若夫服食鍊氣或可以益壽延年福善禍淫聊

取諸勸善懲惡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斯義何取焉

地理

地理之書若盛弘記荊州常璩志華陽國辛氏三秦

羅含湘中是也厥若朱贛所採決於九州闕駟所書

殫於四國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

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郭山川徵諸委巷用爲立

實鄙哉

若夫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是之

謂都邑簿者也夫官闕陵廟之矩矱必明門觀街屬

之制度可則史之所不可闕者與及其論榱桷則尺

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茲又何益於學者焉

右十品具列史之流派備矣至於呂氏淮南玄晏抱

朴皆以叙事爲宗抑亦史之雜也既別出名目不復

編於此科

末卷

卷之二

史家流別

十一

評史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右公心焉。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無徵。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徇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曲也。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蒐羅。宇宙備焉。非以天下後世之心。爲一人之心。不可也。以一人之心。爲天下後世之心。蓋難乎。其人也。惟舉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古者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有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是已。有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盟主。盟主衰而分寄于列國。呂政墮。天茂史。漢興。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然史與經異。經不敢續。以道在也。至於史。一代缺而一代泯如也。一郡國缺而郡國泯如也。彼其論三代也有不尊稱。

史通

卷之二

評史

十

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舉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乎。周之季。有不尊稱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平共和之詳者乎。二漢而下。有不裨官晉齊諸六代。期期唐書。蕪宋史而夷穢遼金元者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跡若臚列也。是史之不可缺也。史凡二家。編則左爲最。紀傳則馬遷爲最。左之始。末在事。遷之始。末在人。重在事。則束於事而不能旁及。人苦於略而不徧。重在人。則束於人。其事不能無重出而互見。苦於繁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可矣。說者謂史記以五十餘萬言。敘二千四百年之事。簡矣。而漢書乃以百萬餘言。敘三百年之不能爲經也。以純駁論不當。以繁簡論也。荀悅法左而袁宏繼之。其華寔亦略相當矣。然譏荀者。王命之載。忽以東都採居西京。三國乞米于佳傳。難辭粥筆之辜。修怨于髡鉗。漢而稱蜀。未免怨望之嫌。晉書雜取語林。世說幽明。搜神詭譎。神怪犯不語之經。夫

史通

卷之二

評史

十一

以于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此何異魏朝之撰
皇覽。梁世之修通略耶。務多爲美。博聚爲工。雅取悅
于小人。終見嗤於君子。宋書失于限斷。好爲奇說。多
誣前代。至于創志符瑞。尤爲不經。南齊書自馳騁。天
文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更改。破
析刻彫。藻繪而其文益下。陳梁二書。歷三世父子。
更數十年而後成。遲久不顯。遭遇亦有時也。魏書多
諛少平。臧惡沒善。黨北朝。貶江左。信穢史也。北齊類
例不一。議者少之。周書先多抵牾。後務清言。謂之實

文通

卷之十一

詩史

十一

錄則吾豈敢。隋書之成號五代志。雖該南北兩朝。而
治禁理紀了然在目。又天文律曆五行。成于淳風。用
當其才。千古稱快。南北史刪略補缺。頗汰蕪冗。第其
述妖兆祥謠讖。亦抑晉書之尊衛矣。舊唐成于五代。
氣陋法乖。論贊靡麗如粉黛。飾壯士筆。宛佐鼓聲。而
新書不出一手。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太略。猶
不失爲簡古。至列傳字多僻澁。識者病之。劉元城謂
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云。五代興之太過。軒于史記。
此宋人自尊本朝人物耳。不知史記自左氏而下。罕

所伉儷。其獨冠群籍者。亦由梓左國策。世本及相
如方朔之文。以爲楨幹。而又加之以扛鼎之筆。歐陽
自視于史記。何如哉。宋史百萬言。自謂詞之煩簡。以
事聞之。今古以時。固矣。然可恨者。紀一事而先後不
同。一人而彼此頓異。由修之者。非一手也。古之史法。
蕩揚漸滅矣。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
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
孔子持筆。而門人一詞莫贊。三傳各以意什經。國語
世本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而下。十七代之書。亦皆

文通

卷之十一

詩史

十一

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戶分
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由胡人在
位。大臣寡學。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
自東漢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
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
兩家。嗤之于後葉。唐史司記一事。載一言。皆閤筆含
毫。子玄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宋史一書。其寔類此。
元所壞者。宋一代耳。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
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

中國嫁禍斯文可重慨已元史冗爛朝報也如完者都完者拔都名止多一字履歷無復大別惟敘事小有詳略當是一人化身前史淺謬未有若此者也故曰金史尚有法宋遼遠不及也愚於元史亦然要之固譏遲譏固子玄譏衆史柳燦譏子玄雖曰詆訶實則鼓吹寥寥千載不難不其然乎

東通

卷之十一

評史

十八

史官建置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王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自黃帝之世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夏則終古商則高勢孔甲尹逸皆其選也周官大備則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而記言記事之職殆專官也成王之史佚楚之倚相晉之伯壓魯之丘明晉之董狐齊之南史則其人也秦有太史令胡毋敬漢興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東通

卷之十一 史官建置 十九

上以司馬談爲之凡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作爲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馬遷旣歿後之續司史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易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事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雖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後漢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又徵楊子山詣蘭臺則蘭臺者當時著述之所也帝詔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

孟冀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充、復命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黃景共作漢記。和帝永元初，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延篤、續之、章和已後，則有東觀撰集，其中都謂之著作。靈帝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續記於此。至晉太始中，秘書司馬彪漢記始成，而華嶠又刪定爲後漢書。魏氏都鄴，黃初好文，尚書衛觐、繆襲、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中郎阮籍、司徒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並典撰述。太和中始置著作郎。

史官建置 二

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故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章傳，若正佐有失，則秘監司之。其有才堪述作者，雖居他官，兼領著作，亦有已爲秘書，而仍領著作。若晉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南渡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著作之選也。晉康帝嘗以武陵王領秘書監，以增重史事。齊梁乃置修史學士。陳氏因之。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爲撰

史學士。又有劉洙、謝吳、許善心之類，皆與焉。北朝元魏初有崔浩、高閭之徒，爲史官。洛京之末，則慕容山偉更掌文史。齊周及隋，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餘史官，則稱自領而已。若魏收、柳虬、王邵、魏澹、諸葛穎、劉炫，亦各一時也。隋煬帝置起居舍人二員，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溶、祖虞、世南、蔡允恭等，時號得人。唐初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視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右。人主有命退而錄之，以爲起居注。起居注者，編年記事言最詳。審後來作史者資焉。于時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起居注。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與著作郎共編爲實錄。實錄者，錄一帝之事，蓋始於梁云。若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朝所屬也。武德時，史官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間移史館於門下省之北，宰相監修而著作局始罷。龍朔中改名左右史，云及大明宮初成，則置於門下省之南，修撰史事，或以他官兼領而品卑者亦與焉。自武德迄於長壽，若李仁寶敬播之

史官建置 三

才美。許敬宗牛鳳及之繆妄。姁嬾判馬。韋執誼又奏
令史官撰日曆。月曆。云者猶起草也。宋制監修國史
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
官。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圖籍之
事。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故事
修撰官直館分季撰日曆。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
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爲史館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
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並以物議不與史事而罷。
仁宗重史事。勅宰相爲提舉參政樞副爲修史。其同

文通

卷之十一

史官建置

廿二

修史以殿閣學士以上爲之。編修官以三館秘校及
京官爲之。史畢乃罷。元豐官制別置國史實錄院以
首相爲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國史。侍從官爲同
修國史。庶官爲編修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爲
修撰。餘官爲檢討。元祐初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
年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間復以國史院歸
秘書省。高宗南渡初。卽秘書省復建史館。以省官兼
檢討。校勘。以從官充修撰。紹興間移史館於省側。後
併爲實錄院。宰相監修。檢討校閱。當是之時。專史職

者修撰而已。孝宗時召李燾洪邁修五朝史。皆兼
朝不兼他職。紹熙末陳傅良直學士院。請以石文燾
秘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爲史官。又增檢討官三
員。以畢高錄自後竟無專官。而傅伯壽陸游皆自外
召以爲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
命王鶚至順帝修宋史。以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
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楊僊斯爲總裁官。偏任國
族豈立賢之路未廣乎。暨 皇朝之紹統也。

高皇神聖首以宋濂爲起居注。二年詔修元史。以中

文通

卷之十二

史官建置

廿三

書左丞相宜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
徵山林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瑄曾魯
高啓趙汴張文海徐尊生黃虎傅恕王鈞傅椿謝徽
十六人爲修史官。三年續修。則趙瑄朱右貝瓊朱世
廉王廉王禕張孟兼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汝張簡杜
寅俞寅殷弼凡十五人。而宋濂王禕復爲總裁。十四
年定制以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
館及起居注應奉等官。後皆廢。罷迄今修史以勳臣
官高者一人爲監修。內閣官充總裁。學士等官充副

總裁詹坊經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編修檢討
稱史官焉

右正史

自古列國偏朝各有史官若史克史蘇史趙史墨之
類皆世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
是矣晉之屠黍以圖法歸周澠池之會命書其年某
月鼓瑟鼓缶卽其事也王莽篡漢改置柱下五史秩
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蜀漢稱王崇許益又郤
正爲秘書郎陳壽評諸葛不置史官誣矣吳大帝有

文通

卷之二

史官建置

廿四

太史令可乎郎中須峻歸命時有韋曜周昭薛榮梁
廣華嚴又有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焉僞漢嘉平
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前趙之和苞後趙之
徐光前燕之杜輔後燕之董統前凉之劉慶南凉之
郎韶李成之常璩略可考見前秦初有趙淵車敬梁
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取而觀之焚滅其本後秦扶
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夏有天水趙思恭北地張淵
並著國書周建六官乃改著作正郎爲上士佐郎爲
下士蓋有意於倣古云唐之則天武三思祝欽明並

知史事劉知幾嘗爲著作佐郎後唐之張昭遠晉漢
之賈偉柴周之王溥孟蜀之李昊與南唐之高遠徐
鉉各有所錄毛文錫之記蜀事范圻林禹之記吳越
聊備一隅若夫史愿之述遼亡劉祈之識金滅亦首
丘之義存焉

右列國偏方史

夫彤管風存厥稱女史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
朝則有女史昔楚王燕遊蔡姬許從漢武帝時有禁
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斯女史之職

文通

卷之二

史官建置

三十五

乎隋之王邵請置女史文帝不省事不施行若漢之
班婕妤唐之上官婉兒蜀之花蕊夫人並以嬪嬙典
習文史豈其流與宋制則以內夫人凡六人輪日修
起居至暮封赴史館正其職也

右女史

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
張璠范曄時方賴之山林紀載者復有野史若太和
甘露之記有書無人其於正史或有裨焉

右野史

評史舉正

粵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邇矣。遷固既往。代罕稱良。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其難哉。唐有劉子知幾。夙以卓資。獨秉淵覽。三爲史臣。兩入東觀。博淹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鉤玄。囊括殆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南史素臣之紀。兩京三國之墓。中朝江左之曆。亦有汲冢古策。禹穴遺編。金匱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捃摭纂著。靡有遁形。斯已勤矣。爾其神識融洞。取舍嚴明。操筆有南狐之志。摘藻有班馬之文。充其韞籍。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拘見深文。小則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之才。遺此無窮之恨。省以憮然爲之太息。略而原之。其罪有二。其失有三。夫堯禹爲聖。辛癸爲凶。自有生民。所共親記。而信傳疑經之語。適好事之談。以竹書爲龜策。以壁經爲土苴。信其言也。則丹朱之不帝。重華有築墻之謀。蒼梧之不返。文命有膠舟之志。履辛之不道。乃陳琳草檄之誣。西伯之勘。黎如桓溫拜表之輒。遂使

皇圖帝籙。萃逋逃之蕞。璇宮瑤室。邁垂拱之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矣。

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若日星。剛述所加。各有攸當。如讓湯斬紂。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亂臣依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於此。而能品藻人倫。勸懲萬世者乎。離經之罪二矣。夫史猶繪也。善繪者具人之體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撫事之故實。而必存其色象。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千古如覩也。公索亡祭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覬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紹介之言。畢載王生從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漢之妙也。而子玄剽略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采。是猶操公輸之矩墨。而裁成度索之枝。執神禹之斧斤。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哉。其失也淺大。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褒貶之辭。或多擬議。是以書

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子遺之詠也。今馬執西州之無
魚而疑趙盾魚食之事謂晉陽之無竹而惑細侯竹
馬之迎以烏啼花笑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筭
評無恤虬髯之語是必譚輅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
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皆
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
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
規摹也項羽爲羣盜蜀漢爲僭君是不睹英雄之梗
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
文通 卷之二十一 史記集解 卷之二十一

文通

史記集解

卷之二十一

之詭也。謂阮籍問母喪無固棋飲酒之狀是不聞放
達之風也。其失也昧矣。嗟夫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
舛錯不經彰彰若是諒哉史之難乎夫磨纖毫之瑕
則完盈尺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才。是故表
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於世云爾。

長編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
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
爲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
廢矣。

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翼紫陽
者也。廬陵氏之五代眉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范祖禹
之鑑與論宋視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

溫公六任皆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得以

文通

卷之二十一

長編

廿九

研精極慮窮竭所有夜以繼日徧閱舊史旁采小說
簡牘盈浩如淵海挾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戰國下
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
又畧舉事目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叅群書評
其異同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陳氏曰初光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
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倣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
劉義慶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考異叅
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于一也。

陳承祚志三國帝魏寇蜀涑水大儒因仍之承祚非以魏黜漢蓋以漢媚晉也

三國

正統

溫公

門人

當待

已存

者美

志

三國

也

以齊晉故也宋之繼晉與齊梁陳相統宜

屬南而南以史中分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統

與南今兩史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

以明大統也

文通

卷之二

長編

三

朱子曰溫公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胡文定公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不能領其要而及其詳故不自料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舉括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綱目歲周於上而天道

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舉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

讀資治通鑑而後知文正公之存相業也凡君臣治

亂成敗安危之跡若登喬嶽天宇澄清周顧四方悉

來獻狀雖調元宰物輔相淵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

其爲典刑之總會矣其書歷十九年而成修書分屬

漢則劉攽三國訖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

所長皆天下之選也自言書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

文通 卷之二 長編 世

人未盡一紙欠伸作矣可笑哉說者謂晦翁歷朝四

十年綱目屬之門人未免脫漏又剪截文法不無勦

徑然夷考其厥初蓋難言哉其黜曹氏于盜黜元氏

于夷黜武曌書帝房州大義十餘炳若日星中有迂

回難合瑣屑眇關者求其變而略之可也後之證實

質誤洵紫陽功臣哉迨丘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

法有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若焉未發者曲而體之

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吾嘗謂春秋之後

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丘氏也蓋自司馬之爲通鑑

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上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間有續者而弗能述也。

皇朝綱目續矣而茲猶集也若之何可後也獻吉欲梁蔚宗而下筆且削焉元美欲犂子長而上刪且潤焉安知世無其人而遂以爲見忌于造物鬼神乎噫蒼頡作文字開萬世文明鬼胡爲而哭天胡爲而兩栗耶。

文通

卷之二

長編

廿二

正統

楊用修曰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篡弑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剛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篡弑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荆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弑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篡弑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篡弑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歷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

文通

卷之十

正統

廿三

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跌也。然卽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底。卽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有之。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旣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底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先奔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卽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於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爲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

文通

卷之三

正統

廿四

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況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豈唯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旣沒。堯舜氏作。此卽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其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疆而不王也。德之劣者。聖人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皆偏天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皆僻天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篡弑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文通

卷之三

正統

廿五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之。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太寶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簪櫓之篡弑。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

文通

卷之二

正統

廿六

唯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國史問

明興

祖功宗德。直追三五。而史獨闕如。蓋以

國家之史。有專官。無專業。日會要輟編。木天諸儒。不領著作。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十館。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刪削則副總裁潤色。則內閣大臣。稱曰實錄。實錄于群下事類不該。其體與史異。故曰史之有實錄也。似而非者也。天子事非一家一人所錄。自不能遺臣民其名。曰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傳也。人臣而銘傳其君父。可以刺乎。錄及臣民。可盡褒乎。前朝史與實錄。猶並行。本朝則不然。識者病之。由是野史紛出。或失則寡。或失則異。或失則偏。甚者傳疑修却。橫議聚訟。是非淆亂。史官陳于陛上。言列聖治化。翔洽如日月麗天。而無正史以垂一代典謨。何以彰懿軌。示將來。請詔儒臣。開局纂修。書奏報可。業已次第發中秘徵帙書。諸儒臣亦各摭羅辨証。屬事摘辭。駸駸端緒矣。會有中格。輒報罷。至今莫有舉也。嘗攷

文通

卷之七

國史問

廿七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戶部尚書夏原吉學士解縉禮部尚書李至剛總裁再命原吉及太子少師姚廣孝監修學士胡廣楊榮總裁

太宗

仁宗實錄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監修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總裁太常卿楊溥爲副總裁大學士陳山張瑛續總裁

宣宗實錄英國公張輔監修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

文道

卷之十二

國史問

廿八

楊溥總裁少詹事王直王英爲副總裁

英宗實錄會昌侯孫繼宗監修少保李賢尚書陳文

彭時總裁少卿劉定之吳節爲副總裁

憲宗實錄英國公張懋監修少傅劉吉尚書徐溥侍

郎劉健總裁尚書丘濬少詹事汪諧爲副總裁

孝宗實錄初命少師劉健李東陽少傅謝遷總裁吏

部侍郎張元禎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爲副再命東

陽少傅焦芳王鏊少保楊廷和總裁尚書梁儲爲副

而監修仍公懋

武宗實錄則定國公徐光祚監修少師楊廷和少傅蔣冕毛紀少保費宏總裁後廷和冕紀皆去申命宏及少師楊一清少保石琚賈詠尚書毛澄侍郎羅欽順爲副後增侍郎吳一鵬雖可據者十六七然非有大鼎革不得發視史官力不給繕寫即繕寫亦多訛嘉靖間野史數家似不盡見實錄其家或曠僚於朝章國典曾不經目經目者不必究心

世宗臨御久

穆宗嗣服諸大禮咄嗟而辦多與舊儀不合况其他

文通

卷之十二

國史問

廿九

近代若雷禮大政紀列卿表王世貞弁山別集琰

錄薛應旂憲章錄皆博爲之地雖未能如鄭曉之

言徵言今言爲全書然傳諸臣民蔚稱秘典焦竑之

一代王侯將相賢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蹟彙而彙之

曰獻徵錄其日廣于列卿者什五其人多于琰琬者

什七當陳于陸議修史時竑分得經籍志退而卒業

如班書故事列傳執文庶幾草創矣昭代典則典故

紀聞諸書雖非鄭薛雷王比要亦可備纂筆之采擇

至于瑣綴錄皇明通紀九朝野記永昭二陵編詆媿

恣行不減宋代。惟沈節甫所彙紀錄諸書。差足伐山耳。近日之爲國史者。少爲野者多。國史容有諱忌。野史直恣胸臆。其失縉紳少。韋布多。縉紳間見猶辟。韋布寡陋自專。如建文事。屢詔修復。而仍稱革除。隆慶事。睹記未悉。後先倒置。一言不知。可母吝哉。嗚呼。正史整而多隱。野史礪而易誣。家史諛而溢真。數者皆幾安所折衷哉。亦有局中人道局中事。或在交戰而談日月之際。或當戰場而究風雲之變。或扈從而述羈縻之勞。或遠使而誇溟渤之勝。觀記不爽。歲時可

文通

卷之二十一

國史問

四十一

稽卽世在傳聞。瞭如指掌。持以參互。庶可正訛。尚若御製諸書。謨訓功烈。婉嫺典謨。會典備六曹職掌。如文武之銓資。藩封之錄秩。吉凶之儀注。行遣之制勅。錢谷之會計。兵馬之額數。大禮。大獄。大役。大兵。天子動容。宰相造膝。盡臣諍議。闕士敵愾。可以紀。可以傳。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以之編年。則左氏用光。以之紀傳。則司馬爲烈。出金匱石室之闕密。佐以野史。偏記補苴。殘漏鼓吹。休明俾革。除遺事與奉天靖難。並觀則伏節與翊運之趣操。觀矣。否泰錄與復辟

錄互攷。則禦虜與奪門之功罪明矣。視草餘錄。與雙溪襍記相參。則寧藩之護衛。誰復病榻遺言。與內閣首輔傳類閱。則顧命之付托。誰承諸如此例。不嫌並陳。不必曲諱。不亦春秋之法。昭然大明乎。石渠之上。必有擅才學識。而秉公心直筆者。文質相傳。本末兼該。爲一代良史。奚待負竿知禮。采樵知樂者乎。於治體無所繫。雖正史寧芟有所裨。則異典旁摭。毋自恣。毋詆。謫。毋影。寫。毋面。謾。毋略。美。毋沒。善。庶幾乎倚相。董狐。復見于今矣。若夫任耳而爲目。信舌而爲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焉能通子玄之彈射乎。嗟。嗟。文士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寔此。至言也。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猶能使正史編年成功。幸毋令宋人笑人也。

文通

卷之二十一

國史問

四十一

文通卷之三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淵源經史

此編如繪之九章若斷若續今又字範不遇後立謂也

顏推之曰文章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王弼州曰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

理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

文通

卷之三

淵源經史

一

傳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

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

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

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喻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

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頌曰箴曰哀曰

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卽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

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從

衆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

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文通

卷之三

淵源經史

二

諸子百家

劉歆序七略三曰諸子而臚爲十家俾官小說與焉
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繁
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
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絀不足
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所
明也其瞭然于中迫於吐而必不可如如水盛堰敗
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困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
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

文通

卷之三

諸子百家

三

周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蔓而不根讀之
如啖木然又况虞初者流流而非雅者乎久矣夫諸
子之麗而難擇也故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
子有見於拙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
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群衆無門有
拙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
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
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
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

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噤也。

由法謂之道盡數也。由數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
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
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
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以彼英才特達。炳
曜垂文。騰姓氏而懸諸日月。標心萬古之上。送懷千
載之下。要亦不可茹者焉。邇洄風后力牧伊尹而後
文諮道于鬻熊。孔問禮于伯陽。聖賢并世而經子異
流矣。至於墨翟軌儉。碩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

文通

卷之三

諸子百家

四

治國于地利。騶衍養政于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
谷唇吻以策勲。尸佼兼總維術。青史曲綴街談。蜚分
流鱗。逃於秦炬而見於漢略者百八十餘家。晉魏以
還。調言瑣語。充箱照軫。其述道言治。枝條六籍。純粹
者入矩。躋駁者出規。月令取乎呂氏。三年問獵乎荀
子。此近道之語也。若湯之問棘。蛟寢有雷霆之聲。惠
施對梁螭角有伏尸之戰。禦寇移山跨海。淮南折地
傾天。此其躋駁者也。歸藏稱芻蕘十日。嫦娥奔月。况
諸子乎。至如六蠹五蠹。裂車飲藥。非虛致也。白馬抵

調音
闕謾

續此之鴉鳥非妄貶也大諦荀懿而雅管晏覈而練
鄒衍參而壯墨隨顯而質尸佼紂繆術通而文鈍駟
冠綿深鬼谷與眇尹文得其要文子擅其能韓非喻
博不韋體周慎到理密淮南詞麗皆所謂入道見志
之書其次立言者也若夫新語新書法言說死正論
昌言幽求之屬或叙經典或詮政術亦如計困稟料
軍實其視無所有鮮所明而強言之者固不倫矣雖
然有難易焉今夫老農之計困廩而大將之料軍實
此順而易者也。有善數者焉。隔困而算。禽合不爽也。

文通

卷之三

諸子百家

五

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也。
要以言其所明則一也。然諸子言于言之中。莊子言
於言之外。言於言之中者。舉所有者也。言於言之外
者。隔困望敵者也。言於言之中者。指屈心計。惟恐其
遺也。言於言之外者。游戲三昧。巧曆不能逮也。邵康
節曰。莊生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祝允明曰。莊周總
萬而一者也。百氏之傑也。昔張衡賦二京。言小說九
百本。自虞初知古秘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
家。亦以見王治之悉貫。與小道之可觀。其言雖已何

者陰陽相摩。古今相嬗。萬變橋起。鬼瑣爭詭。不可勝
原。欲一格以咫尺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者街談巷議
必有裨官主之。譬之管蒯絲麻。悉無捐棄。道固然也。
蓋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又嘗聞之蒙莊矣。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

文通

卷之三

諸子百家

六

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
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
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
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
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
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變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苛鉅鉅析駝而已

末道

卷之三

諸子百家

七

墨家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一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從橫家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

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

雜家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而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澁者爲之則漫美而無所歸心

小說家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裨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末通

卷之三

諸子百家

八

以君子不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遊明王聖主

得其所折中。皆朕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踰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農家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敘。

文通

卷之三

諸子百家

九

天文家

天文者。敘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矧悞。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數家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窵。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唐得蠡庸。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固因舊書以敘數術爲六種。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五行家

文通

卷之三

諸子百家

十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敘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寢以相亂。

形法家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

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兵家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是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剡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

文通

卷之三

諸子百家

十一

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敘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品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摺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醫家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機。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

瘡爲劇。以生爲死。

房中家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故曹植曰。非精心至志。不能爲也。

神仙家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

文通

卷之三

諸子百家

十二

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晬昧。故論其書。以敘方技。爲四種。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氏南其教。滅虛無。毀形棄倫。不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思無

爲謂之寂。以其不可覩聞謂之虛。以其無欲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謂之覺。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學失傳。往往束於形器見聞。而不知其陋。一聞語上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齊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與其拒之。莫若其兼存之。節取所長而不蹈其敝。如雕題卉服之倫。合省內嚮。而王者巍然開明堂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

文通

卷之三

諸子百家

十三

彙家

流覽貴乎博。患其不精。強記貴乎要。患其不備。古昔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群典。約爲成書。此類家所繇起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局編摩。乃私家所成。亦復猥衆。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鉤玄提要者。其謂斯

乎。蓋施之文。爲通儒。厝於事。爲達政。其爲益亦甚鉅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總諸籍。自不容濶也。他如嘉祐謚法。淳熙孝史。乾道翰苑群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著書莫難于彙書。彙書之人。一而讀吾彙者。無萬數。以一人聞見。而使無萬數人。皆以爲允。此必無之事也。

藝術家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其大而歸遯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際。則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礫。悉名之道。君子顧有取焉。故至人獨稟全懿。而偏長小。秘足以當緩急。而狎世機。亦取而折衷之。未嘗惡其賾也。儻所稱賢已者乎。

文通

卷之三

諸子百家

十四

刺謬

罪知錄曰從唐而降乃有異談者四家六家之云是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蓋自蘇軾言韓文起八代之衰贊唐史者亦謂三變而文極從是耳學膠懷高下一流矣士號知文者其所選輯無慮數家莫不隨聲逐景無復尋索村塾書坊亦復紛紜至于茲辰八齡三尺之蒙父師詔之子弟承之未識世間有何典籍語及文章輒已能道韓柳歐蘇之目略上者卽稱六家已咎言四家之寡陋矣比及少長目未接蕭

東坡

卷之五

刺謬

十五

之選姚之粹聞評古作便贊秦漢之高古斥六代之綺靡其意以爲前人論定何更權量四家六氏無復加尚猶五嶽四瀆與三變而來無復遷易猶三綱五典與祗應千古守轍終生服膺而已嗚呼茲吾所謂誤人也又如言學則指程朱爲道統語詩則奉杜甫爲宗師談書則因蘇黃評畫就云馬夏凡厥數端有如天定神授畢生畢世不可轉移宛若在胎而生知離母而故解者可勝笑哉可勝歎哉夫其所謂三變誠變矣然非前已歷變至唐而又三也自有文字

以來上昉六籍下薄五代此五代謂晉宋齊梁陳大抵一貌少

有優劣高卑爾直自韓而後乃一變之遂至于今改形易度雖其所斥韓前未變之作亦自古昔相承漸偏而靡非若後之頗別而懸殊也且就其說而究之其所以病之者謂其比偶也謂其綺麗也謂其緝積也謂其繁實也謂其奧澁也謂其迂頓也謂其豔冶也噫斯見也亦可知其迷昧倫類也已凡是目者若不善也然而文之本體所具者也如據而反之若反對以散反麗以朴積以疏實以虛奧以淺頓以經豔

東坡

卷之五

刺謬

十六

以素若善也然以文之本體所具也由其爲不善者以偏重而過偏重而過而墮于不善假令從其所反偏重而過則又寧能以獨盡善乎夫文之爲物本末偕建華質雙形并苞而不遺並用而不悖踞中以攬邊握要以延博時質而質時華而華理欲其質詞欲其華骨欲其質貌欲其華是豈余之私哉聖哲所示居然可稽是故曰繪事後素不曰徒素止爾無庸繪也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不曰勿斐勿章無事裁也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文通

卷之三

刺謬

十七

之韓至于夫子亦曰質勝文則野文質勝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嗚呼元聖上賢貽訓昭晰續續學子
亦曷爲是滛漫耶用是粵徵方策鴻筆爛然水流濕
火就燥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誨爾諄諄聽我藐
藐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非對偶與錦衣狐裘顏
如渥丹火龍黼黻三辰旂旗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
執懿筐爰求采桑非綺麗與瑤鐵銀鏤器磬熊羆狐
狸織皮芝栢蒨根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檀梨薑桂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士千夫長百夫長庸蜀羌髡
微盧彭濮非緇積與疇離祉鵠義不蠲蒸聒聒起信
險膚抑聲控忌抑縱送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非與
澁與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刑
人無或刑刑人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
舞斯愜愜斯戚戚斯歎歎斯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駟之篇茱萸之篇瓠葉後之三章
非迂頓與有若伊尹有若保衡有若伊陟臣扈巫咸
有若巫賢有若甘盤有若號叔有若閼天有若散宜
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适非故實與手如柔荑膚如

文通

卷之三

刺謬

十八

凝脂頰如螭螭齒如狐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其誰謂其雙雙而俱至者與非豔冶與夫彼以
是爲不善者也故欲變焉如扣之曰斯聖哲之筆也
奈何則必曰無變也彼所病者法此而過爾損之宜
矣奈何變而反之如從其反以愈之元亨利牝馬之
貞罷訟可乎其在于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
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若昊天有成命之篇非解散與畜牝牛吉不宜上宜
下人則孝出則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太任有身生
此文王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腸一胃一膽是鯁射
狗足非朴素與包羞引兌大水如初庸庸祗祗威威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比之初吉有宅吉也非疏簡與
母不敬震起也艮止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無信人
之言實延女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傲而聽
之非淺易與否立孫忠矣清矣聞斯行之女安則爲
之然非與曰非也予則孳戮汝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傷腎乾肝焦肺非徑疾與春正月其無乃是
也乎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喪事欲其報爾吉事欲

其折折爾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爾非空虛與臂無膚比頑童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母鬻骨母選羹母投與狗骨履帝武敏敵小洩與犬牢而得文王先生如達不圻不副使二婢子來我非陋鄙與是則其所善也將變而趨之者也然而固與前者並列乎汗簡者也故知文之爲物無所不該而其體無所不具由有書契以來其範備矣雖古人貴質而後代多華然智創巧述或浸流別質華二道兼施並發誰得而廢諸不知近代之所謂華適古人之所謂中爾且夫七竅四支天所賦予故不能以多異衣裳官器人所造構與生俱有亦安得而大殊今以千百載相承相畀之文何獨不能隨時相宜小小矯削令其協大中歸哲范以成完體而翻欲枉度詘讓構奇追俗顛務偏枯更稱反本鈞衡顛懸名實倒戾豈非大繆也乎夫古人之爲衣服也無事于華質而起也以障軀也冠令韜髮可爾曷爲而危其頂博其周又益之以梁武輔之以帶翼爲是其紛煩耶衣足束骸可爾曷爲而袂容數肘齊垂及趾又縛之以篋

文通

卷之三

刺謬

十九

積尚之以締繡爲是攢選耶非過華也後質也是物理之宜焉又喻之于身文之理義骨格也辭句肌膚也華采毛髮也人肉必倍於骨鬚髮必浮於膚自然之勢也不如是不足以爲身身若是聖人且以爲鄙野而被以毳裳鳴以金石作以舞蹈何獨於言而不然苟取一人褫厥衣冠褫其四體已不可以目矣又欲剗剔其膚革翦薙其毛髮一獨體枯腊于前尚爲人也否乎所以謂斯見斯譚妄繆誤人豈不然哉然而亦寧是六子必令人然以至於若今之隳弊也然而六子者始之也其初韓柳之變變其大凡謂八代偏墮綺弱所謂過華因矯其甚殆以防風之臍而思衛玠之癰令中庸耳矯之少過猶弗能以盡服當時之心故其徒二三子外從者終鮮孫樵羅隱少復近之其外猶故習也汾河四季大槩一機其間勝者如陶秀實徐鼎臣等亦粲然大章乃至穆修尹洙張景柳開石介之流自任知言乃始以爲追武韓柳上薄秦漢然實捐章甫而就褐毳擯甘脆而咀蓼茶是用全改在昔之成模肇呈今日之異貌卽弊文之職由

文通

卷之三

刺謬

三

也。於是歐陽氏、蘇氏、曾氏、王氏競爲趨逐，而機斯膠矣。四人情狀亦殊，而大歸一致，要爲過矯，墜偏枯瘠，刻削而弗準於中庸矣。顧且軒視自擅，以爲砥絕狂瀾，高涉聖域，遂令餘子揭裳從之，溺而不返。日陷沮洳，千古人文一朝彫槁。今姑試印六氏評之，永州雖不盡用八代完規，猶亦不爲一時世態少過質而尚豐，不掌合而猶偶與古未甚胡越，亦厥特高者也。昌黎斯已甚矣，又傷易而近儼，形巖而情窮，其氣輕，其心昂，其志悍，其態矯，其口誇，其主好勝，其發疎躁，先

文通

卷之三

判謬

廿一

王。聖清和融暢之風，溫醇深淵之澤，飄澗或幾乎盡矣。廬陵逾務純素，轉立孤迥，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被裘繡，蓋自謂近宗一愈，遠祖軻遷，其豈然乎。肩山更作僂浮，的爲利口，發不顧理，而主于必勝，出或誕妄，而要人決從，譁穢之氣，肆溢舌表，全非長者適比儀秦雅宜鄉儼里治之子，所以使其犇逆狂顛而不息，固應爾也。曾王爲語，縮縮如有循焉，既脫衣裳，并除爪髮，觀其酸寒苦刻，迫促隘急，謂之文乎，謂之質乎，如以六氏之文而方夫人柳若兒裳珮玉而少

施綸繪，稍備章程，雖乏虞廷之觀，猶先王之法服也。冕而青絃者，與退之欄幪把笏，侃侃朝廷，秦鞬騎射，馳絕行陳，文隨陸之文武，孫武之武，其諸異乎。周公師尚父矣，倣立辭場，誠變法之吏師乎。永叔辟穀餐松，赤體澗卧，自許長年，亦竟弗能被五章，聆九成，亦未克臻彭聃之長，止古而不爲老也。子瞻法吏，慮囚牒誘百出，論辯如流，必在引承，令居孔門，宣父之云焉，用佞也，其斯人乎。鞏石獸齧脂骨，展轉不已，索腴于枯，竟無滋補，三家聚中夫也。且假以一文，而令六

文通

卷之三

判謬

廿二

子爲之，柳當用百言而盡古人之十八韓，且若半歐。蘇蓋曾王一耳，柳歐蘇渙漫，固合枯短，曾王既已縮，積宜爲豐實，何復轉薄，蓋亦有其故耳。何哉，古人雖過稠疊，而且句句有指，字字有來，一篇大歸，既已了悉，而單詞片言，咸有憑依，非經卽史，非史卽傳，故咀之而益雋味之而逾永，此其學克而才廣，自然辭腴而旨長，夫豈不能爲六人之寂寞與富而殺物也。易饗而備事也，難勢固然也，然而六氏亦不識其來弊之極，如今日也，病乎其作始之涼可憾也。今以其茲

也傳建

文通

卷之三

判謬

廿三

辰之自六氏者而觀之。果何如哉。一篇之製。或數百言。撮其旨。不越數十字而足矣。然而正言曲證。前引後申。所引不過舉業之書。所申不過舉業之義。實義無幾。助詞累倍。乎而疊疊之也。紛紛常若耳提孩稚。保嫗乳婆。所謂躁人之辭。與皆濫觴韓氏而極乎宋家四氏之習也。雖稱六家皆誤。抑亦可以按出。韓歐次之。蘇與曾王則其靡也。今之學子。戲談有云。五十五篇尚書。絕無一也字。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果以吾說而尋玩六經。爰及舊觀。則可知其不妄。非違眾以犯不韙也。惟六氏者。認其捐彼。

遂令從之如雲。結舌六經。謝迹先軌。雖有英姿瑰智。擲置瓊瑤。出沒沙礫。寧負天子之通才。用遵守文之俗計。以避矯異之小嫌。恐失當時之名。尚要之為人。而不為己。故不信已。而更信人。斯余所謂誤人也。然為累下者。察之亦有由矣。蓋所以願從人者。非特眩色而吠聲。亦本緣樂其功。苟而易辦。爾何則。為八代者。必皆口磬。五車腹笥。千載揮金如土。而後能之。使獨若六家者。只皆巧思。便可開口淺中。狹受利口薄情。稍獲毫毛。可就篇章約而求之一首。三五百語可。

同孫

文通

卷之三

判謬

廿四

當古人數言而已。豈非功苟而易辦。故下流而弗還者。與昔者或有譽吾。吾嘗答云。使我赤手侍古人側。殫我平生之蓄。當不能並其人。一日之談。此非冲孫人豈不自知耶。亦但語其儲殖之厚薄云爾。非以識鑒云也。嗟乎。菽水終歲。不覲瓊筵。匱乞遮陌。長無蓋頓。其將竟如斯而已乎。亦可閔已。

文通卷之四

明黃岡朱全宰咸一父著

典

唐孔穎達曰堯典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爲故爲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卽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

末通

卷之四

典

一

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

注疏曰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卽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

宋體

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修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大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目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肅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胤征不言誓君陳

末通

卷之四

典

二

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爲治君不足以爲賢而有取其言而傳達者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胤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

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爲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爲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爲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爲啟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爲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亡。則爲狄康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翱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大通

朱子曰

典

三

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禹貢洪範武成金縢。與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禹貢武成金縢。得非右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有謂書以載道。史以紀事。非歟。蓋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道外之史。不然則書以道政事。亦不過政事而已矣。何與於道也。是故紀載一本乎道。則史卽書也。事卽道也。六體雖分。而又有不盡於六體者。同歸于道。謂虞夏商

周之書。卽虞夏商周之史。亦可也。苟如後儒所論。徒有取于史識。史才。史學。三者具長。而於道一無當焉。則其文非不工。事非不核。筆力非不古健雄俊。此亦謂三代以下之史也。又何怪經史事道之攸分哉。善觀尚書者。雖謂古人經史載籍悉備於書焉。亦可矣。何必孜孜於六體之合不合哉。

書首二典。何取於典之義乎。天秩有典。自我五典。五散哉。是典之所由名者。一自天敘。五倫言之。乃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凡經典所記載者。記載此彝倫之常道。而後可以典名矣。

文通

卷之四

典

四

易爲文字之祖信矣。而文之備。曾有備于書者乎。彼庖羲畫卦。不特洪範之稽疑。于卜筮貞悔。見易之用也。九疇五行。詳言天人之理。陰陽剛柔。吉凶休咎。孰非易乎。詩以言志。不獨虞廷賡歌喜起。已肇乎風雅之原。五子之歌。已肇乎風雅之變。而皇極敷言。其音響之協韻者。孰非詩乎。禮以肅儀度也。自伯夷典禮作。秩宗凡五典。五敦五禮。五庸。以至巡狩會同。柴望祭告。同律度量衡。莫非禮之教也。樂以和神人也。自

后夔典樂教冑子。凡諧和八音。出納五言。以至祖考
來格。群后讓德。鳥獸跄跄。莫非樂之教也。春秋以肅
紀綱也。自臯陶作士。命德討罪。黜陟惟公。然元祀十
有二月之書法。卽史官以時記事之體。莫非春秋教
也。周禮以定官職也。自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
官公孤。論道弘化。六卿分職。以倡九牧。孰非周禮之
教乎。明德固闢之於大學也。然太甲康誥堯典之克
明顧諟。則已先之矣。末發之中。固闢之於中庸也。然
堯舜禹湯文武之執中建中。則已先之矣。學習一貫
之道。卷之四 五

固闢之於論語也。然遜志典學。習與性成。主善爲師。
協于克一。則已先之矣。盡心之性。固闢之於孟子也。
然上帝降衷。厥有恒性。雖收放心。閑之惟難。則已先
之矣。以此觀之。凡聖賢經書。不已備於尚書之中乎。
且自古帝範相謨。皆從此出。學必稽古。舍此末由志
欲修己治人。惟潛神於茲焉。亦足矣。

謨

謨之義何謂也。卽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也。
蓋舜禹臯陶益稷群聖相聚一堂。其所謨謀者。惟德
而已。此所以爲嘉謨也。惟日孜孜而九功之惟叙。思
日贊贊而九德之咸事。危微精一執中開道統之宗。
救天時幾克艱肇治統之要。其相儆戒也。不曰罔游
于逸。罔淫於樂。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是好。傲虐是
作。不曰兢兢業業。無曠庶官。則曰予違爾弼。爾無罔
從。退有後言。禹聞昌言則拜。陶聞昌言則師。此其嘉
謨之在虞廷者。信乎古今君臣謀猷之法。則也。後世
諂諛成風。無論已。雖有英君碩輔。際會一時。而帷幄
之中。不過運籌決勝之雄圖。鋪張粉飾之偉績。其視
謨明弼諧。惟允迪厥德之是謀者。寥寥罔聞已。

冊

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漢制約敕封侯曰冊冊贖也敕使登贖不犯之也

集古韻作冊通作策國史亦曰簡策杜預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簡札牒畢同物異名單執一札爲簡連編諸簡爲冊

鄭玄論語敘云書以八寸策誤爲八十宗

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勅策書者編簡也其制書二尺短者半

之篆書起年稱皇帝以命諸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異也

說文云冊符命也字本作策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漢武帝封三王策文唯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字始作冊蓋以金玉爲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于玉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其目凡十有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曰玉冊

上尊號用之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曰封冊封諸王用之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近用之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曰贈冊報賜臣下用之曰免冊罷免大臣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鈔之制各有等差其文當以古爲準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屨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詰誓誓以訓戎詰以敎政命諭自天故授管錫胤易以姬象后以施命詰四方詰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

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邦詔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

貴喉舌故兩漢詔詰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綵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青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與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詰嚴助仰云朕承明廬益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為克救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

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不每為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銜覬禪詰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詰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國朝民數黃冊所載至為浩繁其大要則天下之人丁事產而已人丁即前代之戶口事產即前代之田賦然不稽諸古無以見今日之盛也冊成則藏于南京之後湖

璽書

獨斷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老子曰為之符璽莊子曰焚符破璽後至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春秋運斗樞云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以為秦始制乘輿六璽

非昭代寶璽凡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

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蠻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詰之寶以識詰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運勅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

陽用
修聖
考王
半卷
聖史
皆稅
購傳
河謂

篆法

印文凡四等。文淵閣王著篆將軍柳葉篆一品至九品九疊篆。賜關防若未入流條記亦如之。監察御史八疊篆。夷王印三等曰金曰銀。諸司印文或以署或以地或以官。惟都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凡九九之術。鼠市之技。莫不用志凝神。底于極則。况印章之制。列於六書。用之邦國。庸詎無極則乎。古者金之類有鑿有鑄。玉之類有璆有瑋。代各異法。人各異巧。神情所措。工力所至。上自嬴秦以抵六朝。窮八代之精。咸各底于極則焉。迺若急就縱橫。得諸文通。朱之四。聖書。士。鑿也。瘠。絞。直。曲。得。諸。鏤。也。滿。白。婉。蜒。得。諸。鑄。也。方。折。而。陰。得。諸。琢。也。圓。折。而。陽。得。諸。瑋。也。龍。章。雲。象。鳥。翬。蟲。蠕。各。極。其。趣。化。腐。爲。奇。得。神。遺。跡。斯。進。乎。技。矣。若夫。昧。象。外。之。巧。妙。暗。萬。幾。之。變。遷。卽。楮。河。南。之。墓。蘭。亭。未。有。見。其。肖。似。者。也。

郝經傳國璽論曰。上世帝王所以立政傳信。考文議禮。則有瑞玉服章符節左契。各爲一代法制。而不以爲傳。故受命者莫不革故而易新。其先代之寶。世所共珍。而不忍毀之者。如大玉夷王天球河圖瑋判白。

新於
者失

弓繡質元龜青純等。或以爲藏。或以爲分。或以爲寶。而亦不以爲傳。故或在王朝。或在侯國。宗沈社賁。則轉而之他。傳受而守之。莫敢少置者。在夫道而已。初自道傳而極。極傳而天。天傳而地。地傳而人。與萬物聖王受命爲天地人物主。乃復以道爲統而相傳。故本於天命。根於皇極。原於心性仁義。明於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察於綱紀禮樂文物政事。是以二帝三王。古今莫及。未聞有所謂傳國璽者。及秦始并天下。奮私知自謂德高三皇。功過五帝。而爲皇帝璽綬。滅趙文通。朱之四。聖書。士。所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爲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於是除諡法。謂已爲始皇帝。其餘以世爲號。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始有意於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爲是物既亡。楚又亡。趙復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劍並藏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并爲一代寶器。別取藍田渾璞。刻爲大漢受命之璽。以示惟新可也。乃自此秦之子孫。以爲傳國璽。於是偷國之盜。莫不睥睨揶揄。欲以爲已有。館於周山。問於

霍光奪於三莽。挈於王憲。專於更始。上於盆子。復歸於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於死。東漢之亡。劫於董卓。獲於孫堅。拘於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懷愍之難。入於劉石。復歸於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爲帝王之統。不在於道。而在於璽。以璽之得失。爲命之絕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玉。爲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以得璽者爲正統。宋靖康之亂。爲金所有。漢以來十有餘代。千有餘年。竟不

文通

宋之申

國書

十三

能復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綱紀法度。治世之具。皆不傳。始則維乎王霸。終則盡爲苟且。其篡弑奪攘。蹂躪血肉。污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勿傳。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宜也。彼嘗有是而亡其國。吾今得之。其誠爲吉祥哉。昔湯伐桀於三驂。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爲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不可以亡國之物爲寶也。當新莽奪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雖一時忿激之言。最

爲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見哉。不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竟寶呂收亡國之器。襲訛踵陋。莫以爲非。可爲歎惋。且其制名爲傳國。謂以國傳之人。與子孫也。如堯傳舜。舜傳禹。可以謂之傳矣。武王傳成王。成王傳康王。可以謂之傳矣。凡不以禮授受者。皆不可謂之傳。征伐而得。則謂之取。篡弑而得。則謂之奪。攘竊而得。則謂之盜。仍謂其璽爲傳國。何哉。或曰。然則無璽可乎。曰。信以傳信。旣以爲典矣。可遂廢而不用乎。一代受命。自可爲一代之璽。更

文通

卷之四

國書

四

其文爲一代之文。國亡則藏之。秦不傳漢。漢不傳魏。可也。光武傳之明。明傳之章。帝至於建安。禪代之際。更爲魏璽。可也。獨以秦璽爲歷代傳國璽。不可也。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爲亡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爲寶。一帝一璽。不以爲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本云。

詔

爾雅曰詔導也郭璞云教導人也又勸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註告也又上下通稱之義秦漢以下天子獨稱之

說文云詔告也釋名曰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按秦漢詔辭深純爾雅近代則用偶儷矣

劉勰云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爲命至三代始兼誥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

策

卷之四

詔

十五

制令曰詔於是詔興焉漢初定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古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詔誥制勅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吾學篇曰今制皇帝諭百官曰詔曰誥曰制曰勅曰文冊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皆審署申覆而劑調焉平允乃行之太皇太后皇太后曰誥

漢文失其傳而經學亡矣漢詔亡盤庚大誥所以亡

也詢咨且無論或曰季世天子務繁緒廣漢之時君與民親民與吏親吏與將親天子如對其家人意出而言隨無爲詔之意無爲詔之意而詔乃落落然三代矣且非唯天子自言也君不暇而臣爲之言也亦然無代君爲詔之意無是意而詔乃落落然天子焉大誥多方諸篇不周公乎周公之才之美不驕不吝而代成王爲之言宛然成王也知古誥者知漢詔知詔者知疏君民不相親民吏又不親吏將又不親而曰我能疏吾恐漢人見之矣

策

卷之四

詔

十六

王者淵默黼黻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選賢則氣含風雨詰戎變伐則威厲海雷肆赦而春日同溫救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詔令最爲近古然救鄧禹侯霸體例有乖難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憎服遐邇不可得已顧王治人心卜於綸綍考覽者不能廢也古惟誥誓

詔

近有詔有令有制救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爲王言晉詔首稱紀綱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

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文通

卷之四

詔

七

制

文章緣起曰制秦始皇以命爲制

珊瑚鈎詩話曰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故謂之制

獨斷曰制誥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誥猶告也漢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卽重封露布州郡者詔書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誠勅者謂勅某官某地皆類此

文中子讀書有制曰帝者之制其有大制制天下而

文通

卷之四

制

八

不割者乎

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制度之命也蔡邕所云此漢制也唐世大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餘皆用勅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門下中書尚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詞宜讀于庭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庭敷告有位敷告萬邦誕揚休命誕揚贊冊誕揚丕號等語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是知以制命官蓋唐宋之制也古今文體之變則作者所深悼云

劉子威雜俎曰。制出于一孔。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能出。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又曰。禁藏于胸臆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能以已知彼者也。

河圖玉板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危哉。

末道

卷之四

制

十九

誥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三曰誥。一曰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周禮五誥。古者上下有誥。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以諭衆也。

爾雅曰。誥。誓謹也。訓飭戒勵之言也。郭璞注曰。所以約勤謹戒衆。

蔡邕獨斷曰。制。誥。制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

說文云。誥者。告也。下以告上。則有仲虺之誥。上以告

末道

卷之四

誥

十

下。則有大誥。洛誥。考之於書。可見已。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于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制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亦別。叮咛足辯其異。惟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儷語。今

制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

大明會典凡誥軸洪武十七年奏定有封爵者給誥皆如一品之制惟公侯用玉軸伯子男用犀軸為別衍聖公二品亦用玉軸功臣推封公侯皆得推恩三代其封贈各從本爵

凡誥勅等級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誥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以勅命婦人從夫品級誥用制誥之寶勅用勅命之寶仍以文簿與誥勅各編字號復用寶識之文簿藏於內府

宋通 卷之四

誥

十一

凡誥勅軸制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官誥用玉軸二品官誥用犀軸三品四品官用抹金軸五品以下用角軸

凡誥勅軸數正統十二年定一品五軸二品三軸三品二軸四品至七品俱一軸天順元年奏定一品四軸二品三品三軸四品至七品二軸

凡給授洪武二十六年定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上裁

張永嘉曰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

誥

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為近古明敕履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單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偽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誥敕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然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為枝葉之辭哉伏乞 敕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為誥敕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王言重而人所勸矣

宋通 卷之四

制誥

十一

訓

蔡沈曰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之書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任昉曰訓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祠者告祭於廟也

高皇六年祖訓目成凡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

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爲之序

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

末通

卷之四

訓

廿

嘗慮子孫不知所守故日夜以思具悉知慮細詳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矣

誓

記曰軍旅曰誓誓師之詞也禹征苗有誓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

釋名曰誓制也以拘制之也誓者誓衆之詞也蔡沈云戒也

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羣臣之詞如書秦誓是也後世雖無秦誓之類而誓師之詞亦不多見豈非放失之故歟

文通

卷之四

誓

廿

說文曰誓約束也爾雅曰誓謹也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注猶命也言誓明天子既命之爲嗣樹子不易也

尚書大傳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人呂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命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近遠二曰命論語曰爲命

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師氏詔王爲輕命增韻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爲命或以命官如書說命罔命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中之命或以餘職如書之畢命或以錫賚如書文侯之命或傳遺詔如書顧命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矣然周文之見于左傳者猶可法焉

文通

卷之四

命

廿五

麻

麻始于唐明宗按唐典云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並用白麻唐翰林志云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綸命其後翰林專掌內命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

文通

卷之四

麻

廿六

勅

勅漢高祖作太子手勅漢初定儀則四品其四曰戒勅勅用黃紙始于唐高宗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敬天也

劉熙云敕節也亦作勅使之警節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鄧父受勅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其四曰戒書卽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四曰發勅五曰勅旨六曰論事勅書七曰勅牒則唐之用勅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獎諭豈

文通

卷之四

勅

七

敕之初意裁其詞有散文有四六宋制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別有敕榜今制諸臣差違多予勅行事詳載職守中以勉詞而褒獎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漢書曰誠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勅文曰詔勅某官是爲誠勅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

誥勅起於六朝然其來甚遠肇自舜命九官與命義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遺制也此是皇帝語卽所謂口代天言者古人謂之訓詞唐時獨稱常楊元白今觀其誥勅中皆有訓節戒勵之言

猶有訓誥之風至宋陶穀已有依樣畫葫蘆之譏矣後王介甫蘇子瞻最爲得體余觀今世之誥勅其卽所謂一箇八寸三帽子張公帶了李公帶者耶

文通

卷之四

勅

七

令

說文令發號也徐曰號令者集而爲之節制也記曰命相布德和令又月令紀十二月之政

周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風俗通曰時所制曰令承憲履繩不失律令也釋名曰令領也理領之使不相犯也

劉良云令卽命也出命申禁俾民從也七國之時並稱曰令秦皇后太子稱令至漢王有赦天下令淮南王有謝羣公令則諸侯王皆得稱令矣意其文與制

文通 卷之四

廿九

詔無大異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文選有梁任昉宣德皇令一首而其詞華靡不可法式諸集中不多見載諸史者尚可矜式焉

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

書記洞詮曰母后儲藩稱制施命是名曰令

容齋三筆曰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

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于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于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爲式假則非也

文通

卷之四

令

三十

文通卷之五

封禪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王者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封者、金泥銀繩、封以印璽、封者、廣也。禪者、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三皇禪於繹繹、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齊謨、德著明也。梁信也。甫輔也。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至通。卷之五。封禪。一。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驎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甫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黃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蓮甫生、不摧、白羽、繼嗣、平明、則

賓連生於房戶。日曆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間、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於庭。狐九尾、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景星者、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別尊卑也。醴泉、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三苗爲一穗、天下當和爲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河圖真紀鈎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曲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禮也。一姓、惟文通。卷之五。封禪。一。一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目之以告太平、可惡爾。

春秋河圖揆命篇云、蒼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爲倉頡、義爲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滯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

代之封。其有形兆整堦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管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高陽。高辛。唐虞。禹。湯。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其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夥矣。壹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概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

劉彥和曰。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連天樞。毓衆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渾渾。鳴。鳴。焚。焚。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覓王跡。夷吾譎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縢。專在帝皇也。然則

西。鵜。東。鵜。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入。書。明。述。封。禪。者。固。禪。祀。之。殊。禮。名。號。之。秘。祝。祀。天。之。壯。觀。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鈞。識。叙。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說。言。遜。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轡。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凡。千。言。勞。

深勸寡飢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
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
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
成廉鏗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相襲而日新其
來者必超前轍焉

徐伯魯作玉牒文以世傳禹玉牒辭曰祝融司方爰
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此蓋後人傳會之文耳然其
事不經雖名玉冊實玉牒之類也
按此與

文通

卷之五

封禪

五

皇明玉牒名類仍爲封禪

漢光武東巡羣臣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詔曰百姓
怨氣滯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遣吏上壽虛美必
髡令屯田後以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
宗遂用元封故事行封禪禮唐太宗貞觀初羣臣以
四夷咸服請封禪詔不許曰若天下又安雖不封禪
庸何傷世豈以漢文賢不及秦皇耶且祭天掃地何
必封數尺之土乎後將有事于東封會河南北大水
又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出灼知其非

形諸詔告然何而自爲翻覆光武感於識記太宗
好大喜名不幾汙七十二代之編錄乎

文通

卷之五

封禪

不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敝聲

釋名曰檄敝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李克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釋文云檄軍書也說文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

以號召若有急則挿雞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

飛之疾也古者用兵誓師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辭

而檄之名則始見於戰國史記載張儀爲檄以告楚

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

我顧且盜而城後人倣之代有著作而其詞有散文

有儼語儼始於唐然不專爲檄也其他報答論告亦

有稱檄者焉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

弱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

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

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

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

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今有文告之辭

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

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

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告苞茅之闕晉

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

卽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敝也宣露於

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

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

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闡推

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

衝風所擊氣似機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

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

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尺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

也觀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

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元脫壯有

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密太甚登丘摸金誣過其虛然

抗辭書檄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

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彘尤切並

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害指天

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著絕于前驗懸鑒于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為檄固明舉之義也

文通

卷之五

檄

九

露布

文章緣起曰按通典元魏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

袁宏
倚馬

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也劉勰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者此其義也任昉云漢賈弘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而世說亦謂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露布之作始於魏晉而杜祐以爲自元魏始誤矣又按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然一文世既劣得

文通

卷之五

露布

十

文通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容齋四筆曰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爲

阿

丈夫
隱人

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
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
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疋皆爲露
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
纜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
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文通

卷之五

露布

十一

赦文

說文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
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
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
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槩赦之
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爲文以告四方而赦文
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爲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
之唐時戒勵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是
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

文通

卷之五

赦文

十一

書曰靑災肆赦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管
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瘞疽之礪石也又
曰惡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諺曰一歲再赦婦
兒嗜啞故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
祚改元之初一用耳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
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名亂
之門闢矣故曰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
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告

告、魏阮瑀爲文帝作舒告、釋名曰、上敕下曰告、告也、也使覺悟知已意也

文通

卷之五

告

十三

御札

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於詞臣之手、而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勅之變體也

如漢高帝賜太子書、文帝賜南越王書、不可謂古無此體也、今制答諸侯王書、多中書舍人撰、古意殘如矣

文通

卷之五

御札

十四

論

字書云論曉也以上敕下之詞商周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詞然皆行人傳言不假書翰漢人之作可以爲式此書所主唯在文章則口諭之詞又不同矣

文通

卷之五

論

十五

批答

吳訥云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古者君臣都兪吁咈皆口陳而命之詞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自唐太宗答劉洎之後未有不假手於詞臣者而散文四六則兼用之

今制皇帝批答曰聖旨太子曰令旨太皇太后皇太

文通

卷之五

批答

十六

后皇后曰懿旨

符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

釋名曰符付也書所制命於上符傳行之

續文獻通考符付也書勅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

文心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

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

信陵君用侯生言令如姬竊魏王兵符遂矯魏王令

奪晉鄙兵

漢書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爲銅虎竹使符應

文通

卷之五

符

十七

邵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圜家當發兵遣使者詳合

符符合迴應之竹使以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音第

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也

呂不韋說華陽夫人請立子楚刻玉符約以爲嫡嗣

後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

信杜詩上疏曰兵者圜之凶器舊制發兵以虎其餘

徵調竹使而已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

奸人詐僞無由知覺可立虎符以絕奸端

隋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賜越王以示皇枝盤

石

徐伯魯曰古無此體晉以後始有之唐世凡上追下

其制有六其六曰符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

於鄉沿晉制也然唐文不少槩見晉及南朝猶可稽

云

國朝符以錦爲之織馬其上名曰符驗以給九邊督

撫箭曰令箭皆發兵用之

文通

卷之五

符

十八

律

法者人君之所以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略可一日廢哉古之李法其律之昉乎虞書象刑惟明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顓犯宮者扉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是猶未著之於書也太公丹書無行可悔及周官呂刑已設科條故經以議道畫之則爲法律以議法裁之則爲道三代而下法令滋章爲六篇之律者李悝也爲九章之律者蕭何也爲十二章之律者玄齡也若乃漢因九章而張湯趙禹廣至數千則揚雄所謂不必學者也因十二章而長孫無忌輩廣至五百則叔向所謂不必鑄考也然皆一代之書也明興損益千古大都制辟以威令之爲條一百四十五其法簡以嚴懸法以教律之爲凡三百其法明以悉實興試判則唐律學之遺也鄉飲有讀法則胡安定教國子之意也仲舒溫舒皆以爲均切救世而六家九流所不翳也若夫駘街委駟四杜橫犇而欲以和鑒節奏救皇路之險領其可虞乎

太祖高皇帝讀老子至民不知畏死奈何以死恐之遂除極刑秦之赭衣半道而姦不息豈不師吏之過乎

高祖於是乎比于唐虞矣記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尤非他書之可比也故曰莫慘于意而于鑊爲鈍

宋景濂曰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三篇通號九章曹魏邢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克又參魏律爲十二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之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抵以九章爲宗大明律凡近代比例之繁姦吏所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

文道

卷之五

律

十九

文通

卷之五

律

十

策問

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
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
古之學通今之才與夫剗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
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通達古今善為疑難
不然其不反為士子所笑者幾希矣其間有二一曰
制策二曰試策當使視草為主司者有所矜式而因
以得實才云

策問

卷之五

策問

十一

文通卷之六

鐵券文

明黃岡朱全宰咸一父著

劉熙云券綵也約束繾綣以為限也史稱漢高帝定
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
宗廟其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其後陸贄有之然
以安反側之心非錫券之本旨也

文通 卷之六 鐵券文 十一
三國典略曰梁任果降周果字靜蠻南安人也世為

方隅豪族仕於江右志在立功太祖嘉其遠來待以
優禮後除始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

晉中興書曰初帝在關中與氐羌破鐵券約不役使

梁武帝鑄銀券賜范桃條曰事定當封女為河南王

高皇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明年冬

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券下

禮官議其制有秦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

取為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

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

此功不定有
代文
券文

宋制高閣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治乃漢丹書鐵券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文通卷之六鐵券文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國書

昔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仁智之寔而樂天畏天之道交隣之事焉可忽諸春秋列國各有詞命以通彼此之情其文務協典禮從容委曲高卑適宜乃爲盡善觀鄭人詞命迭更四手和衷之効見于小國國賴以存良有以也漢唐以下國統雖一而夷狄內通故其往來亦用之乃有國之所不可廢者也但左傳所載列國應對之詞皆出口傳獨呂相絕秦豐贍閭闔似非口語能悉意必當時筆而授之者矣

文通

卷之六

國書

三

如漢文賜南越王尉佗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只此一語便足動人心雖蠻貊之邦行矣

玉牒

大明會典宗人府專掌之主錄宗室名次其請名請封請祿等奏到則錄其名於牒以便稽命名則以五行爲偏傍而字悉出創造絕無複疊之病非如唐宗室名複至數十莫可稽考者因歎我明制度纖悉曲當皆軼於前代云

鄭端簡曰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園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末通

卷之六

王牒

四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爲急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文皇英略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苞塞山戎爲寧王度榆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元交市東北諸夷爲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圉

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度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局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輶輪不絕若乃周楚齊譚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布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醜髒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雉摧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鑿覆益篤囚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勅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網彝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踪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

末通

卷之六

王牒

五

十餘年間有園土之收未聞旬師之戮至正德中寘
鐫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
殞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
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
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
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
不與焉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卽減六之一今載
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四等主君五等若未
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卽祿歲增民財
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
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
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爲
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
戒焉

嚴嵩曰嘉靖間內閣曾題玉牒事宜爲照玉牒紀載
宗支以垂萬世其制不敢不倍加詳慎其舊牒內有
事當釐改者開具上請看得第一冊內例有總圖備
載天潢世系于首所以表帝王之統合同氣之

親也世代未遠人數未多有紙一面列書代世而以
硃線各係所出之子孫于下近來宗派蕃衍不下
累萬仍用前制不惟紙狹字跡微渺硃線紛亂遺漏
混淆將來愈難增續宜倣古史世表之法以便後來
增入又當以帝系爲宗統其中有雖係長出但不
有天命位在藩封如懿文太子秦晉二王不敢以
加于成祖之前又有雖係長出但旣殤而追受封
號如悼恭太子岳懷王哀冲太子惟當以冊內載之
不敢列于圖之前俱所以尊帝統也其無可妨如
景陽等王則仍書之又壽春王熙祖之長子仁
祖之兄也南昌諸王仁祖之長子太祖之兄也
俱在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爲王今靖江王則南
昌王之後也以太祖之聖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
之分舊圖以列于帝系之前今移置本支之後亦
所以尊帝統也

告身

五代劉岳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其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得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給告身自岳始也

唐時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綾以品次有差草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尚書印然

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

文通

卷之六

告身

八

諭祭文

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或施諸宗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勲臣大臣以明賢賢而示君臣始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

文通

卷之六

諭祭文

九

哀策

哀策漢樂安相李亢作和帝哀策簡其功德而哀之也

釋名曰哀愛也愛而思念之也

文章流別曰今之哀策者古誄之義

文通

卷之六

哀策

十

明文

明文漢泰山太守應劭作文明者昭然曉示之也
今制咸稱奉上以署下或以蠲裁或以建置或申江海之防或禦越人之寇多樹孔道大榜郵亭蘆岸羊腸觀者驚心販夫倚楫咸知上意語簡而言質俾可
由之民一覽瞭然斯爲得體然石版兼用則視其事
之久近也

文通

卷之六

明文

十

教

舜典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勸也言上為而下儆也

白虎通曰王者設教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涵濁謂之治也

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故陳繹曾以為大臣告衆之辭今考諸集亦不多見

文通 卷之六 教

漢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

書記洞詮曰牧守監鎮宣條示諭是名曰教

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為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

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

今提學使者為教以約束諸生曰教條近雖頒自禮部而於地方所宜士風所急亦自為而教之

文通卷之七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貢

水教治

此叙祖事之

正義曰禹貢一篇主非君言進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禹貢敘治水以冀充青徐楊荆豫梁雍為次嘗考之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充徐接壤何為自徐之楊領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

文通 卷之七

貢

次之以充青徐水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後於梁雍所謂彛倫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

鄭夾漈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萬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不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為史者主於州縣易移而其書遂廢

自經而水
後其
矣

黃省曾曰自九丘不傳四獄埋繻周官存數浸之略爾雅開崑崙之端若司馬遷之載河渠庾仲雍之筆江記偏係一方匪兼八表況王澤寢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其溝洫便私謀者壅其湍泉公家醜激巨右改張是以啓塞靡恒陵谷皆變洪鉅者失其包帶微纖者亂其管緯紘紘訕訕莫之質竟也已故漢之桑欽追法貢體錄爲水經羅併四際總勒一典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註之限錯陳舊纂以備參鈎派盡條科以罄脉衍務討異奇

東道

卷之七

貢

二

同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宵班固之鋪設乃曠絕之觚翰也然規綱則舉解節未彰迨於後魏鄴道元因景純之濫觴足君長之簡逸以博洽之弘襟擅圖輿之顯學隨經抒述掇籍弘鋪剖說十倍於前文揮述半陟其躬履或衆援以明訛或極辨而較是或哀述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凡過歷之畢維夾並之抵听環問之亭郵跨俯之城陴鎮被之巘嶺廻注之溪谷瀕枕之鄉聚聳映之臺館建樹之碑碣沈淪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摭右采豈曰桑欽之詰釋實所

山海經

以粉飾漏闕銓次疆囑乃相濟而爲編者也省曾又覽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宇中之通撰也一則主於叙山而水歸詳綴一則專於紀水而山頗寓列蓋山者水之根底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漆沮者遂及荆岐亦自然之偶盛而不可判離者也故併合以傳庶好古之賢無粹輯之煩勒爾客謂二經所記於今矛盾矣其將捨旃可乎予解之曰子何榆枋之安而螻蛄之拘也其伯益之覽疏猶之炎農之辨味也桑鄺之括纂猶之奴禹之告成也今卉藥

東道

卷之七

貢

三

非董益之稽案咸賦豈驕華之志掌亦將擯本草以說誕斥禹貢之遠闊可乎況山殊稱日而盤峙之形不眩焉水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惑焉粵邇往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聶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殘遺秦桂蕭何之顯布也佩廣窮長王充之嗜信也以至孔疏據之以釋經漢志錄之而麗史齊澄演之而聚書唐典繫之而建部守節屢登於正義應麟宿戢於地鈔江淹補之而不能言甫刪之而頓蹟古人

崇好文獻足徵苟欲拊核希怪狀寫物靈暢探荒極
理驗遷圯裁量利害差割離翕鑒度率吟宅定中外
作起民緒咨訛帝采則二經者亦囊內不刊之珍典
也

文通

宋之七

頁

四

範

嘗讀洪範見武王之所訪箕子之所陳俱在彛倫攸
敘然疇雖有九而其旨要則惟水火金木土五者而
已矣何也彛倫攸敘而帝不界繇以洪範九疇者以
其汨陳五行也天以洪範九疇錫禹而初一日五行
則五行謂非九疇之大綱乎雖于初獨不言用下文
八者俱以用言非五行獨無用也蓋以下文所云用
者皆用此五行也九疇只此五行夫固所以陰陽下
民而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謂彛倫之攸敘敘此
爲耳是故惟五居中不以數言五事五紀庶徵五福
則皆五也政雖八也食貨祀賓師統於三官而八政
非五歟德雖三也正直一而剛柔之克各二三德非
五歟稽疑雖七也卜兆五而其占則用二稽疑非五
歟至六極則皆五福之反也但五行在天地間凡萬
事萬物莫非自然之運用而用之者則各有攸當耳
所以敬用五事卽五行之本諸身而罔弗欽也農用
八政卽五行之施諸民而農爲先也協用五紀卽五
行之合乎天而罔敢悖也建用皇極卽五行之一於

文通

宋之七

範

五

中而端表則也。又用三德卽五行之矯其偏而從乎正也。明用稽疑卽五行之各兆而慎所擇也。念用庶徵卽五行之各有徵而可自省也。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卽五行之禍福在人所自取也。可見皇極居中固有以握乎九疇之樞。五行在初實有以統乎九疇之用。是五行不言用而天下萬世大經大法雖欲越此以爲用焉不可得矣。况箕子之所陳者乃千古聖學之傳故建極在上會歸在民王道蕩蕩平平本人人所當率由而天人貫通之理亦人人所當會歸焉者。

文通 卷之七 範 六

循此則藝倫敘悖此則藝倫斁矣可不慎哉。至以此揆之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于義本無所取但其所同者五行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是水火木金土在洛書謂之九數而天地萬物之數管是矣。在洪範謂之九疇而天地萬物之用管是矣。諸儒不知五行乃洛書洪範自然乎起之妙必欲以疇強合於數焉何哉。且洛書自一至九其奇耦方位各有定在洪範自初一至次九不過九疇之綱耳果何以見其初一五

行三八政之類皆爲奇次二五事四五紀之類皆爲偶初一五行方位當在下次九五福六極方位當在上八政當在左五紀當在右洛書之數九而洪範何爲于初一卽曰五行次二乃曰五事次三乃曰八政其數皆雜亂而不循其奇偶方位之敘也。雖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原未指爲洛龜何爲卽以洪範之九疇配洛書之九數以其言列其位且衍之八十一章焉。果洛書也果洪範也止因其同一九字而必欲一同之又何怪其愈傳而愈訛耶。况禹旣因洛書以敘疇矣或謂先天卦取則洛書又有謂後天卦取則九疇果天已錫之伏羲復錫之于禹果伏羲已先禹而爲之書禹乃後伏羲而爲之疇果禹先文王而爲之爲九文王後禹而列之爲八果禹先箕子而爲之範箕子後禹而衍其說耶。諸說紛紛皆劉歆之說誤之也要之道一而已矣得其意則殊塗而同歸否則道本一而見則二惡足以窺聖人之學。

鄭樵曰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日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

不界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範九疇。藝倫攸敘。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蓋九疇之綱領在於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於水。請以禹貢明之。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水。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衰青徐之水。既治。木生水。火屬南方。故次楊。次荊。皆南方也。楊荊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與徐兗接壤。自兗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楊荊。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於鯀湮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界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爲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水。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

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五。至於用。則爲五十。虛一爲大衍以揲蓍也。武王始入殷。訪于箕子。受洪範。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至西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於席四端。於枕。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豆觴。於戶牖。於劒弓矛。皆爲銘。儆焉。

象

王弼曰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主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主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微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爰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行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象

王弼曰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主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

文通 卷之七 上

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道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爲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上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

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象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淪。非天下之至順。其孰能與於此。故觀象以斯義可見矣。

宋通

卷之七

易

上

曆

世本曰。容成作曆。

尚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協用五紀。其五曰。曆數。

陳同父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逮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

宋通

卷之七

曆

上

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故曰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收。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

史文

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中六句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靡不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管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閏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與日兢兢。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義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

史通

卷之七

曆

十四

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義和淫泆。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勅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求之。而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鐘。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除。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

史通

卷之七

曆

十五

李本寧曰。陶通明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余

往在史館、四明相國、嘗拉余從其里人司天者學、余謝未能久之、官大梁、會日食時、不相應、衆莫解也、安肅邢士登僉憲大梁時、上書言國家大統曆、本元郭守敬授時曆、頃者日食刻分不合、兩至失子半之交、率間一日、宜亟改氣應轉、交以合天行、明興用夏變夷、何得以勝國至元辛巳爲曆元、守敬嘗稱諸應等數不用爲元正、欲後人隨時改革耳、故十七年作曆、至三十一年而三應、業有加減、隆慶間、監臣周相議年遠數盈、天度漸差、失今不考、所差必甚、太宗伯驥其言、請召士登爲京朝官、主欽天監事、中涓懼溺其職、不果行、余甚壯其人、思誦其書、不可得、會行邊過、邴延執士登手、相勞如平生、得所爲古今律曆考卒業焉、言天周歲周之差、上下消長之法、古曆未備、而獨授時爲詳密、其測日景地凡二十七所、別創簡儀仰儀、方案窺几、圭表、景符、諸儀參伍錯綜、能盡其變、今大統、萬曆之數、與朔實交轉、未推測改正、且初造曆、不言所測景何地、去極若干、與授時合否、沿襲舊文、布之天下、刻舟求劍、膠柱鼓瑟、甚無當也、其考春

秋日食、必於月朔、曾無一爽、僖公五年辛亥朔旦冬至、元史謂辛亥與天合、則可謂正月朔旦與天合、則不可、五年十有七年兩日食、史失於時、晝夜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則春秋史官以失閏、故補足一閏、兩策俱存、而修史者并收之、必無比食之理、其失出記載之誤者五、或出置閏之差者六、尚書月令、昏旦中星、今古不同、謂六十六年差一度、非定法也、邵子皇極經世差法、度越諸子、然而一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但曰三百六十六日、氣盈朔虛各五日有奇、共十二日有奇、而但曰退六日、進六日、共十二日、一閏再閏、各有日下不及全分之分秒、而但曰二十六日六十日、俱就成數約言之、寧無疑誤、後學諸如此類、真喟然動衆、其要指曆以日月爲主、務先明於氣朔、而五星之行、一視日度爲準、日度正、斯五緯正、歲差不明、日度未改、則五緯之步、安所適從、將有以玄枵爲星紀、甲子爲乙丑者、舛不甚乎、按之古、俟之今、仰占象緯、俯察璣衡、如數一二、如合符節、豈夫碣石談天、作惟迂之變、傲人以

所不知欺人以所不習乎哉。士登又言律與曆相通而律不可以爲曆。名律曆考者存故實耳。諸史志天文志五行各爲一家。非曆則莫得原委。所游秦晉中州必測日景。復買舟走吳越。測東南西北景同異。忘寐達旦。其少時喜數學。九章算術。疊疊不舍。貌爲省瘦。凡數十年而考始就。固宜精絕。若是胡元入主中華。天地變易。士恥食其祿。而一代曆法前無古人。宇宙大矣。顧令絕地通天之儒。產于被髮左衽之朝乎。國家文明盛治。天所篤祐。有異人如士登者。貫三才

文龜

卷之七

曆

大

括萬象。羅百家。彌縫郭氏之闕。而匡救其所不及。扶千古未盡之秘。成千古未備之典。洗千古未雪之憾。當吾世而見其人與書。是千古未有之遭也。何燕泉曰。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相

西域
之學
絕不

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嘗以三百五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爲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文龜

卷之七

曆

十九

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爲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

大明曆解

田藝衡曰。大明者。國號也。一人為大。日月為明。天大
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也。
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以明曆也。統者。系也。
總理也。綱紀也。撫御也。曆者。象也。曆象日月星辰是
也。數也。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通作曆。過也。傳也。

文通

卷之七

曆

年

本紀

史通曰。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
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篇目之大者。其莫過于
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
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
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
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
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今後之學者。罕
詳其義。按姬自后。屢至于西伯。厥自伯翳。至於莊王。
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
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
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
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
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恠也。項
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千古。則齊無知衛州吁
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
擬書于列國。假使羽竊帝王。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
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

秦史
其鹿
亦打
攸分

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垂繆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作是以弘嗣其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

文通

卷之七

本紀

廿一

者既以編年爲主惟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于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于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世家

史通曰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其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玷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惟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惟止一身或襲爵

文通

卷之七

世家

廿一

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楊益不實，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偽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王勅撰通史，定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

文通

卷之七

世家

書

七

牛弘周史南紀蕭登，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列傳

史通曰：夫紀傳之興，肇于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惟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昇似皇帝之蚩尤，譬諸閭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媿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達紀傳之

亦略不同

文通

卷之七

列傳

七

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于古者惟有附出耳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顯史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于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如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使遊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劉勰曰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

文通

卷之七

列傳

廿六

之難

徵盛矣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啟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足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審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紀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

文通 卷之七 列傳 廿七

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說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作春秋傳云傳聞異辭苟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卽異穿鑿傷謗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者夫時同多詭雖定褒徵辭而世情利害勲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述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咄哩欲行二字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

之難

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惟素臣
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
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
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于尋繁領雜之術。務信
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敘。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
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
而羸是非之尤也。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
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文通

卷之七

列傳

文

補注

此論
補史
傳者

史通曰。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
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
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
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
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
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
陳壽之李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據之華陽士
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
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
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撮衆史之
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
漢書。劉彤晉書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
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
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
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
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
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

定恣其擊難。坐長煩。盡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切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益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

文苑

卷之七

補注

三

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宴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種。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

咸曰。鳥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爲升服之地。至於劉勰。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秀等傳則云。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閭閻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初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時之業。蕭公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氏將崩。霸國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叡謀討。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李靖之末。王謙尉廻。玉折於宇文之季。而季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

文苑

卷之七

補注

廿一

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宅文不知改易姓名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文通

卷之七

傳注

廿二

表曆

年表

人表

劉子玄曰蓋譜之建名起于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爲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効行紂上並効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客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于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遂往必曲爲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以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于天子也

文通

卷之七

表曆

廿二

人表

國十六
表

不通

卷之七

表

廿四

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鳥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伐。何斷而爲限。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曰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于史漢羣篇。其要爲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

如韋昭洞記。陶弘景帝王曆。皆因表面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楊用脩曰。班史古今人表。予反復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而葛伯反在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姦毒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

文通

卷之七

表

廿五

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鑒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下。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寘豕於下上。列豕豕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郵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具垂。是舉名謚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宴羅泌之書。然猶就有成籍而謫之。爾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達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爾。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哉。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爲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之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趨舍難一。班所論未易倚據。陋哉。

書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記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曰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檣杪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

文通

卷之七

書志

廿六

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井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典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古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云

天文

今人書

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視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紀天爲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龜

文通

卷之七

志

廿七

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濛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旣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往例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五行

災祥之作以表吉凶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

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曰太歲在丑
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通代如盈
縮循環此乃開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
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亾梟止梁師之營鵬集
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
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審其
休咎也故證候相軋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
一洎漢興考洪範以釋陰陽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
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宜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

文通

卷之七

志

廿本

柱樹黃雀新都之識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
蝥螽震食崩折隕雨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
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
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襪或毛伯賜命或滕邾
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曼穹垂謫
厥罰安在探順索隱其可略諸近者宋氏年唯五紀
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猶廣以拾遺加之語
錄况春秋記二百四十年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
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

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
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脫變而必知其地
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
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荆國始
僭稱王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
政以君事臣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
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
掩耳盜鐘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又品藻羣流題
目庶類謂呂大爲國救爲強帥爲著青色負蟻匪中

文通

卷之七

志

三本

國之丑鸚鵡爲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
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
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
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准句
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迄于宋
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
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如彪之徒皆自以名
慙漢儒才劣班史動遵繩墨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
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所以

言有乖越事不精密也天道遼遠裨龜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烏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誰曰不然若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談匪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于載也

藝文

文通

卷之七

志

四十一

伏羲已降文籍始倫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亦同諸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其流日廣騁其繁富百倍前修愚謂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唯取當時撰者可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如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墳籍志庶免譏嫌矣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雖

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

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

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

人之所欲知也四肢六腑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

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

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

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道而通

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

文通

卷之七

志

四十二

方言

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

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叙刑法探孟軻之語

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

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

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

未曉歷觀眾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

今有雖遍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

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

都邑
氏族
方物

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

戶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編

東道

卷之七

志

四

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叩竹傳節筠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或亦遐邇來王任上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誦

三
明
三
戶

符瑞
釋老

文通

卷之七

志

四

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奏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續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益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

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主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事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修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文通

卷之七

志

甲

書事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也。然亦未必無遺恨焉。今更廣以三科。用曰叙沿革。曰明罪惡。曰旌恠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參諸五志。庶幾無闕。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班固之譏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二史咸擅一家。迺相瘡痍。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者哉。若王況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

文通

卷之七

書事

甲五

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必伸以純摯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宜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起龍鬚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壁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

文通

卷之七

書事

四十六

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稟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也魏晉已降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諢小辨嗤鄙異聞頗爲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痴齡石戲舅而傷贅猥雜蕪累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

祥瑞

瘴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爲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麇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瑞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

朝會

文通

卷之七

書事

四十七

感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蕭何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觀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

名

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畧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傳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右位一無遺此實家謀非關國史其煩四也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華作者之規模違括人之準的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何則始自太上

史通

卷之七

著傳

中

經籍志曰史官記注時事略有數等書附前之厝置有時政記載柱下之見聞有起居注類例則爲會要粹編則爲實錄總之以待異日之采擇非正史也助于蕭梁歷世靡缺宜夫執簡而書盡經撫實借箸之筴無不目覩而來鵠于此乃有三歎焉謂宰臣密畫史官不聞次第周行檢錄制奏與冗吏同工而已嗟乎史者當國之龜鏡萬載之眉目也以彼雲譖波訪勅編列筆猶難勝其任而顧令失職如此哉

史通

卷之七

注

中

注

起居注

儀注
一原禮
仁不見
可見
而禮
可見
故聖
王禮
世禮
焉

孔子之適周也於柱下史學禮焉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與弟子言仁也曰克己以復禮蓋官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序辨說得其黨官政得其施凡衆之動得其宜禮備而仁在矣後世禮教放失遺經出魯淹中者什不得一然明君察相因時立制制定而民安之即謂禮至今存可也漢興叔孫通曹褒雜定其儀唐宋以來斟酌損益代有不同而適物觀時類有救於崩敝亦何必身及

商周揖讓登降於其間。乃為愉快乎哉。

文通

卷之七

注

五十

文通卷之八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表

釋名曰下言上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李克翰林論曰。表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之表。劉王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文通

卷之八

表

十

者獻言於君。皆稱上書。漢制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陳請而已。後世其用寔廣。有論諫。有請勸。有陳乞。待罪。同有進。進書如唐蕭穎士為陳正卿進續尚書。

宋竇儀進刑統之類是也。獻。獻物。有推薦。有慶賀。有

慰安。有辭。辭官。解。解官。如晉殷仲文解尚書表是也。

有陳謝。謝官。謝上。賜。有訟理。有彈劾。漢諸葛亮有廢

李平表。所施既殊。其詞亦異。體則漢晉多用散文。唐

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

三

三

得乎明暢之旨蓋各有所長也然有唐宋人而為古體者有唐人而為宋體者此又不可不辯曰古體曰唐體曰宋體宋人又有笏記書詞於笏以便宣奏蓋當時面表之詞也然表文書於牘則其詞稍繁笏記宜於廷則其詞務簡又二體之別也

文心曰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為式胡

文通

卷之八

表

主

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公稱為表不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群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製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為儔其三讓

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錫錫莫顧

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

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

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為用也

所以封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

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

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

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

以馳其麗然恐慙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文使繁

文通

卷之八

表

主

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

制之言以結之蓋以辭意也荀卿以為觀人美辭麗

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今制百官陳事於皇帝曰表曰奏曰題太皇太后皇

太后亦如之於皇太子曰箋曰啓皇后亦如之

讓表讓遜也書曰舜讓于德弗嗣

作表平以貴講平以不謝其病有四曰平頭曰犯尾

曰雙聲曰疊韻

平頭如魏魏龍鳳之姿明明天日之表之類是也

<p>兩句起頭使同韻故也 犯尾如剛健中正句下却有 居九重而凝命是也詩曰鸛鳴在東又曰鸛鷺在梁 此雙聲之所由起古詩月影侵簾冷紅光逼帳清此 疊韻之所由來作表最忌有此</p>	<p><small>對待 實切</small> 作表對待貴切對待之法有六一日正名對天地日 月是也二曰同類對瓊瑤玉石是也三曰連珠對明 明赫赫是也四曰借字對伍相千軍是也伍乃是姓 千乃是數五曰就句對一麾伍部餘十載以臨民白 首丹心歸彤庭而遇主是也六曰不對之對自有生 文通 卷之八 狀</p>	<p>民以來未如今日之盛是也務須宮務相變低昂異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宜切響使一篇之內音韻截然 兩句之中輕重各別則庶乎其有得矣</p>	<p>作表格式 作表稱頌君上處於茲蓋伏遇恭惟之下擬當 今之表則書</p>	<p>皇帝陛下唐宋則作四圈而不可混書敗事 賀 某年某月某日恭遇或伏覲或伏遇<small>在外守臣 則稱恭聞</small></p>
---	---	--	--	---

<p><small>云</small>者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small>云</small>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small>云</small>臣等無任瞻</p>	<p>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p>	<p>賀以 進 聞</p>	<p><small>云</small>某年某月某日臣謹以所撰某書 進呈者<small>云</small>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small>云</small>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small>云</small>臣等無任瞻</p>	<p>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某書隨 表上</p>	<p>進以 聞</p>
---	--------------------------------	-----------------------	--	-----------------------------------	-----------------

謝辭

謝

辭

某年某月某日臣伏蒙

聖恩以臣爲某官者或賜臣以某物者臣誠惶誠恐

云 同前

結尾臣無任瞻

天仰

聖感戴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文通

卷之八

表

卡

謝或稱辭以

聞

諫

請

某年某月某日具言臣某言云臣某惶懼惶

懼頓首頓首竊以云同前謹奉

表陳

請或上諫以

聞

謝辭

賀祥瑞凡四段

一破題 二解題 三頌聖 四述意

賀正旦冬至聖節登極立后建儲等表皆三段

一破題 二誦聖 三述意

凡謝表皆四段

一破題 二自述 三頌聖 四述意

進書表凡四段

一破題 二解題或自述 三頌聖 四述意

進貢物表凡四段

文通 卷之八

表

表

一破題 二頌聖 三入事或先入事 四述意

牋

說文云牋表識書也

緣起曰牋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牋

文心雕龍曰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憚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箋記之分也

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字亦作箋古者君臣同書至東漢始用牋記公府奏記郡將奏牋若班固之說東平黃香之奏江夏是也時太子諸王大臣皆得稱牋

文通

卷末

牋

七

後世專以上皇后太子於是天子稱表皇后太子稱牋而其他不得用矣其詞有散文有儷語

今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啟而慶賀則皇后太子仍並稱牋云

頌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蒸民吉甫美宣王也其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陸機文賦曰頌則優游以彬鬱

摯虞文章流別傳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成功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廟告于神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爲名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後已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嶠鄧后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

文通

卷末

頌

八

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傳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詩有六義其六曰頌頌者容也所以揚厲休功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乃頌之正體也至於魯頌駉閟等篇則用以頌僖公而頌之體變矣後世所作皆變體也其詞或用韻語又有哀頌則任昉所稱漢張弦初作陶侯哀頌是已今其文雖未及見而竊意大體與哀贊略同

野頌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昔帝嚳之世。咸黑爲頌。以歌九
 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假一國謂風。風正四方。
 謂雅。容告神明。謂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
 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
 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
 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天民各有心。勿墮惟口。晉輿之
 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
 高。並譌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
 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單及細物矣。至於秦
 文通 卷之八 頌 九

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汾世並作相。
 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
 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
 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傳
 之北征西逝。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
 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
 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竇虞品藻。頗爲
 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
 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

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
 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鏗。敷寫似賦。而不
 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掄揚以發
 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
 如斯而已。

文通

卷之八

頌

十

章

釋名曰、下言章、上言表思之於內、施之於外也
章秦丞相李斯作蒼頡章

文通

卷之八

章

十一

上章

緣起曰、上章孔融上章謝太中大夫
獨斷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詰闕通者也

雕龍曰、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
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
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
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
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
敘通
卷之八
上章
十二
續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
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不顯、雖言筆末分、而陳
謝可見、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
物、赤曰章、

啓

說文曰啓傳信也

服虔通俗文曰官信曰啓

張璠漢紀曰董綽平三臺尚書以下自請事啓事然後得行

緣起曰啓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啓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策記如云啓聞奏事之末或謹密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其條讓爵謝恩亦表

文通

卷之八

啓

七

之別幹必斂散入規促其音節辯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确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白漢置八儀密奏陰陽早囊封板故曰封事鼂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實言事舉人存無待泛說天地間無獨必有偶二曜列宿其類相旋爲偶海嶽木石其類相對爲偶水火其類相制爲偶方圓小大修短有無其類相反覆爲偶形影聲響魂魄性情其

類相生相合爲偶皇帝王霸世界相運爲偶儒墨釋

道術相持爲偶風雲鳥蛇偶於陣律呂吉凶偶於禮

樂道自並行物自並育天地間無非偶也上下千古

其人之遭遇有絕相似者薄海內外其事之希奇有

巧相值者六籍百家鳥書龍藏其理不相入其言不

相蒙而連類比事依韻借聲合而爲文有若天降地

設大易文字之始而圖書爻象陰陽縱橫無非偶儷

由此觀之物相雜曰文成文曰章謂駢偶之文盛而

渾噩之氣衰此何異樛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文通

卷之八

啓

十四

率天下之人盡去律體而從古詩此必不可之事也六朝靡靡昌黎振之何仲默以爲古文亡於韓陸敬輿疏劄不廢唐調古今以爲名言而蛾眉狐媚十世九人之詞遂使女主嗟歎天下傳誦夫非四六體耶大抵唐宋以下國家訓誥典冊率皆駢語況章表通於下情賤疏陳於宗敬所由來矣歐陽永叔有言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街博近惟子瞻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其對待如雙蛾積雪其層疊如劍門隱天其相錯如蜀錦其轉變如巴流

鍊若涪水之鋒。叶若琴臺之響。學以濟其才。約以該其博。庶幾六朝鴈行矣。

文通

卷之八

啓

十五

奏

書曰。敷奏以言。奏書之義也。

陸士衡文賦云。奏平徹以閑雅。

漢書離字曰。秦初之制。改書爲奏。又曰。群臣奏事。皆爲兩通。一詣后。一詣帝。

奏疏者。群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爲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請。四曰議。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

文通

卷之八

奏

十六

異。則非專以謝恩。至於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別稱彈事。尤可以徵彈劾爲奏之一端也。又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封。則漢之制。豈特四品而已哉。然自秦有天下。以及漢孝惠。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至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則四品之名。亦非叔孫通之所定明矣。魏晉已下。祇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疏宋人則監明制而損益之。故有劄

奏

子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人劄子之制而更其名乃一代之新式也其目有八曰奏奏者進也曰奏疏疏者布也漢時諸王官屬於其君亦得稱疏曰奏對曰奏啟啟者開也曰奏狀狀者陳也狀有二體散文儷語是也曰奏劄劄子者刺也曰封事曰彈事疏對啟狀劄皆曰奏者何與臣下私相對劄往來之詞不同也奏啟人規而忌修文彈事明憲而戒善罵世人所作多失折衷

今制論政事者曰題陳私情者曰奏皆謂之本以及

文通

卷之八

奏

十一

讓官謝恩並用散文間爲儷語亦同奏格至於慶賀雖倣表詞而首尾亦與奏同唯史館進書全用表式然則當今進呈之日唯本與表二者而已革百王之雜稱減中世之儷語此我朝之所以度越也

經籍志曰古人臣言事皆稱上書秦改書爲奏至漢章奏表議定爲四品其流一也三代君臣而相獻替而伊周書誥已盈簡牘迫世益下簾遠堂高所以披見情愫覺悟主心者賴有此耳世稱左雄胡廣奏議第一文舉孔明志暢辭美不獨身文所在抑亦國

華繁之故足重也世人經世無術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疾夫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而植矩矱令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亦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書曰辭尚體要體要並整辭則何觀漢志稱文靡細不錄至於經國樞機闕而不纂何哉

水東日記曰國朝之制臣民奏事稱奏本後以奏本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于後舍鄭重而從簡便改用題本則不然矣然題本多在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仍用奏本

文通

卷之八

奏

十一

東駕則稱啟本宣廟每呼本爲朱子嘗見傳旨中云然

文心曰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僭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放于下情進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管潤形於簡單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未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

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群賢嘉言
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
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
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節甄
毅攷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
殷勤於時務溫嶠懇切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
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
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
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
文通 卷之八 十九 奏
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
位在鸞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節上疑霜者也
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
其毀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傳咸勁直而
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濶略各其志也後之彈
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章弗差然幽人欲傷衛
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
之鸚鵡墨翟非儒日以承訛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
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軌云能免哉是以立範

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則辭有風軌總法家之
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
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文通

卷之八

奏

十

題

吾學篇曰今制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劄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書焉平允題行之

文通

卷之八

題

十一

奏記

奏記漢江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

文通

卷之八

奏記

十二

封事

封事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封事慎機密也

杜工部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今制通政司專主封駁視古之納言

文通

卷之八

封事

廿三

上疏

上疏漢中大夫東方朔始孫起

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師古曰疏者既條其事而
言之

文通

卷之八

上疏

廿四

薦

薦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薦舉也進也舉其功能而進之於上也

文通

卷之八

薦

十五

揭帖

今制奏本之副者投閣部稱揭帖揭者曉也曉然明之也有司投監司亦稱之常覽病榻遺言拱等跪榻前太監某以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云又曰更姚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張答云乃遺詔事宜耳則遺詔亦稱揭帖矣

文通

卷之八

揭帖

十六

彈文

彈文晉冀州刺史王深集彈文彈按劾也按其罪狀而劾治之也文心雕龍曰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鶚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風振簡上霜凝者也彈事明憲而戒善焉

文通

卷之八

彈文

十七

文通卷之九

策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策著也史記龜策傳龜為卜策為筮注疏云筮以謀筮為事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或作蒻通作冊漢書萬世之長冊

說文云策者謀也籌也策先定則有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天子臨

策

策

軒策士而有司亦以策舉人其制迄今用之又學士大夫有私自議政而上進曰進策均謂之策而體各不同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也三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也唐白居易宋曾鞏有本朝政要策蓋當時進士帖槧之類夫策之體練治為上摘文次之然人才不同入彀者為通才嗚呼難矣

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註云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

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晉史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為不孝邪。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制策者。今廷試之策也。試策者。今鄉會場五問之策也。當以試錄為楷。

鄭端簡古言曰。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就事為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鑒鑒可行。賈太傅不及也。

文通 卷之九

策

二

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公孫之對。有旨哉。

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候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錯對策。蔚為舉首。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龍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瞻。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思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

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

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為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

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

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

又稱疾不食。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

雉集。平堂晉策。秀才而磨。與于前。無他怪也。選失之。

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掄揚。大明治道。使。

事深於政術。理密于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

之高談。馭權變以極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

文通 卷之九

策

三

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

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

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論

李充曰：研玉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

說文云：論者，議也。倫也。蕭統選文，分區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次之。較劉勰說差爲未盡。惟設論則總所未及，而乃取荅客難、荅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荅有解，已各自爲一體，統不明言其體，而槩謂之論，豈不誤哉！然詳總之說，似亦有未盡者。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諷寓則與箴解同科。設辭則與本通。
卷之九 論 四

問對一致，要此八者庶幾盡之。今兼二子之說，廣未盡之例，列爲八品：曰理論、曰政論、曰經論、曰史論、議述贊曰文論、曰諷論、曰寓論、曰設論。其題或曰某論，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議也。

聖哲辨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

行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衆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叔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聘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辯

本通

卷之九

論

五

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竝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辯亡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辯於有無之域，竝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殷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辯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

夫論之爲體所以辯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
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
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
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
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辯者反義而取通覽
文雖巧而檢跡如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
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
同若秦君延之注亮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
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差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
文通 卷之九 六
國之傳書康成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謂
式矣

經義

說文義从我美省人言之我斷之爲美也禮記有冠
義諸篇唐取士有明經一科而無其義宋因之不過
試以墨書帖義至王安石撰周禮詩書三經義頒行
試士舊法始變彼固欲以已說一天下士高視一世
他如思退實國之奸止齊衰世之文而至今倣之爲
鼻祖焉經義可見者文鑑所載張庭堅二篇及楊思
退陳傳良者皆深沉博雅絕無駢儷之習自是正始
而考古者止于國初猶張博望窮崑崙爲河源此丘
文通 卷之九 七
文莊所以歎科舉之弊也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排朱文公集註儒臣進講必有
辯說呼朱熹爲朱家迂濶老儒如辨夷狄有君攻乎
異端使民無訟皆出天縱不襲故常漢唐以來人主
所不及也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
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錄姓
名編貫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初試經義二道四書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

近事

成弘

代

命題

文通

卷之九

經義

八

御名廟諱其條例詳載會典

杜靜堂曰士子得所命之題必先定其格局此題當

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中式准送會試後定為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場論一道表一道詔誥各一道判五道第三場策五道萬曆間奏准俱照成弘間文體盡點浮靡之弊經義限五百字多者不錄程式文字即以士子純正典實者不許主司代作其不甚妥當稍為更飾毋掩本文卷則

為其格其分截何在。其綱領何在。其節目何在。其始也當題撥不當題撥其中也當過接不當過接其終也當繳轉不當繳轉當咏嘆不當咏嘆某兩股當畧當藏某兩股當詳當顯題語雖多或當輕而講少題語雖少或當重而講多繁簡斷續瞭然定于胸中故一舉當扎剋時而成文然文格不可以數計也其難者有六一曰一滾格如明珠滾盤而不出于盤有詳略而無斷續也荆川先生此謂國篇亞飯于適楚篇是也二曰連珠格如一線穿珠珠雖有敘而線則相

甲紐

兩活

兩肩

影對

文通

卷之九

經義

九

連若斷而不斷若續而不續中無過接之痕也荆川先生可以為難半篇清斯濯纓半篇可以意會也三曰中紐格如對胸之衣中用一紐荆川先生匹夫而有天下者篇是也四曰兩活肩格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二句題中雖以立與分作兩小肩而前而合起二小股後面必又合咏二小股前後圓活不定拘定兩大扇死局也五曰兩扇遙對格前扇不作小股惟用散文或長短句或頂針語或三叠文一氣呵成而無排偶直待後扇遙對之也六曰影喻格如譬如北辰二句題當以無為天下歸作主而問以辰君星拱照影於其中若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也其餘有上生下格有下承上格有下明上格有下原上格有下贊上格有上開下闔格有上闔下開格有上重下輕格有上輕下重格有上呼下應格有輕引重釋格有重本輕証格有重証輕喻格有重主輕賓格有一頭兩腳格有兩頭一腳格有一頭兩腹一腳格有一頭一項三腹一腳格有頭虛腳實格有三扇先奇格有三扇先偶格此皆格之易者也

今日
主書
相及
此成
是以
不後

馬脩吾曰。今士之舉於鄉會者。錄其文。咸曰中式。所謂式者。舉業之體格。猶匠氏之規矩也。匠氏不廢規矩。而從木之曲直。文士不廢體格。而從體之難易。曰棟曰梁。曰柱曰楹。曰椽曰桷。豈惟不可移易。即分寸不合。非良工也。曰破曰承。曰起講曰泛講。曰平講曰過文。曰束繳。曰大小結。豈惟不可錯雜。即氣骨稍不。比非作手也。故破欲含。或斷或順。須含蓄而不偏遺。承欲緊。或束或解。須脫悟而不訓釋。起講欲新。或對或散。須見題而題不露。泛講欲特。或承或望。須露題而題不盡。平講欲實。詞出經典。余按舉業文字。只應用六經諸子。史記此自是王制。適者便非法門。令純正而股。必舒長過文。欲融意會。上下令脫化。而體不間隔。束欲健。或照應題中。或推開題外。令自盡。而語有餘思。小結大結。欲古或引據經傳。或自發議論。令精潔。而言非註脚。此舉業之上式也。袁了凡曰。八股文字。與天地造化相伴。首二比春也。次二比夏也。次二比秋也。束二比冬也。首二比是春。則生而未成。虛而未實。常中融融。輕描淡抹。不可

四時
之氣
備矣
帶一分粗糙。次二比是夏。當承前二比。漸漸說開來。邵子謂天地之大。寤在夏。文之大。寤實在腹也。至秋則生者成。虛者實矣。文可反覆馳驟矣。然亦須養後天。先不可說盡也。末二比是冬。一年好景全在收拾。處回陽氣於陰極之時。發生機於凍剝之後。篇章將竭。而令人讀之。有不窮之趣。此文之大機括也。袁了凡云。文字先須鍊格。格鍊則規模自別。便能出人頭地。文有俗格。宜鍊之。而雅。腐格。宜鍊之。而新。板格。宜鍊之。而活。

文通 卷之九 經義 十一
鄧定宇云。文章家有正。有奇。題應上下。做虛實。做輕重。做對做串。做斷做認。理典則此便是正。若做得有把捉。有挑剔。有點綴。有起伏。照應有體。認發揮舒精。發蘊。此便是奇。今人以淺薄疎庸為正。却喚做水平。箭豆腐湯。以險怪迂誕為奇。却喚做打空拳。說鬼話。不知文章家正不如此。所謂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陶石簣曰。明興百家黜而六籍尊。詩賦停而明經重。箋疏廢而傳注專。其岐愈空。軌愈端。而途益加約。一

正始

其文若愛書之傳法律而不可出入若歌者節拍不可促斯為正始蓋尺幅之中一題一義求之而彌有

道同風於斯為盛而博士家所祭酒者為王唐羅薛其文若愛書之傳法律而不可出入若歌者節拍不可促斯為正始蓋尺幅之中一題一義求之而彌有

微曲折亦有卒世不能究者焉

馮具區云評文體者極言平淡矣平淡可易言哉坡

公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平

淡必始於神奇而偽平淡則反神奇今之士薄偽平

淡競趨偽神奇而衡文者又薄偽神奇并收偽平淡

蓋兩失之故余衡士不亟體之正而亟真真如種子

一粒入土時至氣行將暢為枝葉騰為菁華此何惡

於神奇而薄之薄真神奇吾以為必不識真平淡

馮常伯云股法變化則體圓句法頓挫則股圓字法

輕新則句圓

宗履庵云題上字一字不可遺題中意一意不可少

按文有賓主昔洞山曰賓主主中主賓中賓賓中主

主中賓故曰我向正位中來爾向賓位中接文章亦

然一部莊子莫非寓言並無一句犯正位然未嘗一

文通

卷之九

經義

十一

句離正位若一犯正位則如逍遙齋物秋水諸篇正

意不過數言可矣何得蔓衍恢奇乃爾何謂正位正

位者主也如君王拱默而公卿部府承奉之詩則賦

為主比興皆賓也易則義畫為主六爻皆賓也以時

文論題為主文為賓實講為上虛講為賓兩股中或

一股賓一股主一股中或一句賓一句主一句之中

或一二字賓一二字主明暗相參生殺互用文之妙

也故或進前一步或退後一步皆謂之賓或斤斤講

而題意反不透露是以有高品俗品之分也

文通

卷之九

經義

十一

李九我云今天下之文競趨於奇矣夫文安所事奇

為哉古聖賢所為文若典設訓詁風雅禮樂之詞明

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冲乎如太羹玄

酒而和平雅邕如奏英韶於清廟明堂之上金石

相宣宮商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音也惡觀所謂奇

者哉彼為奇者其立意周薄簡易卑平淡將跨躍區

宇超軼前人以文雄於時而不知其為病也伏隱

宗玄雜取異端奇袤之說以恣其夸正學之謂何則

理病務窮宵晦聞其詞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

主大 經義 魏法 蔡意 不絕

爲深沉之思則意病。信屈聲牙至不能以句。若擊磨木濕鼓然則聲病決裂。餽飮離而不屬。澁而不貫。則氣病。而習尚頗僻。不軌於正途。今大雅之風爲斷。則又爲世道病。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爲哉。范光父云。近來作者入古則太乾。投時則太淺。然必語語從史漢中來。而陶洗融洽。打成一片。此真所謂四筵獨坐俱驚者也。

美第

吳因之云。學者多以看書作文。分爲二項。故二看。晉失之。不知二者雖有操觚與不操觚之辨。總之去肉。

文通

卷之九

經義

十四

見骨去。骨見髓。要以得解而止。非有二也。夫書義有思之而即得者。有思之竟日而後得者。有明日又思之而後得者。有力量未到。累日思之不可通。停閣三月五月之後。識見增進。或重思之。或他書偶相觸發。而恍然有得者。始也無從而疑。既也疑。究也不勝其疑。至於不勝疑。而悟之門啟矣。愈悟則愈疑。愈疑亦愈悟。故學者非悟之難。而疑之難也。其所疑與悟者何物也。是心竅中之生機也。機觸則引而益長。竅開則迎而輒解。故隨其所值。皆可推類以盡其餘。真有

澹

日異而月不同之妙。文字增一分見。不如增一公。識識愈高。則文愈澹。識愈卑。則伎倆愈多。至於伎倆愈多。而品愈下。而不足故外有餘。此理自然。無足怪者。惟平日看書。則識進。識進則臨時迅手拈來。頭頭是道。整容斂襟。而談亦可。嘻。怒笑罵。而談亦可。雄猛如鉅鹿一戰。亦可。閉暇如圍棋賭墅。亦可。簡峻如片言折獄。亦可。一滾而出。如萬斛之泉。亦可。循規蹈矩。亦可。忽入九天。忽潛九地。亦可。橫行直撞。不離這箇區區。左顧右盼。無所用之。故夫無修辭之擾。無數

文通

卷之九

經義

十五

衍補輟之勞。皆除一切勞苦。而歸諸至易至簡者。無如識識之於文也。一網舉而萬目張。彼操觚者。奈何不務一了百當。顧屑屑焉。趨其所爲。用力多而成功寡者哉。故術不可不慎也。湯霍林曰。當酣思之時。題內外無字可設。但筆下不下。時覺微有合處。及成人以告我。與我所思。所合又覺縣甚。始嘆作者間者難也。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謂是人境。文境苦心者當自得之。

題非諸生非主司所造也。安得諸生主司妄自立意。但經書中必無一字無意義者。罔取書目最易曉解者。冥思之隱隱別有理會。質之訓詁亦微在同不同。可說不可說之間。今人政患不索意耳。一二俗惡語。令人習如土音。貫脫於口。遂不暇擇。余謂禁時語不如教人多讀書。胸中有古人書。自可不用今語讀古人書。古人意併可不用古語也。

嘉靖之季。舉子之文支離冗長。如蔓草大費芟除。隆萬之間。漸歸雅馴矣。

文選 卷之九

經義

十六

王荆石曰。嘗歎世有大欺而習焉不察者。夫今主司之程士。其有不檻吮談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以成弘之文課子弟者乎。士之字雕句績。剽獵諸子。二氏之唾餘。見謂弗收。至主司自爲辭。非諸子。二氏無取也。籍具在此。可謂不欺否。

議

詩云。周爰諮謀。謂備於咨議也。周易節卦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

秦李斯上始皇帝罷封建。議漢章成秦罷郡國。廟議。

說文曰。議語也。又曰。難論也。

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交口往復。務盡其情。若罷鹽鐵。擊匈奴。是已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

文選

卷之九

議

十七

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於家。或訂古由。是議寢盛焉。大諦在於據經析理。審時度勢。文以辯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爾面議之詞。不分爲奏議私議二體。以垂式焉。若夫遡流而窮源。當求諸史書耳。若夫謚議別爲一體。

文心曰。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

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
辦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今有漢始立駁議駁
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
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過代諸生可謂捷於
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陳
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
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
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
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
文通 卷之九 十一
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傳古而銓貫有叙長虞
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
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
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人大體所資必
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
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
兵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
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
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

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苟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
擯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
勝晉人貴勝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積鄭人買
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未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
於茲矣

文通

卷之九

十一

十一

駁

駁漢侍中吾丘壽王駁公孫弘禁民不得挾弓弩議
山海經曰有獸名駁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
豹漢興始立駁議雜議不純故謂之駁

李充翰林論曰駁不以華藻爲先世傳傳長虞每奏
事爲邦之司直矣

晉書曰稽傳曰陳淮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
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
靈厲表其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

東道

卷之九

駁

十一

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唐書李藩爲給事中勅制有不可遂於黃勅後駁之
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勅也
今六科抄叅大理評駁多準古義然貴明允而尚典
奧語曰犀不駁不珍駁之關係大非鮮小

牒

牒漢臨淮太守路溫舒牧羊澤中時截蒲爲牒編用
寫書文心雕龍曰政議未定短牒咨謀
今之官府平行用牒文

東道

卷之九

牒

十一

公移

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曰狀百官於其長亦爲之曰辭庶人言爲辭曰牒有品已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曰關謂開通其事也曰刺謂刺舉之也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宋制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

文選

卷之九

公移

七

今制上逮下者曰照會曰劄付曰案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案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劉勰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華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五故不重論也

判

韻會云判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於刑而已秦人以吏爲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雖儒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尙有先王議制春秋著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折法據理參以人情雖曰彌文而去古不遠獨其文堆垛故事不切於蔽罪拈美辭華不歸於律格爲可惜耳唯宋王回脫去四六純用古文庶乎能起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今世理官斷獄例有參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其體皆用四六則其習由來久矣曰科罪曰評允曰辯雪曰審異曰判罷曰判留曰駁正曰駁審曰未減曰案寢曰案候曰褒嘉凡若此類多使理官而不切於應舉蓋選士以律條爲題止於科罪亦唐制之遺也

唐張鷟有龍筋鳳髓華于文而不麗于律古意遠矣

笏記

記曰造受命於君前則書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凡命婦入朝則書其夫之爵及姓名于笏上問則以笏對

按笏雖有文而無定體

續文獻通考曰笏勿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之備忽忘也

笏記

陳同父笏記曰寤寐英賢帝心如渴僥覩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

文通

卷之九

笏記

廿四

謂何恭惟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于明時網設恢恢不遐遺于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孰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劉昌縣簡瑣探曰笏囊唐故事公卿皆指笏于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惟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笏有囊而世因置笏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益亦以藏記也

勸進

勸進魏向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宋彭城王義康曰謝述勸吾退劉湛勸吾進述亡湛存吾所以得罪也

文通

卷之九

勸進

廿五

文通卷之十

明黃岡朱荃宰成一父著

序

周頌曰繼敘思不忘毛傳曰敘者緒也緒述其事使理亂相繼若繭之抽緒易有敘卦尚書有孔子敘于夏作詩敘

敘者所以敘作者之意謂其言次第有敘故曰敘也漢書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敘按孔安國敘尚書未嘗言孔

文通

卷之十

序

一

子作劉歆亦云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矣

爾雅云敘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也又謂之大敘則對小敘而言也其爲體有二曰議論曰敘事其題曰某敘曰敘某字或作敘或作敘惟作者命之無異義也至唐柳氏又有敘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若書敘壽敘贈序別敘賀敘名敘字敘蓋不可殫述以敘事爲正體參以議論者爲變體漢沛郡太守作鄧后敘則敘入之權輿也

小序

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名之也漢班固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然今書序具存而非孔子所作蓋由後人妄探作者之意而爲之故多穿鑿附會依阿簡略甚或與經相戾而鮮有發明獨毛詩序及馬遷以下諸儒著書自爲之序然後已意瞭然無誤耳

文通

卷之十

小序

二

自序 劉子玄作序時

序傳

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屈原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宇，自敘實基於此，降及馬卿，始以自敘爲傳，然但記生平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徵三閭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實煩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改，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修闊綿長，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文道。

卷之十

自序

三

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敘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卽爲實錄，而相如自敘，反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譏，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克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替頑，舜

觀 正學 宜編

神，蘇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當以揚顯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異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

文道

卷之十

自序

四

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咄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閭閻，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掘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約，先後之序有異，斯皆不因其律，無假寧楹，直據經

史自成不肖則知揚雄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
曹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
蓋詣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叙
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文通

卷之十

自序

五

題跋

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盡前
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
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
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曰題曰跋曰書某曰讀某
夫題者締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
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
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
立法垂誡各有所爲而專以簡勁爲主與序引不同
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若
漢趙歧作孟子題辭其文稍煩宋朱子做之作小學
題辭更爲韻語然題跋書于後而題辭冠于前此又
其辯也

文通

卷之十

題跋

六

書記

釋名曰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而諸部之書隨事立名以事舉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識所題別名各自載耳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是易象與春秋此總名書也按書記之用古今多品有書有奏記有啟有簡有狀有疏有牋有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已志也啟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略也言

文通

卷之十

書記

七

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稱也狀之爲言陳也疏之爲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漢已來皆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間而書啟狀疏亦以進御獨兩漢無啟則以避景帝諱而置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牋厥後專用於皇后太子諸王其下遂不敢稱而劄獨行於宋盛於元有疊副提頭畫一之制煩猥可鄙然以呂祖謙之賢而亦爲之則其習非一日矣牋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劄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今辯其體曰書書有辭命議論曰奏記二者並用

散文曰啟啟有古體有近體曰簡簡用散文曰狀狀用儷語曰疏疏用散文然狀與疏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此六體然要未可爲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爲恭則啟與狀疏大抵皆俗體也書記之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宣意優柔以憚情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尋卑有敘親疏得宜又存乎節文耳

文心曰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尚書尚書之爲體王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曰舒也

文通

卷之十

書記

八

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幅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揚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杆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

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
矣趙主敘離廼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卦
各意福禍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
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
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大尊
賢差敘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
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
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
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
文通 卷之十 牋記 九
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
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
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
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
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
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
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維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
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符則有方術占試申憲
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

詢事則有開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
埋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
劉子威曰文之世變自秦漢以逮梁陳間極矣廼文
有古今之殊人有優劣之論固天之降才爾殊耶亦
囿於風氣然耶訓詁典謨誓命禁令詔諭約法此上
之所以宣示於下者也章奏表疏陳請獻納下之所
以求通於上者也緘題削牘書啟簡記相與往復而
碑勒紀號鐫刻垂示所以述揚功德若夫詰難質訊
檄移規誨錫命遜讓薦舉糾拾引喻取譬游戲玩弄
文通 卷之十 牋記 十
論裁辯對箋固闢譯符圖銘誌臨訣憤歎職秩談說
刺毀詆譏游詞募衍詭託假諷寄寓嘲哂則夫提獎
人倫緯經萬化奉詞討伐窮蹙委命非文之爲用哉
詞命之作自子產裨諶以來文質頓殊體裁大異確
才命世英武奮揚造次申命秦之詛楚諸侯之屏秦
蘇張之雄辯代厲之縱橫是惟唇舌間耳若見之簡
牘則有人之沉深淵穆者或寡言而信廣心浩大者
或渾融而和寬裕有容者或含蓄蘊藉疏通顯遠者
或洞達無間狷隘嚴嚴者或剛勁峻急舒徐容與者

言終以義終

或聞緩需滯。放曠無羈者。或恣肆流洩。介澁廉直者。或僻澀褊棘。慎伎戾刻者。或褊迫局促。憂愁悒鬱者。或哀憤悵惋。激涼慷慨者。或爽暢標令。雅正弘靜者。或清鮮劭長。溫良善斷者。或明秀彊果。侮欺自愚者。或鄙悖誇浮。詭妄溺志者。或駁偏維亂。此則觀其詞。即洞見其人。言不可以偽為。情豈掩飾所能蓋哉。以文質相勝。自三代則爾。漢而降。以文滅質。至六代文日靡矣。故昔有云。以質開文。則易。因文求質。則難矣。

文通

卷之十

書記

十一

書

人臣進御之書。為上書。往來之書。為書。別以議論筆之。而為書也。唐李翱有復性平賦等書。而平賦書法制精詳。議論正大。有天下者。誠能推其說而行之。致治不難矣。

史記八書。其書之助也。

書惟一紙八行七字。

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任助

文心雕龍曰。書體本在盡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

文通

卷之十

書

十一

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憚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

上書

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

戰國時君臣同書如燕惠王與樂毅報王之類是也秦以後始爲表奏焉

韻會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古人敷奏諫說之辭見於尚書春秋內外傳甚詳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隨意命名莫協於一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玉帛稱上書秦漢而下雖代

文通

卷之十

上書

十一

有更革而古制猶存故往往見於諸集之中蕭統文選欲其別於臣下之書故自爲一類而以上書稱之

對問

爾雅曰對遂也詩云對揚王休書曰好問則裕蓋對問者載主客之辭以著其意者也

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遠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論曰答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漢諸書後人倣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真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也

文通

卷之十

對問

十四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曰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平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父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

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啟。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而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語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烟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翺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於詩亦然。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

文通

卷之十

對問

十五

喻難

喻難。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喻。喻告以知上意也。難。難也。以已意難之。以諷天子也。

文通

卷之十

喻難

十六

說難

說難韓之諸公子韓非所作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乃作說難漢揚雄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不合則退確乎其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文道

卷之十

說難

十七

釋誨

釋誨漢蔡邕作宋玉始造對問朔等效而廣之迭相祖述命篇雖異而體則同源也
說文云釋解也文既有解又復有釋則釋者解之別名也自蔡邕作釋誨而卻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皙玄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

文通

卷之十

釋誨

十八

文通卷之十一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符命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使開階立遂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响則百姓歸之

徐伯魯曰符命者稱述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帝王之興固有天命而所謂天命者實不在乎祥瑞圖讖之

文通

符命

一

間故大電大虹白狼白魚之屬不見於經而見於史史其可盡信邪後世不察其偽一聞怪誕遂以爲符而封禪以答之亦惑之甚矣自其說昉於管仲其事行於始皇其文肇於相如而千載之惑膠固而不可破於是揚雄羊新班固典引邯鄲淳受命述相繼有作而文選遂立符命一類以列之夫美新之文遺穢世淳亦次之固不足道而馬班所作君子亦無取焉唯柳氏貞符以仁立說頗協於理然蘇長公猶以爲非則如斯文不作可也馳騁文藝者當知所懲戒

庶不蹈劉蕢勞深勸寡之謂云

文通

卷之十一

符命

二

典引

緣起曰漢班固所作文選註曰典者常法也引者伸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引而伸之故曰典引文選列符命類

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已意耳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如柳宗元有霹靂琴贊引劉禹錫有送元嵩南遊詩引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文通

卷之十一

典引

三

七

摯虞流別傳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興入輦之疾靡曼之毒淫靡之害宜以要言妙道以蠲澄滯之累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之雖有甚太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既遠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嗚乎揚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于勸也

文通

卷之十一

七

四

傅子集古今七篇品之署曰七林

傅玄七林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通儒大才如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融作七廣張衡造七辨或以闡大道而尊幽滯或以默魂參而託諷詠揚暉擢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啟王粲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

七激
七華
七訓
七釋
七林
七廣

餘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聯。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依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文心雕龍曰。枚乘摘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子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

文通

卷十一

七

五

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啖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壤。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日意提骨體。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叙賢。歸以需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按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

七諫

別名。而楚詞七諫之流也。嗣是崔瑗七蘇。陸機七徵。逮相摹擬。讀未終篇。而欠伸作焉。唐柳宗元晉問體。裁雖同。辭意迴別。亦作者之變化也。

文通

卷十一

七

六

連珠

雕龍曰揚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嘆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瞻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傳玄曰其文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

文通

卷十一

連珠

七

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沈約曰連珠放易象論動模經誥連珠者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排結也

班固論美詞壯文體宏而最得其體蔡邕言質辭碎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艷傳授文而不典

按西漢揚雄已有連珠班固擬連珠非始於固也嗣後潘勗擬連珠魏王粲有倣連珠晉陸機有演連珠宋顏延之有範連珠齊王儉有暢連珠梁劉孝儀探

物作豔體連珠傳玄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

文通

卷十一

連珠

八

評

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詞，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之是非。然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于三國志。後世緣此作者漸多，則不必身在史局，于秉史筆而後為之矣。故二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文，蓋文章之一體也。當以陳壽史為主，有史評雜評二品。

文選

卷十一

評

九

如滄浪詩評王弼州明詩評

解

解，朝楊雄作，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其文以辨釋疑惑，解糾紛難為主，與論說議辨並相通焉。其題曰解某曰某解，則為其命之而已。雄文雖諧謔迴環，見譏正士，而其詞頗正。此外又有字解，則別從名字說類。

文選

卷十一

解

十

原

說文云原者本也。謂其本原也。自唐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遡原於本始。致用於當今。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其題或曰曰原某。某原惟操觚者命之也。

文通

卷十一

原

十一

辯

記云。辯說得其黨。

任昉曰。楚宋玉作九辯。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

按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傳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

文通

卷之十一

辯

十一

書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禮記曰。言傷而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故辯須不得已而辯之可耳。莊子云。辯雕萬物。韓子云。豔采辯說是則。藻績其言。以眩聽。無治亂安危之念者也。

說文云。辯。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刀。蓋執其言行之是非真僞。而以大義斷之也。近世魏較謂從刀。而古文不載。未敢從也。漢以前初無作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蓋非本也。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復曲折之詞。

發之未有能工者也其題或曰某辯或曰辨某則惟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宋通

卷之十一

辯

十三

說

說本作兌俗作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已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慎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已見縱橫抑揚以詳贍爲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名說字說其名雖同所施則異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辯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紆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辯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辯士弭節酈君旣斃於齊饒劓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藉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辯婁護唇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竝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施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曄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竝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

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鄒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凡論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字說

儀禮士冠三加三醺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下寧訓誡之議無大異焉若夫字辭祝辭則倣古辭而爲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說至於辭說名序則援此意而推廣之而女子笄亦得稱字故宋人有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說也今雖不行然於禮有據

說書

說書者，儒臣進講之詞也。人主好學，則觀覽經史而儒臣因說其義以進之，謂之說書。然諸集不載，唯蘇文忠公集有邇英進讀數條，而文鑑取以爲說書。題與篇首有問對字，蓋被顧問而答之之詞。今讀其詞，大抵皆文士之作，而於經史大義無甚發明，不知當時說書之體果然乎否也。及觀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救陳大義。

今制經筵進講章，首列訓詁，次陳大義，而以規諷終。

文通

卷十一

說書

十七

焉欲其易曉，故篇首多用俗語，與此類所載者，曼曼似爲有益。

譯

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賀欽曰：譯者，說文云，傳譯四夷之言也。从言，畢聲。越裳氏重九譯來貢。周禮象胥，傳四夷之言。北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語者，說文云：論也。从言，吾聲。語者，午也。言交午也。吾言爲語。吾語聲也。

文通

卷十一

譯

大

文通卷之十二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史贊

劉子玄曰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殺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外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揅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著所以

末通

卷之十二

史贊

十一

辯疑惑釋疑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殆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濶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術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薄無味承祚儒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猶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詰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

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于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昆也沈約城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移歸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飾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禹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裝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按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往述名呼

末通

卷之十二

史贊

二

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于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

文通

卷之十二

史贊

三

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疑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羅長源曰。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之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將以發其緒。啓其斷也。後世史乃特立之贊。既非體矣。而末又爲評爲論。更有所謂史臣曰。臣某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

郭文毅曰。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二十一史萬世是非之書也。史之是非。以事而論。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蓋以義矣。孔子春秋是非在一字。而其事不見見之左氏。左氏之是非。以事而間。以其義寄之君子曰。或曰。孔子曰。殆後世論贊之所自始乎。左氏而下。馬遷爲盛。然論史者。謂以其已意而寄之編簡。或借往事以吐其胸中之磊落。是爲奇偉。夫論是非者。不以天下之公心。不以朝家之公是。而第以寄一人之憤思。則人人逞其胃臆。將何所不至乎。夫史有天道焉。有君道焉。人主不能奪柄。臣不能改私。奸私惡不敢行。曹奸曹惡不敢亂。而苟以自寓其憤思。則安用史爲。班固之嚴整也。議論正也。陳壽之簡峻也。品評雜也。范曄琢矣。豔矣。而琢豔之中。有古聲焉。唐太宗沈約蕭子顯姚思廉魏收李百藥。令狐德棻排矣。偶矣。而排偶之中。有婉辭焉。雖古調日遠。而奇賞難沒。李延壽之于南北史。歐陽修之于舊唐書。半仍其故。半易其辭。所仍所易。互有得失。而延壽近華。歐陽漸靡矣。脫脫于宋。日就繁蕪。而靡氣浮言。幾不堪讀。

文通

卷之十二

史贊

四

總而言之卽論贊而累朝之得失諸史之長短型然見矣辟之刑字二十一史其獄情乎論贊其辭辭乎縱觀全書石室之藏竊有慨于昭代之缺如也夫以方孝孺而謂其乞哀也謝文正諫阻諒陰選婚而謂其諛詞獻諂以誤儲嗣是小人圖勢利而不爲國謀也王文成而謂其誦詭也曾司馬而謂其誕謾無遠也郭中允而謂其以死博功名也是非乃如是哉天下章奏下六科而史臣六人紀之六科之所不報史臣不得書已漏其半又復托之留中將盡一時之忠言議論高標偉節歸之烏有矣後代秉筆者何從而記之夫安得盡傾中秘之藏一一與天下揚確之也

史
不
可
得
也

文通

卷之十二

史贊

五

讚

釋名曰稱人之美者曰讚讚者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

尚書注疏云鄭玄曰贊者以敘不分散避其名故謂之贊贊明也佐也佐成敘義也

文章緣起云讚者明事而嗟嘆以助辭也四字爲句數韻成章蓋約文而寓褒貶也

李克翰林論曰客象圖而讚立宜使詞簡而義正孔融讚楊公亦其義也

文通

卷十二

讚

六

說文云贊本作譖昔漢司馬相如初贊荆軻其詞雖以而後人祖之著作甚衆唐時至用以試士則其爲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其述贊也名雖爲贊而實則評論之文其敘傳也詞雖似贊而實則小敘之語安得槩謂之贊而無辯乎

贊

史贊

哀贊

雜贊

敘美也

文心曰讚者明也昔康舜之祀樂正讚蓋唱發明之辭也及益讚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為讚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為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乎

爾雅
贊升
應贊
異魚
之祖
也

文通

卷十二

贊

七

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益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傳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博物志曰賢者著行曰傳

韻會云紀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為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行而可法則皆為之作傳以傳其事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有正變二體二曰家傳三曰托傳四曰假傳

文通

卷十二

傳

八

記

任昉曰記者所以敘事識物以備不忘非專尚議論者也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則昉於載記學記諸篇厥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敘事為主後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第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亦有感矣然觀燕喜亭記已涉

文通

卷十二

記

九

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寢多則記體之變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又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鄉記是也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也有篇末系以詩歌者如范仲淹桐廬嚴先生祠堂記之類是也皆爲別體至其題或曰某記或曰記某記昌黎集載有宜城驛是也或爲游記惟作者之所命焉此外又有墓碣記墳記塔記當與墓誌同體

題名

題名者紀識登覽尋訪之歲月與其同遊之人也其敘事欲簡而瞻其秉筆欲健而嚴獨昌黎集有之亦文之一體也昔人嘗集華嚴題名白唐開元玄宗至後唐清泰廢帝錄爲十卷中更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四十二人可謂富矣歐陽公集古錄有此書而韓愈所題亦在其中故朱子採之以入其集而謂筆削之嚴非公不可則其文豈可易爲哉當今名山奇跡非無佳題而世人往往辱之亦可歎矣當以韓公所

文通

卷十二

題名

十

題七首爲法

今制太學每三歲則樹甲科題名於持敬門外而閣部以下各樹題名碑於署內以紀其姓名履歷云

銘

釋名曰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文章流別曰德勲立而銘著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勞勲
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
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子也身比焉順也
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
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
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
文通 卷之十二 銘 十一

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法言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鄭康成曰銘者名也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
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淺缺獨
湯盤見於大學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寢
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不但器物而已其
體不過有二曰警戒曰祝頌文賦曰銘貴博文而溫
潤斯言得之矣此外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

蔡邕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

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楷矢所謂天子令德
者也昔黃帝有巾凡之法孔甲有盤孟之誠殷湯有
甘誓之勒冕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
席几楹杖機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慎亦
所勸人主勗於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于齊其
功銘於昆吾之治獲寶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
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勲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
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恭而
莫侮其國衛孔伋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
文通 卷之十二 銘 十二

咸銘之於碑

文章流別傳曰夫古銘至約今銘至煩亦有由也質
文時異論之則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既蔡
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
銘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機銘朱公叔鼎銘
王粲硯研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

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無有不銘而文多穢病殊費討論矣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筭簾而招諫成湯著日新之規武王題戶席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

牧通

卷之十二

銘

三

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顥紀勲於景鐘孔惲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叱納典設宋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矧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辭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

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劒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文通

卷之十二

銘

十四

箴

箴漢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箴者規戒以禦過者也義尚切劇文須確至

陸士衡文賦曰箴頓挫而清壯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

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

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

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

文通 卷之十二 箴

十五

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鑒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

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

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

輿義正體蕪凡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

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

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

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

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摘

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

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箴者誠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後之作者亦用以自箴其品有二曰官箴曰私箴文用韻語而反覆古今興衰理亂之故以垂警戒使人惕然有不自寧之心耳

文通 卷之十二 箴

十六

規

說文云規者為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言規其闕失使不敢越若木之就規也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顧分爲二體者何也孔穎達曰書言官師者謂衆官也相者平等之辭平等有闕已上相規見上有過諫之必矣據此則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文通

卷十二

規

十七

誠

徒吉叶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誠警也慎也易曰小懲而大誡書曰戒之用休詩云夕惕若厲孝經云在上不驕論語云君子有三戒說文云戒者警敕之辭字本作誠文既有誠而又言戒則戒者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兢兢日謹一日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堙至漢杜篤送丘女戒而後世因之惜其文弗傳意必未若堯戒之簡也其詞或散文或韻語

文通

卷之十二

誠

十八

漢書曰誠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管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爲誠勅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文心曰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勅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勅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

謚議

儀禮上冠禮生無爵死無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

周禮春官太師掌大喪帥臂而厥作柩謚厥也與

謂贊誦其治功之詩也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

大臣會其葬因謚之又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小喪卿大夫喪

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

曲禮曰惟天子稱天以諫之魯子問曰賤不諫貴幼

天以諫之又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樂記曰聞其謚

文通卷之十二 謚議 十九

知其行禮表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

也

白虎通曰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

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

名行生於已名成於人又曰天子崩諸侯至南郊

謚之以為臣子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故於郊

明不得欺天也后夫人謚臣子其於廟議之婦人本

於郊

郊特牲曰死而謚之禮也上者生無爵死無謚

五經通義曰桓王時蔡侯卒謚桓有德則善謚無德

則惡謚故同也又曰號者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

也謚之言列也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也

又曰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

夫之謚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

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稱下亦化之故設謚章

其美惡公羊傳曰莒宋共姜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

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姬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

文通卷之十二 謚議 二十

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羅泌路史曰古之法行于今者惟謚然二千餘年而

靡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

謚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為簡

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

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

又撰著謚例事頗詳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強

為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

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蘇洵于是寃定古今斷以書

傳刊其重複以爲法雖其或從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然其必欲合以堯舜三王五帝之時則大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于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槩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烈推而崇之耳乃若甲丙庚壬乙巳丁癸何出而爲謚哉若古論謚爲法最簡故賈山曰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末通 卷十二 謚 廿一

言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及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二書邕不之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出于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爲最繁襍而春秋者爲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不傳則知二書洵亦未嘗見也按洵書曰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于穆天子之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于高士傳二者其

來久矣此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始也邕之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于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不知元帝之母媼已有昭靈之號又何耶婦人無外行者也生也姓配其國沒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嬀韓姑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莊宣之三姜以謚從夫者也惟死先夫則異其謚景之穆后恒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耶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顏閔至德不聞有謚而朱暉子穆輒加父以貞宣及穆之死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知禮耶其貽譏于荀爽而見誚于張璠也宜矣抑嘗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爲名教而後世之謚爲辱典東漢沙車以蠻夷而屠茂典此何爲耶然則邕之違禮豈惟邕之罪哉德又下衰其流及于藝術與緇黃天名教之失孰甚于是顧不謂辱典耶

文通卷之十三

尺牘

明黃岡朱荅宰咸一著

尺牘漢文帝遣匈奴尺一牘尺牘書之沿也體務簡達語貴嫻嫻所用最繁必使斯須可辦故孟公綽書親疎各異穆之應對移晷百函斯益駿發而前巧於用短者也

王弼州曰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轡矢揚刃飛之下不廢酬往嫻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

文通

卷之十三

尺牘

匪一人謀野視邦以爲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爲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離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大焉故燉箭聊城則百雉自摧秦章秦庭則千橐盡返少卿紆鬱於毳帳子長揚汎於燕宮良以矚人我之懷發今曩之蘊或揚扞沈冥或略予疑豫或誘趨啓蔽或釋詛通婚走儀秦於寸管組直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辭則雲蒸電燿其盛矣然皆春容大章汪洋苑翰鴈距弱雲路處其修阻魚腹狹波臣付以沈浮則有黃麻薄蹠緘蘇固蠟爛燬數

行遙裔千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興端片物託緒毛生爲舌墨卿代面醉潘灘漉厄言意微其造色也炯兮隋珠之忽投其寄悰也裊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依懷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極軌也若夫陳驚座之十吏遞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以爲美談今皆闕如況其下焉者乎

胡元瑞曰漢以前亦尺通用見楊子厄言余所問尚

文通

卷之十三

尺牘

二

三數處自唐人以下用者絕希惟海岳書史云朱長文收錦織諸佛閣四赤長五六赤印証益明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卽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牘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𦉰表識書也後轉作牒亦是用竹爲牒用木爲牒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

知玄集韻序銀鈎一啓亥豕成羣蕩柳行披魯魚盈
隊蓋以札爲櫛也其云蕩柳周禮所謂英蕩輔節亦
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今尚書給筆札注木簡之
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結札以書中庸曰布在方策方
板也以木爲之策簡也以竹爲之至秦漢以下以絹
素書字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爲帷書囊如今文書封
套一曰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
海中有魚形如書帶相傳秦始皇吏遺書袋於海所
化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
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次腹
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
魚之句指此昧者不知卽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
笑

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簡元微之以竹爲詩簡寄白樂
天亦莊子之所謂竿也

移書

移書漢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論左氏春秋移易也
讓責也文心雕龍曰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辯文
移之首也

文通

卷之十三

移書

四

白事

白事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白告也告明其事也

宋通

卷之十三

白事

五

述

魏給事中郎鄆淳作魏受命述聖人創製曰作賢者傳舊曰述故述者不敢當作者之名也
說文云述誤也纂撰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略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

宋通

卷之十三

述

六

略

略漢奉車都尉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曰輯略曰六藝略曰諸子略曰詩賦略曰兵書略曰術數略曰方技略班固因之作藝文志

文通

卷之十三 略

七

刺

刺从束从刀詩下以風刺上曰刺七賜切韻補書生名於奏白曰刺漢書湯刺後漢禰衡尚氣慢物游許下陰懷一刺既無所通刺字湯滅陸象孫謂投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固爾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一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其自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褒拜亦通

文通

卷之十三

刺

八

留青日札曰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曰刺所云書姓名于奏白是也刺从刀从束亦聲俗作刺非刺來未切戾也後以紙書故曰名紙漢郭林宗載刺盈車禰衡懷刺漫滅孟宗家貧刺詣魏爵里刺北齊李元忠取刺勿通唐李德裕貴盛人始用門狀唐門狀脫用善紙有識者尚非之嘉靖初年士夫刺紙不過用白鹿如兩指濶而書簡或用顏色蘇箋以為大事亦止一尺長耳近則競用奏本白絲羅紋箋甚至于松江五色蠟箋臙脂毬青花鳥格眼白綠官司年節以

刺之 刺以 喻通 也刺 直傷 也刺 雅公 羊同 什殺 凡刺 史司 刺三 刺俱 書从

刺謬
之刺
處達
切平
戾也
之
言

大紅紙爲拜帖。餽送則以銷金大紅紙爲禮書封筒。長可五六尺。濶不減四五寸。段帕書冊亦以紅紙封。裹鄉士夫皆效之。云此風起于京師勳戚之家。可謂奢侈暴殄之極矣。夫上司取之府縣而府縣取之百姓。殊不知此紙皆小民之皮膚也。白者其骨髓紅者其膏血。剝民之皮以書已之名。以充貴顯之美觀。何忍心害理如是哉。節用愛人爲民上者其試思之。

文通

卷十三

刺

九

謂

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謂文後漢別駕司馬張超謁孔子文謁曰也請見也。史稱謁者。

文通

卷之十三

廣

十

文通卷之十四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圖

釋名曰圖度也盡其品度也

唐張彥遠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聖先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瑤牒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榮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

文通

卷之十四

圖

一

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儼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五繆篆六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曰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

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畫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煥乎而詞章備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彩色掛物象也故鼎鍾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罇彝陳廣輪度而彊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勲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叙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善哉曹植有言曰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異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臣死難莫不抗節見放臣逐子莫不歎息見姪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昔夏之衰也桀爲暴亂太史終抱

文通

卷之十四

圖

二

上法

畫以奔商殷之亡也紂爲淫虐內史摯載圖而歸周
燕丹請獻秦皇不疑蕭何先收沛公乃王圖畫者有
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是以漢明官殿贊茲粉繪之
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女子尚願戴君於
唐堯石勒羯胡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博奕用心自
是名教樂事余嘗恨王充之不知言云人觀圖畫工
所畫古人也觀畫古人如視死人見其面而不若觀
其言行古賢之道竹帛之所載燦然矣豈徒墻壁之
畫哉余以此等之論與夫大笑其道訴病其儒以食
與耳對牛鼓簧又何異哉

東道

卷之十四

圖

三

夫姓

李本寧六經圖序曰周易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圖各
十六篇無作者姓名盧侍御得信州石本更爲木本
取其工易就其傳易廣云蓋河出圖洛出書是時書
亦圖也經緯相錯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索象
于圖索理於書得其理舉其象如以左契合右契也
秦焚書坑儒以吏爲師而蕭何入咸陽收圖書漢因
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圖之
可經世用如此任宏較兵書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

俗學
之弊
如此

卷劉更生父子爲七略有書無圖自是藝文之目置
圖不講然王儉七志六書一圖阮孝緒七錄內篇圖
七百餘卷外篇圖百卷卽不必盡出三代以前猶幸
古蹟存十一於千百而今止盡矣辭章之學既於圖
無所取裁性理之學方以書爲筌蹄安問圖哉道聽
塗說見名不見物猝然當典革之會制度文爲靡所
措手猶且侈然曰其數易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難
何有於易此與畫鬼魅何殊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言禮器是故人備大備盛德也
東道

東道

卷之十四

圖

四

圖者載道之器無圖則無器無器則道何以形禮何
以備盛德何以見乎朱子深惜樂記說理精而度數
節奏無可施用晚年又病說易者脫略卦象然則圖
惡可已也余觀諸圖於官室車服器用之類法象稍
詳其有圖而非象若書而實圖者曰譜曰表一展閱
而綱目源委粲然指掌與圖同情異形同功一體若
大衍之數揲蓍之法六年五服之朝四始六義之說
諸國爵氏世次之別六官分掌之職民數荒政神祇
人鬼祭祀之式與譜與表不殊而義皆準於圖總名

道不
可見
于禮
禮不
可見
于器
器不
可見
于圖
見之

之曰圖國家頒五經大全學官皆有圖此圖業已具載易則兼收楊氏太玄闕氏洞極司馬氏潛虛邵氏皇極經世論三禮者以儀禮周禮爲經禮記爲傳今有周禮禮記無儀禮作者去收之指不審云何或有未竟之筆耶抑所授受僅有此耶考馬貴與所紀有朱子發易圖鄭東卿易卦疑難圖程大昌禹貢論圖歐陽補鄭氏詩譜張傑春秋圖馮繼元春秋名號歸一圖夏休周禮井田譜聶崇義三禮圖陸佃禮象所不知者又有演左氏傳謚族圖帝王歷紀譜春秋世

文通

卷之十四

圖

五

譜春秋宗族名謚譜春秋二十國年表其本不得傳未知與此圖合否諸家書容有穿鑿附會諄諄經訓圖則非口談臆決實與經相發明公意在窮經博古洗簪儒之耳目而一新之嘉惠深矣王介州曰攷之畫曰形也一日吟也象曰吟畔也又曰掛也以綠色挂物象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也其畫之所由昉乎畫之通於畫也卦之爲掛也亦可思已自六書之學行而其言曰畫不過其一耳然而不然蓋顏光祿之訓曰圖理而爲卦也圖識而爲書也

畫所謂圖形鼎立而三者也且夫有倉頡則有史皇神禹之告成功也而見於書者若鍾若珣若珣若峴之石而至於畫則悉取九牧之貢金而爲鼎而象其州之山川百物神姦而置之魏闕之上不亦略於書而詳於畫哉然而不然其識者曰聖人之立言與書相表裏者也言無體以書爲體今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八荒以同六藉以紀皆書爲之也書之用圓圓則廣畫之用方方則陋雖然其致未有不相通者也故書有古文有大家有小篆有古今隸有行有草而畫有人物有山川有宮室有鳥獸蟲魚草卉書之聖者爲籀爲斯爲鍾爲張爲崔爲蔡爲義爲獻其賢者爲杜爲師爲梁爲衛爲索爲晉六朝諸賢以至歐虞永楮旭素顏柳之類畫之聖者爲顧爲曹爲衛爲陸爲張爲道子爲成其賢者爲墨爲勗爲微爲達爲廐爲二閻爲展爲董爲尉遲爲二李爲維爲助爲全爲董爲六朝諸賢以至荆范馬夏巨然孟頫王蒙子久之類其則亦未有不相合者也今人根古聖詰之懿寧不翼然而思齊者哉其於淫墨寧不快然而思戒

文通

卷之十四

圖

六

者哉。翫仙釋之消搖而不寄，於塵外者哉。即小乘報應之微，而不惕然而內自訟者哉。山鬱然而高深，水悠然而廣且清，而不悅吾之性靈哉。天裔飛走之若生，而有不動吾之天機哉。故自五代而上，其畫有賦者，有賦而比者，五代而下，其畫有賦者，有賦而與者，擬於詩，則皆風雅頌之遺也。是故畫之用，隱於書而體不讓也。吾於此二端，雖不能得之於手，而尚能得之於目，又雅好其說，以故略訪法書例，採古今之論，有關於畫者，謝赫張彥遠之流者，錄之。

文通

卷之十四

七

有有圖者，如三易射鄉君臣圖、鑑輿地九邊圖、修攘通考及止輦受諫、鄭俠流民、博古圖之屬。

有無圖者，如周禮考工深衣之類。

有名圖而無圖者，如三輔黃圖之屬，皆不可廢也。何爲三代之前學術如彼，三代之後學術如此，漢微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陵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曜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歸，是皆從事於

對狀
七略
有書
無圖
其六
經之
平

語言之末，而非爲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又不及漢者，抑有由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爲虛文矣。其間有屹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入實，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紀綱之盟主也。然物希則價難平，人希則人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譜，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况他人乎。臣舊亦不之知，及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且蕭何刀筆吏也，知炎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欲向大儒也。父子分爭於言句之末，以計較毫釐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何秦人之典，蕭何能

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歆向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逐鹿之人。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求魚之人。意在於魚。而不知有水。劉氏之學。意在章句。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譜之學。絕紐是誰之過與。鄭樵通志

宋通

卷十四

圖

九

識

說文云。識。驗也。徐曰。凡識。緯皆言將來之驗也。釋名曰。識也。其義識。微廣韻。識書。增韻。符。繼。

郭璞山海經。麟。麟獸。贊見。則洪水。天下昏墊。豈伊忘降。亦應圖識。

蜀志曰。夫不經之言。而有應驗者。號曰識也。

東觀漢紀曰。尹敏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較圖識。敏對曰。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宋通

卷十四

識

十

詛文

詛文秦惠文王詛楚文書曰否則厥口詛祝詩云侯作侯視靡屈靡究釋名曰詛阻也使人行事項限於言也左傳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闕射殺叔鄭莊公不能討乃使軍中詛之於神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編內所載鈞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蓋文中之一體也其格有散文有韻語或倣楚辭或為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亦異

支通 卷七十四

詛文

十一

盟

記曰涖牲曰盟

盟者明也驛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平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呪何預焉若夫滅洪勅辭氣枝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霜霜而無補于晉漢反為仇讐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救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支通

卷七十四

盟

十一

祝文

古者祝字史有明祝載所以祝之意明祝祝版之類也詩云祝祭于祊祀事孔明言其備也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饗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祭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和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殷聖敬日躋

文通

卷之十四

祝文

十三

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卽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祭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饌宜社類禱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誦祭祀幣史辭庸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聲廟饋餼餼復佑於筋骨之誦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祀辭之組織也漢之羣祀肅其有禮既總碩儒之儀

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祀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俶子

殿疫同乎越巫之祝體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譏呪務於詈罵唯陳思詰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伸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于無媿祈

文通

卷之十四

祝文

十四

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祝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

祝文者饗神之辭也其旨有六焉曰告曰修

祈也未也曰報謝也曰辟讀曰辟禱也曰謁見也曰用以饗天地

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有散文有

韻語之異

祝辭者頌禱之詞也世所傳有淨髮齋而祝辭苟推其類則凡喜慶皆可爲之

祈文

祈文後漢傳毅作高闕祈文祈求惟肅脩辭貴端
禮記曰夫祭有所焉有報焉有出辟焉

文通

卷之十四

祈文

十五

假

假者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記所謂假以慈告者
也辭見儀禮祭中郎集亦有之
俎豆廢而格燎盛社樹圯而叢祠植祝設置而歌舞
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典衣冠而肖貌之帷帳而匹
偶之賣其矣

文通

卷之十四

假

十六

文通卷十五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文著

譜

經籍志曰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牒恒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表上並效周譜系所從來矣古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矚警主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胃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其意遠矣

文通

卷十五

譜

江左以來譜籍漸盛太元中賈弼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冲韋述世多稱之大氏周漢之敝智役愚魏晉之敝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做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卽權力如文皇不能夷崔幹于寒賤他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廢公靡常產士無舊德冠冕輿皂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勳恪史之流例宜區別之以備覽焉

文通

卷十五

譜

方正學曰尊祖之次莫過於重宗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字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

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貴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
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苟能法古之人行
古之道聞于天下傳于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
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思以爲祖而操庸鬼之
行則其庸鬼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
綸罔而譜不敢列之顯於昔者衆矣而不附之疑者
闕之以傳疑不可評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
身望乎族之人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
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典于世
文通 卷十五 譜
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已
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
區補弊其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
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
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
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進繫族人之心今天
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入之情也縱
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分爭而不可
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

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
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
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
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
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
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
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
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
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者吉凶之禮立
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
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
羸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
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爲要
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野不能睦
族沒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
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錄

焦弱侯曰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滕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力哉二家類例既明世守彌篤亡而不能亡也古今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溷殺或自蹈之目論之識誰能獨免今別爲糾謬焉

文選

卷之十五

錄

辛

今制事之最鉅者爲實錄每實錄成則焚其草于芭蕉園異日之史也辰戌丑未大比天下貢士錄其文曰會試錄子午卯酉鄉舉錄其文曰某省鄉試錄皆冠以前序主考官爲之次執事次題問次取士姓名次程文殿以後序副考官爲之進呈

御覽殿試曰登科錄皆藏之天府仍以其副遣官賁南都藏之其驕駁者部科得糾正之爲禮部職掌而戶部則國計錄爲重錢穀兵馬之數四夷之費亦時有登耗焉

旨

後漢崔駰作達旨旨美也令也達簡言也取達其意而已

文選

卷之十五

旨

大

勢

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勢商畧華勢形容字體者也

蔡邕作隸勢篆勢

文通

卷七十五

勢

七

法

漢留侯張良序次兵法文心雕龍曰法者象也兵謀無窮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
司馬法魏公子兵法皆其書也以言乎法律之不可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文通

卷七十五

法

八

諧謔

漢書

卷之十五

九

諧謔

九

劉彥和曰：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譏，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蠅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謔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雜，其流易弊於東方枚臯、鮪糟、吸醕，無所匡正，而詆娼嫖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大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并推異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東晉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逐，乃應場之鼻方於盜削，卯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矣。晉靡之狂歌，歟謔者

晉書

卷之十五

十

諧謔

十

隱也，避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于楚師，喻智井而麥麴，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謬書于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宋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衍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博髀而抹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篇

篇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篇什也積句以成章積章而成篇也

篇本一章非全書其見於詩則曰三百篇後世子家多用以釋家諸體爲多而篇則寥寥明名全書鄭端簡著國史亦以吾學名篇蓋以避史之名而不居也其他什解章起趨詳于詩通

文通

卷十五

篇

十一

紀事

紀事者記志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記時事而耳目所不逮者往往遺焉於是文人學士遇有見聞隨手紀錄或以備史官之採擇或以裨史籍之遺亡名雖不同其爲紀事一也故以紀事禁之嗚呼史失而求諸野其不以此也哉

文通

卷十五

紀事

十一

文通卷之十六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斷

斷漢議郎蔡邕作獨斷斷者義之證也引其義而證其事也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天子獨斷則太阿自持而權不下移樂禮征伐不出自諸侯陪臣士庶人能獨斷則剛毅近仁不致身聲名俱喪故曰需者事之賊也疑者身之毒也疑行無功疑事無成緩之旦夕失

東道 卷十本 斷

之終身皆濡忍于利欲而亂大謀者也在史有斷限獄有斷讞文有斷制剛腸百鍊片言立剖其斯斷之義乎
靈樞經謀慮無斷者膽虛也金匱子興大在事膽弘大業在量先主初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與帝舅董卓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誅操先主未發偶辱曹操英雄之顧先主方食頃人七筋此其膽不足張也君子曰漢之卒不復舊物天也亦先主之膽量有所局哉

約

任彥升曰約漢王褒作僮約約券也釋名曰約約束之也

說文云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於用而略之歟後人如鄉約之類固宜倣此庶幾不失古意

東道 卷十本

過所

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轉也轉移所在
誠之所以爲信也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
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史記曰甯成爲右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祇罪髡鉗
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不復收於
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漢書曰文帝十三年詔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

文通

卷之十六

過所

三

若今過所李奇曰傳榮也顏師古曰或用榮或用鄉
榮者刻木爲合符魏略曰蒼爲燉煌太守胡欲詣國
家爲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廷尉上廣平趙禮詣洛治
病傳仕弟子張策門人李藏齋過所詣雒還責禮冒
渡津平裴諒議禮一戚半刑策半歲刑

晉令曰諸渡關及乘船筏上下經津者皆有所寫一

通付關吏今之路引關批其過所乎

續文獻通考亦作示每至關津出以示之也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

其

其上此卦埃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
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埃起軒轅時也

按古今注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
以三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
過所也

文通

卷之十六

過所

四

茹

釋名茹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蓋卽今市井合同夷人木刻之類耳佛經有記別之文古人作僧寺文多用記別字而不知其解如此古文但用別周禮八成聽稱責以傳別鄭注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卽券書也

文通

卷之十六

茹

五

契券

釋名曰券縑也相約束縑縑以限爲別也大書中央破別契刻也識其數也

太平御覽

說文曰券契也別之書以刀刻其傍也故曰契也

漢書曰高帝微時好酒及色從王媼武負貰酒兩家常折券

文心雕龍曰契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繙其遺風也

又曰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

文通

卷之十六

契券

六

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髡奴則券之楷也楚漢春秋曰高帝初侯者皆書券曰使黃河如帶太

山如礪

唐書曰太宗時東謝渠師來朝東謝者南蠻之別種也在黔安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書刻木爲約今

契券

契夷苗仲猶然余履其地見之然呼爲木刻云

零丁

二文
多而
外而
兼文
可古
天

見太
平御
覽

齊諧記曰國步山有廟又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遂覓見大城廳事一人紗帽憑几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斫記當殺百餘人余便乃大走向人盡成死狸看向亭事適是古姑大家上穿下甚明見一羣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如抱取於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以有毛脚面成狸者須臾天曉將歸還亭亭吏問之具如此答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飲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羣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此取於此後一二年廟無復靈

文通

卷之十

零丁

下

文通

卷之十

零丁

人

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自陷如米羹杯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雜著

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牋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允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疏布也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

文選

卷之十六

雜著

九

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豈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者以其事有關涉也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籤密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古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屢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此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

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况踰於此豈可忽哉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壘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旣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文選

卷之十六

雜著

十

文通卷之十七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碑

釋名曰碑者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于其鹿廬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

按周穆紀跡于弇山秦始刻銘于鄒嶧此碑之昉也然考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註疏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也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

末道

朱十七

碑

一

繫牲是知宮廟皆有碑為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紀功德其上而依倣刻銘則自周秦始耳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山川有碑城池有碑宮室有碑橋道有碑壇井有碑神廟有碑家廟有碑古跡有碑土風有碑災祥有碑功德有碑墓道有碑寺觀有碑託物有碑皆因庸器之類漸闕而後為之也又主於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其主於敘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曰變體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於託物寓意之文其體自別而墓碑則又自

為體焉

後漢書曰

郭林宗

為碑

文既

而謂

盧植

日吾

為碑

多矣

皆有

斷惟

郭有

道無

牛

色

陰

碑者埋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埋岳故曰碑也

自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

徂墳猶封墓也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

蔡邕觀楊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一文句無擇言周乎

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

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木自然而至

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

及孫綽為文志在碑誄溫王邵庾辭多枝維桓彝一

文通 卷十七 碑 二

篇最為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

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

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

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

同誄之區焉

碑陰荊州記云冠軍縣有張唐墓七世孝廉刻其碑

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

後人幸勿見傷此刊碑陰之可考者今人多刻樹碑

姓氏及醵錢數於陰

篆額

其篆於額者曰篆額書碑曰丹書上石非丹書不可鑄也

鐫

其鐫削曰鐫古人善書者往往自鐫恐俗匠失筆法耳

書丹

蔡邕刻石經悉自書丹

碑評

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壘白八字則碑陰有評語矣

孔宙碑陰不曰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

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

文通

卷十七

碑

三

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

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授徒親

授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

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

吏古籍者則曰故民非文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蒞

則曰義民此皆讀漢碑者所當知而隸釋人間少傳

故著之

胡侍曰夫俾幽貞潛德流光莫掩鴻勳駿伐重馥靡

盡高岬爲谷而碩懿永存委骨成塵而聲華益亮不

有碑志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巧筆詞人闢其

先烈中世以降諒然同風固彌文之通懷含靈之極

致也而時變道涼俗靡文敝墟墓之製率是誇誣獎

其元忠則行齊八凱稱其篤孝則蹟邁二連或云散

粟凶年施非望報或云却金暮夜清恐人知苦節與

沉栢同貞義教共斷機等辨狀梟獍爲鸞鳳進躋跼

爲助華雖語有精麗而咸歸矯飾夫以存多遺行沒

獲嘉名淑慝俱旌真履誰別不論其世孰匪令人譬

則寫照傳神眉目盡殊素交卒觀未免誰何儻昧平

文通

卷十七

碑

中

生祗云惟肖殆令漢臺之畫耿鄧不分傳野之賢旁

求靡及矣意者非分之然鬼亦醜顏無情之辭後將

奚信而作者無愧色受者無遜心觀者無異論有識

之士所深憎也蓋近代史編惟憑碑志碑志烏有史

編子虛矣又縉紳壽考乃可君公才士雅人方堪別

號碑表之等倬有王章夫孺之銜並須廷授乃今賈

豎販夫咸冒君子之號乘田完庫輒樹神道之碑市

女里妻詐假大孺之貴祗以自罔寧曰閭人犯分誣

親慙茲彌甚且仲叔繁纓宣尼致惜重耳請隨周襄

不許方物則飾馬之具小麗罰則闕地之罪均而不學之徒蔑禮任心僭侈顛越秉文之士依阿緒信不知所裁俾表德之器林列丘隴之間華袞之辭波及輿臺之鬼憑風詭濫其說愈長冠履渾同無復等別矣然金石之撰體異汗青史法則褒貶兩存碑志則揄揚獨運故纂文樂石表鎮玄途例皆黼藻溫華斧鉞不用儻於事理泥閼便當婉言莫承勿令回我鬼鋒眩彼來葉苟或情在難拂勢不可辭其於命翰遺言湏存商訂不識避就將賈竅端蓋雖空空鄙夫平

文通

卷十七

五

生詎無一善獵其可欲舍其深瑕裁辨之間頗加恢潤譬諸刻鵠略企鵠形若畫無鹽不淪魍魎庶幾是非不遠梗槩猶存在彼既獲稱情於我亦非曲筆亦摘章之活術御物之圓機也
孫何曰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誠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

銘之於景鍾者曰鍾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由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爲黃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爲坐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斷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植喪大記曰君塋四綽二碑大夫塋二綽二碑又曰凡封用綽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輓輓輓棺而下之用綽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紼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釋者曰官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塋祭饗聘之際所值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塋令其礪

文通

卷十七

六

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
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
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
世周宣王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
曰獵碣洎延陵秦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
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
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
勒石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
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
文皆有敘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林而爲
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
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
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邕爲高懸
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敘與銘皆混
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
於石是直以繞紉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
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
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

文通

卷十七

碑

七

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
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誦詩可也何必區區於
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
乎諛諂者則如班蔡之作存敘與銘通謂之文亦其
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
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
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穎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
荀陳古碑數四皆冗其上若實索之爲者走而問故
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
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
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矇昔人
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貽同志故爲生一辨
之憶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大於此者甚衆吾徒
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
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文通

卷十七

碑

八

碑

碑晉潘尼作潘黃門碑碑餘也揭其操行立之墓隧者也其文與碑體同

文選

卷之十七

碑

九

哀頌

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哀頌揚厲其盛德而思念之也

文選

卷十七

哀頌

十

悲文

悲文蔡邕作悲溫舒文文選注悲者傷痛之文也

文選

卷之十七

悲文

十二

遺文

遺文晉散騎常侍江統作漢酈炎作遺令臨沒顧命所以託後事也

此古
家
見至
文苑

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卒張妻性極妬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某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求分某以券呈

文選

卷之十七

遺文

十三

官見與吾壻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子復訴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壻外人詭書非者慮彼幼為爾害耳

文選
死者
若生

文選
死者
若生

談苑宋張公詠守杭有富民將死子三歲乃與婿遺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長以財訟婿持書請如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不然子死汝手矣皆泣謝而去

行狀

漢孔相舍曹傳朝幹始作楊元伯行狀後世因之文章緣起

劉勰曰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蓋其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以載不必詳焉

末通

卷之十七

行狀

十四

文通卷之十八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誄

釋名曰誄者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周禮太祝六辭其六曰誄即此文也今考其時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略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謚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謚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抑或有變也按古之誄本為定謚而今之誄唯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為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

周禮春官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法以蒞勸防鄭司農云勸遣之日讀誄其行而喪事攷焉

為有付失小喪賜謚

文章流別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惟作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

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二
子不若忘之如為誄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
謚宜為惠弟子聞而從之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
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
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
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魯莊戰乘丘始及
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慙遺之切嗚呼之歎
雖非創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

文通 卷之十八 誄
長矣既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
沙麓擬其要而孕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
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哭誄雖工而他篇頗疎立
以見稱光武而收盼千金哉傳毅所制文體倫序孝
山崔瑗辨絮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
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而人新切所以隔代
相望能微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
憲章王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未旨
言自陳其爭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

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
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傳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
光霧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
工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
而哀終論其人也暖乎若可訛道其哀也悽焉如可
傷此其旨也

文通 卷之十八 誄

三

祭文

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夫禮祭以誠止於告饗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言所以交鬼神之道固有過也

祭文者祭其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四言六言七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劉勰云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如宋人祭馬荆川祭刀之

祭文是別一體

弔文

周禮曰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詩云神之弔矣弔至也神之至猶言來格也

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若賈誼之弔屈原初不稱文後人又稱為賦其失愈遠矣其有稱祭文者其實為弔也濫觴於唐宋有弔戰場弔鐃鐘之作大抵弔文之體勢鬚起驤以切要惻愴為尚耳

弔者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虎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為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悃念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為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異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隄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語

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哀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緝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繼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矣。

文選

卷之十八

弔文

太

哀詞

任昉曰。哀詞。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詞。

文章流別曰。哀詞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文帝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輩為之。其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心之辭。

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吳訥並列之。殆未審歟。若夫古辭。自為一體。

文選

卷之十八

哀詞

七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

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墓詩促節四
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
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
乎愛惜。勿未成德故舉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
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慙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
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
貴耳。

末通

卷之十八

哀詞

八

墓表

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厥
後因之。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
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道故又稱神道其
爲文有正有變。又取阡表殯表靈表以其遡流而窮
源也。蓋阡墓道也。殯者未葬之稱。靈者始死之稱。自
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近世用墓表故以墓
表括之。

末通

卷之十八

墓表

九

墓碑文

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爲之樹于柳之前後穿其中爲鹿盧而貫緯以芘者也檀弓所載公室視豐碑是已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于其上稍改用石則劉勰所謂自廟而祖墳者也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蓋葬者既爲誌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表以揭於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其爲體有文有銘又通卷之十八 墓碑文 十一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至於釋名之條亦得立碑以僭擬乎品官豈歷代相沿崇尚異教而莫之禁歟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曰碑銘并序亦別題也若夫銘之爲體與用韻則諸集所或雖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大略亦相通焉

東坡不設

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與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臣渡虎暴其清廉執法之官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恨當時構文之士惜逸此言

東坡祭張文定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今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元祐中奏云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

東坡 墓誌碑士大夫所共知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碑終非本志况臣老病鄙詞不稱人子之意伏望特許辭免觀此一奏近之諛墓者可無汗背東坡答張子厚書云志文疏中已作太半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今書大事略小節已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體

墓誌銘

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漢崔瑗作張衡墓誌銘洪适云所傳墓誌皆漢人大隸皆云始於晉益丘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晉隱士趙逸曰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間其故答云生時中庸人耳及死也碑文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國語楚子

文通

卷十八

墓誌銘

十二

襲議恭王諡曰先其善不從其過白虎通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德掩惡揚善者也義固如是然使後世有稽無徵何以爲戒構文之士宜少鑒於逸言蓋誌銘埋於壙者近世則刻之墓前矣

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爲之鐫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母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理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

墓誌之始

塔

三十一
通例

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正人秉筆必不肯徇人以情也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敘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無銘題云銘而卻無誌者皆別

文通

卷十八

墓誌銘

十三

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于他所而歸葬者曰歸附誌葬于他所而後遷者曰遷附誌刻於墓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墳誌曰壙銘曰壙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

韻法

韻法

作誌文而銘內始敘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難以例列而銘體與韻更爲審諦

文通

卷十八

墓誌銘

下

神道碑

事祖廣記云晉宋之世始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其刻文正曰某帝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墓本也其初獨立之於墓兆之東南地理家言以東南爲神道若神靈往來出遊之意亦有稱碑銘者

唐呂夷簡臨終無碑神道故以碑名耳

文通

卷十八

神道碑

十五

文通卷之十九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口宣

口宣者君諭臣之詞也古者天子有命于其臣則使使者傳言若春秋內外傳所載諭告之詞是已未有撰爲儷語使人宣于其第者也宋人始爲之則待下之禮愈隆而詞臣之撰著愈繁矣蓋諭告之變體也

文通

卷之十九

口宣

一

宣答

宣答者羣臣奉表慶賀而禮官宣制以答之也先期詞臣撰詞以授禮官禮官習之至日宣示以見君臣同慶之意蓋雖繁文而義則美矣
今制詞皆兩句尤爲古雅又著之儀注無臨時改撰肄習之勞豈不度越前代哉

文通

卷之十九

宣答

二

貼子詞

貼子詞者、宮中粘貼之詞也。古無此體。不知起於何時。第見宋時每遇令節。則命詞臣撰詞以進。而粘諸閣中之戶壁。以迎吉祥。觀其詞乃五七言絕句詩。而各宮多寡不同。蓋視其宮之廣狹而爲之。抑亦以多寡爲等差也。然此乃時俗鄙事。似不足以煩詞臣。而宋人尙之。豈所謂聲容過盛之一端歟。

文通

卷之十九

貼子詞

三

表本

表本者、宋時天子告祭先帝先后之詞也。古者郊禘宗廟陵寢之祭。僅用冊文祝文。至宋始加表文。呼爲表本。雖曰事死如事生。而禮則瀆矣。

文通

卷之十九

表本

四

致辭

致辭者表之餘也其原起於越臣祝其主而後世因之凡朝廷有大慶賀臣下各撰表文書之簡牘以進而明廷之宣揚官壺之贊頌又不可缺故節略表語而爲之辭觀宋文鑑以此雜於表中蓋可知已今之祝贊卽其制也

表題

卷之十九

致辭

五

右語

右語者宋時詞臣進呈文字之詞也謂之右語者所進文字列于左方而先之以此詞實居其右故因而名之蓋變進書表文之體而別其稱耳然考之諸集唯歐陽脩王安石等有進功德疏右語豈其特用於此等文字而他皆不用歟詞皆儼語而短簡特甚

表題

卷之十九

右語

五

致語 徐伯魯作樂語

樂語者，優伶獻伎之詞，亦名致語。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朝覲聘問，皆有燕饗，以洽上下之情，而燕必奏樂。若詩、小雅所載鹿鳴、四牡、魚麗、嘉魚諸篇，皆當時之樂歌也。夫樂曰雅樂，詩曰雅詩，則雖備其聲容，娛其耳目，要歸於正而已矣。古道虧缺，鄭音興起，漢成帝時其弊為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魏晉以還，聲伎寢盛。北齊後主為魚龍爛熳等百戲，而周宣帝徵川之，蓋秦角抵之流也。隋煬帝誇夫厥總，追四方散樂。

文通

卷之十九

致語

六

大梁東都為黃龍繩舞扛鼎負山吐火之戲，千變萬化，曠古莫儔。嗚呼極矣！自唐而下，雅俗雜陳，未有能洗其陋者也。宋制王旦春秋興龍地成諸節，皆設大宴，仍用聲伎。於是命詞臣撰致語以昇教坊，習而誦之，而吏民宴會雖無雜戲，亦有首章，皆謂之樂語。其制大戾古樂，而當時名臣往往作而不辭，豈其限於職守，雖欲辭之而不可得歟？然觀其文間有諷詞，蓋所謂曲終而奏雅者也。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

龍振

文通

卷之十九

致語

七

王司馬范鎮皆為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蟠。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成化中黃編脩仲昭莊檢討和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侍門，有文華門、仁智殿、華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易若仍舊之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六一公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權保厥家，亦何不可。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圍，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章諷諫乎？諸公毋乃未習聲律而託為此乎。

青詞

青詞表者釋道陳奏之詞也。古今表詞施於君臣之際而二氏亦以表稱蓋僭擬也。若乃天子之於天固宜用表稱臣然不以施於郊祀之際而用老氏之法以贖神則名雖是而實則非矣。崇正者詳焉。其曰朱曰露香曰默皆別名也。

文通

卷十九

青詞

八

上梁文

上梁文者工師上梁之致語也。世俗營構宮室必擇吉上梁親賓裹麪雜他物稱慶而因以犒工於是匠伯以麪拋梁而誦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儷語而中陳六詩詩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蓋俗禮也。又按元陳繹曾文筌有寶瓶文云。巧者塤棟春之詞而諸集無之。無以爲式竊意其詞大略與上梁文同。未亦陳詩如樂語口號之比第無四方上下諸章耳。宋人又有上碑文蓋上扁額之詞亦因上梁而推廣之也。

文通

卷十九

上梁文

九

道堂榜

道場榜者釋老二家修建道場榜示之詞也品題不同而施用亦異其迎神馭者曰門榜淨壇場者曰監壇榜亦曰燃燈者曰燈榜戒孤覓者曰戒約榜限孤覓者曰結界榜浴孤覓者曰浴室榜施法食者曰施斛榜施水燈者曰水燈榜張于造齋之所者曰監齋榜張于設供之所者曰供榜張于食所者曰茶湯榜已上數榜二家錯陳而互有遺闕其或用或不用亦不可知然能觸類而長之則亦無不通矣此異端之文通

卷十九

道堂榜

十

教學者勿求焉可也

法場疏

道場疏者釋老二家慶禱之詞也慶詞曰生辰疏禱祠曰功德疏二者皆道場之所用也又按陳繹曾文登云功德疏者釋氏禱佛之詞及考諸集與事文類聚並有二家疏語則知疏者不特用於釋氏明矣其曰齋文即疏之別名也

文通

卷十九

法場疏

十一

法堂疏

法堂疏者長老主寺之詞也其用有三未至用以啟請將行用以祖送既至用以開堂其事重其體尊非夫高僧恐不足以當此也

末通

卷十九

法堂疏

十三

募緣疏

募緣疏者廣求衆力之詞也橋梁祠廟寺觀經像與夫釋老衣食器用之類凡非一力所能獨成者必撰疏以募之詞用儷語蓋時俗所尚而橋梁之建本以利人祠廟之設或開祠典尤非他事之比則斯文也豈可闕哉

末通

卷十九

募緣疏

十三

文通卷之二十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序例

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欲暢其旨。必資先容。今史漢表志雜傳。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夫史以記事爲宗。自與詩書殊例。至于文苑儒林。序例首簡。不有例于疊床乎。自范曄而下。矜銜文彩。始革其流。於是遷固之道替矣。爲史之道以古博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官。蓋夫子作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彪炳。降及戰國。迄乎有晉。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于寶范曄理切而功多。鄧粲道驚詞煩而寡要。

文通

卷之二十

序例

一

文通

卷之二十

序例

二

子顯雖文場蹇躓。而義甚優長。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爲力。異夫范依政。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而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齊書例云。人有未字行者。今並書其名。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官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旣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酒也。

正名

材劉漢中王高帝高帝亦益平
何以不也平
平

唯名不可以假人。必也正名乎。春秋吳楚稱王。仍書曰子。此褒貶之大體。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自茲真偽莫分。訛謬相仍。如更始中興。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未聞勢窮者卽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漢之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

文通

卷二十

正名

主

魏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也。作者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丸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勸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忘夫至公。難定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自三代以來。名實相允。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

題首

文通

卷二十

正名

中

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齊武成昆季。僻王庸主。猶曰祖宗。史臣載削。必書廟號。何申勸沮。杜偷濫乎。位在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宣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號可也。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元氏起於沙朔。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二十八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書帝書崩。何異腐鼠。而稱璞乎。自昔稱謂。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殺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四皓。魯建萬石。皆出於編錄之弛。張取叶隨時耳。後頗纂流時。採新名。務成篇題。若王晉之處士。寒雋。沈宋之二酋。索虜是已。唯魏收自我作故。無所憲章。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諛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添。

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昔原涉開道
表曰南陽阡、欲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世人但云原
氏阡耳、事非允當、誰其遵之。如收之詭名駭物、難以
形諸竹帛、失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豈可
便書其名、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
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
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
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
漢王、則謂昭烈為玄德、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為曹丕
文通 卷二十 五 正名

夫以淫亂之臣、總隱其諱、正朔之後、大呼其名、意好
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此失近多、難語中庸、略舉
一隅、以存標格。

題命

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上古有
墳典、丘索春秋、尚書、檮杌、志乘、史、漢而下、其流漸繁、
大抵多以書記為主、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
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元
劉璠曰典、此又厭俗習舊、雖云稽古、未達從時、推而
論之、其編年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如呂
陸二書、不繫時月、而皆號曰春秋、魏梁二史、巨
細畢載、而俱勝之以略、若乃史傳立號、諒無恒規、如
傳皇后而以外戚命章、夫外戚憑皇后以名、猶宗室
因天子而顯、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
宗室紀可乎。班固人表以古今為目、古誠有之、今則
安在。子長史記別舛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改書為
志、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斯亦貴於革舊者矣。夫雄
雌未決、則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
袁群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
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
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

而行。巧於師古者矣。今姑舉列傳論之。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母將。蓋陳衛諸葛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是也。范曄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子孫附注於祖先。適藥草經方。煩碎俗猥之至矣。魏收因之。抑又甚焉。題司馬以僭晉。目劉宋爲島夷。萬世之公。其究安在乎。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一句之褒貶。婉而成章者矣。

史通

卷二十

題命

七

編次

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錄爲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其間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混淆。冠履顛倒。列傳所編。惟人而已。龜策異物。輒同黔首。不其怪乎。且所記全爲志體。若與八書齊列。庶幾得其儔焉。孟堅一姓一傳。多出附餘。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異篇。外戚元后。婦姑分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逮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蹤。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僞。

史通

卷之二十

編次

八

位先不啻。蓋逐兎爭捷。瞻烏靡定。是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僞不遵恒例乎。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旣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子嬰。昌邑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記事。不師古。其滋章之甚。與載觀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遠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爲格言。

卷之二十一

編次

九

斷限

夫史之有斷限也。蓋以正厥疆里。別其源流耳。昔尼父之定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稽古。帝堯。丘明之傳經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此皆義文交互。非濫軼也。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起乎司馬。馬記以史制名。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班書持漢標目。但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自茲以往。實蹟駁與。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惟二袁劉呂而已。各進鳩行。弑燃臍就戮。總開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東令之誅。旣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

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如班書地理志。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耳。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章名。若夷狄本繫種落所興。北貉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闕徙居。諸如上說。作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相傳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云。雖有愛而

末道

卷之二十

斷限

上

必損。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煩省

荀卿云。錄遠略近。史之詳略審矣。于今昇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叢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張世偉者。班馬優劣。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一百四十年事。八十八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咸以左氏爲最。馬次之。孟堅非矣。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煩言彌甚。勢使之然也。何者。春秋之時。開境力爭。吉凶入事。聞於他國者。或因假道。或通盟好。否則無得而稱。曾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楚越。僻遠罕通。多有闕如。且自宣成已前。三紀一卷。昭襄已下。數歲一篇。隨所見聞。非故爲簡約也。漢則會計之吏。歲奏輶軒之使。日來作者。俱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此所。以倍於春秋也。降及東京。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譜宗錄。各成私傳。此中興之所。以廣于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如謝承陳壽。如宋齊梁陳。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

秦氏二世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
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于大邦也夫論者
但當要其苦於榛無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如必量世
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
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
城者謳華以棄甲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
也若武帝乞漿於相父陳平獻計于天山長沙戲舞
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豈得謂之煩邪從可知矣
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視兵孟津言成三誓
文通 卷二十一 類省 五

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若必以古方今持彼
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則城濮鄆陵之事也有
窮篡夏少康中興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太差既滅勾
踐霸世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則
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
其審如此若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誦其疎遺
尤其率畧者矣而議者苟嗤沈約蕭衍孫盛習鑿齒
之所編煩於班馬不亦繆乎

倣倣

効法之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
何以言之古者命官有別卿與大夫各爲名秩此春
秋之例也秦有天下列爲帝王譙周撰古史書李斯
之棄市也云秦殺其大夫以天子之丞相名諸侯之
大夫此與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
國分書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典午旣嘗統一干
寶晉紀每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
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齊桓繼絕左傳云
文通 卷二十一 倣倣 十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
皓之成擒也干寶亦云吳國旣滅江外忘亡豈司馬
氏之所能致與此與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
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正至
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
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
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年必書某年春帝正月
夫年旣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此與春秋又所謂貌
同而心異也春秋三傳各釋經義如公羊屢云何以

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徒已出，輒自問答者，豈叙事之體耶？此與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而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文通。卷二十 倣倣 十五

面何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此與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可謂宋人守株者矣。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求其偶中亦有可言者焉。是故君父見害，臣子所不忍言。故左叙桓公之在齊也，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殁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此與左氏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一時所記詳其始末，若左氏七年鄭履楚鐘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鐘儀於楚，以

求平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勰使力士排徐江湛江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此與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孫，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論語叙人酬對，或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此與論左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附見者如左稱楚武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問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如左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王邵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至如左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

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王邵述高李衣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架血滿袖夫不言奪架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架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文通 卷二十一 倣倣 十七

採撰

及史之缺宜尼所幸自昔博雅君子靡不徵求異說採摭羣書然後能成一家之言丘明授經立傳廣包周志晉采鄭書楚札等篇聚編成錄若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之若斯也馬遷博採世本諸書班固全同太史太初已後雜引新序說苑七略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其流日煩其失愈甚苟出異端虛益新事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嫦娥拜月如斯路駁豈可殫論稽康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多採六經圖讖范曄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見履左慈羊鳴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好誣先代于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魏收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助桀爲虐絕胤遭刑惡乎宜乎若晉書採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矜里誇族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如稱江東五雋潁川八龍徵彼虛譽定爲實錄曾參殺人無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行路傳之衆口故蜀相

薨於渭濱。晉書稱其嘔血。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
流矢沈炯薦書河北以爲王韋。魏收草檄關西謂之
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彼此有殊。是非無定。
況古今路阻。視聽襄隔。涇渭一亂。烏兔雌雄。將師曠
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
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蹄。
此之乖濫而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

文通

卷之二十

林撰

十九

言語

劉子玄曰。上古之世人。惟朴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
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所載伊訓。畢謨。詰誓。是
也。周文郁郁。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滯。春秋呂
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納出。魏絳揚于。戰國雲湧。人
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謔誑。利口寓言。若
合縱連衡。范雎反間。魯連解紛。是也。漢魏已降。籌畫
具于軍表。獻替總歸。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
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客戲解嘲。若朱雲
折檻。張綱埋輪。秦宓酬吳王。融答虜使。比之小辯。曾
何足云。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以下。曾無足觀。戰
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也。如鵲貫鸛
鶴童豎之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儲腹葉甲城
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
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上。加以多聞博古者哉。
雖時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也。三傳之說。既不
習于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于戰策。足以驗昨俗之
遞改。知歲時之不同矣。後來殊乏遠識。頗似効顰。好

丘明者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全學史公。用使周泰言辭見于魏晉。楚漢應酬行乎宋齊。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規檢風流。造次經籍。故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先王桑梓。剪爲蠻貊。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鄒子。不可多得。而彥驚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妄益文彩。虛加風文通 卷三十 言語 王

物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唯王宋著書。抗詞正筆。務有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反尤二子。猶鑑者見嫫姆多。嫫而歸於明鏡也。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則董狐南史。齊目可求。班固筆。比肩皆是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繫。可勝

紀載。蓋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鄭生曰。堅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俗鄙俚之說。必將以啓吻。傳諸諷誦。而世人以爲清雅。魯朴。何哉。蓋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矣。

文通 卷三十 言語 王

文通卷之二十一

明黃岡朱荃宰一父著

體性

劉彥和曰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益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然才有庸偶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偶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

文通

卷二十一

體性

曰典雅二曰遠興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銘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興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圃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

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興逸而調遠叔夜偶俠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

文通

卷二十一

體性

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神思

劉彥和曰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容動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睂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遊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

末通

卷二十一

神思

三

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相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一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餽食之糧貫一爲極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杆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末通

卷二十一

神思

四

養氣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自三皇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故精氣內銷。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牛山之木。曹公懼其傷命。陸雪嘆其困神。非

文通

卷二十一

養氣

五

風骨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怛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鍊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聲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

文通

卷之二十一

風骨

六

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譬
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固雉藻耀而高翔。固文
章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千史之術。洞
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
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
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騁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
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
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
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通忘反。若能確乎正式。
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
之有哉。

文通

卷之二十一 風骨

七

情采

劉彥和曰。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
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
韞同大羊羴。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
述性靈。敷寫氣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
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
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
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嘗言
文通 卷之二十一 情采 八

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
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
辭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
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
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
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
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性情。故情者
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
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

美人
木質
不粉
黛粉
筆末

美人必皆

楚道
疾痛
而也
吟者
也
楚
強
吟
而
無
疾
痛
者
也

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言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造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甚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翻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

文通

卷二十一

情采

九

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
駁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
是以衣錦褰衣惡文大章賁象窮白賁乎反本夫能
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
摘藻使文不減質博不消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
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隱秀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交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文而成化，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馳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

文通

卷二十一

隱秀

+

探頤

劉知幾曰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旨歸則難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繆也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事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與誤事則義包微婉因攪篋而荆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二而未知其一以爲自反挾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開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垂傳以來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止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

文通

卷二十一

探頤

十一

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郊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旣疑丘明之攢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秦庸音特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瑕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騁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于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攷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過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

文通

卷二十一

探頤

十一

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歲斯皆短什小篇可俯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勅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逃彼東南更爲正朔。適史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

文通

卷二十一

魏收

十一

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爲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思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閩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攷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源書斯則

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遺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爲凡例志有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固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奸奢忍害賢良陳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

文通

卷二十一

魏收

十四

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皆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以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擅道驚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玆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家士於焉

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眾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記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攷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攷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頤。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誣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文通

卷三十一

序頤

十五

定勢

劉彥和曰。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効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之醞籍。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滴。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銘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邪。難得踰越。然

文通

卷三十一

定勢

十六

淵乎文者。並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妄人爭弓矢。勢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其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維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手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嚴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

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恒譚稱文家各有
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
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沈其旨者、或
好辭、言辨自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
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
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
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
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
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
末通。
卷二十一
定勢
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
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詭意、似難而實
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
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
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
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
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
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
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劉彥和曰、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
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
踐要所司、職在鎔裁。彙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
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
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
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
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
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平。履端於始、
文通。
卷二十一
鎔裁
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
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
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素足、而
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平既定、次討定
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
語、極略之體、游心窺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
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
成兩句。思瞻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者字去而意
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

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者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際。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羽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昇。然後拓衢路。置關鍵。文通

卷二十一

通變

廿一

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死虹之奮。翬光若長離之振翼。頌脫之文。矣若乃醒齷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物色

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詭勢環聲。模山範水。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于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彫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典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五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興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文通

卷二十一

物色

廿一

彌綸

所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心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隨辭采為肌膚官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擷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禁絲之文通 卷二十一 彌綸 廿

出以民之論 之哭 鬼舞 神矣

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屈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方意見浮沉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多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賡理然後文節自會如膠之枯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

謂

咀音次音

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掛會看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常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寫以遠送若首唱榮華而勝句憔悴則遺勢鬱滯餘風不暢此周易文通 卷二十一 彌綸 廿四

所謂儻無庸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文通卷之二十二

叙事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史通曰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斂自非作者之聖其孰能與于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足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辯于書說理者莫辯于春秋然則意復深奧語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班馬繼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始分焉經猶日也史猶星也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憑齋無聞逮于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倘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者是較其優劣詎可

文通

卷之二十二

叙事

文通

卷之二十二

叙事

二

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于三王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姁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之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樵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潤略無復體統自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

窮于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論知音生
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邵齊志此二家者並長于叙
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
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
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
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于賀六渾之朝
專事于士尼之代將恐輟毫棲牘無所施其德音而
作者安可以今方占一槩而讀得失夫叙事之體其
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聊爲區分類聚於別篇
文通 卷二十二 敘事 三

觀者省焉

簡要

史通曰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爲工而叙事之工者
以簡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
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于省文斯
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
尤美者也兩漢三國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
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
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况于章句不
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叙事之體其別
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
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于古文尚書稱帝
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
以美秀而文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
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
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
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
良剝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華簪藍
纓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

可知

見論而

省句

11字

煩句

難字

事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貴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于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于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于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于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廢字皆重複史

之煩蕪職由於此蓋何巨魚者垂其釣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日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誇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字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釣必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勝厭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潘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偏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隱晦

劉子玄白。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泰山者。但嗟其峻極。必適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

末通

卷二十二 隱晦

七

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矧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潤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旣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

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褰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蕭潰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視一事於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伯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雖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以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雙。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

末通

卷二十二 隱晦

八

分爲四句。瀾漫重沓。不知所裁。以承祚受責于少期。子昇取譏于君慙。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旣甚。叙事纒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買還。

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兩晉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大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直言

史通曰。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于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骨斧鉞。取笑于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

甌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
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昌武
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
于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亮
生達之說、抽戈化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
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
邵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
箕裘未隕、鄴城將相、新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
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
文通 卷二十二 直信 十一

寧爲蘭摧玉折、不爲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
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
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
書、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誦媚以偷榮、貫三光
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曲筆

史通曰、筆者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
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訓、
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以降、率由
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雖直道不足、而
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
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
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
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籍爲私惠、或誣人之惡、
持報已讐、若王沉、魏錄、濫述貶黜之詔、陸機、晉史、虛
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
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
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
所取其有往賢者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
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
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
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讐、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
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諛、獨

說亦

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
吏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
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
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梯
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
氣若史官未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
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
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爲我長家
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遼裔見侮諸華遂
文通 卷二十二 曲筆 七
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
蠻貊之邦大以敵國相讐交兵結怨載諸移機用可
致誣列諸細素難爲妄說荷未述此義安可言於史
耶蓋霜雪交下始是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
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
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
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
以觀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逆子懼今之書
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

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年中羣
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
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
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
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
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
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
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
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史臣得愛憎由
文通 卷二十二 曲筆 十四
已高下在心進不憚于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
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事類

文章之外有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文王詩以剖判爰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言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伯宋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鵬賦始用鸚冠之說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百官箴頓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招摭經史華實布濩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遠遘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才爲盟主學爲輔佐才學偏狹雖美少功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庸拙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便不知所出斯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待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惕班以下莫不取資操刀能割必列膏

文通

卷二十一

事類

十五

腴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綜博取約練精理聚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軟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雖小成績譬小輅制輪尺軀運關也或徵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茂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相如推三成萬妄書致謬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山木爲良匠所度無慚匠石矣

文通

卷二十一

事類

十六

多古邑里族氏

因習

史通曰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維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曰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手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大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商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靡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於平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諸自

原音

古其義無聞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在諸史傳多與同風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鄆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穎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妄飾

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婉賢愚草木以方男女擬人必以其倫述事多比於古漢氏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史臣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世跡必號龍飛斯並異乎游夏之措詞南董之顯書也魏收代史吳均

東通

卷二十一

妄飾

九

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中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口求獻百琛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置于文章則可施于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如王隱傳諸葛亮挑戰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譫矣而虞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首者矣禮記檀弓工言物始

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軀子長所書輟始爲壘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于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于內則卽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父彥鑾撰新史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恭闕而不載蓋麗廟

東通

卷二十一

妄飾

二十

贖字之媼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傳諸五經未聞別加刊定况愁山定櫝彰于載識河邊之狗著于謠詠難爲益藏又或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于文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作者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夸飾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舸。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創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鴟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譎。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鷁鷁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較獵。鞭宓妃以饒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魍魎。惟此水怪。亦非魍魎。而虛用濫形。不其踈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元

文通

卷二十二

夸飾

十一

文通

卷二十二

夸飾

十二

脫其義。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樹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泐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督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楊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文通卷二十三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載事

文之作也以載事爲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爲工觀左氏傳載晉敗于邲及楚師寒拊勉之事但云三軍之士煖如挾纊則軍情愉悅之意自蓄其中公羊秦敗於敘之事但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若公羊傳載齊使人迂卻克臧孫之事孟子載天下歸舜之事則曰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凡此則意隨語轉不容致思

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疎言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艷敢奮飛于前乎如申生爲驪姬所譖或令辨之左氏載其事則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檀弓則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一節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非扛千斛龍文鼎力

未及此

智悼子未葬晉平公飲以樂杜預謂大臣之喪子疾日不樂左氏言其事則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檀弓則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室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與矣

載事之文有先事而斷以起事也有後事而斷以盡事也如左氏傳欲載晉靈公厚飲雕牆必先言晉靈公不君公羊傳欲載楚靈王作乾谿臺必先言靈王

爲無道中庸欲言舜好問而察過言亦先曰舜其大智也歟孟子欲言梁惠王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亦先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若此流皆先斷以起事也如左氏傳載晉文公教民而用卒言之曰一戰而伯文之教也又載晉悼公賜魏絳和戎樂卒言之曰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若此流皆後斷以盡事也

載文

劉子玄曰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傳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諛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泊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浮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

文選

卷二十三

載文

三

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

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

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告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則不然至于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

文選

卷二十三

載文

四

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晉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草臨戎賞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聖詔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

其詒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龍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察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之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變于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末道

卷五十五 賦文 五

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威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瞻爲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夫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錢水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餽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知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

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蔡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諳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穢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於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文通

卷五十三 賦文 六

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跡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父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筆削者可不務乎

載言

史通曰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自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于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惟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

文通

卷三

載言

七

序叙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憊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

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

載言之文有答問若止及一事文固不難至有數端文實未易所問不言問所對不言對言雖簡略意實周瞻讀之續如貫珠應如答響若左氏傳載楚望晉軍問伯犁蓋得此也至於問則屢稱何也答則屢稱對曰其文與意有異左氏若樂記載實罕賈與孔子言樂皆據此也二文具載則可考矣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軍中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曰武夫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左氏傳載諸國燕饗賦詩之事但云賦某詩或云賦

某詩之卒章皆不載詩而意自具其曰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則知賦七章以卒盡八章也其曰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則知取我聞有命也左氏於此等文最為得體

言以簡為常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明斯得其簡也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疎也如春秋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聞其隕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公羊之義經以五字盡之是簡之難者也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

文通

卷二十一

賦

九

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所靡此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減泄冶之言半而意亦顯又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此復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別經傳之文

章句

王弼州曰首尾開闢緊簡奇正各極其度章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

劉彥和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

文通

卷二十一

章句

十

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賸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

志內義脉注附等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明則辭
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按句忌於
顛倒裁章貴於順序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
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
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
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聲禋以二言爲句羣二言
聲於黃世竹鞭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
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
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
文通 卷五十五 章句 十一

而於以者乃創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
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窮縫文體將今數句
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况章句歟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
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乎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執別文辭抑
一章曰其在于今典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使人
書詰執別雅語顧命曰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
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
嚮敷重豐席黼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荀席玄
粉純漆仍几使人春官司几筵執別命語
夫樂奏而不和樂不可聞文作而不協文不可誦文
協尚矣是以古人之文發於自然其協也亦自然後
世之文出於有意其協也亦有意書曰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疑謀勿成惟熙易曰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
觀之義或與或求禮記曰玄酒在室醴醢在戶梁醢
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俎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

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祚。若此等語。自然協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咎無弊。二者皆倒上句。又協之一體也。

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造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爲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說文解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詁字云。菽。實果。

文選 卷二十三

章句

十三

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益中所成。故曰幽菽。實果密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密而實於缶中。故曰實果。幽菽實果。取名於幽。實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見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檀弓文句。長短有法。不可增損。

長句法。如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王者乎。賁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蒞之。

短句法。華而晚否。立孫畏。厥溺。

春秋文句。長者踰三十餘言。短者止於一言。如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父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之類。是長句也。如螽之類。是短句也。詩之文句。長者不踰八言。短者不減二言。八言者。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是也。摯虞云。詩有九言。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然此當爲二句。其說非也。二言者。若祈父之類。春秋主於褒貶。詩則本於美刺。立言之間。莫不有法。

文選

卷二十三

章句

十四

容齋三筆曰。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無字。周禮之灋。砥薨蟲。豈畢。敝果。野。綱。簪等事。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左宗初登極。以潜邸爲佑聖觀。令王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方爭以爲觀名去人。恐不可安。有旨特增之。謚以易名。然則謚之爲義。正謂名也。司馬長卿論蜀。

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今謚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蕭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爲蕭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謚其言可謂奇矣

文通

卷二十一

章句

十五

練字

劉彥和曰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章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文通——卷二十一——練字——十六——誤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金賈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復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作翻成阻輿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

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誥訓頤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如畫異體心既託聲於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續在官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釋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瑰怪者也曹掩詩稱豈不朋斯遊編心惡咽呶字體瑰怪者也曹掩詩稱豈不朋斯遊編心惡咽呶

兩字詭異大疵美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黯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五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晦方冊紛

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譌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譌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字法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者。所以張文勢壯文義也。然皆有法。否則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其不見哂于詞木爲基者。幾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官囑羽含矣。

或字法。詩北山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叶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退之南山詩云。或連若相從。或盛若相闕。或妥若彌伏。或疎若驚離。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輳。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此句稍多。不能備載。皆廣以或字法而用之也。老子曰。凡物或行或隨。或歛或吹。或強或弱。或載或戴。或槩又。一法也。

者字法。考工記曰。脂者。骨者。羽者。鱗者。又曰。以脰鳴者。莊子曰。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隨者。唱。唱。韓退之。畫記云。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趨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噓者。喚者。株者。立者。斲者。飲者。沒者。陟者。降者。凡此用者字。其原出于考工記。因用莊子法也。

之謂。謂字法。係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主

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韓退之。賀問尊號表云。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蓋取易。係辭也。

謂之。字法。易係辭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

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

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凡經子傳記。用此多矣。故不悉載。如爾雅宮謂之室。室謂官等法。蓋訓詁也。凱風謂南風。皆此類。

之字法。孟子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老子曰。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若易說卦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居之。坤以藏之。此又一法也。莊子鴈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浦。竹南之浦。臣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

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可字法考工記曰故可規可方可永可與可量表記

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

可以字法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月令曰可以登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

處臺榭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

盡年

為字法易說卦曰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

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

文通

卷三十三

一字法

十一

木果莊子曰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

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又一法也爾雅蜺為

挈武弁曰為蔽雲暴雨謂之凍又與謂之間用講武

篇亦然

必字法考工記曰容穀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

筋必數月令曰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不以字法左氏傳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

惡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無字法左氏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

敖禮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而不字法左氏傳曰直而不倨曲而不相祀而不逼

遠而不勢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

其字法係辭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

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急莊子曰其寢不夢其

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

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啾以緩其喜心感者其

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

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雖每句用其

字而三句以見意又一法也

焉字法祭統曰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

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

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

焉見上下之際焉學記曰藏焉脩焉息焉遊焉三年

問曰翔回焉鳴號焉踴躍焉踟躕焉又一法也

于時子時字法詩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

語語鄭康成云時是也

實實字法詩云實方實苞實種實褒實發實秀實堅實

好實穎實栗

曾曾是字法詩曰曾是疆禦曾是枳克曾是在位曾是

在服

候候字法詩曰候主候伯候亞候旅候疆候以

有有若字法書曰有若號叔有若閼天有若散宜生有

若太顛有若南宮括

未未嘗字法家語曰未嘗知哀未嘗知愛未嘗知勞未

嘗知懼未嘗知危

斯斯字法檀弓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

舞斯愠愠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之謂禮

於是乎字法國語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

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

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

有有字法禮器曰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

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

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推也樂師曰有敝舞有皇

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左氏傳曰名有五有義有

象有假有類又一法也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明友有信此又一法也

分字法荀子曰井井分其有條理也嚴嚴分其能敬

已也分分分其終始也厭厭分其能長久也樂樂分

其執道不殆也炤炤今其用知之朋也修修今其用統

類之行也綏綏今其有文章也熙熙今其樂人之藏

也隱隱今其恐人不當也

然然字法荀子曰儼然壯然祺然莊然恢然廣然

昭昭然蕩蕩然莊子曰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漭

然莫不入焉

奚奚字法莊子曰奚據奚處奚處奚去奚樂奚惡

而字法莊子曰而容巖然而目衝然而顙頰然而狀

義然考工記曰清其灰而盪之而揚之而沃之而塗

之而宿之又一法也

方且字法莊子曰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

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絛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

似
研音

乎

遇

以之

足以

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似字法莊子曰似鼻似口似眼似耳似拊似圍

似注者似汚者

乎字法莊子曰與乎其祿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

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

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屬乎其似世乎終乎其未可制

也連乎其似好用悅乎忘其言也禮運曰洞洞乎其

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莊子蓋

廣此法而用之

文通 卷五十五

遇字法詩曰遇慰遇止遇左遇右遇疆遇理遇宣遇

畝

以之字法仲尼燕居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

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

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

禮故武功成也

足以字法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

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也

得其

以

法又 法又 法又

法又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又一

法也

也字法中庸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周

易雜卦一篇全用也字

得其字法仲尼燕居曰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

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祭得其

哀辨得其黨蒞官得其本政事得其施

以字法太司樂曰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

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周禮此法極多不能備

載

曰字法洪範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周禮凡次叙其事皆類此一法也周禮小胥曰

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洪範曰曰雨曰霽曰蒙

曰驛曰克曰貞曰晦凡此類不言數又一法也大宗

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易象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

得之字法莊子曰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義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食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

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人

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以仁

以仁。

以

文通 卷三 字法 廿七

卷二十三

字法

中

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
 賓鬼神也。五祀所以本祀也。

存平

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慮無咎者存

平悔。

八

四時懸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所

知所以字法。中庸曰。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矣字法六月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

君臣缺矣下皆類此不能悉載板詩曰辭之輯矣民

之治矣。辭之慚矣。民之莫矣。止與每。信用矣。守而上

丁之意林闕

魏甚奇。

焉與謂之間用如爾雅五方篇東方有比目魚焉不

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

文通

卷三

字法

母人

文

問答

71.

名謂之鵝鵝西方有此肩鵝焉與叩叩岨虛比叩叩
岨虛齧甘草叩叩岨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蹙北方有
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軋首蛇焉此四方中國
之異氣焉

之異氣焉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權力異則事勢異。旗章

異則斜瑞異則禮寵異則務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

異則天壽異則器皿異則祭祀異則毛受異服從

服法

何字法如天問篇句句用何字雄視千古

對待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登營麗辭率然對雨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能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宋晝吳冶刻

文通

卷之五

對待

十九

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其逸韻俱發至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割毫析釐然其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窮翔乎膏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

言對
事對
正對
反對

鈔

路
青

文通

卷之五

對待

十

陽七哀云漢祖想粉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為易也擬人之譽事對所以為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為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為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宜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足驥在左騶駕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變之一足踰踰而行也

交錯

文有交錯之體若纏糾然上作標理盡後已書曰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莊子
 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
 非指也荀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
 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國語曰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茂由至矣始與不
 善不善進不善善茂由至矣穀梁曰人之所以為人
 文通 卷五十五 交錯 廿一

文通

卷五十五

交錯

廿一

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
 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
 不道何以爲道此類多矣不可悉舉然取莊子而法
 之則文斯遠矣

複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
 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
 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又云吾無糧我無食詩
 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
 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浮碑云丘墓起墳
 爲複矣

詩書之文有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詩曰云誰之思

文通

卷五十五

複

廿二

之妙
 各極
 止極
 所謂
 事物
 必有
 則也

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思賢之意自曲
 折也又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考古之意自曲折
 也書曰眇眇予末小子此謙托之意自曲折也又曰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此告急之意自曲折也

複字用于詩文中最難雅馴楊用脩取三百篇諸書
 之複依均彙集惟伐林者諡焉

容齋隨筆載王季朗云太學士嘗戲作人焉度哉論
 以人焉度哉一句複作數轉大可噴飯

于校

晉蘇蘭璇璣圖詩襄徧宛轉寥寥千古曰雪陽春周

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然檀弓但云以子游之言蓋避重複也。又左氏傳載晉師歸。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范叔見勞之。如卻伯。樂伯見公亦如之。夫三述晉侯之語。固未爲害。而左氏兩變其文。蓋避重複也。

文通

卷二十三

禮

十五

孤行

天下物之孤者最貴。品之孤者最高。調之孤者寡和。注之孤者必勝。角之孤者必瑞。如金毛獅子墮地獨行。不求伴侶。奇矣哉。及乎文字。匪假發端。必藉助語。文之弊也。尚且累贅之也。若若乎而。謂尚書無一也字。不駭且笑。豈有文至千萬。不相複襲。而辭理燦然者哉。然亦有數家。各自爲體。妙出天然。或文字接屬。而理義炳蔚。如周興所撰千文。詞古節迫。四言一韻。鏗鏘如響。隋潘徽所撰萬文。實追其蹤。或不接不屬。而通音叶響。律呂相宣。如韻會所收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合之則平上去入共歸其母。分之而陰陽平仄自叶其均。中雖有複文。而音屬轉注。或一字數音。義隨音異。而聲響懸殊。亦不可爲同。如近世千家姓亦復可觀。皆以一言成句。一字成書。真天地間絕奇之體。寥寥千古。可謂獨而無耦。孤而寡和者矣。與夔之一足。踰蹕而行者異矣。文章微妙。夫言豈一端而已也。

文通

卷二十三

孤行

十六

贗

贗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上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擬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鵬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情文通 卷二十一 贗 七

又有非偽而偽者文子載於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於勾漏本傳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偽而實偽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千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又有當時知其偽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記其偽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偽托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末通 卷三十三 贗 八

偽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

援引

凡伯刺厲之詩而曰先民有言吉甫美宣之詩而曰人亦有言胤侯之征乃舉政典盤庚之誥亦載逸任或稱古人言或稱我聞曰是皆有所援引也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真記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

不

卷三

援引

廿九

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却至聘楚辭章云百官承事朝而不文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

攷宋陳文簡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益常體也

或以康誥爲先王之令見國周書爲西方之書見國

以咸有一德爲尹誥禮語以大禹謨爲道經前不

自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

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上稱灼曰武

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

卒章爲亂辭國語摘小死首章爲篇目國語數章之

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

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致爲毋謂無補陳氏

末通

卷三

援引

四

之言予論有契焉

節節引起者如大學邦畿章中庸尚聚章節節引詩

起奇絕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不亟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

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

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譬况

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又曰罕譬而喻夫惟博故能罕也宋陳騭曰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文之作可無喻乎抑嘗攷之詩之比似矣易之象皆本自然非聖人因象後畫故象不可爲譬喻以其皆實事非寓言也各爻亦隨爻爲象亦非寓言張橫渠曰象皆實體所謂仰觀俯察取象物宜非寓言也卦爻小象容有寓言楊信州曰小象亦無寓言如禾

文通

卷二十三

譬况

四

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範僞則智者正之謫甚而般亂則智者正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寓言十九在莊生自言之淮南子曰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肩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聖人之意惻隱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噫六書已有假借而釋氏全用此法以瀉妄心愈博愈罕生機嗚然矣

論曰假喻如黃帝鼎湖之事曰采銅鍊剛質也登彼首

文通

卷二十三

譬况

四

山者就高明也大壘者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濟中和也羣龍者衆陽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也治成而上則精微所徹去人遠矣羣小臣智識不及攀龍子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善世利俗之具也民懷之而已號以決慕藏以奉其傳也

曰直喻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孟子曰猶緣木而求魚也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論語

喻曰譬如北辰莊子曰凄然似秋此類是也

喻曰隱喻其文雖晦義則可尋禮記曰諸侯不下漁色國語曰殽平公軍無稅政又曰雖竭諸焉避之左氏傳曰是秦吳也夫公羊傳曰其諸侯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此類是也

喻曰類喻取其一類以次喻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歲日月一類也賈誼新書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堂陛地一類此類是也

喻曰詰喻雖爲喻文似成詰難論語曰虎兕出於柙龜王毀於積中是誰之過歟左氏傳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此類是也

喻曰對喻先比後證上下相符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荀子曰流丸止于甌臯流言止于知者

喻曰博喻取以爲喻不一而足書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殮壺也此類是也

喻曰簡喻其辭略而意甚明左氏傳曰名德之與也揚子曰仁宅也此類是也

喻曰詳喻須假多辭然後義顯荀子曰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此類是也

喻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證其事左氏傳曰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禮記曰蟻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此類是也

喻曰虛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論語曰其言似不足者老子曰應易似無所止此類是也

喻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

喻曰楊用修曰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尚書云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

書曰迂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
秤也。尹曰迂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
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
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
貢如此。則子貢一倚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
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
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
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
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

文通

卷之五

卷之五

四十五

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自若。如太史公之
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
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
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
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禪。謀草
創之。左氏遂謂禪謀于野。則獲益因草之一字。誣
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
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鮑叔牙
諧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

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

語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諸如此類。真可謂罕譬而
喻。善繼其志者哉。

文通

卷之五

卷之五

四十六

助辭

夫文章之變化無窮矣。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今斷句之助也。去之則不足。加之則有餘。歟有定理。而史之敘事時亦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欽彫牆。則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敘也。書匈奴爲偶人象。邳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寄抑揚於片言。隻字之間。有

文通

卷五

助辭

四

雋永者矣

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儼。樂之有相也。禮無儼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檀弓曰。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曰。寡人盡心焉耳矣。檀弓曰。我弔也與哉。左氏傳曰。獨吾君也乎哉。凡此一句而三字連助。不嫌多也。左氏傳曰。王事無乃闕乎。又曰。其無乃是也乎。此二者六字成句。而四字爲助。亦不嫌其多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樂記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凡此不嫌用之字爲多。禮記曰。言則大

此類

只此思而何斯斯其

矣。美矣。此不嫌用矣字爲多。檀弓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論語曰。富哉言乎。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辭半之。不如是文不健也。左氏傳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此文每句終用助辭。讀之殊無齟齬艱辛之態。左氏傳曰。以三軍軍其前。欲見下軍字有陳列之意。則當用其字爲有力。公羊傳曰。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欲見下門字有守禦之意。則當用焉者字爲有力。

文通

卷五

助辭

四

毛詩語助。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旣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竿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侯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祭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有輯抗。可與過。其此字獨招鬼用之耳。

奪胎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
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臭惡而新人剗費無
忌教却死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盾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嬰謀桓
而魯隱危樂書構却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郈
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潛胥夫差喪
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
謚伊戾坎盟宋庠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
漢書

卷三十三

齊語

五

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囁凶牝奪
展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感崔柳倒植李
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後漢肅宗詔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于亭障
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渴望歸魂
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陳陶
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可謂
奪胎之妙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

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
傳一篇凡數百言毛長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
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
骨之三昧也

文通

卷三十三

齊語

五

倒法

宋陳騷曰：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文有倒語之法，知者罕矣。春秋書曰：吳子謁伐楚，門於巢。卒公羊傳曰：門於巢，卒者何？人巢之門而卒也。然夫子先言門，後言於巢者，於文雖倒而寓意深矣。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故與巢得殺之。若吳爲自死，死又所以疆守禦也。仲山甫誠歸於謝，詩則曰：謝于誠歸。隱盜所得器，左氏傳則曰：盜所隱器于義皆不害也。禹貢曰：厥篚玄纁，縞又曰：雲土夢作乂，用繼字不在玄上。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法也。司馬遷作夏本紀，改曰：雲夢土作乂，鳥足與知此。

焦弱侯曰：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爲長，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榮之爲祥，結之爲解，坐之爲跪，汙之爲沉，面之爲背，糞之爲除，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訓長也。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

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不乃俾亂之類，以擾訓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殺，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遷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其臭如蘭，衿纓皆佩，容臭胡臭，豈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彙鍾以彙訓祥也。親結其綱，以結訓解也。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坐訓跪也。越浮西子於江，以浮訓沈也。馬重而之，面縛銜璧，面規架而改錯，以面訓背也。爲長者糞，以糞訓除也。

湯霍林曰：今人文絕不知有倒法。文之脉在動，動則轉，轉之妙全在用倒。昔人所悟，升裏轉，裏轉地理家所謂橫來直受，陽來陰受，皆轉法耳。至倒法尤難明，有意倒者有，句倒者有。古人文意深遠，旁見側出，卒無不用倒者。今人尚不知順何言倒哉。

接屬

文有上下相接者。繼踵然其體有三。其一曰敘。積小至大。如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類是也。其二曰敘。由精及粗。如莊子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類是也。其三曰敘。自流極原。如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此類是也。

告戒答問

唐虞三代君臣之間。告戒答問之言。雍容溫潤。自然成文。及春秋名卿才大夫輩。爭重詞命。婉麗華藻。咸有古義。秦漢以來。上之詔命。皆出親製。自後不然。凡有王言。悉責成臣下。而臣下又自有章表。是以束帶立朝之士。相尚博洽。肆其筆端。徒盈篇牘。甚至於駢儷其文。俳諧其語。所謂代言。與夫奏上之體。俱失之矣。

東通

卷三

告戒答問

五

數事

數音所人行事其體有三或先總而後數之如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類是也或先數之而後總之如子產數郕公孫黑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董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此類是也或先既總之而後復總之如孔子言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

文通

卷三十三

數事

五五

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此類是也

目人列氏

文有目人之體有列氏之體論語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目人之體也而揚雄班固得之左氏傳曰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此列氏之體也而莊周司馬遷得之

文通

卷三十三

目人列氏

五五

蹈襲

歷觀經傳之文有相類者非固出於蹈襲實理之所
在不約而同也略條于後則可推矣詩曰禮義不愆
何恤於人言左氏傳載士蔣稱諺曰心苟無瑕何恤
乎無家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左氏傳載公子重
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詩曰不愆遺一
老俾守我王左氏傳魯哀公誅孔丘曰不愆遺一老
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此不約而同一也左氏傳曰晉
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支通 卷十三 附錄 五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家
語曰孔子適周歷郊社之所攷明堂之則察廟朝之
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
也此不約而同二也左氏傳曰晉侯疾病求醫于秦
秦伯使醫緩爲之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育之上膏
之下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
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此不約而同三
也左氏傳載周子曰三子川我今日否亦今日國
語載吳子曰狐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

此不約而同四也國語載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
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
十二辰以致之左氏傳載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
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
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此不約而
同五也攷工記曰柶爲上槷次之壓桑次之橘次之
木瓜次之荆次之禮器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
宜次之稱次之此不約而同六也

支通

卷十三

附錄

五

文通卷二十四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人物

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其惡可誠其善足傳死之日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自尚書知遠疎通綱羅歷代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閣天若斯人者或縱暴滔天或累仁絕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大子修春秋記二百年

文通

卷二十四

人物

十

行事三傳並作史道改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穽威田穰苴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尚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子長之著史記也馳騁古今至如皋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蓋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堪觀之甚乎既而孟堅漢書牢籠一代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以小

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頑許詢文雅高於楊干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道而不舉斯亦綱漏吞舟矣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垂者也至蔚宗後漢傳烈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酌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

文通

卷二十四

人物

二

至如張禕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麇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黃直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也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

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
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按其鄙事聚而
爲錄。不其穢乎。斗宵之才。何足美也。若漢傳之有傳
寬。斬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愷。
若斯數子者。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
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課虛成有。不亦煩乎。燕石
妄珍。齊竿混吹者。可不慎哉。

文通

卷二十四

人物

三

俗士不可爲史

俗士之爲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爲南史
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
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
裕者。以敗繫音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
者。亦夢沙門誨之。課經臨刑。刀刃爲折。及反訊之。則
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頃見載記言徐彥之
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
每切鄙之。夫以二經。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說以
文通 卷二十四 俗士 四
盪愚俗。愚俗流通。信而不返。然而冒法之徒。臨刑墜
誦者。比比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李將軍射虎。難再
效耶。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者無識。以紂之邪。不然
則亦齊梁之際。一時天地間有此氛侵。欲肆行於天
下。適茲二子天命未訖。故山鬼得託爲靈響。以驅一
世於杳昏之地。爾延壽等。輒爾特書。可謂無識矣。大
抵此等皆小人之倡之。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
得。而輕於冒法。沒觸憲綱。又無計以自釋。惟起作心
冀空飛而隙竄。是故易以誑惑。一有誑之。則牢結。

次而不可破矣。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事明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通國悉矣。然伯有之出。乃子哲攻之。而後段始伐焉。使其報怨。必不先段而後哲。今也不哲之報。而急殺段。亦昧所輕重矣。此蓋人心之疑伯有者。久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之改葬。而曷不能報譖殺已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之改謚。而顧不能報親殺已之太子。其昧亦甚矣。且將以爲強魄邪。則三十六絺君不聞報。其臣以爲忠亮邪。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謨景祿事可

文通

卷二十四

俗上

五

知矣。雖然以左氏猶未免俗。則碌碌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有誦孝經而復應者。斯又罔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爲鬼神出沒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曼網設。昆明固以佛語咒之一鱗。莫獲。斯特一時巫祝小術。世固有之。此何足道。而固以爲異耶。乃若宋如周以不信佛經而面。壓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真狐塲兔落之俚儒也。

鑒識

識有通塞神有晦明。豈不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是以三王受謫。伯魯連而復申。五霸擅名。逢孔宣而見訛。學者苟不能探賸索隱。致遠鉤深。焉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哉。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而竟不列于學官。公穀埋僻言野。私淑才劣。爲世所推。王充著書。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劣固而優遷。他如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豈謂潛發于明心。受嗤于拙口耶。夫史之敘事也。當辭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異同文學。逸等公幹。含章如子雲。飛藻類長卿。此乃綺揚鋪合。雕章縉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雖然。廢典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實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盡火滅。沉沉市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文通

卷二十四

鑒識

六

辨論

劉子玄曰史之爲務厥途有三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上也編次勸戒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下也三者苟闕夫何爲哉昔晉史不獲三桓之勢龍門無假七貴之權而近來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代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精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夫才非河獻識異淮南欲重而彌輕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惣知唐修本草

文通

卷之三十四

辨論

七

矣唯修史則不然或卒歲無述而人莫之知或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地處禁中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綉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中丞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爲志也創于私室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得失者哉

文通

卷之三十四

辨論

八

不語

路史曰。見俯而知。後世之有。狗視。而。知。後世之有。篡聖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古者。史氏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于履常蹈正者。率致其略。而于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騫之遠使。衛霍之鏖兵。石虎齊晉。隋煬之奢靡。幽靈呂武。羣后之污穢。石顯楊素。李林甫之姦回。卓布巢泚。安祿山之階禍。與夫莽不懿。裕梁全忠之漸。通。卷二十一。九。不語。通。每切諄復。惟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于騁辭。而不知中人以下。實衆。而聞見之易于溺人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品藻

夫薰蕕不同器。臯鵲不比翼。而世之稱悖逆者。輒云商賈。論忠順者。類曰伊霍。彼徒以厥跡相符。不必差肩步武。自遷固作傳。品藻相從。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用此爲斷。粗得其倫。亦有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蓋史官之責也。班書古今人表。分三科。定九等。言亦高矣。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于他子。難爲等倫。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折中罔聞焉。楚王過鄧。三甥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不忍亂謀。失權加罪。三甥固見機而作。決在未萌。自當實諸雲漢。何乃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我其敘晉臣舟之僞。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述燕客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或珍饈醢而賤璠璣。或策駑駘而捨騏驎。江充息夫。躬禍延儲后。毒及忠良。過於石顯遠矣。而敘之不列。奸凶楊王孫狂狷之徒。而與朱雲同列。諸如此繆。其

累實多，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考其輕生同於古治殉節，異於曹娥，而輒與貞烈爲伍，稽康高士傳顏回蘧瑗獨不見書，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舉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楊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也，近代史臣所書往往而然，如陽瓚効節邊城，其劉卜之徒歟，而沈氏唯寄編於索處，篇內紀珎砥節礪行，而蕭氏乃與華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頗文章不足，武藝居多，首階逆亂，撰隋史者不能與梟寇並列，卽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吉士爲伍，豈其類乎，尤武受誤於龐萌，曹公見欺於徐邈，列在方書，昭然可見，不假詐郭之深鑒，裴王之妙答，而作者不能使善惡區分，誰之責歟，夫能申藻鏡區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懲勸永肅，激揚不朽，乃稱人倫之鑒哉。

文通

卷五十四

品藻

十一

忤時

劉子玄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舊中，朝江左王陸千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願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費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以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駁，每欲記

文通

卷五十四

忤時

十一

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

東通

卷十四

什時

十三

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間齟齬，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敎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王闕，斯竝曩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

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揚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銘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竝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

東通

卷十四

什時

十四

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雖威以刺骨之刑，勑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鄒宗，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恨，僕既功虧刻鵠，筆

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唯明公足下
哀而許之。

末通

卷三十四

作時

十五

文通卷之二十五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才略

文心曰。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皐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禹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竝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繡錦之肆。遠放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打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鞅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辭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振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陽之上書。膏潤于筆。氣形于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

史而麗縹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爲意辭入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瞻而辭豎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于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集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

文通

卷之二十五 才略

二

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璚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質踵武龍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于文跡其爲才也崔傳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淪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緣無力延壽繼志琅嶺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肯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

何

氣盛于爲筆禍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于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僞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惜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

文通

卷之二十五 才略

三

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揚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邵趙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翻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鴈鵠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鎔美

於西征賈餘於哀諫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
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而練以識儉亂故
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踈通摯
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傳玄
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損斧之實才
非羣華之韞華也成公子安遜賦而時美夏侯孝若
其體而皆微曹攄清靡于長篇季鷹辨切于短韻各
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
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

東通

卷之二十五 才略

四

于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
儼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
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
千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
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
以矩步故論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
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
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
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儔鄴都然而魏時話言

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
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
貴乎時也

東通

卷之二十五 才略

五

程器

劉彥和曰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僕斷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類不復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不肯吐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誦實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愷恫以羸蹙丁儀貪

末通

卷五十五

程器

木

婪以乞貨路粹舖啜而無耻潘岳詭譎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傳玄剛隘而冒臺孫楚狠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于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汚點絳灌之讒嫉公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我王戎開國上秩而當官貴俗况馬杜之啓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歸於名儒潯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

案詳
之

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振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諱此江河以勝湧河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貶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範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卻穀敦書故衆爲元帥豈以好文

末通

卷五十五

程器

十

而不練武我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綱中散采以彪外梗柙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聘績若此文人應梓林之士矣

浮詞

史通曰夫人樞機之發聲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未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分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句叙爲偶人象邳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實乎傳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伐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大豈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獲於貧賤

文通

卷之二十五

浮詞

八

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

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情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立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殊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遠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無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

文通

卷之二十五

浮詞

九

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仰惟秦
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鄉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
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
得回庾言贈其詩曰號亡垂棘滅齊平寶鼎歸陳周
弘正來聘在館贈韋曼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
來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
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
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
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令德棐是也心挾

文通

卷之二十五 評詞

十

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鑒裁非遠智
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
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
才蕪者須數句而方浹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
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
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爲二叟
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
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採摭古意而廣足新
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

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見脛雖短
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返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
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
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
失是非孰能判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
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文通

卷之二十五 評詞

士

指瑕

文心曰：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同，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詠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古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借無濫，然高原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實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

頌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流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武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時，薛綜謬注謂之闕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非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曰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駟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筌蹄，選勇而驅閭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櫟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客作

唐書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何常之會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太宗怪其能以問何對曰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趣者數輩與語甚悅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疋

北史邢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於時袁翻祖瑩文筆先達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

文通

卷五十五

客作

十四

事實食翻與邵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已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表章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文人以技相憎忌如此客作二字初見吳志焦先傳乃更見於是陳用揚曰予與宋仲石入觀途中切被相撈予謂二字甚古但恍惚記所出應聲輒啞卒為所困今竟得之時在山東宋官山西恨不即蹂碎大行也

知音

劉勰曰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其知音千載共一平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于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數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唇舌

文通

卷五十五

知音

十五

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誦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偽迷真者樓護是也舊說之議豈多歟哉夫麟鳳與麋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睞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為麋楚人以雉為鳳魏氏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聞該懷慨

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凡操十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嶽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規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目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惟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惟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益聞蘭爲國香。服媚彌

芬。書亦國華。飭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末通

卷二十五

知音

十七

文通卷之二十六

明黃岡朱荃宰一父著

解經不可牽強

張橫渠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經而理自明孟子謂民之秉彝句亦如此

文通

卷之二十六

一

河圖洛書之數

知龍圖授羲之說然後可以究河圖之宗知左旋右轉之說然後可以定河圖之次知金火易位之說然後可以論河圖之變夫天不愛道始有龍馬之祥地不愛寶始出滎河之瑞豈非河圖之宗乎一三七九逆左循環二四六八順右森布豈非河圖之次乎四九宜西而不居西二七宜南而不居南又豈非河圖之變乎故劉牧傳於范謬昌謬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陳希夷即此圖之正印也

東通 卷之二十六 河圖

自後世株守拘攣之習津迷象數之塗或以爲不用十數或以爲不言成數是皆未知河圖之太極也蓋圖有太極渾淪於中數之五若以五而推則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圖雖不言十而十數隱於其中矣一與五爲六水成也三與五爲八木成也四與五爲九金成也二與五爲七火成也圖雖不言成而成數行乎其間矣然則河圖妙致真可與識者道莫爲俗人言也是故乾用九坤用六得十五數也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亦得十五數也合而言之

凡四十五此則河圖正數發露於大易也一五行二
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爲十數五皇極六三德七稽
疑八庶徵是爲三十六數以次九而足之凡有四十
五數此則河圖本數敷演於洛書也天數奇而虛五
是爲二十地數偶而虛五是爲二十五合而計之亦
四十五此則河圖虛數分布於大衍也故嘗因是而
爲之說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謂河圖者缺地十
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
大衍者缺天五土之生數也要之大衍之五十卽洛
書之四十五洛書之四十五卽河圖之五十五也

文通

卷二十六

河圖

三

先后天合一圖說

朱楓林曰先天八卦圖圖方位以畫卦橫圖中斷之
升乾降坤左順右逆規而圖之其卦畫之對待法象
之配合純出於自然人所可知若後天八卦圖圖方
位則古初所以制作自然之法象有不易知者後人
不過卽其已然之迹說卦之所已陳者而用之唯朱
子言後天卦位某嘗以卦畫推求縱橫反覆竟不得
其安排之意又曰以卦畫言之震以一陽居下兌以
一陰居上故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居中故
文通 卷二十六 先后天合一圖說
相對但不知四隅之卦却如此對何也噫吾朱子推
求之於卦畫其古初所以制作自然之法象歟愚請
述平日一得之愚以成儒先之意蓋後天八卦方位
因先天方位卦畫自然之對取用於交易而已初無
他意義也卦畫之對乾三陽與坤三陰一對也坎中
陽與離中陰一對也震初陽與兌末陰一對也艮末
陽與巽初陰一對也此四對者造化自然之法象而
先天後天之所同也先天方位乾尊於南陽畫多於
上陰畫多於下故乾坤相對於南北離坎相對於東

西兌震相對於東南東北巽艮相對於西南西北八卦四對離坎橫而六卦縱邵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是也此造化之體也後天則因其定位之體以著其交易之用焉定位者尊卑貴賤之體故卦之純氣中氣居四正偏雜居四隅交易者升降往來之用故卦之交者居四正不交者居四隅故後天方位震用於東陽卦降而下陰卦升於上故震兌相對於東西離坎相對於南北巽艮相對於東南東北坤乾相對於西南西北八卦四對震兌橫而六卦縱邵子曰至我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又曰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艮巽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居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居不用之位也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天地之用也邵子此三條之說已深得後天方位之旨但卦畫自然之對在先後天方位皆一橫三縱邵子論後天震兌橫而六卦縱是矣而其論先天者猶未歸一乃云乾坤縱而六子橫故後人惑焉宋子

推求後天卦畫相對既得之於震兌離坎矣而未盡推之以通其餘蓋因不知三縱一橫之相對而直以交午對角求之故此義未徹如月之將望而猶有一分之未圓而有待於後人也如此○先天八卦除乾坤坎離以純氣中氣居四正卦位外四隅四卦必兩縱相對則不特陰陽相對又且長少相對然後二卦合而爲純氣中氣而造化進退升降自然交互之法象具焉若以交午射角取對則震巽皆一索之長男女艮兌皆三索之少男女陰陽相對雖可以合爲純氣而長少不對不可以合爲中氣若六子橫取爲對則巽兌皆女而震艮皆男長少雖對而陰陽不對其非是尤可知也此論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交午言象處並行不悖因論卦對縱橫之妙理而索言之

四家詩

齊魯燕趙四詩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証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當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貢其書貫穿先泰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黨宏賈逵馬融鄭眾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賜賜與金滕合釋北山丕民與孟子合釋

文通

卷五十六

四家詩

七

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敘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貢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証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晉詩亡於晉韓詩雖傳無存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十篇而已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於周衰以次商頌作

於宋襄公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于世

文通

卷五十六

四家詩

八

論古文今文尚書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武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是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

文通 卷二十六 尚書 九

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歆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是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辯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

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人儒揚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較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古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

文通 卷二十六 尚書 十

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前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勝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

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
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
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
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
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由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
繹字其乖悟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
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
不可忽哉先公曰歐陽公曰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
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
文通 卷上十木 論語 十一
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
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
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瀝短刀何足云詳
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
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
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
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而今世經書往往有外
國本云

辨詩敘不可廢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
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
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
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
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
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
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敘
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
文通 卷上六 辨詩敘 十一
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
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
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
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
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
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缺文之
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
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益可見矣蓋詩之見錄

者必其敘說之明白而肯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敘說之無傳肯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敘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肯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敘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敘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敘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

文通

卷五十六

辨詩教

十一

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茅苜鶴鳴兼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其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洑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

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局局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敘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敘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敘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倂倂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

文通

卷五十六

辨詩教

十一

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敘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聲尻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娘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敘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敘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諸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

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
淺則敘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訢
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
三百五篇之有敘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敘
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摭述而不作
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敘之尤
不可廢也

文通

卷二十六

辨詩敘

十五

春秋左氏傳別行

李本寧曰孔穎達言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石
經書公羊傳無經文服虔題左氏傳解註不題春秋
春秋經題也左氏傳傳題也杜預作經傳集解釋例
以春秋此書大名因冠春秋其上又曰馬融爲周禮
註欲省學者兩讀其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
然則杜預之合經傳也殆倣之馬融乎魯國故有春
秋孔子筆削之以存王迹左氏身爲史官博綜羣籍
蒐合二百四十年列國之事爲傳三十篇要以自成
一家言如晏嬰虞虞卿呂不韋春秋云耳孔子書自名
春秋後人名春秋以經非孔子傳名也左氏書自名
傳後人名以春秋傳非左氏舊名也其書或有傳無
經或有經無傳或本事先或應事後而間引孔子春
秋書法及居常所評騰語麗之其意不專釋經其體
合如是耳公羊穀梁則專釋經者故有一定凡例有
互相問答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爲褒貶所關遂令孔
子微言大義刻類文致晦類隱語矣漢興表章經學
置五經博士諸儒以公穀釋經列學官而左氏以不

釋經見緇劉歆謂左氏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片
若公穀傳聞於七十二弟子之後也此以三傳原委
定其得失最為正論杜預因左氏親見孔子而取傳
與經分年相附執公穀之法以求左氏傳遂多牽合
附會之病益篤於崇信而反乖其本指安在有功左
氏也當預書成時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韓虞賞
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
本為傳設而所發明廣故亦孤行則經傳別行杜預
後尚有然者並行而不悖使孔子春秋不以左氏一
文通 卷之十 左傳別例 十七

人一言一事之失而起疑端使左氏不以釋經之故
而開罪於經寧直全左氏亦所以尊孔子也漢以後
諸君子而達此註疏訓詁家何至紛紛若聚訟乎

春秋正旨

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
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
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
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
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
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
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
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
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而
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尊雖有其德苟無其位
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
行賞罰是作威作福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
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
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
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吳楚
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

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

文通

卷之三十六

春秋正旨

十九

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脉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

文通

卷之三十六

春秋正旨

二十

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卽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卽有取焉而不

文通

卷二十六

春秋正義

十一

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於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

正非

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驚蟄舟楫既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穀。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秋。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

東通

卷二十六

春秋正義

十二

辯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人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

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曰天子之事何獨託之魯史蘇氏

文通 卷五十一 春秋正旨 廿三

云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言亦有當歟曰此曲說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蓋傷之焉而況以天子之權假之乎蓋春秋明天子之權非以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天子之權與魯也韓宣子適楚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當時列國各有史其在西周天下尊王國史所紀者莫非王事至是既不尊王則亦不知有王事矣而史之所紀固皆其自行制度無復周之典禮矣今列國之史雖不可見而國語猶存其畧如左氏傳敘晉楚之事爲詳然語多張詡其於亂法于紀非惟不知爲罪反厚自矜大此必孟子所謂乘及櫛杙之說也而其他槩可知已惟魯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徵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

文通 卷五十一 春秋正旨 廿四

事夫何嘗以假魯也曰葬成風王不稱天罰且加於天子矣乃何爲周天子事曰此傳者之謬也且如魯桓篡弑之賊也其公則僭稱也孔子以宗國君臣之義乃於篡弑之賊尚不敢改其僭稱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魯桓王其本稱也何如僭公其事則葬成風也何如篡弑而乃於此特加削罰豈其君臣之義於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國之君者歟然則何以不稱天曰聖人立言取諸大義非若後世比對於一字之間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隨便而言無異同也

猶之今人有稱奉 聖旨者焉有稱奉旨者焉亦隨
便而言無異同也若以王不稱天爲有所削罰豈亦
以旨不稱聖者爲有所削罰歟曰葬成風無貶乎曰
何爲其無貶也以天子之尊而會葬諸侯之妾是冠
履倒置紀法掃地甚矣只據事直書所貶自見固不
在乎王之天與不天也且仲子事與成風同於成風
書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於仲子書曰天王使宰咺來
歸賵在此則王不稱天而召伯稱爵豈其罪在王不
在伯歟在彼則王稱天而宰咺稱名豈其罪在宰不

文通

卷三十六

春秋正旨

七

在王歟且狩於河陽是何理也而稱天王使毛伯來
錫命使家父來求車是何理也而皆稱天王又毛伯
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歟故知春秋之大旨固自有
在非惟不繫乎王之天與不天而或書名或書字亦
非必有意乎其間也二百四十餘年王朝列國諸臣
其名其字安得必可攷知或亦只據魯史舊文書之
耳曰春秋既有褒貶天子之事又非孔子自行則褒
貶者誰曰文武之褒貶之也何謂文武褒貶之也曰
天下有聖賢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

孔子準之以作春秋其所書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
所賞者也是即所謂褒也其所書惡者固文武所非
者也所罰者也是即所謂貶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
道與法則春秋所書褒貶自見正不必求其義於一
字之間也後儒不能明文武之道與法乃徒求其義
於一字之間不惟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乃又不能
虛心平氣而以謂聖人所作之經其義當不止如此
而已也而又過爲深求之於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
之意愈遠矣譬之法律然有明於法律者見書殺人

文通

卷三十六

春秋正旨

七

即曰其罪當死不必更求其書殺之謂何也彼不知
法律者不知罪所抵也乃徒深求夫書殺之義謂何
而強爲之解則其去法律遠矣曰筆則筆削則削亦
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
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考然亦
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即所謂筆也如齊侯鄭伯
皆稱公其赴報之書皆公也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
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齊
公則削而爲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於鄭公則削

而爲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卽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篡弑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爲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爲侯。止可爲子歟。夫大惡魯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僭稱之公否乎。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於朝之者降而爲子抑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上之曾祖有朝魯桓之事。遂與二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

文通

卷五十六

春秋正義

廿七

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且有王者起。在文通

卷五十六

春秋正義

廿八

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於邾後卽書曰齊人歸讎及聞是歸讎及聞者由歸益於邾也使不歸益於邾固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於夾谷後卽書曰齊人來歸鄆讎陰田是歸鄆讎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讎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讎及聞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

東通

卷之六

春秋正義

廿九

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嘻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等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曰獲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於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撥亂世反之

文選

卷之六

春秋正義

三十

正是萬代之綱常也而何與於麟若曰感麟而作則使麟終不出春秋固不作歟使麟出於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間春秋固遂止此歟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則安知麟之所出瑞爲已歟且後世亦每有麟焉豈亦皆聖經之應歟固又知其不然也曰王通不云乎春秋以天道終故止於獲麟非歟曰天道遠人道邇春秋修人事不言瑞應蓋不以茫昧不可知者參乎人事之間以惑人也而況可以瑞應神其書乎以瑞應神其書少知道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時物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圖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俞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然則

南山
研自
石爛

終於獲麟謂何。曰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越歲而孔子沒。則魯史之脩。宜止於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卽直書之而已。固非取義於麟也。聖人不語怪神。其言其事。如日月之在天。而人無不仰之者。夫豈以茫昧不可知者。而符已之事。爲若是誕乎。且麟一獸耳。與人理無與亦何足爲聖。經輕重也。後人不知重聖人。而以聖人借重於麟。不知重聖人之春秋。而以春秋借重於麟至。亦惑矣。故謂經感於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於經。是術家者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皆無得乎聖人之道者也。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窮矣。有諸。曰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何乃反袂拭面。稱吾道窮至是乎。且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亦豈必俟獲麟始知而泣之。杜預云亦無取焉。蓋邪說當闢。詎止無取已也。曰然則麟不足爲瑞歟。曰瑞應之事。有道者不言。謂其理之不可詳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鄭州生麟。予適過鄭。親見之。越歲予門人王從諾氏家生麟。邑

東道

卷五十六

春秋正旨

廿一

人皆見之。然迄無所應。則麟雖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卽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已。誠何與於聖人之經也。曰韓子云麟不待聖人而出。謂之不祥亦宜然乎。曰此亦曲說也。彼其必以麟爲聖人之瑞也。然固有不得聖人而出者焉。求其說而不得。則從而爲之辭耳。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麟者焉。非聖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謂聖人之瑞也。以麟不待聖人而出爲不祥。猶夫以桓宣書有年爲記異。理無可據者矣。曰記異之說亦非歟。曰祥則書之爲祥。異則書之爲異。乃直筆也。今旣書有年大有年矣。而意則以爲記異。聖人固不若是詭也。且胡氏之說曰二君得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是反常也。先儒說經者多列於瑞慶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爲記異。信斯言也。則所謂水旱凶災者。君當之歟。民當之歟。年雖大殺。何艱於君。而民則流殍。且相食矣。天誠有意誅罰無道。乃降水旱凶災之譴。而使無辜之百姓當之。亦非所以爲天矣。而況其理寔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春秋書祥異。不書事應。而後儒必

東道

卷五十六

春秋正旨

廿二

以事應符合之。蓋非惟無以得聖人大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啟人君矯誣之心。彼其天馬作頌。寶鼎作歌。登泰山。禪梁甫。矯誣上天。以自侈者。固皆瑞應之說。啟之也。故知說經貴足以取信。苟徒滋惑。則亦無貴於說經也已矣。曰古之說經者。則何如。曰三傳左氏為優。昔人已言之矣。下此者。其杜預乎。預頗識聖人尊周之意。言故近理。但於天子之事。未能明其說耳。曰伊川先生云。春秋只是一個權何如。曰先生誤以天子之事為孔子之自為天子也。故為之說曰權。然不知孔子只是尊周。其所以明王道。正大法。以禮樂征伐歸諸天子者。皆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非有所委曲遷就於其間也。何謂權。曰胡氏之傳大較何如。曰其志可尚。而於經旨則未得。彼其見金虜之凌宋也。君有父兄之讐。而不以報也。朝有罔君賣國之賊。臣而不以誅也。故激焉而為是傳。其意蓋欲攘夷狄。誅奸佞。復讐雪耻。以興治道。豈不可尚。但於天子之事。其論甚左。且自出已意。曲求於一字之間。又多自相矛盾。仍復曲為之說。則於經旨無當耳。曰諸說

文通

卷之六

春秋正旨

廿三

一諸家之說
絕千之陋

之紛紛何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眾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永有懼焉。斯子明之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高斯鄭

文通

卷之六

春秋正旨

廿四

三傳短長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攷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東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理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歸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盾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晉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備矣此孟子所謂彼善如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爾是故

東道

卷三

三傳短長

廿五

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於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証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証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深辯之也公羊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惟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

文選

卷三

三傳短長

廿六

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
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
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後世父子爭奪之
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
趙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
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
子結。滕嬭。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
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
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
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
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
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仇。
爲人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
異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
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
此其爲害甚者。不由於敘事實之過哉。故嘗以爲
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

文題

卷五

三傳經義

廿七

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旣以略
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
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
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
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
文。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
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
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群公子。
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子之根葉
者。未必不斯言啟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
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
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
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
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
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
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賂之義。則曰。王者
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純臣之義。春
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

文題

卷五

三傳經義

廿八

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凡如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攷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說春秋紀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

文通

卷五十六

三傳知長

廿九

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論語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邴邴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三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問爲之訓解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何宴等上

文通

卷五十六

論語

四

孝經

吳澄曰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以於梁至隋秘書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

文通

卷二十六

孝經

中

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疑說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密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爲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較魏晉已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証又皆不合矣非

文通

卷二十六

孝經

中

漢氏孔壁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去。存其所當存。朱子意也。故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較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

文通

卷二十六

孝經

田三

三禮總辨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

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職掌之禮。

禮記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爲一書。三禮並是鄭註。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孔穎達。采取其說。以爲正義。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疏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禮三千。禮器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文通

卷二十六

三禮總辨

田四

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者。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敘。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甚。惟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後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曲臺。天子射宮。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後蒼禮記數萬言。號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攷工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秘府。五家之

仁莫得見焉。五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小戴、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于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缺，故名禮記。如介僕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為文，或親承聖旨。文通 卷二十六 三禮總辨 四十五
或師儒相傳，謂之注者，不敢傳授，特註已意而已。皇氏以為自漢以前為傳，自漢以後為注。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周禮傳授

女子李氏——河間獻王——劉歆列七略授二人——緱氏杜子春

杜子春年九十永平中人授二人

鄭眾——賈逵——馬融年六十六作周禮傳

鄭康成作周官註引杜子春鄭眾之學釋其意——賈公彥作疏唐時人也

文通 卷二十六 周禮傳授 四十六

辨聲樂不傳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敘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

文通

卷三十六

辨聲樂

四七

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

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鉦鐃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鉦鐃徐生之容。京房費直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篇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世。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文通

卷三十六

辨聲樂

四八

爾雅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渾興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樛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繆有所漏畧是以復綴

東通

卷三十六

爾雅

四九

集異聞會粹舊說攷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開群言劉其瑕礫塞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孟子

夫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王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辭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澤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

東通

卷三十六

孟子

五

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釋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了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輒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祗成童而授之經迨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晰而小學始基之矣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枕者莫不先之於是有訓故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譌舛日繁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說文興焉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保氏以數學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句股與九章並傳而鄉三物備焉於是有算數之學蓋古昔

文通

卷二十六

小學

五十一

六經字音辯

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使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素乎之聲此齊人之語也而載於國風之詩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棄如之聲此山西之語也而見於大易之音聲音之不同雖聖賢有所不免而况欲以一言而盡古今天下之言語乎此六經音辯之所由作也六經之言有出於方言古今不變者贖刑之贖音樹贖有兩音北方之音也贖音樹至今河朔人謂贖謂樹音樹吳之音也贖音樹至今吳人爲罷爲擺瘍醫之初藥云祝音鄭康成謂呪爲注齊言也至今齊人謂呪爲注尚書秦之官名也今謂之尚書以尚爲常秦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爲常此聲音之異雖古今不變也有古文無反而平仄皆通用者古文自小率多假借音無反切而平仄皆通用如卿雲之爲慶雲咎繇之爲皐陶之類字皆平仄不同也有古文不通今多緣字以起義者如公羊說會爲最暨爲既及猶汲汲之類孟子謂仁者人也禮記謂禮者體也義者宜也如此類甚多蓋上世之

文通

卷二十六

字音辨

五十二

書無文字可傳但口授而已。或以竹簡寫之家藏不
過幾本。此文所以不通於古也。有隨方訓釋取舍不
同者。土音不同而訓詁亦異。吳楚傷於輕淺。燕趙傷
於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是以熊
安生本朔人則多用北音。孔穎達取皇熊之說爲禮
疏。陸德明本吳人則多從吳音。鄭康成本齊人則多
收齊音。若夫楚音以來爲黎。陸氏之音衛也。亦以
爲黎。楚音以野爲汝。陸氏之音衛也。亦以野爲汝。
則非也。故鄭註經字有不妥。有曰當作當爲之語。有曰

文通

卷之二十七

字音辨

五三

讀作讀如之語。而不收。輒改聖賢之字。揚雄作方言
曰。秦晉之過。齊之徂。魯之適。均爲往之義也。齊魯之
允。宋衛之洵。荆吳淮泗之展。均爲信之義也。如此則
六經之文字。雖不同音。各有其義。而義歸於一。故曰古
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也。

文通卷之二十七

叢史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王震澤曰。孔子沒而天下不復知有經矣。班固死而
天下不復知有史矣。古之史官。皆世守之。往往以身
死職不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固。猶父子
相繼。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後世讀之。若親觀其事。并
其情。僞得之。所謂信史也。

李延壽之史無志。故南北日食多異同。見舊唐書。張

文通

卷之二十七

叢史

一

太素撰魏志百卷。志天文則其姪行一行。一嘗追步
日食。至於春秋。歷七十九如發矇耳。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
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

夾深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
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強去等差。

晉有亡漢之寔。魏有亡漢之名。抑魏是抑晉也。

國語與左傳同異。不滿百章。
夫愛憎之情。忘而後是非之論定。故史必脩。

豈曰才難而已乎。堯典述德標以虞書此聖人之志也。重華協帝毋亦身親筆削與禹貢夏后之書也。或曰伯益所記云。

因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因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

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卽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敘始終。書篡弑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

文通

卷二十七

職史

二

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僞。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

書法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書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

史以好善爲主。嫉惡次之。子長孟堅史之好善者也。南史董狐史之嫉惡者也。兼此二長而重之以文。其惟左氏乎。

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于軍國詞令皆准尚書

當時風行頗去淫麗若夫矯枉過正多矣故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繁云。

漢武帝怒司馬遷議已收景武二紀自毀之。

元人之進宋史表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効少宋之國是實符斯言我朝丘文莊公濬擬題於國學作進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終是三綱之不正聞者亦快之。

監修國史監者總領之義明立科條各當任使則人思自勉書可立成矣。

文通

卷二十七

職史

三

陸儼山曰丘文莊公之論史官其畧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唐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我朝法制可謂簡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爲一代之良史矣又嘗聞之王文恪公曰臺諫者一時之公論史官者萬世之公論也並名言云。

史禍

胡元瑞曰詩人多窮信矣史氏多厄何也世以高明
鬼瞰褒貶天刑夫天網恢矣而史佐其滯鬼責眇矣
而史暴其微幽贊參兩功則宏矣而胡以罪也必以
紀載失實賞罰徇私胡以弗旨陳壽腐魏收而族許
敬宗哉是必有其故矣

夫詩贊天地通神明文之精莫加焉夫史贊兩儀苞
三極文之矩莫並焉撥其精則神以太過而竭故詩
人多窮且多天肩其重則任以太過而顛故史氏多
厄且多刑夫詩以一字千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

文通

卷二十七

史禍

四

也其達踰王公而壽計元會矣能亡窮且厄耶
左丘廢史遷辱班椽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
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
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劉若宋若
二歐陽顯特甚矣

史氏

司馬遷荀悅班固鄭玄崔寔應奉劭蔡邕劉珍侯瑾
魚豢譙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
陸機束皙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
孟儀袁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
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
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瓊魏收王邵
王通房玄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
張太素令狐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

文通

卷二十七

史氏

五

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鄭曄劉餗高峻趙鳳姚顗
劉朐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
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祁歐陽修薛居正王
洙吳充劉恕章衡劉敞攸范祖禹蘇轍張唐英林處
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燾羅泌李心傳陳傅良
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濂王禕陳揔
胡粹中梁寅丘濬金燦司馬光朱熹

大明史材

列聖御製 大明會典 寶訓 大明集禮 大明
官制 諸司職掌 一統志 郊禮通典 祀儀成
典 大誥 大明律令 帝訓 承天大志 天潢
玉牒 孝慈錄 龍興慈記 國初禮賢錄 吾學
編 大政紀 昭代典則 皇明政要 洪武大記
開國事略 憲章錄 兩朝憲章錄 皇明繩武
編 國朝謨烈輯遺 明初略 國朝事蹟 皇明
紀略 泳化編 徵吾錄 今言 九朝野記 鴻
文通 卷二十七 明史材
猷錄 今獻彙言 明興雜記 繩蟄錄 孝陵紀
略 剪勝野聞 尊聞錄 翊運錄 興濠開基錄
國初事蹟 賢識錄 洪武輯遺 革除遺事
建文事蹟 備遺錄 遺忠錄 革朝志 遜國紀
奉天刑賞錄 奉天靖難記 前後北征錄 北
征記 壬午功臣爵賞錄 順命錄 平定交南錄
三朝聖諭錄 正統臨戎錄 北征事蹟 革書
復辟錄 平夏錄 平胡錄 使北錄 否泰錄
天順日錄 三中傳 可齋筆記 西征石城記

平漢錄 撫安東夷記 病逸漫記 瑣綴錄
燕對錄 平蕃始末 興復哈密記 治世餘聞
震澤長語 醫間漫記 後鑒錄 北虜事蹟 西
番事蹟 繼世餘聞 江海礮渠記 視草餘錄
召對錄 論對錄 宸章集錄 南巡錄 北還錄
雙溪雜記 大同紀事 雲中紀變 菽園雜記
俺谷前後志 平惠州事 金臺紀聞 玉堂漫
筆 松冠紀略 海寇前後議 孤樹裏談 海寇
後編 大獄錄 西征日錄 遼略 三封北虜始
末 雲中降虜 上谷議略 安慶兵變 平曾一
本敘 病榻遺言 西南紀事 征南紀略 西南
三征記 甘州紀變 平夏紀事 遇恩錄 正統
北狩事蹟 古穰雜錄 聖駕南巡日錄 大駕北
還錄 北平錄 平吳錄 平蠻錄 制府雜錄
雲中事記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雲南機務鈔黃
旗載記 安南傳 南翁夢錄 勘處播州事情
疏 防邊紀事 伏戎紀事 梃虜紀事 靖夷紀
事 綏廣紀事 炎徼紀聞 星槎勝覽 瀛涯勝

覽 改正瀛涯勝覽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朝鮮	紀事 使琉球錄 名卿續紀 靖難功臣錄 國	琛集 國寶新編 續吳先賢讚 吳郡二科志	新倩籍 金石界 守溪筆記 彭文憲筆記 畜	德錄 青溪暇筆 閒中今古錄 停驂錄 續停	驂錄 豫章漫鈔摘錄 科場條貫 水東日記	餘冬序錄 鳳洲雜編 譯語 海槎餘錄 君子	堂日詢手鏡 庚巳編 四友齋叢說 留青日札	松憲寤言摘錄 漫記 近略略記 百可漫志	文通 卷二十七 明史村 人	談 寓圃雜記 菰葭堂雜著 窺天外乘 二酉	委譚摘錄 閩部疏 江西輿地圖說 饒南九三	府圖說 志惟錄 涉異志 奇聞類紀 見聞紀	訓 新知錄 儲君昭鑒 大明主塔 紀非錄	永鑒錄 資世通訓 武臣訓戒 武臣鑒戒 禮	儀定式 行移減繁體式 教民榜 忠義錄 昭	示姦當錄 務本之訓 文華寶鑑 爲善陰陽	外戚傳 外戚事鑒 歷代臣鑒 五倫書 勤政
-------------------------------	----------------------------------	------------------------------	----------------------------------	----------------------------------	------------------------------	----------------------------------	-------------------------------	------------------------------	------------------------	----------------------------------	-------------------------------	----------------------------------	---------------------------------	----------------------------------	----------------------------------	------------------------------	----------------------------------

要典 文華大訓 高皇后內訓 仁孝皇后勸善	書 貞烈事實 章聖皇太后女訓 醒貪錄 清	類天文分野書 建文彙編 灼艾集 名臣琰琬	錄 皇明奏疏 萬曆疏鈔 介山堂別集 皇明	文範 明文奇賞 諸家文集 修攘通考 海程	倭變志 刑書據會 獻徵錄 武備志 諸司	職掌 各省通志 嘉隆間見紀 皇明臣謚 滇	程記 帝后紀略 兩浙名賢錄 蜀中廣志 海	運占驗 海運總圖	文通 卷二十七 明史村 九
-------------------------------	----------------------------------	-------------------------------	----------------------------------	----------------------------------	---------------------------------	----------------------------------	----------------------------------	-------------	------------------------

文通卷之二十八

明黃岡朱荃宰成一父著

質文

李華曰：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禘祫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

文通

卷二十八

質文

一

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癩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不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自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

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啟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獄，而羿浞愚弄鬪爭，內外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

文通

卷二十八

質文

二

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罔罔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

亡記云。周之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識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緼。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度。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衰

文選

卷二十八

贊文

三

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策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潰日。而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踏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政者。得無以爲惑乎。

六過四弊

頽仰古今而求文之所以高下。以爲其相習而不察者。其過有六。而詞不與焉。其相推而不可已者。其弊有四。而文亦不與焉。六過者。繳繳然在文之中。而四弊者。墨墨然出乎文之外。所謂可知而不可言者也。嘗言其似夫文者。器也。器各有體。體方圓也。彼莊生論議之文也。故雖微之以寓言。而不可謂之史。馬遷敘事之史也。故雖微之以談說。而不可謂之文。今不思遷之爲史也。而槩模之以爲文。是猶慕壁之圓。而

文選

卷二十八

六過四弊

四

規璣之邸也。失其裁矣。是何也不辨體之過也。大塊噫而萬竅皆號。比竹者一一而吹之。以稱于天籟。則遠矣。春氣生而百昌皆遂。雕玉者葉葉而鐫之。以稱于天巧。則迂矣。文而肖此至陋也。是何也不練氣之過也。夫握徑寸之珠。而衣褐入市。不以爲寡。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而過者無不笑也。君子誠有高世之識。則辭之所運。縱橫曲直。無所不可。若必求工于偏解。矜激乎一致。而以片語單辭。仰模作者。雖猜不逮矣。是何也不廣識之過也。梓慶之爲鐻也。十年而不敢

定

儲學

譽

譽

悲

懷非譽巧拙栗林父之承蜩不以天地萬物易蜩之翼彼篤于物者猶若是若乃夫績文之士逐時以爲工偶世以爲好失已者也是何也不定志之過也夫五味調鼎而和羹之暇不辨酸鹹五音成文而咸池之奏如出一管是故古之爲文者沉涵百氏醞釀千古忙乎泱泱而不知其門若夫學一先生之言讀之而可辨也則下矣是何也不儲學之過也夫文者以神會者也得其事而未真是胡寬之營新豐也得其真而未化是優孟之學叔敖也古有以舞劍而悟書文通 卷二十八 六過四弊 五

者入神矣若乃不求其所以言而丹青藻綠惟其色之是肖不亦遠哉是何也不神會之過也是故文有六過而辭之工拙不與焉此世之所習而不察也雖然未足憂也世之所憂者在于頽波橫流不知紀極視之若甚緩而其關于世道之升降不啻影響故不可弗之思矣請畢其說夫古之人非不能艷采辨說窮極瑰麗以駭里耳也以爲文而至于夸則太侵而無統元氣漓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哀歌忼慨毗裂髮指若彈缺擊筑之流也以爲文而至于悲非治世

怪

巧

之音太和散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離併堅白連類要眇若畫工之圖鬼魅也以爲文而至于怪是陋者之所託雅道流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雕鏤刻畫棘喉滯吻以呈其工也以爲文而至於巧言華道隱太朴鑿矣故弗爲也此四者古人之所謂弊也乃今講藝之士盛稱引以爲高舉天下而羣赴之若鵠不知其比于夸與悲而以爲壯麗也不知其近于巧與怪而以爲環奇也得非有所推而不得已者乎夫六者之過也過于文之中憂在文而不在世四者之弊也弊于文之外憂在世而不在文此遠識之士所謂察機于微眇而口不得言者也

文通

卷二十八

六過四弊

五

文論

顧況曰。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
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
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
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
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
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
文。通 卷十八 文論 七
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
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
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
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
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
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
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
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
理亂由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

太顛閔天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何
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
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家如
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於地。風
雅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
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
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
者配坤。幽者贊鬼神。明者贊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文通 卷十八 文論 八

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

文通

卷二十八

梁詒

十一

文筌

陳繹曾曰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于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於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爲文靡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爲文靡斯下矣嗚呼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興歌巷謠牛豎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知也彼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於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取童時所聞筆札之靡者命曰文筌夫筌所以得魚也魚得則筌忘矣文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音聲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夫人之好於文者求之此則魚不可勝食何以筌爲

四不可無

李方叔云。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在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文通——卷三十八——四不可無——十上

氣 志 體

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華之臭芬。薌如鷄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群。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

所用之。文章之無氣。譬之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頓。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膏。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要居數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要坐塵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要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要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真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捭闔縱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伎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

文通——卷三十八——四不可無——十中

氣 志 體

文通卷之二十九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六書原

夫文生於聲者也有聲而後形之以文義與聲俱然非生於文也生民之始弗可攻也已以理而逆之被髮羸形擊剝挽削以爲衣食其氣未柔若禽獸然其知未開若嬰兒然僅能號呼其欲惡喜怒以相告詔而已矣稍益有知然後漸能名命百物而號召之聲稍備矣文字未興也其類滋其治繁而不可以莫之

文通

卷二十九

六書原

一

徵也然後結繩之治興焉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畫竹木以爲識者今蠻夷與俚俗不識文字者猶或用之所謂契也契不足以盡變於是象物之形指事之狀而刻畫之以配事物之名而簡牘刀筆興焉所謂書也象形指事猶不足以盡變轉注會意以益之而猶不足也無所取之取諸其聲而已矣是故各因其形而鰭之以其聲木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松若栢者不可悉象故借公以鰭松之聲借白以鰭栢之聲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

工以鰭江之聲借可以鰭河之聲所謂鰭聲也五者猶不足以盡變故假借以通之而後文字之用備焉六書之義雖不同皆以形聲而已矣六書不必聖人作也五方之民言譁不同名稱不一文字不通聖人者作命神瞽焉同其文字釐其煩慝總其要歸而已矣夫文聲之象也聲文之鳴也有其文則有其聲有其聲則有其文聲與文雖出於人亦各其自然之徵也有有形而有聲者有有事而有聲者有有意而有聲者有形而有聲者象其形而聲從之求其義於形

文通

卷二十九

六書原

二

可也有事而有聲者指其事而聲從之永其義於事可也有意而有聲者會其義意而聲從之永其義於意可也是三者雖不永諸人猶未失其義也至於鰭聲則非聲無以辨義矣雖然鰭聲者猶有示也譬若人然雖不知其名猶可以知其姓雖不察其精猶未失其粗者也至於假借則不可以形永不可以事指不可以意會不可以類便直借彼之聲以爲此之聲而已耳永諸其聲則見永諸其文則惑不可不知也書學既廢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永意矣未知因文以

永義也。訓詁之士知因文以永義矣。未知因聲以永義也。夫文字之用莫便於諧聲。莫變於假借。因文以永義而不知因聲以永義。吾未見其能盡文字之情也。周禮九歲則屬瞽史。聲耳治也。書目治也。瞽史協修而後耳目之政不乖。故侗嘗謂當先敘其聲次敘其文。次敘其名。然後制作之道備矣。聲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則無以著其聲。故先文而繼以聲。聲陽也。文陰也。聲爲經文爲緯。聲圍圓而文方。聲備而文不足。天下之物猶有出於六書之外者乎。其寡已矣。夫天地萬物之載具於書。能治六書者其知所以治天地萬物矣。許氏之爲書也不以永辨異。故其邵居散雜不以宗統同。故其本末離散。凡予之爲書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于以聯子。于以聯孫。以辨其衆以統其宗。宗統同衆辨異。故眠繁若寡而御萬若一。天地萬物之富不可勝窮也。以是書而衆之則若數二三焉。故曰知治六書者其知所以治天下萬物矣。

墳典之盛

歷朝墳籍畜聚之多。亾如隋世。篇目之盛。僅見唐時。按向歆七略。卷三萬餘。班氏東京。僅覩其半。莽卓之亂。尺簡不存。晉荀勗李充。泝如鳩集。宋元嘉中。謝靈運較讎。至六萬卷。齊王儉王亮。謝朓梁殷鈞。任昉阮孝緒等。繼造目錄。率不過三萬卷。蓋宋初秘閣所藏。重複相掾。靈運槩加哀錄。諸人頗事芟除。雖其數僅半於前。或其實反增於舊。隋文父子。篤尙斯文。訪輯蒐求。不遺餘力。名山輿壁。捆載盈庭。嘉則殿書。遂至三十七萬餘卷。書契以來。特爲浩瀚。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隋志近九萬卷至開元帝。累葉承平。異書間出。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莫盛于此。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曆間。崇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益。卷不盈萬。宣和北狩。散亾略盡。至淳熙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餘卷。蓋歷代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石渠東觀之富。通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而古今輯錄。不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殫興。則前代流傳。

漢微寢滅增減乘除適得此數理勢之自然也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祕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等較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奏之

文通

卷五十九

漢書之盛

五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東

觀及仁壽閣集新書較書郎班固傳教等典掌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帝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較

寫既定本卽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

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

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

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

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元載

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

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

文通

卷五十九

漢書之盛

六

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較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

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

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民

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較讎刊正令於卷末

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

錢國學

幹學、朱載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爲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書，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文通

卷二十九

續典之盛 七

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寧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秘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卽命以官，議加崇獎，給還於

是榮州助教張願所進二百二十萬卷，李東一百六十卷，皆係闕遺，詔賜願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又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補寫，所令祕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書賞格。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

文通

卷三十

續典之盛

八

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大明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勅翰林院檢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書籍之厄

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云自古典籍興廢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較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略

末通

卷二十九

書籍之厄

九

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其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

宣和
三詔

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克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

末通

卷二十九

書籍之厄

十

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右子淵所紀古今書籍梗槩頗爲簡明大都本馬氏通考所載而節略之然隋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猥複止得三萬七千見通考甚詳而此以爲七萬餘卷梁任昉阮孝緒等目錄大約不過三萬雖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餘元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爲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餘陸所言釋老之編雜出者三萬餘迄不詳何所指考新舊唐書咸不合宋

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餘卷陸亦未及載也。

牛弘所論隋開皇之盛盡矣。未幾皆燼於廣陵。唐開元之盛盡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海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國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矣。

十厄

論曰。凡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

末通

卷之十九

書籍之厄

十一

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

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龍也。新莽也。蕭繹也。愍煬

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

京之季。纂輯無聞。班志。季西漢東京。魏晉之間。採摭

未備。卓曜諸兄。摧頽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云。古今

墳籍之厄。秦固誅首。莽印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

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靡尺簡也。唐之厄。厄

於叛賊。宋之厄。厄於裔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燹所經。

玉石俱燬。况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

大生
必地

浮政矣。煬雖雅尚。卒以不道禍延。薄乎云爾。

末通

卷之十九

書籍之厄

十二

舉業之陋

王文恪公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媿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

文通

卷五十九

舉業之陋

主

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

文通

卷五十九

舉業之陋

古

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既通則策論可無缺乎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曠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且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耳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

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疎易也

升庵曰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文通

卷三十九

律書之圖

十五

文通卷之三十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異人異書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語曰真正英雄從戰兢惕厲中來又曰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如鸞鳳相群雄能得雄如兕虎自隊唯兼總英雄之略者乃能羅集鸞鳳鞭箠兕虎綿九章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皇皇多士為周之楨孔子稱周之德為至德者以其能兼總英雄之略也曹根遂云歷觀古人草澤期許必有沉潜不可見之心事無限剛迴乃能有成後之史氏靡得而窺之而馳驅之迹皆其郭也五臣十亂二老三仁所苦之心所籌之策可得而窺乎窮極五行之變遠布三驅之羅可得而知乎後世豪杰特起之士舍文王唯有屠釣死餓而已予嘗謂異人即異書非異人必無異書無文王惟有屠釣死餓而已

文通

卷三十

異人異書

十一

道

性者靈虛寂照之體。生天地宰萬物。歷萬劫而不壞者也。性無方所。善於隨物。必有術以攝之。始能固而常存。命者升降消息之機。所以攝性而全其不壞之體者也。性非命則蕩為精魂。命非性則滯為幻魄。未嘗相雜一也。自古論性命者。必歸老氏。其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無中之有。性宗也。常有欲以觀其竅。有中

文通

卷三十

道

二

也。大易言之詳矣。要其所歸。不出於身心兩字。性以心言。神之宅也。命以身言。氣之門也。神氣人之所資以生者也。道之紀也。吾儒之學。則中和是已。未發之中。正心邊事。所謂觀妙也。中節之和。脩身邊事。所謂觀竅也。情歸於性。是謂還丹。所謂觀復也。致中和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所謂宇宙在於手。萬化歸於身。得一而萬事畢矣。夫老氏雖以鍊養為宗。其微辭原於大易。未嘗詭於吾儒之教。孔云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孟云善養浩然之氣。無者無聲無臭之密機。善養

者勿助勿忘之妙用。是即吾儒之藥物火候。所謂極臻乎性命之奧者也。後之養生者。雖皆本於老氏。未免似是而非。并老氏之旨而失之。下者往往旁門曲見。徇象執有。講張變幻以求長生。而其上者以無為為宗。得其神氣出入之機。守之以至於忘。而後為妙。雖非旁門幻術。要亦所謂衛生之經而已。其於老氏之髓得與否。未知何如也。自尹喜而下。凡若干人。大都制鍊魂魄。出入有無。皆彼家所謂得其術者。敘其遷化之期。多者百餘年。少者七八十年。或五六十

文通

卷三十

道

三

釋

王龍溪曰。佛教之盛。由於聖學之不明。非佛氏之罪也。孟軻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經常道也。其在於人。謂之恆性。乃上帝所降之衷。人人之所同有。無有不善者也。蘊之而爲四德。發之而爲七情。施之而爲五倫。參贊天地。發育萬物。肩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盡此者。謂之聖。復此者。謂之賢。悖此者。謂之不肖。同此則謂之同德。異此則謂之異端。一也。以其無思無爲。故謂之寂。以其不可覩不可聞。故謂之微。以其無物。故謂之虛。以其無欲。故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故謂之覺。而要其所歸。不出於無之一言。曰寂曰微曰虛曰靜曰覺。皆其異名也。天下之有。皆生於無。無者有之基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聖學之宗也。是故寂以通天下之感。靜以貞天下之動。微以效天下之顯。虛以御天下之實。覺以神天下之應。是謂千聖經綸無所倚之學。譬之規矩。未嘗有方圓。而天下之方圓皆從此出。故曰規

宋通

卷三十

釋

四

矩方圓之至也。孟軻氏以反經爲已任。發明性善之旨。正人心。息邪說。自謂有功於聖門。軻死而其傳遂泯。異端起而大義矣矣。漢之儒者。昧於自反。徒以訓詁爲學。補綴張皇。考訂於形名器數之末。掇取古聖賢已行之迹。著爲典要。使人循而習之。相守以爲世法。不知以無爲用。羣然自信以爲聖人之學在是矣。而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可復見。是蓋泥於方圓之迹。遂以方圓爲規矩。不能適變而規矩亡矣。彼佛氏者。窺見吾儒學術之弊。奮然攘臂其間。竊取吾聖學之精義。據之以爲已有。凡古聖賢已行之迹。一切掃歸於無將。并其方圓而棄之。而爲吾儒者甘心兢兢自守。拘滯於形器之中。終身煩苦。而不自覺。語及虛寂。則曰此異端之教也。避之惟恐不及。殊不知佛氏所謂虛寂。本吾儒之故物。彼特竊而據之。爾。管考後儒闢佛之說。大略數端。有謂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以爲民害者。有謂毀形廢倫。以爲身害者。有謂壞宮室宇。耗財蠹物。以爲家國之害者。韓愈氏歐陽氏原道本論。欲以虛聲嚇之。此特病其迹耳。請言其精。有謂吾

宋通

卷三十

釋

五

儒之學。主於經世。佛氏之學。主於出世。以爲公私之
辨者矣。有謂耽悅禪味。偏於虛靜者矣。有謂絕情去
念。流於斷滅者矣。有謂經是言詮。直指單傳。不立文
字者矣。夫佛氏慈悲喜捨。普度無邊衆生。雖身命有
所不惜。未嘗自私也。徧於虛靜。乃二乘見解上乘之
禪。從塵勞煩惱中作佛事。於衆生心中覓佛法。未
嘗厭動而有所偏也。最上乘之禪。亦以斷滅爲外道。
於念離念。卽情忘情。不卽不離。是究竟法。未嘗欲絕
而去之也。經有何過。何妨於誦。只此不立便是文字。

求通

卷三十

釋

太

之相。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是爲轉經要法。
不能心悟。反爲法華所轉。始落言詮耳。此其大凡也。
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有
其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國。而
不知神聖之法。固齊國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
何以異此。善乎文中子之言曰。佛爲西方聖人。中國
則泥底。幾足以盡儒佛之辨。蓋吾儒之學。以見性爲
宗。佛氏之學。亦以見性爲宗。性爲生理。吾儒以萬物
各得其所爲盡性。有無相生。所謂方圓之至也。佛氏

語

之教。名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欲使萬物同歸
寂滅。并其方圓之迹而棄之。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
家是則所謂泥也。其理彌近。則其辨彌微。所謂毫髮
之差。存乎心悟。非言說知解可得。而議其崖畧也。彼
佛氏之精義。皆吾儒之所有。而佛氏之病。則吾儒之
所無。使爲吾儒之學者。明於虛寂之體。以無爲用。盎
然而出之。脩四德和七情。敘五倫。人人務爲聖賢。不
忍安於不肖之歸。正吾之經。以興民行。萬物訢合。天
地將爲官焉。此千聖經綸之實學。萬有生於一無。萬
有生於一正。雖有佛氏之教。將如燭火之於日月。無
所用其明矣。又何暇與吾儒爭衡而迭爲盛衰也哉。
故曰佛氏之盛。由於聖學之不明。非佛氏之罪也。

求通

卷三十

釋

七

釋道

自聖學無聲無臭之旨。不傳於世。世之爲二氏之學者。往往徇象執有。墮於一偏之見。并老與佛之旨而失之。非特儒者爲然也。無中生有。範圍三教之宗道之與也。今之儒者。類能主張是說。以爲聖學之旨。在是矣。而復泥於無方無體之見。措之應感。往往蕩而無歸。其與所謂沉空罔象者。亦無以異。聖學何由而明乎。夫道雖無方。所而實有。專翕之體。以爲直闢之機。所謂有無相生也。譬諸日月運行。精華所聚。實有矣。明之體。始能得天。而久照而本無方。所之可求也。知此則知聖學之宗傳。而二氏毫釐之差。始可得而辨矣。

名士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蓋有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公也。一則民到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萬世亦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名士。而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實之賢也。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名乎。博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齊名。而不名名士。庸惡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仕宦爲成名。以交游徧海內。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爲名士。何也。吾獨有感于古之名名士者。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粲。每經傳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有閒人。而曰門庭蕭寂。曰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則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邪。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

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痛飲酒。何關于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達于孝伯之旨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夫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對食。晚與談。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子知。而何以

案通

卷三十

名士

十

案
長生
久視

王平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撰題名。已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為士聞者。非士聞。猶非士。况民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為名言。今不特在家。在邦之聞。乃至干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不名名士。而况于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哉。且今人謂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與艸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艸之萎。萎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悅。既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不如草之萎。萎也。沒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

案通

卷三十

名士

十

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譽之名也。名卽是實。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文通

卷三十一

名士

十二

文士

夫一世皆意不可一世。吾不知誰可一世者。一世誰可者哉。蓋意不可一世者。一世皆然。文士爲甚。顏介曰。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斯小才而氣浮者也。彼得意則客氣橫溢。不得意則怨天尤人。得意而無厭。則亦怨天尤人。故常意不可一世。其志不在高山流水。本非伯牙也。而謂一世無子期。其聽不能察峨峨決決。本非子期也。而謂一世無伯牙。才如禰正平。必不待孔北海以顯。彼非禰正平也。而謂一世無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夫世無孔文舉。楊德祖。何與吾事也。甚矣文士之急知已也。獨不聞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張仲蔚博物善屬文。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而已。楊子雲草太玄。衆人不好也。獨桓譚以爲絕倫。夫以一世之大。而并無劉龔。則仲蔚益尊矣。并無桓譚。則子雲益貴矣。彼不求可知。而急求人知。惟求知愈急。而人愈不知。則意不可一世之無知已。古人抱獨知之契。以俟知已。十後世。楊子雲之草

文通

卷三十一

文士

十三

太玄。蓋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也。師曠之欲調鍾。謂後世有知音者也。彼急于求知者。惡能待後世哉。且後世無知音者。而師曠之聰無窮也。後世無復揚子雲。而子雲之玄不朽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林君復詩。就藁輒弄之曰。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是故雖遯世不見知。有以自娛。而何以後世爲。而又何以一世爲哉。且卽欲求天下後世之名乎。陶隱居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顧惜光景。老而彌篤。文士知此。何敢意不可一世。且卽無一書不讀。無一事不知乎。宗杲曰。讀書少。無明少。讀書多。無明多。又曰。官小人我。小官大人我。大則才大者人我。尤大然則存大才。讀書多。而意不可一世者。其無明多。而人我大耶。鴻烈曰。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夫未聞道而博學者。猶小學也。安得不大迷。不能行而多文者。猶小慧也。安得不大愚。然則有博學多文。而意不可一世者。其大迷大愚耶。凡意不可一世者。固一世之所不可也。而何以不可一世哉。是故吾意滿可一世。而亦意不可一世之

意不可一世者也。然則文士有以文章蓋一世者。則何以視一世。曰。以文章蓋一世者。必不以文章爲事。不以文章爲事者。必不以文章意不可一世也。南華以世外不可世間。露均以獨清不可一世之皆濁。陶元亮以無慾不可一世之多慾。子長太白子瞻以超上不可一世之齷齪。數君子皆出世者也。其意所不可以維世。曾何文章蓋世之足云。

詮夢

乙丑靖月泮漫子將以剗剗于役秣陵意忽忽有所疑而欲筮之已端筮列龜兒綬進曰夫子爲祭祀之齋將有事於鬼神乎抑亦問諸蓍蔡耶予曰然予坎壈纏身舉趾卽成錯履若涉淵水未知所濟每欲放聲滅跡巢棲茹薇而隱此求名事更爲艱爲之奈何今友生及子恒以予所著足傳日夜慙慙予亦見獵而喜緣是不惜家人生又稱貸益之產已破家人不識所謂徬徨牽衣咸曰一日之澤世所共有而子獨栖栖皇皇跋涉於水澤腹堅之日憔悴如死灰亦何暇而止乎嗟乎予何能一二爲家人言耶意所忽忽者慮以副本遺凍餒之患上及老母下及妻孥故欲裁之龜蔡綬曰傷哉貧也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然綬聞之占者所以定吉凶決嫌疑明休咎也昔舜之命禹曰志先定鬼神其依元包曰至人不占者何以其定也是以君子定其目而後視定其耳而後聽定其味而後食定其氣而後吸定其心而後語定其數而後算定其身而後動定其志而後行夫子立言之

文通

卷之四

詮夢

周切

志定于綬之未生而業成於數十稔之久上下千秋斯文賴之豈今日而猶待決於卜蓍邪太史公曰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平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法虞卿窮愁著書八篇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作也之數子者可謂憂患困厄之至矣未聞之數子者以憂患困厄而遂輟止其志定也而况貧乎且貧者天所命也人所斂也使子不著述不以此書縣之國門天不靳乎人不斂乎不饒寒困辱乎無所事卜且數君子當其立言之時一切種種皆量度外故能言之犁然當天地之心以踈後世而子奈何不遂其初乎綬未之前聞也予無以難遂賈誼韜英浩然往矣解明衣就枕夜將半夢一大象產九十九象予往觀之大者未見獨所產悉在河中如京師浴象狀一二小者人立而舞覺而異之私心難之曰九者陽數九九者陽之盡豈復有陽九之遭乎已而思之曰象者像也三易皆象而象爲文王所立以顯明六十四卦之用者也逮孔子十翼有大象

文通

卷之四

詮夢

有小象邵子曰易之作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然終疑于亢悔不憚者久之述之於人雖有所磨礱而未諗也夫既已不卜且得夢乎哉遂發舟行日日石尤行七日猶未達潯陽大雪中發書誦其義以自解免且舒孤棹之懣歎然嘆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方今文之弊也患在不能正本澄源反文歸質若河傾海覆汎濫平陸流盪無依奚翅洪水之患亂臣賊子之時而楊朱墨翟之說塞乎予之述諸通也所以救其弊而障其瀾也歲已未曾質之耆宿耆宿以文通

卷之四
陰陽
三

爲可傳而玄晏之予亦倏然自命復加十年之力海以內抱予書而痛哭者一人焉客歲流還南都一二先達欲災木而未果今夏復困頓歸杜門掃軌潛思者六閱月豁然大悟因悔入海算沙用足盡翻往案經經緯史縱子橫集起始究變促病會通布綱陳目設繩縣衡謝華啟秀呂陰律陽殿古印今庶幾乎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而後知向之蓄疑者不少也傷哉乎太史公之言曰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劉子玄亦云撫卷漣涕淚盡繼血子雲慮其覆譌

彥和詭爲偵弼其心大可憐也悠悠塵俗有不鄙其愚而哂其勞乎今夢若斯予何敢與執禮器隨孔子西行者比然伏而詮之至哉道乎芒乎芴乎可得而窺乎易稱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象此者也道其大象乎爻其小象乎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老子曰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周易起乾文也歸藏元包起坤質也質者文之母也母主生極生儀儀生象無極之前陰含陽也

文通

卷之四
陰陽
四

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曰生也鈎隱圖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及五行洛書數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合而一之一數至十數環列爲圖河洛之惣括也平衡取之而八宮交午相對則書也交午取之而五位內外相合則圖也圖書所出異地所現異時所託異物五位與九宮其象異五十五與四十五其數異然而一圓一方一贏一縮一左旋而相生一右轉而相克相與爲用而不可相無者則以其原同也今所夢一與九十九與

河洛之數合而古今之文字備矣伏羲因圖書卦禹
默計天道人事之大要其類有九兄洛書之數而有
契焉敘九疇箕以衍範文以繫卦公以繫爻皆各抒
獨創文周以父子而議論亦不相沿所謂作者至孔
子大小象第詮釋文王所繫蓋述而不作也劉彥和
亦取大衍之數名離龍多所廓落而未盡予述文詩
樂詞曲五通定法五行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傳曰
五行者陰陽之精氣造化之本源德贊三才功濟萬
物在乎天也謂之五星據乎地也謂之五嶽行於人
文通 卷之四 論夢 五
也謂之五行若夫天無五星則辰宿錯滅地無五嶽
則山澤崩竭人無五材則性命勦絕故知天以五星
爲政地以五嶽爲鎮人以五材爲用三正之立五行
所成也合而行之爲五德皆本於五行也然則色不
以五行雖有離婁之明不能窮其文采聲不以五行
雖有師曠之聰不能定其音律味不以五行雖有俞
跗之術不能定其性命氣不以五行雖有老聃之道
不能定其嘯吸歷數不以五行雖有重黎之算不能
守其敘陰陽不以五行雖有犧炎之聖不能定其吉

凶言不以五行雖有仲尼之德不能定其詞理予之
述諸通也實竭其耳目心思以上繼婁曠俞跗聃黎
犧炎仲尼之意以文究六經諸史百家兩藏之用而
優優于禮以詩歌詞曲宮調迦黃鍾之源而洋洋于
樂帝王之道禮樂備矣禮樂明備天地官矣世無諸
通何以究理亂文質之變動天下之務默天下之機
以知詖淫邪遁之害哉伏而惟之將自怡之研而盍
之將自測之語其義則蘊而不誣觀其詞則忤然不
及其旨數千其言數百萬是必合河洛之數而後足
文通 卷之四 論夢 五
以窮天下古今之蹟以擬諸其形容也小象人立而
舞者僕自舞象之年卽欲窮有字之興而耻以功名
自見也立于河中者此身至今垂老而猶未免於泥
塗也鑿度曰陽動而進變七之九其氣息也五音六
律七變皆由此作焉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萬形
經曰易變而一一變而七七變而九九者氣之究也
廼復變爲一一者形氣之始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
畫而成乾重三三而九九爲天德兼坤數之成成而
後有九乾坤相并俱生至萬一千五百二十圻復從

于貞聖人君子因而消息之卦純者帝不純者王而禮樂文章之運因之且九在西方爲金金克木爲雕鏤之象又象爲西產而參於東物以所養者爲克王制又曰南方曰象異日者當脛翼秋健象譯之鄉而形氣所變殆與元會相推遷矣劉勰云百齡影徂千載心在使予書與白虎風俗注丹子玄傳于此名雖窮餓且死猶得執簡記侍羹里蠶室諸君子于天上噫嘻經緯之說雖鑿鑿如此要亦未必非予之傳會也是何異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而世之嫉之者非盡

文通

卷之四

論夢

七

吾之性命才情而攘之則曰是向秀之注宣和之譜耳夫吾身之外既已攘之矣而藏之吾身之內者吾又盡吐之于書固不若君平所云憎之以威籠之以詐則死不從命也是吾固無所斬而無待于攘即攘之彼亦童甫越人耳而必欲攘之何憎主人之無已耶若不由聞見而妄自敢作在大聖已不能予惟懼聞荒見陋無所徵信勦一二評話以賣笑于大方之家故每有稱引不書其書必書其人其出於臆斷者十不得一焉子與氏曰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子

愚見之聞之而不知也擇之識之而妄也予何諱夫竊比焉宣和故有書畫博諸譜如奕旨象勢然博用六子子六面數自一窮六一子含陽之三少爲圓圓六子得乾之一筴爲方圓老少相生奇偶錯綜四五爲陽八九爲陰變化無窮消息莫測由此究之可以化質第患用之者詭訐竊轡益其機械以見斥于有道子憾陳其數不知其義以覲道于瓦礫粃糠又幸而附于竊取賢已之流蓋惴惴如負山之蟲當轍之螳焉然奚第今日也虞訥譽張率慶亂借馬卿非耳

文通

卷之四

論夢

八

食于人則耳食人此楚人之食猴也若張綱守廣陵虞詡令朝歌又食肉而食馬肝也人情夢上等豈因訕謗頓起冤親罪我者知我者嫉我者痛哭我者古今如一丘之貉予聊詮此義以相唁慰書之佳惡吾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耶王弼曰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吾願世之筌蹄我也



ZW 21181808575327

文通三十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朱荃宰撰荃宰字咸一黃岡人所著有文詩樂
詞曲五編並以通名見於自序而文通獨先刻成
其書取古今文章流別及詩文格律一一爲之條
析蓋欲仿劉勰雕龍而作其末詮夢一篇酷摹勰
之自序然大抵摭拾百家矜示輿博未能一一融
貫也